沈从文全集

19

沈从文全集

第19卷 书信

SHENCONGWEN QUANJI

1949年—1956年(1—9月)

北岳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沈从文全集.18~27卷/沈从文著.—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12

ISBN 7-5378-2464-9

Ⅰ.沈… Ⅱ.沈… Ⅲ.①沈从文(1902~1988)-全集②书信集-中国-现代 ③杂著-作品集-中国-现代 Ⅳ.C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79785号

责任编辑:陈 洋
谢中一
任丽凤
印装监制:李建华

沈从文全集(18—27卷)
沈从文 著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
山西新华印业有限公司人民印刷分公司印刷
*
开本:890×1240 1/32 印张:166.5 字数:3730千字
2002年12月第1版 2002年12月山西第1次印刷
印数:1—3 000套
*
ISBN 7-5378-2464-9
I·2353 定价:400.00元

本书所收沈从文作品,北岳文艺出版社享有专有出版权。未经许可,不得将其全部或部分作品转载、改编或以其他任何形式编辑出版。

《沈从文全集》编辑委员会

顾　　问：汪曾祺　王　予

主　　编：张兆和

编辑委员：（按汉语拼音音序排列）

凌　宇　刘一友

沈虎雏　王继志

王亚蓉　向成国

谢中一　张兆和

特约编辑：沈虎雏　张之佩

1949年夏来北平出席第一次文化会的朋友到作者家中拜访
左起：沈从文、巴金、张兆和、章靳以、李健吾

1950年沈从文与香港来的表侄黄永玉在家门前　　张梅溪 摄

1951年作者与同事在陈列室门前休息时摄　当时正值北京历史博物馆午门楼上举办敦煌文物展，沈从文热心参与布展并经常充当说明员

作者手迹——1952年初所写《远望卢舍寺》说明文字

本卷收沈从文1949至1956年9月间的书信、废邮存底及零星日记等，酌情选入张兆和致沈从文的部分信件，以及少量供参考的附录，共计130件。

曾公开发表过的书信，编入本卷时加注发表纪录；但在全集编辑过程中（1993年以后）的发表情况不再纳入。

1948年末，沈从文意识到自己的文学创作事业已不得不结束，心情日渐抑郁；北平围城期间，他没有接受陈雪屏代表南京政府提出的乘飞机南下的邀请，决定留下；不久，外界对他的政治压力骤然升级，因而预感到即使停笔，也将难免政治清算……在内外因素交互作用下，1949年1月逐渐精神失常。

1949年是作者人生命运和事业的分水岭，本卷记录了他从作家改业为文物工作者过程中的种种主观感受。

目录

□1949 年 1

【附录】19490127(1)梁思成致沈从文 清华园 …………3
【附录】19490127(2)程应铨致沈从文 清华园 …………4
19490128 张兆和致沈从文 北平 ……………5
19490129 复张兆和 清华园 …………7
19490130 张兆和致沈从文 北平
暨 沈从文批语·复张兆和 清华园 …………8
【附录】19490130 梁思成、林徽因复张兆和 清华园 …………12
19490201 张兆和复沈从文 北平 ……………14
19490202（1） 复张兆和 清华园 …………16
19490202（2） 张兆和复林徽因、梁思成 北平 ……………18
19490313 致张以瑛 北平 ……………19
19490402 张兆和致田真逸、沈岳锟等 北平 ……………22
19490406 四月六日 ……………………………………24
【附录】19490408 杨刚致沈从文 北平 ……………33

【附录】19490503 袁翰青致沈从文 北平 …………… 35
194905 写在袁翰青来信后的备忘录 ………………… 36
19490511（1） 张兆和致沈从文等 华北大学
暨 沈从文批语 ……………………………… 37
19490511（2） 张兆和致沈从文等 华北大学
暨 沈从文批语 ……………………………… 39
19490530 五月卅下十点北平宿舍 ……………… 42
19490621 张兆和致沈从文等 华北大学 ……… 44
194907 左右 致刘子衡 北平 …………… 45
19490908 致 丁 玲 北平 …………… 48
19490920 致张兆和 北平 …………… 54
19491113～22 日记四则 ……………………………… 57
19491205 致 秦 晋 北京 …………… 62

□1950 年 63

19500323～29 华北大学日记一束 ……………………… 65
195004 左右 致 布 德 革命大学 ………… 67
19500802 复 萧 离 革命大学 ………… 71
19500808 八月八日 ……………………………… 73
19500903～08 革命大学日记一束 ……………………… 77
19500912 致张梅溪 革命大学 ………… 83
1950 年秋 致程应镠 革命大学 ………… 89

□1951 年 95

195105 历史博物馆日记片段 …………………… 97
19510818 复沈云麓 北京 …………… 100
19510902 凡事从理解和爱出发 北京 …………… 104

19511025	致张兆和	北京	121
19511027	致张兆和	汉口	123
19511028	致沈龙朱、沈虎雏	华源轮 汉口	125
19511030	致张兆和	华源轮	128
19511031（1）	致张兆和	华源轮	131
19511031（2）	致沈龙朱、沈虎雏	华源轮 宜昌	134
19511101	致张兆和	华源轮 巫山	137
19511104	致张兆和	重庆	141
19511105	致张兆和	重庆	147
19511107	致沈虎雏	荣昌	151
19511108	致张兆和	内江	153
19511113（1）	致张兆和	内江	157
19511113（2）	致沈龙朱、沈虎雏	内江	163
19511114	致沈龙朱、沈虎雏	内江	165
19511119	致张兆和	内江	167
19511119～25	致张兆和	内江	170
19511130	致张兆和	内江	185
19511202	致 金 野	内江	193
19511203	致张兆和	内江	200
19511206	致沈龙朱、沈虎雏	内江	207
19511212～16	致张兆和、沈龙朱、沈虎雏	内江	217
19511216	致沈虎雏	内江	234
19511218	致沈龙朱、沈虎雏	内江	237
19511223	致沈虎雏	内江	239
19511226	致沈龙朱、沈虎雏	内江	243
19511227	致沈虎雏	内江	249
19511228	致张兆和	内江	253
195112 月末（1）	致张兆和	内江	256

195112月末（2）致沈龙朱、沈虎雏　内江　…………… 260

□1952年　263

19520102　远望卢音寺（速写）………………………… 265
19520105　致沈虎雏、沈龙朱　内江　…………… 267
19520111　致张兆和　内江　…………… 271
19520112　复沈龙朱　内江　…………… 276
19520113　致张兆和　内江　…………… 280
19520115　致张兆和　内江　…………… 285
19520119（1）　复沈龙朱　内江　…………… 289
19520119（2）　致沈虎雏　内江　…………… 291
19520120　致张兆和　内江　…………… 295
19520120左右　致杨振声　内江　…………… 299
19520123　致沈虎雏　内江　…………… 301
19520124　致张兆和　内江　…………… 308
19520125左右　致张兆和、沈龙朱、沈虎雏　内江　…………… 317
19520126左右　致沈龙朱、沈虎雏　内江　…………… 321
19520129（1）　致张兆和、沈龙朱、沈虎雏　内江　…………… 324
19520129（2）　致张兆和　内江　…………… 334
19520202　致张兆和、沈龙朱、沈虎雏　内江　…………… 340
195202上旬　致张兆和　内江　…………… 344
19520209　致张兆和　内江　…………… 347
19520225　致沈龙朱　重庆　…………… 350
19520227　致张兆和　重庆　…………… 351
19520818　致 丁 玲　北京　…………… 353
1952年夏　致马文珍　北京　…………… 354
1952年冬　致阙名朋友　北京　…………… 355

□1953 年 357

19530328～0407 日记六则 …… 359
195310 月末 致高植 北京 …… 365
195311 致周扬 北京 …… 369

□1954 年 373

195401 复沈云麓 北京 …… 375
19540125 复道愚 北京 …… 377
19540621 复卞孝萱 北京 …… 382
19541012 致编辑同志 北京 …… 386
1954 年秋（1） 复潜明 北京 …… 388
1954 年秋（2） 复慰庐 北京
——从文物谈南方社会迷信关系 …… 390
1954 年冬 复沈云麓 北京 …… 395
195412 中旬 致沈云麓 北京 …… 397

□1955 年 399

19550112 致沈云麓 北京 …… 401
19550115 复慰庐 北京 …… 403
195501 中旬 复慰庐 北京 …… 406
19550116 复杨世骥 北京 …… 407
195501 下旬 复沈云麓 北京 …… 410
19550215 复振羽、靖之 北京 …… 412
195504 下旬 致韩寿萱 北京 …… 414
19550515 致励琼 北京 …… 418
19550527 复沈云麓 北京 …… 419

195507 中旬	致闽南戏实验剧团负责同志	北京	…………… 422
19550831	复沈云麓	北京	…………… 427
19550903	致沈云麓	北京	…………… 429
1955 年冬	致沈云麓	北京	…………… 431

□1956 年（1～9 月）

433

1956 年春	致 傅 扬	北京	…………… 435
195602 中旬	复孙作云	北京	…………… 436
195603 中旬	复沈云麓	北京	…………… 440
19560319	复沈虎雏	北京	…………… 443
19560402	复沈虎雏	北京	…………… 445
19560410	复沈云麓	北京	…………… 447
19560413	致沈云麓	北京	…………… 450
19560415	致沈虎雏	北京	…………… 451
19560416	致沈虎雏	北京	…………… 453
19560417	复沈云麓	北京	…………… 455
19560523	致沈云麓	北京	…………… 458
19560602	致 吕 煌	北京	…………… 460
19560610	致沈云麓	北京	…………… 467
195607	致沈云麓	北京	…………… 470
19560804	复沈云麓	北京	…………… 472
19560823	复程应镠	北京	…………… 475
195609 中旬	复程应镠	北京	…………… 478
19560928	致沈云麓	北京	…………… 480
1956 年	致 阿 英	北京	…………… 483

【附录】

19490127(1)

清　华　园

梁思成致沈从文

从文：

听念生①谈起近状②，我们大家至为惦念。现在我们想请你出来住几天。此间情形非常良好，一切安定。你出来可住老金③家里，吃饭当然在我们家。我们切盼你出来，同时可看看此间“空气”④，我想此间“空气”，比城内比较安静得多。即问

双安。

思成拜上

廿七日

〔沈从文附注〕思成　西郊寄平　卅八年一月

梁思成　建筑学家，清华大学教授，营建系系主任。梁启超长子。

① 念生　原名罗懋德，字念生。现代作家、文学翻译家，清华大学外语系教授。

② 近状　指作者精神失常的病情。

③ 老金　即哲学家、逻辑学家金岳霖教授。

④ 空气　指解放区的情形。当时清华园已解放，北平城处于解放军包围中，正在安排和平解放。

【附录】

19490127(2)

清 华 园

程应铨致沈从文

从文先生：

一直惦念着你们这两天本来想进城来看你们因为种种困难未能如愿过二天想同梁先生来接你们来清华住些时候兹托胡允敬兄带上冰淇淋粉一瓶不知喜欢吃不祝

阖家好！

应铨 上

廿七日

〔沈从文附注〕我在年前下乡住了七天

程应铨 时为清华大学营建系青年教师。

原信正文无标点。

19490128
北　平

张兆和致沈从文

二哥：

你可知道你走以后家里来了些什么人？上午清华有一位胡先生，带来思成和应铨给你的信，下午来了王逊[1]，谈起南开解放以后的一片太平气象，甚为兴奋，已不复是上回那份疑虑神色了。他还替南开转来之琳划我们的十五块美元，当时我没有留下，我想既然之琳快回来，他一定需要钱用，可是我觉得对南开方面面子有点难堪，不知道这么办是不是合理，王逊说，他们不懂道理也该让他们难堪一次。

午饭后不多久推和便来，一坐下便唉声叹气，愁眉苦脸，怨天尤人，几次提到刘××，想邀来吃年饭，我没有搭碴儿，你想我哪有心情招待外人！后来中和[2]来了，说起你一路情形，说起见到思成一家人，你们一同吃饭情形，我想到你在那样朋友环境中精神兴致都会比较好，我也高兴了。这一阵我为你情绪不安宁心情也异常紧张，你能兴致勃勃的回来，则对我也正是一种解放。接着小老爷[3]也到了，他一个人耐不住寂寞，赶来城中过年，最后来的你道是谁？原来是以瑞[4]，于是十八号暂时喧宾夺主成了张氏天下了。以瑞还带来一个可喜的消息，以瑛[5]已到天津，在天津战事尚未完全结束以前即到天津，现在《天津日报》（即前《民国日报》）

资料室工作，忙的很，苦的很，但精神好，人也胖了，以瑞说她一礼拜以后要来北平看我们。你缺少什么托便人带信来，多休息，多同老金、思成夫妇谈话，多同从诫姐弟玩，学一学徐志摩永远不老的青春气息，太消沉了，不是求生之道，文章固不必写，信也是少写为是。

三　　除夕

张兆和　作者夫人。曾于多所中学任教，通信时未就业。1949 年 1 月，作者精神失常的情况引起清华大学朋友的关切，在罗念生教授劝导陪伴下，作者 1 月 28 日早上前往清华园，受到梁思成、林徽因夫妇，金岳霖、程应铨等朋友的精心照拂，休息调养了一个多星期。

此信写于作者去清华的当日。信中所提清华大学胡允敬教授带来梁思成、程应铨的信，见附录。

① 王逊　美术史家，时为天津南开大学副教授。后分别任清华大学、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② 中和　张兆和的堂弟张中和，时为清华大学土木系学生。

③ 小老爷　意为小叔叔。

④ 以瑞　指张以瑞，张兆和堂兄、革命烈士张璋之子，时为天津北洋大学学生。

⑤ 以瑛　张小璋的原名。革命干部，张以瑞之姐。

19490129

清　华　园

复张兆和

小妈妈：

我用什么来感谢你？我很累，实在想休息了，只是为了你，在挣扎下去。我能挣扎到多久，自己也难知道！我需要一切重新学习，可等待机会。

从

一月

19490130

北平/清华园

张兆和致沈从文
暨　沈从文批语·复张兆和

二哥：

清华园住下还不坏吧？毓棠、梦家、广田想必都已见到，多听人家谈谈也好，免得流于空想。

我头脑已完全不用了，有什么空想。

今天盛澄华先生来看你，知道你已在清华，问我可有什么东西给你带去，我一时却来不及，虽然很想带点黄油来。傍晚瑞芝[①]来，信同黄油都托他带了。朋友们都关切你的健康，为了不使人失望，你应该多照料一点你自己，

关切我好意有什么用，我使人失望本来已太多了。

我照料我自己，“我”在什么地方？寻觅，也无处可以找到。

你值得为朋友，为更多的人活得更健康一些！这种身心两方面健康的恢复，别人无能为力，只有你自己的意志力才能恢复他。这应该不太难，你试试看吧。

我"意志"是什么？我写的全是要不得的，这是人家说的。我写了些什么我也就不知道。

徽因②这一阵身体还好吧？你们过年想必很热闹，这里昨天照例人来人往拜一大年，今天平安了。昨天小老爷带的信可曾收到？有什么事你写下来，等有便人便带给我，临时写信怕来不及。家里一切如常，有中弟以瑞陪伴我，你可以放心。

天气好，清华园住下来想极舒适。城里略觉沉闷，孩子们都不让出门。

给我不太痛苦的休息，不用醒，就好了，我说的全无人明白。没有一个朋友肯明白敢明白我并不疯。大家都支吾开去，都怕参预。这算什么，人总得休息，自己收拾自己有什么不妥？学哲学的王逊也不理解，才真是把我当了疯子。我看许多人都在参预谋害，有热闹看。

你应该理一次发，洗一个澡，问问瑞芝看。

这有什么用？

有信也可交瑞芝托便人带城，我极希望能知道你这三天来的心情和对事事物物的看法。希望你能有一个乐观的看法。

三

一月卅日

小妈妈，我有什么悲观？做完了事，能休息，自己就休息了，很自然！若勉强附和，奴颜苟安，这么乐观有什么用？让人乐观去，我也不悲观。

《蜘蛛蜘蛛网》是××的文章。

这也参加一个团体来讽刺，来骂，来诬毁，这就是你们的大工作。

棉毛内衣一件是你的，中和第二三日内回校，你换了衣服托他带城来洗。

衣洗不洗有什么关系？再清洁一点，对我就相宜了？我应当离婚了。免得累她和孩子。

小妈妈，你不用来信，我可有可无，凡事都这样，因为明白生命不过如此。一切和我都已游离。这里大家招待我，如活祭，各按情分领受，真应了佛家所谓因果缘法。其实真有人肯帮助我是给我足量的一点儿。我很需要休息。这对大家都不是坏事。一个柔和结尾，有什么坏。

金隄、曾祺、王逊都完全如女性，不能商量大事，要他设法也不肯。一点不明白我是分分明明检讨一切的结论。我没有前提，只是希望有个不太难堪的结尾。没有人肯明白，都支吾开去。完全在孤立中。孤立而绝望，

我本不具生存的幻望。我应当那么休息了！

我十分累，十分累。闻狗吠声不已。你还叫什么？吃了我会沉默吧。我无所谓施舍了一身，饲的是狗或虎，原本一样的。社会在发展进步中，一年半载后这些声音会结束了吗？

---

① 瑞芝　吴瑞芝，苗族，凤凰同乡，清华大学职员。

② 徽因　林徽因，现代作家、诗人、建筑学家，清华大学营建系教授。梁思成夫人。

【附录】

19490130

清华园

梁思成、林徽因复张兆和

三小姐：

收到你的信，并且得知我们这次请二哥出来的确也是你所赞同的，至为欣慰。这里的气氛与城里完全两样，生活极为安定愉快。一群老朋友仍然照样的打发日子，老邓①、应铨等就天天看字画，而且人人都是乐观的，怀着希望的照样工作。二哥到此，至少可以减少大部分精神上的压迫。

他住在老金家里。早起八时半就同老金一起过我家吃早饭；饭后聊天半小时，他们又回去；老金仍照常伏案。中午又来，饭后照例又聊半小时，各回去睡午觉。下午四时则到熟朋友家闲坐：吃吃茶，或是（乃至）有点点心。六时又到我家，饭后聊到九时左右才散。这是我们这里三年来的时程，二哥来此加入，极为顺利。晚上我们为他预备了安眠药，由老金临睡时发给一粒。此外在睡前还强迫吃一杯牛奶，所以二哥的睡眠也渐渐的上了轨道了。徽因续写：

二哥第一天来时精神的确紧张，当晚显然疲倦但心绪却愈来愈开朗。第二天人更显愉快，但据说仍睡得不多，所以我又换了一种安眠药，交老金三粒（每晚代发一粒给二哥），且主张临睡喝热牛奶一杯。昨晚大家散得

特别早，今早他来时精神极好，据说昨晚早睡，半夜“只醒一会儿”，说是昨夜的药比前夜的好。大约他是说实话，不是哄我。看三天来的进步，请你放心他的一切。今晚或不再给药了。我们熟友中的谈话多半都是可以解除他那些幻想的过虑的，尤以熙公②的为最有力，所以在这方面他也同初来时不同了。近来因为我病，老金又老在我们这边吃饭，所以我这里没有什么客人，他那边更少人去，清静之极。今午二哥大约到念生家午饭。

噜噜苏苏写了这一大篇，无非是要把确实情形告诉你使你放心，“语无伦次”一点，别笑话。

这里这几天天晴日美，郊外适于郊游闲走，我们还要设法要二哥走路——那是最可使他休息脑子，而晚上容易睡着的办法，只不知他肯不肯。即问

近好

思成　徽因　同上

您自己可也要多多休息才好，如果家中能托人，一家都来这边，就把金家给你们住，老金住我们书房如去年也极方便。

〔沈从文附注〕卅七年末北平围城时从清华园寄城中徽交三姐

---

① 老邓　指邓以蛰，字叔存，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

② 熙公　指张奚若，字熙若，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19490201

北　平

张兆和复沈从文

二哥：

王逊来，带来你的信和梁氏贤伉俪的信，我读了信，心里软弱得很。难得人间还有这样友情，我一直很强健，觉得无论如何要坚强地扶持你度过这个困难（过年时不惜勉强打起笑容去到处拜年），我想我什么困难，什么耻辱，都能够忍受。可是人家对我们好，无所取偿的对我们好，感动得我心里好难过！后来王逊提起另一个人，你一向认为是朋友而不把你当朋友的，想到这正是叫你心伤的地方，说到你人太老实，我忍不住就淌下眼泪来了。我第一次在客人面前落了泪，过后想想很难为情。王逊走后我哭了一阵，但心里很舒畅。

听说徽因自己也犯气喘，很希望你能够振作起精神，别把自己的忧虑增加朋友的忧虑，你的身体同神经能在他们家里恢复健康，欢喜的当不止她一人。想想有许多朋友为你的病担一份心，多么希望你忽然心胸开朗，如同经过一个梦魇，修正自己，调整自己，又复愉快地来好好使用你这副好头脑子的！真正有许多朋友，担心你会萎悴在自己幻想的困境中。如像老金，奚若先生，老杨，王逊，小朋友如金隄、曾祺、李瑛，怎么才叫大家如释重负啊，你信上给我说的话，你要兑现的。

小老爷坐了学校卡车来，吃一餐饭就要原车回校，我信也来不及写，东西先交他带去，明天中弟回校，再由他带这个信和安眠药。城内已安定勿念。

兆

二月一日

多散散步好。要中弟陪你理一次发洗一个澡吧，换了衣服交中弟带来。

19490202(1)
清 华 园

复张兆和

小妈妈：

已苦了你十五年，现在还要来度这个大关，我心中实在不安。这是我个人的事，与你无关！我们吃的亏是活该的，不是别人派的。我们既活在一个大城市里，就不免有这么一天，这么一次，以及明天更大的灾难。这就是“人生”！这也是“道”！一切齐齐全全，接受为必然。我在重造自己。

莫再提不把我们当朋友的人，我们应当明白城市中人的规矩，这有规矩的，由于不懂，才如此的。闻今天××还来看你，我想得到你无话可说情形。这个人走后，想起来看你恰恰是侦察你，可能又哭了。

“我们要在最困难中去过日子，也不求人帮助。即做点小买卖也无妨。”你说得是，可以活下去，为了你们，我终得挣扎！但是外面风雨必来，我们实无遮蔽。我能挣扎到什么时候，神经不崩毁，只有天知道！我能和命运挣扎？

从

二日

19490202(1)—— ——————

小妈妈，你的爱，你的对我一切善意，都无从挽救我不受损害。这是夙命。我终得牺牲。我不向南行，留下在这里，本来即是为孩子在新环境中受教育，自己决心作牺牲的！应当放弃了对于一只沉舟的希望，将爱给予下一代。

19490202(2)
北　平

张兆和复林徽因、梁思成

徽因、思成先生：

看到王逊带来的信，你们为二哥起居生活安排的太好了。他来信说，住在你们那里一切都好，只是增加了主人的情绪担负，希望莫为他过分操心，就安心了。他又说，正在调整自己，努力改造自己，务使适应新的未来。我相信他的话。希望他在清华园休息一阵子，果然因身心舒畅，对事事物物有一种新看法，不再苦恼自己，才不辜负贤伉俪和岳公、熙公们的好意。

听王逊说，徽因先生招了凉，犯气喘，间或还发烧，望能多休息、少说话，别为二哥反疏忽了自己。

我们全家下乡究竟有许多不便，过几天我也许来清华玩一天，今甫先生也说要来。我担心你们储粮有限，要面粉我设法托人运来，大米也还有一点。没有空不须给我写信，有什么话告诉张中和好了。

解放军进城后，城内秩序已渐趋安定。大家都好。

交中和带来的安眠药，仍然请交金先生在必要时发给从文吃。谢谢你们。

兆和　上

二月二日

19490313
北　平

致张以瑛

以瑛：

谢谢你的关心，给三姑信已见到。你如可能，将来还是请求调来北平工作好，因可以多学些，并常和三姑见面，对她定有不少鼓励与帮助也。你这次来平，给了我极大信心，即对于国家未来的认识，在一个新的领导方式发展中，必然能克服一切困难，逐步完成。我对于你和相同知识青年，与其他从事工作人员表示的敬意，并不因为个人过去的成见偏见而减少。盼望你们好好为人民工作下去。且希望龙虎长大一点时，也能如你们一样，将生命①一切交给国家。我因过去生命限制，小时候生活受挫折过多过久，心受伤损。从“个人挣扎”方式中战胜困难，支持下来，因之性情内向，难于与社会适应。而个人独自为战精神加强，长处与弱点即在一处。如工作恰巧和时代需要相配合，当然还可为国家下一代作些事。（因纵不能用笔写文章，即作美术史小说史研究，也必然还有些新的发现，条理出一个新路，足为后来者方便。）但如果工作和时代游离，并且于文字间还多抵牾，我这种“工作至死不殆”强执处，自然即容易成为“顽固”，为作茧自缚困难。即有些些长处，也不免游离于人群的进步理想以外，孤寂而荒凉。这长处如果又大多是“抽象”的，再加

上一些情绪纠缠，久而久之，自然是即在家庭方面，也不免如同孤立了。平时这孤立，神经支持下去已极勉强，时代一变，必然完全摧毁。这也就是目下情形。~~我的存在即近于完全孤立~~。

谢谢陈沂[②]先生的好意，寄三姑报纸杂志，我都看到了。报纸比北平的好，内容多些，充实些。三年前初来北方，如有那么一个人作朋友，我们就不至于如此难于自处了。三姑需要工作，去见钱先生[③]，找不着，当然~~无办法~~不便再去。我并不想再在学校教书下去，只希望能有一个小小工作来一切从新学习。如随军，也不怕通过最大困难，三五年后再动笔，革命成功后，再见家中人亦无妨。东北那么要人工作，~~我从否定了我自己用笔工作后~~，只要有机会，不问什么小事，我都要克服困难去做，以为多少总可以把剩余生命为人民做点~~工作~~事。但目前在这里，除神经崩毁发疯，什么都隔着。共产党如要的只是一个人由疯到死亡，当然容易作到。如还以为我尚可争取改造，应当让我见一见丁玲，我亟想见她一面，不知陈沂先生能为力没有？让我在一新工作环境中不声不响试工三年五载，会从工作学习中有改造表现。如一定要照一个普通职员方式，思想弄通才许动，或只记住我过去一些文章有触犯处，以使我神经崩毁为~~满足~~得，那就照你说的看医生，也毫无用处。我在另外一种攻势中，疲倦得已到一个程度，不是为三姑，不是还希望有机会为人民作一点补过工作，我早已长休息了。用笔了二十多年，根本不和国民党混过，只因~~用笔~~习惯为自由处理文字，两年来态度上不积极，作成一些错误，不知不觉便被人推于一个困难环境中，~~俨~~若“为国民党利用”的阱坑边缘。如真的和现实政治相混，那就

早飞到台湾广州去了，那会搁到这个孤点上受罪？

并候以瑞好。

从文

三月十三

我极希望见陈沂先生谈谈。不知能见到没有？

---

① ——线下为作者划去，但仍能识别的文字。下同。

② 陈沂　时为东北野战军后勤部政委。

③ 钱先生　指钱俊瑞，时为北平市文化教育接管委员会领导人之一。

19490402

北　平

张兆和致田真逸、沈岳锟等

真逸兄：

大姐、大哥：

三哥、三嫂：

上次我信中曾提到二哥这几个月来精神不安的现象，但是这种不安宁，并不是连续的，有时候忽然心地开朗，下决心改造自己，追求新生，很是高兴；但更多的时候是忧郁，悲观，失望，怀疑，感到人家对他不公平，人家要迫害他，常常说，不如自己死了算了。因为说的太多，我反倒不以为意。他那种不近人情的多疑，不单是我，连所有的朋友都觉得他失之常态，不可救药。不想他竟在五天以前，三月二十八的上午，忽然用剃刀把自己颈子划破，两腕脉管也割伤，又喝了一些煤油，幸好在白天，伤势也不太严重，即刻送到医院急救，现在住在一个精神病院疗养。

他一切都很正常，脑子也清楚，只要不谈到他自己；一谈到自己的问题便执着某一点，一定说人家有计划的要打击他谋害他。他平常喜读《变态心理学》，写文章联想又太丰富，前两年写东西遭受人家不公平的误解，心里不痛快。社会一变动，虽然外面的压力并不如想象的大（其实并没有压力），他自己心上的压力首先把自己打倒了。当然，一个人从

小自己奋斗出来，写下一堆书，忽然社会变了，一切得重新估价，他对自己的成绩是珍视的，想象自己作品在重新估价中将会完全被否定，这也是他致命的打击。总而言之，一句话，想不开，闹成现在这样局面，否则好好上课，慢慢来修正自己，适应新环境，不至到这个地步的。眼前书自然不能教了，出院后必须易地疗养，一定要把他观念上的错误纠正过来才能保安全。我现在想问问大姐，在我们父系或母系，或者同父系或母系有关的祖辈中，是否曾经有过神经病患者，医生需要参考材料，望告我。并望转告大哥三哥。他身体很好，伤口不要紧，勿念。祝安好。

兆

四月二日

田真逸、沈岳锟　沈从文的大姐夫和大姐。

19490406

四月六日

四月六日晨七时

清明节已过去了。又是一天新的开始。在晨光中，世界或社会，必然从一个“常”而有继续性中动着，发展着。我却依然如游离于这个以外，而游离的延续，也就必然会带来更多的缠缚。可是我始终不明白我应搁在什么位置上为合宜。我似乎已失去这个选择力，又似乎根本还对于自己和环境缺少认识。过年以前，我是什么，能作什么，对于一个新的时代还可有点贡献，仿佛都还清清楚楚。置身于目前情况中，似乎什么都混乱了。一面头脑犹若保持对工作的正常与清明信念，相信在任何新社会中，犹可为下一代将知识经验和热情贡献出来。然而另一面，应付由于头脑混乱发展而成的无条理的现实，却如一团乱丝，毫无头绪。迫害感且将终生不易去掉。这个错综是由戏剧式排成的，非我应得的。即为惩罚我这个矛盾的错综，这时节与其住到这么一个地方，还不如被送入狱，在劳役与学习中，心地还比较容易清明。这么一种继续，对我改造即了无实益。我也许应停止了思索，因为无当实际。

昨杨刚①来带了几份报纸，可稍知国家近一星期以来的种种发展。读四月二日《人民日报》的副刊，写几个女英雄的事迹，使我感动而且惭愧。写钱正英尤动人。李秀真也极可钦佩。这才是新时代的新人，和都市中知识分子比起来，真如毛泽东说的，城里人实在无用！乡下人远比单纯和健康。同时也看出文学必然和宣传而为一，方能具教育多数意义和效果。比起个人自由主义的用笔方式说来，白羽实有贡献。对人民教育意义上，实有贡献。把我过去对于文学观点完全摧毁了。无保留的摧毁了，搁笔是必然的，必须的。

从这几篇文章中，让我仿佛看到一个新国家的长成，作家应当用一个什么态度来服务。这一点证明了延安文艺座谈记录实在是一个历史文件，因为它不仅确定了作家的位置和责任，还决定了作家在这个位置上必然完成的任务。这一个历史文件，将决定近五十年作家与国家新的关系的。上期有萧参著《坚决执行文艺为工农兵的方针》一文，可惜没有见到。从推想说，一定是对当前和未来能完全配合得极密切的。

从报上看，知道南京投降代表已来。投降是极合理的结论。用和平方式，如北平情形，可减少许多不必要的牺牲。

唉，可惜这么一个新的国家，新的时代，我竟无从参预。多少比我坏过十分的人，还可从种种情形下得到新生，我却出于环境上性格上的客观的限制，终必牺牲于时代过程中。二十年写文章得罪人多矣。

给我一个新生的机会，我要从泥沼中爬出，我要从四月五日《进步日报》辛群一文中的认识，对于一个知识分子的弱点和种种过失，从悔罪方法上通过任何困难，留下余生为

新的国家服务。

我需要这点机会。衡量全生命过程，我应当还可要求在一切试验和斗争中，即在狱中苦役，看这个国家发展，也心悦诚服。

六日上八时

在每个笔录上，我应当先写上我生活工作方式的错误和忏悔。

到目下我似乎已没有权利向新的社会自择职业工作的事实。我只有接受，羞辱和更大更多责难。即或是有部分出于我惩罚以外，我还是得接受。为的是三十年工作，除了在个人工作方面，还见得性格上的坚韧，和克服困难、抵抗挫折的勇气与强持，使之达到一个相当水准。至于生活意识形态，实于社会进步无助无益。也可说正代表旧社会一种病的形态。从群的观点言，如仅看病的一面，我在任何方式下都可以毁灭。从国家另一观点言，得许我在任何一种严格教育下，来求新生。我必须为一个新国家作一点事！我要新生，为的是我还能在新的时代中作一点事。

我的笔似乎得停顿了，因为接触的全是幻念。社会容或在幻念中有个轮廓，面一切动与变，却在个人幻念以外。我应得沉静等待我能得的一份。这时节最相宜的，不是头脑思索继续思索，应当是手足劳动，为一件带生产性工作而劳动。劳动收得成果，两顿简单窝窝头下咽后，如普通乡下人一样，一睡到明。天明以后，再来劳动。在手足劳动中，如在一个

牢狱工厂参加木器家具生产，或小玩具生产，一面还可提出较新设计，我的生命也即得到了正常的用途。至于什么文化或其他工作，那已不是我能有份参加，得让更多体力健康头脑清醒的人去从事，我能有机会于小小天地中看看这一切进步，已为幸运中幸运了。

我的生命似乎在转变了。我理会到这个过程。我的教育已浸入生命深处。我有了新的信心，对当前的主宰有了深的信心。生命似乎得到了调和与清明。看事明白多了。我得接受他人给我的死亡或新生。我的幻念即依然尚保存于一个活活的头脑里，我将用到另一方面去，不在个人问题上缠绕了。

我应当看看，因为生命已回复正常，有勇气和他们谈谈，听他们谈谈将来计划和发展了。

我似乎已得回了我。用这个我来接受牺牲，或接受新生，都坦然泰然的。一个人的生命教育有如此一个复杂过程，是任何人想不到的。宋儒言“明理”，由禅附儒，作成一种书生气的人生哲学，说来说去一篇胡涂账，比废名诗还不易理解，因为少一个条理明白的解说。惟属于自省，可能有些发展情绪经验是由一个过程，由胡涂，自蔽，以及一切性格上的矛盾，经验上的矛盾，理欲上的取舍，经过个人一个相当长时期清算和挣扎，终于明澈单一，得回一种新生。这过程是相当复杂辛苦的。

到这种明澈为我所有时，我觉得我对一切，只有接受，别无要求了。

我应得从一个人起始，不是从个特殊人起始。我应放弃了一切既得权利，将余生来生产点对人有益工作，即劳役终

生，在一个永远失去自由的环境中，苦役终生，接受时已毫无不平了。因为为实现一个新社会，已有万千人死亡牺牲！在这么一个社会中，我只是一个平常人，活得才有意义的。

我生命似乎已回复正常，再不想自己必怎么怎么选择业务或其他。只在希望中能用余生作点什么与人民有益的事。我的教育到此为止，已达到一个最高点。悲剧转入谧静，在谧静中仿佛见到了神，理会了神。看一切，再不会用一种强持负气去防御，只和和平平来接受了。我谢谢一切教育我改造我的人，虽然付出的学费可能是死亡，我觉得付出也是应分了。总算是读了书，虽然一切实在神经错乱中继续。

我心中这时极慈柔。我懂得这是明白了自己，也明白了自己和社会相互关系极深的一种心理状态。我希望能保持它到最后，因为这才是一个人。一个革命志士殉难时，一个无辜善良为人毁害时，一个重囚最后时，可能都那么心境慈柔。“大悲”二字或即指此。

从此以后，对人再无防御机心了。生活虽犹在旧方式中，生命已完全改变了，完全改变了。

这种“神经再生”教育，到今天为止，已告一个段落。新的教育方起始。或更严酷，或稍柔和，总之，是一个起始。这是必然的。

红楼梦已醒了。宝玉在少数熟人印象中，和国内万千陌生读者印象中，犹留下个旧朝代的种种风光场面，事实上，在新的估价中，已成为一块顽石，随时可以扔去的顽石，随时可以粉碎的顽石。这才真是一个传奇，即顽石明白自己曾经由顽石成为宝玉，而又由宝玉变成顽石，过程竟极其清楚。

石和玉还是同一个人！

阳光依然那么美好，温暖而多情，对一切有生无不同样给以温暖和欣欣向荣的焕发情感。我却行将被拒绝于群外，阳光不再属于我有了。唉，多美好的阳光！为什么一个人那么热爱生命，恰恰就不能使生命用到一个与世谐同各遂其生的愿望下，将生命重作合理安排？为什么就恰好到这时节在限制中毁灭？

在阳光下，一切人都那么得到正常的发展，劳心或劳力，都若有希望在前引向上。让我生存来讴歌这个新的时代的秩序，岂不是比促我毁灭为合理？但想想，促我毁灭的岂不是我自己疯狂？

在这一点上，我深深理会了“希望”和“绝望”两个名词的意义。生命存在，总还把希望保存。有希望，也就有一切改造的新生。如绝望，那就什么新生都为不可能了。对于人，我的希望已不知应寄托于什么，方能实证；对于神，又仅仅是一种抽象，在当前时代实已毫无边际可达岸上。奇迹从何产生？我将等待下去。我明白了“等待”二字具有什么意义。因为过去生命过于飘忽，浮浮于人事表面，对于这些字真可说不曾认识，到目前，可真正明白了。我心中很平静慈柔。记起《你往何处去》一书中待殉难于斗兽场的一些人在地下室等待情形，我心中很柔和。

听到隔院笑语和哭泣，哭泣声似从一留声机片上放出，所以反复相同，而在旁放送者笑语即由之而起。人生如此不相通，使人悲悯。

上十点

阳光如此美好，给一切以活力和新生希望。凡有生似乎都还可以在希望中新生。那个片子似乎即我疯狂时的呼嚎。奇怪。

我究竟是在什么位置上？

我如还可以希望一种自愿的处罚，应当请求去颐和园作一名工人，打扫园子，看守什物，在一种卑微工薪中接受唯有自己觉得是应受的侮辱和鄙视，直至于死。这才是真正完成了一个人离群应受的惩罚！这惩罚比起死亡实在还重，为的是让受罚者明白过失由生命离群而起。一离群，什么都可能或必然。倒是这种自贬，反而为不可望！因为这似乎还是离群的心情，人无从离群。

看看院中明朗温润阳光，想起在阳光下一切人的欢乐与活动，心中柔和之至。正和二十七年前北来时住在会馆中相差不多。那时等待新生，还充满了青年人纯洁向上心情，生活即陷于完全绝望中，犹能忍受一切挫折和寂寞，等待下去。那时节北平百万市民，对我是完全陌生的，一切门都若关闭着，一切心都各自为其生活上的问题而作计，和我全不相干。二十七年过去了，面临到一个当前现实。一切关系那么熟习，熟人那么多，相熟问题又那么复杂，相互有关为不可分。事情本为莫须有，可是从戏剧导演上，又把一个神经病患者引入更深神经混乱，不知如何自处，而对于我，却同样只能等待。我应当有机会一面去颐和园作工人，一面将剩余时间来

把它全部写出，唯有从这个记录来裁判方为公平。

在任何情形下我总是善良的。这从二十年每一个接近我的人也能保证的，为什么会陷人到这么一个发展和结论中？

五年前在呈贡乡居写的《绿魇》真有道理，提到自己由想象发展，尝尝扮作一个恶棍和一个先知，总之都并不是真的。真的过失只是想象过于复杂。而因用笔构思过久，已形成一种病态。从病的发展看，也必然有疯狂的一天，惟不应当如此和时代相关连，和不相干人事相关连。从《绿魇》应当即可看出这种隐性的疯狂，是神经过分疲劳的必然结果。综合联想处理于文字上，已不大为他人所能理解，到作人事说明时，那能条理分明？

十一点过

院中格外静。我头脑也清楚多了。我还在被摒斥的发展中。似乎随时可以死去，还听人说要杀我一百刀，奇怪，我不怎么害怕。

我想去想来，实在没有自杀或被杀的需要或必要。恐怖因子不是个人过失，还是其他方面人事不叶，游离于群以外过久所致。现在方明白离群形成的效果和自读书受的暗示。半年前还正和朋友提到，十余年前后门住处旁边，是一神经病院院长住宅，这人因研究神经病，竟成神经病而卧轨自杀，引为受暗示混乱一例。家乡说迷信，少女落洞而死，中年女人成巫，老年女人作蛊，我也能解释得极清楚[②]，知道这是一个地方性的神经病。自高与自卑心理相互纠缠不清时，即

必然会有这个发展。我如今恰恰就在一种神经混乱中，演出巫蛊兼少女落洞三种心理过程的悲剧。我明白了。但是究竟明白什么，还是想不明白。

我要新生，在一切毁谤和侮辱打击与斗争中，得回我应得的新生。我有什么理由今天被人捉去杀头？这不是我应得的。

从文

六日上午十二时将近

计四页

这篇日记写于作者在精神病院住院时期。

① 杨刚　女作家，记者。与作者相熟多年。中共地下党员。

② 见作者的散文《湘西·凤凰》。编入全集第11卷。

【附录】

19490408

北 平

杨刚致沈从文

从文先生：

那天看过了你之后，就到文管会①把你决心向人民中间走的意思和他们说了。他们很感动。他们说也常常听到说你是在经历一种追求新生的极大痛苦和努力。他们早想请一个人和你谈谈，请你不要过分痛苦，以致糟蹋了身体。但因为一时找不到和你熟习，真能了解你的人和你谈，所以就耽搁下来了。今天见着沙可夫②，他说已经决定了请吴晗③和你谈。他（吴）在最近两三天就会去看你去。他会和你商量一切。

许多朋友们都非常关切你，尤其是担心你的身体。你既然决心向人群里走，既然出死人生的要否定过去，从头再来，那么，请你认定身体还是最要紧的。你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要认真做事做人，就非身体好不可。今后的工作一拿上手都是艰苦而又繁重，没有成例没有成章的摸索。只有把身体弄好起来才能做得比较的好。我在一二天内就要去天津了。在这以前恐不能再来看你，但我是充满了信心和希望。精神的转变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能经由痛苦而从头检讨自己，认识自己的过去和现在，反而是最好的。这可以看得更透，认得更明，站立得更坚定。这比较轻松容易的变化更好。尤其是

对于一个有良心的知识分子是最有益。我和许多朋友都相信你最终是属于人民的。祝你
安好

兆和姐均此

杨刚　上

四月八日

---

① 文管会　文化教育接管委员会的简称。文管会是新解放城市中临时管理机关之一，为军事管制委员会属下机构。钱俊瑞曾领导北平市文管会工作。

② 沙可夫　艺术教育家。曾历任中央苏维埃教育部副部长、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副院长、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院长等领导职务。时北平市文管会工作接近后期，沙可夫主要领导全国文联的筹建工作。

③ 吴晗　原名吴春晗。历史学家，作家，教授，政治活动家。1930年前后，作者在中国公学任教时，吴曾是他的学生；抗战时期在西南联大两人是同事，故相识较久。

1948年11月吴晗进入解放区，北平和平解放后重返北平，与钱俊瑞等接管了北京大学，并以北平市军管会副代表身份，接管了清华大学，随即任该校历史系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校务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附录】

19490503
北　平

袁翰青致沈从文

从文先生：

今天到东厂胡同参观了北大博物馆，增加了我对于中国手工艺品不少的认识。北大博物馆只有短短的一年多的历史，又在这样穷困的情形之下，竟能有如此成绩。使我对于在馆内埋头工作的朋友们，深致敬意。后来又知道　先生在这方面所费的心血最多，更令人感佩。新中国需要各种岗位的知识分子努力工作。博物馆事业在中国虽然刚刚萌芽，可是我们认定它是人民教育的一个重要部门，政府和人民一定会重视它的。而从事这项任重道远的工作的人，也一定会受到各方面的崇敬的。我以极诚恳的心情写这封短信，来表示我对于先生和北大博物馆诸位先生的敬意。并颂

研祺

袁翰青　启

卅八年五月三日

袁翰青　化学家、教授，当时为北京大学化学系系主任。

194905

写在袁翰青来信后的备忘录

午门历史博物馆和北大博物馆主持人，近商讨如何改善北平手工业，拟设一咨询商讨部门，盼能与北平手工艺企业家商讨，经常保持接触。凡有关手工艺制造改善，大至于国际出口瓷漆丝绣，小至于玩具、玉器，以国内区域性出品或国际出品为对象，有问题商讨者，两方面负责人均愿无条件、无报偿提供一切知识，并设法借用图书、实物，为人民服务。

19490511(1)
华北大学

张兆和致沈从文等
暨　沈从文批语

爸爸、大弟、小弟①：

我已经吃过华北大学两餐饭了，昨天我吃的很少，小半碗小米饭，一小撮小白菜，今天早晨八点钟吃饭，饭是昨天剩下的，有点馊味。我们十个人一小组，一天有几次在一块讨论学校指定研究的小册子，吃饭也在一起，用一个洋铁桶盛白菜汤。我们这组有三个女同学，七个男同学，男同学中有一个胖子，会说笑话，颇不寂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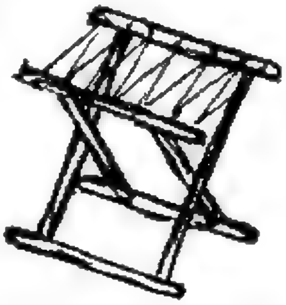
下了雨，天气变的太快，我衣服是够的，但头有点疼，方才各组一同学歌，我们唱的全是大弟小弟早已唱会的，《你是灯塔》，《国民党，一团糟》，我礼拜六回家还要跟你们学着唱。还学一个华北大学校歌，很好听的。唱唱歌，我头也不疼了，一会四点钟，我们就吃晚饭。天凉，我希望你们都记得加添衣服。

学校如果发薪，爸爸记着要石妈买鸡子（三十个），我要带一点到学校来。图章也许在五斗柜上面当中小抽屉的方铁匣子里，如果不在，书箱或桌子抽斗里找找。

我们明天起始就正式学习时事，明后天有二部教务科科长来讲话，后天也有人讲话，我盼望礼拜六快到，又听说礼拜六晚有个联欢会，糟糕得很。我一定要回来，管理员同志

如果知道我想念你们，她一定放我回来的。

我们初到，管理员便发给我们一个粗碗一双竹筷一个小凳子，不是小板凳，像这个样子，上面穿麻绳的，我们开小组会吃饭唱歌随时都带着小凳子走。



我现在已吃过饭，这次是高粱米饭加绿豆，比小米饭好吃，仍然是白菜汤，我吃小半碗，太结实。五点到七点自由活动，可以出门，我一定要上大街买点花生米，预备明天饿的时候吃。

妈妈

十一日

三十八年五月十二

这是一家人最重要的一天，兆和入学第二天的信。从学校寄中老胡同宿舍。

从文

① 大弟、小弟　指作者夫妇的长子龙朱和次子虎雏，时为初中和小学生。

19490511(2)
华北大学

张兆和致沈从文等
暨　沈从文批语

我的地址：国子监大街华大二部后门第四小组

爸爸，大弟小弟：

刚才我去给你们寄信，寄信回来时，想去雍和宫走走，里面驻着兵，我一个人不敢进去。雍和宫是北平城里顶大的喇嘛庙，里面有许多宝贵的法器和古怪的佛像，二月里打鬼热闹得很。我走进国子监，国子监就是孔庙，红墙黄瓦和琉璃牌坊，在晚晴的色调中又寂静又富丽。正殿都封闭着，两廊的木栅里面有许多石碑，我一个人巡行浏览一番。里面玩的人很少，静得很，如果二十年前，在我还是个女孩子的时候，在这样孤寂情形下，我一定又要伤感了，现在我虽然也还是一个人玩，因为有你们，我从来不感到孤独或伤感。①

三三，你太伟大了，你太好了，我怎么说呢？还有日子要挣扎，不能伤感！

从

我的房里住五个人，五个铺位一顺的铺在席子上。我右邻是个聋子，耳朵孔里塞一个小小的白铜扩音器，别人说话

她还是不容易听见，左邻是今天新搬来的一位四十二岁的女教员。夜里我睡不着，果然正如我所预料，有人很清脆的在丢脸。幸好她仅丢一次脸，否则我要笑出声来了。

我入学以来，我的感觉很奇特，因为我究竟不是女学生时代了。我这种感觉，在我同许多同学一块学唱歌的时候，在我同大家在大院子排队听报告的时候，在我在夜间从睡眠醒来的时候，时时都有。是不是我比别的人多了你们，我的感觉便和别人不同？

盼望你爱工作和家中人一样永远热忱不变。

从

我对我这个环境感到生疏，

总要慢慢习惯，世界已变了！

从

但我一点也不怕它不讨厌它。

都是人，不能讨厌！

从

我不知道有一天我穿了八路制服回中老胡同的时候是怎样情形，我想我一定很难为情的。

大家欢迎你！

从

19490511(2)

爸爸要有适当的休息，

我只希望不要用头脑思索！多作点事！

从

大弟小弟要好好做功课，做完功课才能玩。在你们每在荒唐到忘形，想想妈妈，就像妈妈在身边一样了，妈妈在身边一定要你们不要玩得把功课忘记的。

如果爸爸领到薪水，大弟替我买一把马蹄锁，我下次要骑车到学校。如果不太贵，你们各人也买一把。要好的才行。

妈妈

五月十一日下午六时

① 信中重点号为沈从文所加。

19490530

五月卅下十点北平宿舍

很静。不过十点钟。忽然一切都静下来了，十分奇怪。第一回闻窗下灶马振翅声。试从听觉搜寻远处，北平似乎全静下来了，十分奇怪。不大和平时相近。远处似闻有鼓声连续。我难道又起始疯狂？

两边房中孩子鼾声清清楚楚。有种空洞游离感起于心中深处，我似乎完全孤立于人间，我似乎和一个群的哀乐全隔绝了。绿色的灯光如旧，桌上稿件零乱如旧，靠身的写字桌已跟随了我十八年，桌上一个相片，十九年前照的，丁玲①还像是极熟习，那时是她丈夫死去二月，为送她遗孤回到湖南去，在武昌城头上和叔华②一家人照的。抱在叔华手中的小莹，这时已人大学，还有那个遗孤韦护，可能已成为一个青年壮士，——我却被一种不可解的情形，被自己的疯狂，游离于群外，而面对这个相片发呆。

十分钟前从收音机中听过《卡门》前奏曲，《蝴蝶夫人》曲，《茶花女》曲，一些音的涟漪与坡谷，把我生命带到许多似熟习又陌生过程中，我总想喊一声，却没有作声，想哭哭，没有眼泪，想说一句话，不知向谁去说。

我的家表面上还是如过去一样，完全一样，兆和健康而正直，孩子们极知自重自爱，我依然守在书桌边，可是，世

界变了，一切失去了本来意义。我似乎完全回复到了许久遗忘了的过去情形中，和一切幸福隔绝，而又不悉悲哀为何事，只茫然和面前世界相对，世界在动，一切在动，我却静止而悲悯的望见一切，自己却无分，凡事无分。我没有疯！可是，为什么家庭还照旧，我却如此孤立无援无助的存在。为什么？究竟为什么？你回答我。

我在毁灭自己。什么是我？我在何处？我要什么？我有什么不愉快？我碰着了什么事？想不清楚。

我希望继续有音乐在耳边回旋，事实上只是一群小灶马悉悉叫着。我似乎要呜咽一番，我似乎并这个已不必需。我活在一种可怕孤立中。什么都极分明，只不明白我自己站在什么据点上，在等待些什么，在希望些什么。

夜静得离奇。端午快来了，家乡中一定是还有龙船下河。翠翠，翠翠，你是在一零四小房间中酣睡，还是在杜鹃声中想起我，在我死去以后还想起我？翠翠，三三，我难道又疯狂了？我觉得吓怕，因为一切十分沉默，这不是平常情形。难道我应当休息了？难道我……

我在搜寻丧失了的我。

很奇怪，为什么夜中那么静。我想喊一声，想哭一哭，想不出我是谁，原来那个我在什么地方去了呢？就是我手中的笔，为什么一下子会光彩全失，每个字都若冻结到纸上，完全失去相互间关系，失去意义？

---

① 丁玲　现代女作家，原名蒋冰之。下文所说丈夫，指1931年牺牲的胡也频；韦护为丁玲和胡也频之子。

② 叔华　即凌叔华，现代女作家、画家，原武汉大学教授。1946年随丈夫陈源常驻巴黎，后学习法语并研究印象派绘画。

19490621

华北大学

张兆和致沈从文等

爸爸，大弟小弟：

我们二部为工作需要，□□月底先送出一部分（一千人）同学出去工作，□□□学习，平时自由活动时间不能出去，所以我礼拜三回家洗澡的资格也被取消了。

天气热得很，希望你们天天洗澡，至少两天洗一次，天天要擦身。少吃冰棍，我每吃一次冰棍，肚子便不舒服，听说，冰棍不见得是用开水做的，所以最好不吃。还是橘子水和柠檬水吧。爸爸替大小弟买一点小方火腿或肉罐头，午饭不回家吃，一定要带鸡蛋或肉类，小弟不许不听话。

如果学校发薪，必需留下一万元给常家买两袋面粉（这事礼拜六我回来办），家用只需留二万元，剩下的大弟去东华门人民银行存三月定期折实存款，暑中我们恐怕需要很大一笔钱搬家，现在必需留下，千万千万。

兆

六月廿一

194907左右
北　平

致刘子衡

子衡兄：

一个与群游离二十年的人，于这个时代中毁废是必然的。解放北平本是一件大事，我适因种种关系荟萃，迫害感与失败感，愧与惧，纠纷成一团，思索复思索，便自以为必成一悲剧结论，方合事实，因之胡涂到自毁。

自毁走了第一步，从治疗中被斗争，即进入第二部神经崩溃，迫害狂益严重。回来后表面张力已去，事实则思索套思索，如乱发一团，而一个外在社会多余的精力，一集中到我过程上时，即生存亦若吾丧我。有工作在手时，犹能用工作稳住自己，一搁下工作，或思索到一种联想上，即刻就转入半痴状态，对面前种种漠然如不相及，只觉得人生可悯。因为人和人关系如此隔离，竟无可沟通。相熟三十年朋友，不仅将如陌生，甚至于且从疏隔成忌误，即家中孩子，也对于我如路人，只奇怪又发了疯。难道我真疯了？我不能疯的！可是事实上，我可能已近于半疯。

革命对于我已十分宽容，只能说我自己过于脆弱。离群既久，生活于书桌边，外事一一不知，用笔又不谨慎，喜夸侈放大，早形成自我中心病态。只看看我上次那两个小文章，和附来文章，即可知不因前文过失而毁废，也不免因后文构思方式而毁

废，或牺牲，或疯去，二而一，咎由离群过久而自取，他人即用种种方法帮助，到末后还是不济事也。

“破甑不顾”，古人说的或有道理，朋友可不必再为我过分担心，我近于夙命限制，已成一堆碎瓦。即有个科学方法，将人格和其他重新用一种个人事功粘合复原，事实上，还是一个报废后的破器物，不中用了。万千单纯勇敢又切实又热忱在追求一个国家进步原则而牺牲的青年农工兵，都各在另一处陆续沉默死去了，我这个说空话，做胡涂事的蛀米虫，还有什么理由说话要这样，那样？

所以照你所说的，把自己整个清理一下。清理结果，倒是那许许多多写下的自以为值得保留的，或别的原因要保留的，全撕毁了。我这时可能是清醒的，因为只想到要单单纯纯支持下去，工作下去，把剩余一点生命一点点知识转给人或事上去，别无希望。但能工作多久，我全不知道，是否必离开这个北平，也不知道。听到朋友说曹葆华向人说：“做了党员真愉快，一切属于私的得失不会考虑，属于公，有什么事就去做，就做！”我真羡慕这种使用生命的方式，“不想到个人”的训练。但这是经过种种训练方得到的。

我因心受了伤，永远在抽象恐惧中，及近于边际刺激迫害中，不知如何方能挣扎出这个缠缚。我一生作人也并不怎么坏。对革命虽游离，普通对事对人亦并不如何自私。本来且心无城府，少防御。生活环境如比较简单，不必在人事上图种种适应，工作又能把握坚定，即不算个什么特别好公民，也总还可以在新社会算个公民。但在变化与发展的时代中，三年来一面是用脑不知节制，一面是游离于群之外益深，世界既在动，我头脑也在动，旋转复旋转，便自然十分，临到目前情形。

我用笔写下的已够多了，现在方明白向人向事学习有意义。向抽象的论议或文件学习，又不如向生活学习直接而具体。过去对于离群作成的种种错误，现在想从沉默工作中补救，可能已太迟。是不是还有一种机会，使我重新加入群里，不必要名利，不必要其他特权，惟得群承认是其中一员，来重新生活下去？

我因这半年来在生命中所发生的变化，已完全失去判断事情的常识。本来只图简单，问题却转若益增复杂。情绪既纷乱失常，张弛无定，且上下之间，倏忽到自己不易控制，亢奋和消沉只是反手间事。除了工作若有个定向，在人事取予上，都已到一个无原则的迷蒙中。由我自己作主，到累极时，还不免想到休息。可是一面如此，另一面却又怕胡涂毁去。

应当怎么样，在我头脑中只是一片混乱。必须怎么样，似乎还待你为说说。告告我，还可希望送到东北什么地方，去最缺少中学师资的地方，让我去从那种一面学习生活，一面还得受自然严酷教育的地方苦几年，换得一个新生勇气和信心？

望告告我你能理会到的。在我明白离群错误以后，是不是还能有新的生活可以重造自己？

刘子衡　作者的旧友。30年代初，两人曾在青岛作雪夜深谈。战争年代长期分别，1949年重在北平晤面。

此信文革时期被抄去，多处留下专案人员的红、蓝笔记号，并注明“摘”。

作者在信旁附注：“此信似在四九、五〇写，六二年为人寄还。”

原信无日期。

19490908
北　平

致丁玲

丁玲：

自从您和其芳来谈过后，我总想写个信和你商讨一下自己，实在不知从何说起。因为心已碎毁，即努力粘合自己，早已失去本来。本出于恐怖迫害，致神经失常，于气、急、怕中逐渐加深，终于崩溃。到医院一受“治疗”，错、乱增加，从此一来，神经部分组织，转入变态，人格分裂，作事①时，犹如条理清楚，即十分辛苦，亦不以为意。回到住处，家中空空的②，处理自己，已完全失去定向。在一切暗示控制支配中，永远陷入迫害疯狂回复里，只觉得家庭破灭，生存了无意义。正如一瓦罐，自己胡涂一掼，他人接手过来，更有意用力掼碎，即勉强粘合，从何着手？也可说是一个牺牲于时代中的悲剧标本。如此下去，必然是由疯狂到毁灭。因生命所受挫折，已过担负，每个人神经张力究竟有个限度，一过限度，必崩毁无疑也。望为转相关方面一下。首先我或者应当谢谢他们的种种照顾，听我从休息中回复情绪理性位置，也反复检讨自己。我应当感谢。近数月在“退思补过”意义下，检讨结果，以及受的现实教育结果，我已变了许多。已尽了最大克制力，学习文件，联系自己。且凡事从大处看，

学习忘去自己病中种种痛苦谵妄，有小小进步。即已深知中共实在凡事从大处看事情，在经营一个国家，不是对什么人特别过意不去。已深知个人由于用笔离群生活离群，转成个人幻念，涉于公，则多错误看法，近于病态而不健康；涉于私，即为致疯致辱因果。为补救改正，或放弃文学，来用史部杂知识和对于工艺美术的热忱与理解，使之好好结合，来研究古代工艺美术史。并企图进一步研究，努力使之和现代生产发生关系。如有成果，作得通，我头脑又还得用，逐渐可望回复正常，将来我尚可于新的文教机构，担负一个小小职务，为国内各地有区域性工艺美术馆垫个底。我理解问题虽不太深切，实相当广泛，基本知识够用，看得远，明白应当保存值得保存的是些什么，比一般习美术的知道的或稍多些，可以为将来建设中的人民工艺美术的保存与发扬终生服务。这是我向人民靠拢回到队伍中一种正常希望。其次是头脑如能回复清明，由怕中共、怕民盟、怕政治上的术谋作成个人倾覆毁灭，转而来完全敬爱政治上一切领导设计，并积极参加。国家又还需要我再用笔为新社会服务时，我再来用到小说或历史传记工作方面，到得多数理解，自己也稳得住时，下工厂，入军队，对于我实在并不怎么困难。这种自己检讨改造自己，显而易见于实践方面，目下作到只是一些些，即首先把谨言慎行用到应接人事上，以及对于其他问题上。我在忍受，在接受，并在学习。记住你和其芳和其他人说的，及中共许多重要文件上说的，“抛掉自己过去越快越多越好”，把一点空洞自大处和不必要过分自卑处，以及由此作成的生活上的弱点错误，全抛掉，来学习所见到的中共好榜样，以

及一切文件上提到的理想人。别的事自然不容易学，至于低头努力来工作，忘我无私把精力用到工作上，总还是要作到，也不太费事即可作到的！在这点上我已尽了心。但是神经实在并未能回复常态。一入医院得来的恐怖印象，痛苦印象，及由此发展所形成的戏辱、恐怖、在催眠过程中所作成的全部错乱，已永远成为生命担负，一受暗示即回复疯狂，使生命完全失去意义。这种包含了气、怕、急、苦、工作失败、家庭破裂、大力压迫，以及一切杂复混合，如只是疯而自毁，自然也可说咎出于己，“大家都从旧社会来，谁教你神经脆弱如此?”“革命已有万千善良人民死亡，你适当其冲毁去，自然也极平常。”如毁去对社会进步为有意义，我当然得放弃了一切，来接受。若也并无多大意义，倒增加人麻烦，或反而破坏了目前国家政策团结争取本意，我一面就不能不努力工作，另一面还得用极大力量来控制自已莫犯错误，神经莫再失去条理。丁玲，你真想不到，这么下去我已累到个什么程度。每次工作后回到住处，看到家中空空的，总不能不想到一些事情，一思索到神经失常全部过程，头脑即刻混乱成一片，我实在需要得到一点支持，才能够不再崩毁。如果你们觉得我用笔离群，离开社会发展，所致过失，必需接受由疯狂发展到毁灭为止教训，我除了放弃一切希望、来沉默接受，似不应再说什么。如中共事实上还在改造我，教育我，使我明白群的伟大，革命的向前性，以及其他，用意实在否定我不健康观念和弱点，使我在新社会工作得更好些，效率更高些，配上社会需要，来为人民为后一代多尽点力，且学习从一个极端谦虚诚恳新观点上接受革命，我觉得已面临到一种

问题上，即家庭能恢复，头脑方有希望转复常态。

近来看到刘少奇党纲修改章程，及毛选几篇文章，和其他一些作品，加上个人所知中国社会一部门情形，和明日社会建设所必然遭遇困难，我觉得我实在需要好好的活下来作几年事！如果能得中共对我的谅解，一定会从一种新的觉醒下，为国家充分将精力用出。“向人民投降”，说来也极自然，毫不勉强。因为若仅仅看身边相熟同事的轻轻松松口上说一声转变改造，即得认可，会不免还有些不平。但一想到事实上还有千万人在追求一个进步理想及合理社会原则，而牺牲，吃苦，我那么一个只知空想胡写，生活也不严肃的人，还能那么活下来参加新社会建设，抛去过去一点点浅薄成就，有什么办不到？但改造总是得就个人能担当点来着手。目下既然还只在破碎中粘合自己，唯一能帮助我站得住，不至于忽然圮坍的，即工作归来还能看到三姐。这就临到一回考验，在外也在内，在我自己振作，也在中共对我看法！丁玲，照我自己所知说来，我目下还能活下去，从挫折中新生，即因为她和孩子。这个家到不必须受革命拆散时，我要一个家，才可望将全部工作精力解放献给国家，且必然发疯发狂工作，用作补偿过去离群痛苦。我且相信这么工作，对社会用处，比三姐去到别处工作大得多。只要她在北平作事，我工作回来可见见她，什么辛苦会不在意，受挫折的痛苦也忘掉了。一离开，不问是什么方式，我明白我自己，生存全部失败感占了主位，什么都完了。我盼望你为公为私提一提这一点。

生命经过这次大变，活下来在普通得失上已了无意义，唯一希望即从一种比较安静工作环境中得回新生，就个人一

点点长处为国家把精力用出。文字写作即完全放弃，并不什么惋惜。有的是少壮和文豪，我大可退出，看看他人表演。头脑用到工艺美术史的探索研究上，只要环境能工作，或可为后来者打个底子，减少后来人许多时间，引出一些新路。过去对国家发展估计，自信自大有了错误，可以不提。至于对学习研究工作，信心和愿望，实盼得到点方便，因为成果不是自我膨胀，只是理解问题，进一步促成新的注意和发展。我且相信在这方面，我还能够作点事。（这些事目下你们还来不及注意，过三五年就会承认的。）我的生命教育已告了一个段落，已找寻不着什么是“自己”的思想成见，但要说即能十分积极运用政治术语，来表示新的信仰，实在一时也学不会。且让我老老实实多作点事，把余生精力解放出来，转成研究报告，留给韦护一代作个礼物吧。为自己，我已痛苦挣扎了近四十年，永远如独自作战，实在太累，得休息，也不为什么遗憾了。为工作，为生命中所保留的对工作热忱，和综合知识，以及对美术史一些新意见，对将来工艺美术教育的复兴，似乎在社会发展上，我还可垫一块砖。即因此方常常于默默启示中感到要新生，不能从游离致胡涂毁废。实需要把生命导入正常，来参加新国家建设第一步路！丁玲，这就恐怕不是我自己努力振作能了事，还是中共对我的处理，如第一步就是家庭破裂，我想我神经崩毁恐将无可补救，任何工作意义也没有了！我明白我自己神经所能忍受限度。改造我，唯有三姐还在和我一起方有希望。欲致我疯狂到毁灭，方法简单，鼓励她离开我。（个人容或有些近于自私心，不知不觉常以自己为本位看事情，易受指责。但是一个集团，有

时因权力在手，也会不知不觉运用到虐待个人作不必要牺牲，满足少数，对集团既无补益反增麻烦！）

如需要我把工作具体希望谈谈，我可再写点来。

专候安好！

从文顿首

九月八日

丁玲　时任全国文联机关刊物《文艺报》主编，此刊于当月25日创刊。

① 作事　当时作者已被停止北京大学的教职，到历史博物馆上班。

② 家中空空的　通信时张兆和在华北大学受革命教育，住校。两个孩子读中学，经常有政治集会，回家往往很晚。

19490920
北　平

致张兆和

三姐：

你和巴金昨天说的话，在这时（半夜里）从一片音乐声中重新浸到我生命里，它起了作用。你说："你若能参军，我这里和孩子在一起，再困难也会支持下去。"我温习到十六年来我们的过去，以及这半年中的自毁，与由疯狂失常得来的一切，忽然像醒了的人一样，也正是我一再向你预许的一样，在把一只大而且旧的船作调头努力，扭过来了。音乐帮助了我。说这个，也只有你明白而且相信的！

我似乎明白了一点，也从那一切学习了更深的人生，要有个新的决定，待和你来商量了。我要照你所希望去为"人"作点事情。目下说来也许还近于一时兴奋，但大体上已看出是正常的理性回复。正如久在高热狂乱中的病人，要求过分的工作，和拒绝一切的善意提议，都因为是还在病中，才如此。这时节却忽然心中十分柔和，十分柔和，看什么都极柔和。这里正有你一切过去印象的回复。三姐，我想我在逐渐变了。你可不用担心，我已通过了一种大困难，变得真正柔和得很，善良得很。

我看了看我写的《湘西》，上面批评到家乡人弱点，都恰恰如批评自己。想起昨天巴金、萧乾说的，我过去在他们痛

苦时，劝他们的话语，怎么自己倒不会享用？许多朋友都得到过我的鼓励，怎么自己反而不能自励？我似乎第一次新发现了自己。写了个分行小感想，纪念这个生命回复的种种。我已觉得走了好一段路，得停停了。我常告你的话，你不相信，这么一来，你会明白我说的意义了。一只直航而前的船，太旧了，掉头是相当吃力的！

有个十分离奇情形，即一切书本上的真理，和一切充满明知和善意的语言，总不容易直接浸入我头脑中。压迫和冷漠，也不能完全征服我。我曾十分严格的自我检讨分析，有进有退，终难把自己忘掉，尤其是不能把自己意见或成见忘掉。可是真正弱点是一和好音乐对面，我即得完全投降认输。它是唯一用过程来说教，而不以是非说教的改造人的工程师。一到音乐中，我就十分善良，完全和孩子们一样，整个变了。我似乎是从无数回无数种音乐中支持了自己，改造了自己，而又在当前从一个长长乐曲中新生了的。

我一定要使你愉快，如果是可能的，我要请求南下或向东北走走。

人不易知人，我从半年中身受即可见出。但我却从这个现实教育中，知道了更多"人"。大家说向"人民靠拢"，从表面看，我似乎是个唯一游离分子，事实上倒像是唯一在从人很深刻的取得教育，也即从"不同"点上深深理解了人的不同和相似。你若不信，大致到我笔能回复时，即可一一写出来。我实在应当迎接现实，从群的向前中而上前。因为认识他们，也即可在另一时保留下一些在发展中的人和社会，一一重现到文字中。保留到文字中。这工作必然比清理工艺史还对我更相宜，因为是目下活人所需，也是明天活人要知

道的。就通泛看法说，或反而以为是自己已站立不住，方如此靠拢人群。我站得住，我曾清算了我自己，孤立下去，直至于僵仆，也还站得住。可是我已明白当前不是自己要做英雄或胡涂汉时代。我乐意学一学群，明白群在如何变，如何改造自己，也如何改造社会，再来就个人理解到的叙述出来。我在学做人，从在生长中的社会人群学习，要跑出午门灰扑扑的仓库，向人多处走了。我已起始在动，一种完全自发的动。这第一步路自然还是并不容易迈步，因为我心实在受了伤，你不明白，致我于此的社会因子也不会明白。我的动，是在成全一些人，成全一种久在误解中存在和发展的情绪，而加以解除的努力。

我要从动中将一切关系重造。人并不容易知人。十余年来我即和你提到音乐对我施行的教育极离奇，你明白，你理解。明白和理解的还只是一小部分，可不知更深意义，即提示我的单纯，统一我复杂矛盾而归于单纯，谧静而回复本性。忘我而又得回一个更近于本来的我。或许它作成的，还是一种疯狂，提高自大和自卑作成暂时的综合或调和，得到的一种状态。但是，它有用处，因为它是比自我检讨与分析所永远得不到的总结，而音乐却为清理出了个头绪。

三三，你理解到这一点时，我们就一同新生了。

我需要有这种理解。它是支持我向上的梯子，椅子，以及一切力量的源泉。

二哥从文

三十八年九月廿午夜

19491113~22

日记四则

三十八年十一月十三

下午五时，兆和去学校，孩子参加劳动服务未回，萧离夫妇吃过茶后离开不久。头脑似乎极清凉。

极离奇，心中充满谦虚和惭愧，深觉对国家不起。为什么？并不明白。只觉得过去工作通无意义，因为和人的共通要求与希望，全不相合，只作成自大自恃和固步自封。一切隔离增加了这个错误的发展，直至于神经崩毁。

深觉愧对时代，愧对国家。且不知如何补过。也更愧对中共。个人痛苦已不是个人所难受，只是游离于时代以外，和一切进步发展隔绝。我应当多为国家作点事。应当把精力解放出来交给国家。

我怎么会忽然成为这么一个人？过去的我似乎完全死去了。新生的我十分衰弱。只想哭一哭，我好像和一切隔离，事实上却和一个时代多少人的悲喜混同而为一。我似乎已觉醒，或已新生。人十分善良。

我可能会要变了。头极清凉，为三年来从未经验过的清静。什么负气和由之而形成的障蔽全除去了，什么滞塞全通了。我很需要用用笔了。

桌上一堆混乱，在清理中。正如由于清理几个房间和一天生活过程，人忽如触机，连环全解。这时能见见张同志，一定可以和他谈许多许多。一定可以得到他许多鼓励。极离奇，我怎么变得这么渺小？让我分析一下看看。昨天在开会时看过《新华日报》副刊一六二《黄维军团的歼灭》，看过《学习》上李森科一文……

极离奇，头脑会那么清静。我的病或许已快好了。脑伤已有了转机。也许病有了变化，可能要恶化。也许还是一种回复。什么事都如做梦，即当前的清静和头脑清凉处，完全如梦。完全如久病新瘥情况，只想向人民伸出手去，向一切为追求合理社会的实现而死去的，在各种困难中挣扎的，在一切热情中工作的，在反复学习的。要他们对我原谅。

我正在悄然归队。我仿佛已入队中。

心似乎被什么弄柔和了。一生中仅有的柔和。

兆过去一切勉励一切好意回复到生命中来。我什么防线都失去了。只觉得自己在时空中如微尘糠粃。四周极静。这时不过八点钟，怎么一切都如已经休息，惟我心在节律中跳跃？

战争犹在继续，每日有大规模死亡，到处有呼喊和呻吟。我作什么好？我难道就那么下去？

冻结中的生命，似乎有了春天的日光照晒，在起始融解。我失去了我，剩下的是一个无知而愚，愚而自恃的破碎的生命。虽有了新生，实十分软弱。

重理一些旧稿，方知一部分无用的廿年前小说史稿犹存在，另一部分七年前的却毁去了大部分。

我会疯到这种状况下，毁到这个状况下，极可怪。

看看十年前的《昆明冬景》，极离奇，在一切作品上我的社会预言大都说中，而一些知识分子改造问题，弱点极其相互关系，以及在新的发展社会中的种种，我什么都想到说到过，可是自己不意却成了一个冻着了生命活泼性，发展性的知识分子。

这个矛盾的综合，形成极离奇的现象。什么都冻着了。有时从音乐或美术作品中似乎得到了一种启示，见出春草春花光景，只是不多久事。事实上还是长期冻着在可怕荒寒中。一切存在均如幕的另一面，而个人却游离于社会与个人共同安排的错误继续中。头异常沉重。对于世事反应永远是表面的，没有一事触住心中深处。

人会那么受损害，肉体精神上受损害后会有那么大影响，都不是他人能想象的。医生是什么？不过是——……一部分而已。

我怎么会这样？极离奇。那么爱这个国家，爱熟与不熟的人，爱事业，爱知识，爱一切抽象原则，爱真理，爱年青一代，毫不自私的工作了那么久，怎么会在这个时代过程中，竟把脑子毁去？把和社会应有关系与自己应有地位毁去？肉体精神两受损害到什么情形，谁也不明白。

人不能离群。一切由离群而起。

我成于思复毁于思。思索能力亦因之而毁，真是一种奇事。能够好好的来真正为人民工作多好！能够作的因头受伤而失去思索和用笔能力，根本无什么思想的，在技术上还不能毕业的……各以因缘在那里浪费纸张篇幅，能作最高宣传的笔在手上冻着，什么都无法写。这就是人生。

十一月十八

和孩子们谈了些话。恰如一幕新式《父与子》。两人躺在床上，和我争立场，龙龙还一面哭一面说。

很可爱，初生之犊照例气盛，对事无知而有信，国家如能合理发展，必可为一好公民，替人民作许多事！

廿

星期天。客人来去。有有为而来的，有为又各不同。读了一章用客人作的辩证法。

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建设期时，或者还是有用。我个人，可能即在这个时代过程中，永远碎了心，无可望神经再生，对历史已无望作出本可作成的一份小事。过去或未来我的小友或读者，会有二三人从身受的得到一点力量，再生长些力量。

唉，人生就是如此，你对人生、对国家，尽管无私热爱，只由于游离于群的××以外，你即可能因偶然或必然而毁去。

廿二早

写了一整天说明①，晚上再写至上一点才休息。从兵士苦斗所起联想所得教育极有意义，因可为个人所能完成事只是一小部分，唯人民能共同完成社会理想。想想近三十年来多少人都为这个合理面牺牲了，我个人在城市二十年，一脑

了幻念，不切实际，有什么了不起处？即由于自大和自卑矛盾，终于毁去，成于思复毁于思。“可惋惜”亦只是相熟人而言，相熟不明过程的，即不会理解到，只是照人安排而已。学“忘我”的确是一件大事，忘我的学，亦可知相当困难。忘成就易，忘痛苦难。看看相片上万千人为国家社会而牺牲，我看出我自己渺小到不足道。然一蚊一蝇，其物固小，从错误中牺牲时，其为痛苦固与虎豹相同也。

学问大处看，大处想，个人已牺牲处也能忘掉，只看成个人不幸，无所谓。唯如何用生命从新学，从新作，为多数人有益，为新社会有益，实茫然不知从何作去。看看个人会到这个情况下，觉得人生离奇。因可看出人不易知人。我自己尚不知自己如何即可对新社会有益，也对自己有用，他人那会能作安排？

---

① 说明 作者当时工作任务之一，是为博物馆陈列的时事宣传照片抄写说明文字。

19491205

北　京

致秦晋

秦晋兄：

尊夫人事曾向博物馆提出，据经情况了解后，云最好能有一市党部方面熟人为证明一下，可商前途。

兄事亦曾向另一人提及，又闻另一人云兄系国民党员①，此事弟既未知，故亦不好说是与否。照目下情形说来，到处要人作事，却又极仔细挑选人。有些事即只好搁着下来，不易进行。负责方面凡事心细于发，开国创业，照例不如此不成。事久见人心，以兄之才能与为人，弟认为总不会久置闲顿也。不得已或入华大二部，求实际，二部比四部落实。乐先生在二部想能道及一一也。弟每天和琐事杂务一道，不意于将近五十之年，会改业到如此工作上为人民服务！即从此小事学“人生”，真明白了些人生！

并候安善。

弟　从文　顿

秦晋　新闻工作者，原天津《益世报》驻北京特派员。

① 此为当时误传。

一九五〇年

19500323～29

华北大学日记一束

廿三　李×八时

时事学习总结〔报告〕。

拟今天、明天，至多两天半，尽可能作完。

如何写法？以后每次学习都作一回总结，联系自己思想，写出来。可提高一步。自己不成，还要经过群众检讨通过。

三月廿四下午大雨中

时事学习总结检讨。

廿五

上八时续讨论张总结。

三月廿六日下七点五十分

由家到拈花寺。闻洪自检。

三月廿七日

早，八时听土改报告。

六时前即起身，在院中散步一时，天边一星子，极感动。

廿八下一时

如何工作〔报告〕。

如何领导使〔学习、改造〕工作搞好?

廿九上午

天未明起身，院中散步，树枝有泛绿的。隔院大树上鸦雀窠巢已完成。鸦雀多在树枝间飞鸣。空气已极潮润。

八时小组谈昨参观午门照片展印象。许同志谈李大钊为革命死亡前后情形。……

作者1950年3月2日起，入拈花寺华北大学学习，偶然保存下一组学习日记。编入时已删去学习、讨论的具体记录文字。

1950０4 左右
革命大学

致布德

布德兄：

你昨天来时，正是我从“鼓励他人”方式，去抵消“自己受挫”痛苦时。你来的不巧，空说了一阵自己，毫无是处。你去后，我觉得我不应该。国家事大个人小，一个人有什么了不得？好也罢，能作什么事？在这个社会大变革过程中，总不能免有因本质脆弱而毁的，正是社会发展规律。或不幸如彼，或幸而如此，总不过是十年二十年还是要受自然新陈代谢支配，终得复回于土，国家社会却必须从不断发展中进步新生，方合道理！个人实渺小不足道，算不了什么的！我曾经严肃检讨过我自己，三十年学习用笔，有个根本错误，即对现实的无知。把写短篇小说永远当成习作，以为必通过更长时期的多方面的习题，方能成熟，方能把这些作品和思想结合。即因为这种工作态度，和社会总发展要求就不免游离，一切努力当然也就毫无意义的白费了。

唯一特别处，即一生受社会或个人任何种糟蹋挫折，都经过一种挣扎苦痛过程，反报之以爱。《边城》和《湘行散记》，及大部分写农村若干短篇，如《丈夫》、《三三》都如此完成。所谓生动背后，实在都有个个人孤寂和苦痛转化的记号。写城市，全把不住大处，把不住问题，不过是一种形式

的抒情而已。正和写《月下小景》是观念抒情一样的。在新的尺度下衡量，可以说有害无益。工作全部清算，还是一种生活上的凡事逆来顺受，而经过一段时日，通过自己的痛苦，通过自己的笔，转而报之以爱。说奇怪，也奇怪，这个最重要影响，可能还是三十年前的。有一次在芷江县怀化镇，一个小小村子里，在一个桥头上，看到一队兵士押了两挑担子，有一担是个十二岁小孩子挑的，原来是他自己父母的头颅，被那些游兵团队押送到军营里去！因这印象而发展，影响到我一生用笔，对人生的悲悯，强者欺弱者的悲悯，因之笔下充满了对人的爱，和对自然的爱。

这种悲悯的爱和一点欢喜读《旧约》的关联，“牺牲一己，成全一切，”因之成为我意识形态一部分。

现在又轮到我一个转折点，要努力把身受的一切，转化为对时代的爱。从个“成全一切”而沉默，转为“积极忘我”。或许人已老大，生命过于凝固，在这个学习过程中，就会不济事，终于结束了。或许还能够从挣扎中度过。对一切都依然是充满了爱，一种悲悯的爱。至于要到什么情形下，才可望把这种爱——时代新生的种种，转而成为我重新用笔的主题，作为靠拢人民的一证，回归人民队伍的一证我可不知道了。总之，我已尽了力，尽了力。因为一切作品都有个生长过程，不是应考答案。不是依照题目即可完功，也不是照论文原则即可办好。他是在沉默里方能生长，不是单纯在经验中生长的。照目下生活方式，大致是学习下去①，学到能把一切总结交卷，卷子还可能作为“改造完成”的一例，由另外人看来是进步提高，改造成事。我呢，事实上就变成一个经过改造的小小螺丝钉，做个老老实实公民，毫无芥蒂

的在一种材当其分的小小职务上去工作，很有可能是专去抄写抄写文件，也不再有任何小小感伤。其实照我自己说来，这也是十分合理的。因为对革命实毫无贡献，应当接受这个可能。我就在那么努力学习下去，要不使一些人对我失望的。个人渺小之至，能这么作即可满足人，我也要完成这种工作的。近来学习最大发现，即个人对于群的“无知”，及对“政治的无知”。所以虚心之至。我并不消极堕落。只是当真有一点儿老了，想学廿来岁少壮扭秧歌的身段活泼（看到这种活泼是很尊重的），大致是无可望了。本质并不怎么高，只是还肯学习。但其实到现下为止，还算不得是个读书人。生活中一种老实平凡、一切忍受到无所谓程度，可能还是一种错误，不过这种错误必比过去自大自恃为合时代需要。即在写作上，也就有那么一种新的认识，正如一个唱秦腔的须生，嗓子已经失去，坐下来看新话剧，或什么边疆舞，得到的乐趣实在不是你们能想象的。说到文代的问题②，今年如还是由我来写写照片说明，我一定还是快快乐乐的接受，学为人民服务。而且我自己还保证，这和我爱这个国家新生，全无丝毫矛盾。这只能增加我的教育，考验我，如果真爱这个国家，对于它有情感，比这个还要劣一些状况，都能接受，而转化为文字中更深厚的爱。因为我懂这个国家，即或懂的是零零碎碎，总不具体，是过去，非现在，是消灭部分，非生长部分。可是人实在是一种古怪的生物，有万千异型，其中之一种，是能够借助于特别教育，生命中充满了母性的谦卑，转而成为一种无我，在文化史上见出奇迹的。你值得去把《史记》好好的读一读，里面实在可以得到些东西。这个书帮助我极多，和一部《旧约》结合，使我进了一步，把他那点不平完全转

化而成为一种对于人生的爱，我可能还会从面前一本党纲报告小书中，得到一种更新东西，把支配我生命向前时的动力，重新控制，调整，转到新的方式上去。至于生活上表面的荣辱，只能说是家里人、亲戚、朋友，以及一些对我抱了点好感的在学校、在各方面的读者，为了这种相互关系而注意，和我工作不大发生关联。要的还是足够时间工作或学习，生活上能完全控制时间时……

据未完成废邮编入。收信人身份不详。

① 学习下去　作者当时已转入革命大学政治研究班学习，直到1950年12月，共历时10个月。

② 文代的问题　1949年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沈从文未在出席者之列。这里所说指尚未召开的北京市文代会。

19500802

革命大学

复萧离

萧离：

谢谢你，刊物已见到。国家在困难中向前，有千万人日夜守定工作，不断从错误失败中讨取经验，修正偏差，流血流汗，为建设打基础。报纸对这些事，能从各方面，通过各种形式加以表扬赞美，必可教育更多青年向上向前。至于个人生活，实在不应当再在报纸上刊载，因对国家丝毫无补，而一个多数也不需要，对我自己，则更无意义可言也。在革大学习半年，由于政治水平过低，和老少同学比，事事都显得十分落后，理论测验在丙丁之间，且不会扭秧歌，又不会唱歌，也不能在下棋、玩牌、跳舞等等群的生活上走走群众路线，打成一片。换言之，也就是毫无进步表现。在此半年唯一感到爱和友谊，相契于无言，倒是大厨房中八位炊事员，终日忙个不息，极少说话，那种实事求是素朴工作态度，使人爱敬。中国之所以能在一切困难中还站得住，在任何不利环境条件下，许多工作还能有点成绩，就全亏得是这种“临事庄肃”、“为而不有”工作态度。学习既大部分时间都用到空谈上，所以学实践，别的事既作不了，也无可作，我就只有打扫打扫茅房尿池，可说是在学习为人民服务。如果不怕人说“个人英雄主义”，经常还可去把许多其他宿舍毛房收拾

收拾，一定对人多些实益，而于己也是一种教育，且可说材当其用。比过去胡乱写文章再尽人来胡乱称引，切实具体多矣。也比在此每天由早五时到下十时一部分抽象讨论有意义得多。

并候著好。

从文　顿首

八月二日

萧离　湖南古丈人，土家族，原名向远宜，笔名萧离。作家、记者，时任职于《进步日报》。

这封信曾于萧离著《一封旧信引起的若干回想》文中引用。发表于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年4月出版的《长河不尽流》一书。现据原稿编入。

19500808

八月八日

向日葵在雨里太阳里长得绿油油的。叶片如蒲扇大，枝干已高过了屋檐。低下头好像在看脚前的——天冬草，茑萝，和薄荷叶，无花果。

天门冬草开了一串小白花。茑萝因无可攀援，只是盘散在平地上，小小红花带点羞羞怯怯神情，从叶片间举起。薄荷叶香气极浓，但必需摘下用手揉碎，这些香味方能从叶子组织中解放出来。无花果还没有果子。一切存在都似乎共通说明一件事实，今年雨水格外好。

可是，报上说，今年雨过了量，各处河流都在溃堤。有百万亩千万亩待成熟的庄稼会因此毁去。有百万千万人民，都为这个绵绵不绝如泼如倾的雨水发愁。

雨已止息。天空如汝窑淡青。我一个一个房间走去，每个房间窗口都有向日葵绿色的光影浸人，情景很离奇。这房子光景似乎和我已极熟习，因为有些家具是十八年前分别从各处买来的，有些又是三年前为这个房子需要特别找来的。每一件木器都和自己生活分不开，且为我保留了许多记忆，有些还极鲜明生动。从这些大小家具还可重现一些消失于过去时间里的笑语，有色有香的生命。也还能重现一些天真稚气的梦，这种种，在一个普通生命中，都是不可少的，能够

增加一个人生存的意义，肯定一个人的存在，也能够帮助一个人承受迎面而来的种种不幸的。可是这时节这一些东东西西，对于我竟如同毫不相干。书架上那些书我都十分熟习，这时节也若和我全不相干。即如架上一格那个豆彩碗，十五年前从后门得来时，由于造形美秀和着色温雅，充分反映中国工艺传统的女性美，成熟，完整，稚弱中见健康。有制器绘彩者一种被压抑受转化的无比柔情，也有我由此种种认识和对于生命感触所发生的无比热爱。经过了十五年，世界上在战争中，在炮火和饥饿、恐怖、疲劳中，毁灭了几千万人活生生的生命。然而那么一个小碗，却由此到彼，由北而南，在昆明过了八年，又由南而东，过苏州住了三年，又由苏转京，搁到这个鸡翅木书架上，相对无言。不由不令人对于一切存在的偶然性感到惊奇。

依然是充满了制器彩绘者无比柔情，一种被转化的爱，依然是使我从这个意义到生命彼此的相关性，如此复杂又如此不可解的离奇。

一切在生长中的都由幼稚而达到成熟，小小的茑萝的花和一些栽花的生命。但是这些成熟或迟或早又趋于衰老，随同秋天来时，草木枯槁，生命耗竭。草木枯槁犹未甚可怕，生命耗竭却令人深思。十五年来许多生命作成的鲜明印象，有节制的友情，有机心的取予，因爱而怨的沉默，因爱而爱的疏隔……还是十分鲜明。这些活泼生命却已陆续消失于虚无中，再不在这个人间存在。这个豆彩碗却依然如故，象征了生命一种形式，稚弱中有健康，成熟，完整，不求人知的独立存在，随时却又会毁于什么人的小小疏忽，而失去一切存在的意义。也可能还会因种种偶然，转来转去，到一些意

想不及的人手中去……“这是一个碗，是××送人的碗！”然而它的阅历，是谁也不会能想象的！一个碗，再没有谁能明白这个碗的历史，包含了些什么意义。

正如故宫那些精美瓷器，宋或明代到乾隆手中摩挲情形，我们已无从想象。但是却必然有些历史，比一个人更复杂更动人的历史。可是没有任何方法能够保留给后来者。一切生命存在都如此隔离又如此息息相关，如此息息相关还是十分隔离。

“这是怎么回事？”我不免有一点儿乱，我在什么地方？我是谁？

重新看到墙上唯一的圣母和被钉的耶稣。痛苦和柔情如此调和又如此矛盾。极离奇。可怜悯的是被钉的一位还是钉人的一群？

午门博物馆仓库多了三百个彩陶，朝鲜有大规模炮战，在医院的一位生了第四个千金，另外一个在医院的，每日又得注射盘尼西林维持生命……这些在我面前存在的事实，一定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都可联系得上，且有助于一个人学习理论的进步，但是对于我，都若毫无意义。正犹如和我的桌子碗盏没有意义一样。

极离奇，倒是五一的大雨中，有个印象黏附在生命上，在支配我。还有另一个印象，也黏附在生命上，在支配我。而仿佛在提示我，在我生命中先是成为一种势力，随后即成为我生命向上向前一部分动力，而末后，还将转化到一组文字上，如同千百年前过去那些制瓷绘画的工人一样，充满柔情和热爱，转移到一个小碗上去，除少数又少数人能够从那个造形那种敷彩方式上，发现到这个问题，抽象提一提，大

多数人却在完全无知中，把碗用来用去，终于却在小不经意中又忽然摔碎。

19500903~08

革命大学日记一束

〔九月三日〕①

……而竞争，却活在那么一个新的时代里，将来且即在这种空气中，习惯中，学成为国家部分负责人，不免使人忧虑。因为并自己生命是什么，能什么，应当什么，还缺少认识，还缺少真正的理会，还缺少思索，怎么能思索到更广大方面？自己还不知有效管理自己、使生命更有效率的用到国家需要方面去，还是浮浮泛泛的把一部分生命交给老牛拉车式的办公，完全教条的学习，过多的睡眠（一般的懒惰更十分可怕），无益的空谈，以及纯粹的浪费，怎么能爱国？

毛泽东的思想，人力解放，使用到政治军事上若干方面，已见出伟大空前无比成就。但是，其实只是用到人力一小部分。为补充这个思想，还应当有种生命经济学，在艺术上，在教育上提出些新原则，新计划，新方法。在中国工业化前期，有个管理生命的斯达哈诺夫运动，用到生命经济方面。在全国性总检查上，首先进行检查两件事：一件是八小时或十小时属于公时方面，有多少近于浪费，如开会冗长报告，如转公文，如彼如此等等。把这种公时节省下来，重新好好

安排一下，求增加效果——政治或文化效果。其次即办公以外的私时方面，调查统计一下他的用途，是些什么样耗费方式，且分析一下他的效果作用。

从这两方面来产生一个新的教育文化计划，在国家计划经济实施中，先把人的生命时（或剩余劳动力）统统计划一下，作第一步，且必须有这样一种认识，即这是国家发展一个根本动力，完全是物的。或者使之生产物，具体的物；或者使之储蓄为能，可以在另一时转化为物的能。一定要这样普遍注意，全部注意，才能够将待解放已解放的生命力，重新在计划中来使用。且需要建设那么一个观念或信念为前提：即凡有草木生长的区域，都可以由人力使之变成花园或果园，都可以利用其土地雨露阳光生产力加以有效控制，来进行一定计划的生产。凡有人的地方，都有在浪费情形中的生命，有可以储蓄为能，转变为物的生命，待加以有计划的重新安排。这种计划与安排，且决不能借口必待重工业生产到达一个程度时才可希望，才能开始。这是一个问题的两面，而重工业基础，且必奠基于这个人力解放和人力有效使用的发展上。

凡土改后的区域，人的双手都从束缚中得到了解放，但解放后的双手，如何去使用他？一年中空下来许多时间，这双手事实上都空闲下来了，绩麻纺纱有个区域性，副业生产也有个区域性，万千劳动人民有用的手还是会闲下来一部分，无事可为。城市中也如此。城市中小手工业，将因新的劳动生产风气而增加了一些活泼竞争，购买力不曾提高，交换性却因之而加强。小手工业中的发展，也将因区域而不同。川

蜀湖广因生产资料丰富，将得到更多便利。这些生产品一部分且将转入大都市，如湖南之伞，就必然会流入北方。若干工艺品兼实用和美术价值的，品质将在指导计划下生产而提高，成为新的手工业生产水准。这种指导且可能是由工联或艺协来担当的。这种新的产业工人，也必然将成为新中国一种力量，尤其是新的物的文化流通一种力量，因为他的生产大不同于重工业生产。他的生产区域性，生产的手工性，生产的应用性——工艺品的个性也因之加强。

漆工艺本来是个生产费工时的工艺，虽有广泛的应用，还不免受胶状可塑物工艺品代替了他小型应用器物。但由于这种交换需要，有几个区域得到传统便利，将会有些新的发展。如湖南即会有新的仿古漆器，成为应用工艺一个部门，可在国际市场上流行。陶瓷本为旧手工业，将转而为机械化半手工业。但有区域性的生产，一定还有些新的希望。由于应用要求广泛，他的区域性和历史传统风格，都因之得到保存和发扬。

主要的原因即中国工业化十年内，还是不会且不应当将一切生产完全由大都市工业集中生产而决定。中等城市半手工业，必然可以有万万只手将因社会新的展开而得到解放，平时一事不作的手，玩麻雀牌的手，也都将因社会新的风气而找寻使用之方，为各种生产机构所吸收。一部分且可用包工制转为家庭手工业（如扣花绣花）。有区域性，有风格性格的家庭食品工业：干菜腌肉、豆腐乳、豆豉、菌油、干果，都将因交通上和税收上得到便利，得到鼓励，加强了他的流通性，技术品质亦因之而提高。也大有可能由合作社为努力，而把流通交换方式，进行到一个广大范围，比如说东北的松

子可至湖南，而湖南的菌油则成为长春市面的新食品。

家庭食品生产贮藏法，且得到合作社的指导推广，影响到农村经济人民营养健康上的变化，也是历史上空前的。

大都市的轻工业，也因这个发展，受了极大影响起了极多变化。一切优秀的农村贮藏法都得到政府奖励，且进而为各方面仿效取法。

九月五日

读加里宁《论共产主义教育》一天，有些极好，对中国还有用。

下午时头已极痛。从俱乐部回到宿舍，四个留学生谈照相机，比任何理论讨论还兴奋自然。空气极好。收拾茅房。

晚上头极痛。可悯。到田地里收玉米约十枚，有大过一尺的。

九月六日

吃饭时几人谈"风流"。极离奇。有些人似乎不找些无意义话谈谈，即不能过日子的。从谈话中也可见出一个来源不一的群，只有用一些不相干而又有共同性的闲谈，方能联系。除谈这种闲话外，即玩牌、玩球、玩棋等等。唱京戏也是一种。不幸这些走群众路线的玩意儿，对我实在毫无办法。

还是和大厨房几个大师傅真像朋友，因从他们谈的家常，可以学许多、理解许多，比听闲话和冗长抽象讨论有意义得多，也有价值得多。老同志似乎寂寞得很，昨早天未明即见

他蹲在煤边敲煤，晚上去倒水，又见他独自靠在饭厅外木撑架边。几个年青的都上学去了，还未回来。问他“怎么不休息?”说“还不想睡。”每天吃烟半包，每包值八百……所说的话和神气行动印象结合，极使人感动。比起听同组空谈有意义得多。有教育性得多。

九月八日

早，柳树下，雨后晴明，秋意益深。

晚上过一时犹未睡，五时起身，腰部酸重，或肾脏已成慢性病。或年岁已到，各种机能已逐渐失去本来调整平衡，有如机器，易毁部分，转动过多部分，有松脱脆裂感。大块息我以死，或不甚久。国家新生个人毁灭竟如谶语，特为我而有。思昔人秉烛夜游夜读故事，昨晚读毕加里宁在战时对青年而发讲演五篇，人老成精，多成精语，可以推知当时必有极大效果。因明达懂世务，于语言间且极有分寸，针对当时青年而言，极中肯，也反映一部分战时俄国。这个国家有些地方，可能和中国正大同小异，进步性则中国可能还易赶平。惟中国作家似多自得其乐，如谯周演说作文，充满官僚颂祝，和个人英雄气，全不落实诚恳。在加里宁文章中，所谓“鼓动员”一名而已。鼓手炮手而已。丁宁周详，毛、刘、高外竟不多见。有些事有些话本应由诸老出面说，效果较好，且可略略分散凡事集中感（这分散印象是必须的），但没有见到，如有关文化部门，工艺，博物，特种教育，特种集会，都应有加里宁其人者出面说话，以周详垦至为主，影响大，意义深。报纸上从不见此等事，凡露面永远不过四五人，在

国民印象感觉中，不是好事。因形式过于民主集中，国中适如三五大将，统帅千万劳模、战模，每事必元帅上场，不好办显而易见。事实上定不是有许许多多问题得由参军元老，或副手来致词说话，作主席，任说明。

作者1950年4月从华北大学转入革命大学继续学习，至12月毕业。此期间偶然保存下一束日记残章，缺前页。现据残稿编入。

① 此日期为编者的推测。9月3日是星期日。

19500912
革命大学

致张梅溪

梅溪：

你俩小夫妇来，给孩子们真带来一份永久的春天！到现在，我们和石妈总还是把你们的善良和活泼，当成一个"漫谈"说下去的。我觉得抱歉，即你们来时恰恰是我二十年中生活极不凑手，精神也不大好时。从不曾和你们好好的吃过一回饭，谈过一回话，玩过一天两天。在云南乡下六年，那时房子虽不大，生活虽拮据，友好来到时，二表婶和我，还能用全副热忱来接待，掐大把山花插到土瓶中，送给客人。秋天来小院中波斯菊一片红黄照眼，我们不是和客人到山上仙人掌包围中的草坪里去看天云，就是在院子中一些煤油箱作成的椅子凳子间，吃橘子皮野果子作的糖酱。（这种客人思想也还是蛮前进的，工作极紧张的。）永玉为孩子们作的画相，看到的朋友都觉得自己如被画一下，十分幸运。因为几个专家也认为是"杰作"的。都欢喜的。可惜不为我画一个。

你们走时，我们都不曾能送上车站，也觉得过意不去，其实还有好些小东西送你们，因为我不在家，他们不知道。北京地方宜于久住，有内容，人极厚重，尚情谊，住久了越分不开。像我这么一个人，似乎自己就是二十世纪前半期的

北京一部分。尽管是一小部分，却实实在在的，且具有发展性，延续性。我说的是生命在这个环境中发展，转而为工作，工作的影响，显然是具有发展性和延续性的。但是极离奇，即二年前一下子忽然像割断了所有关联，我是谁我就不大明白。我能作什么，我写过了多少文章，教过多久书，有些什么意义，也不明白。看到自己写的和别人写的，有什么意义，都不大明白。都说是思想有问题，其实我已不再思想。总之，头脑不能用，工作的联系意义也即失去了。但存在却成为另外一种意义了。你们来时，我看到你们，想起和永玉父亲卅年前在一起情形，实在感动，因为说北京社会掌故种种，还是永玉父亲告给我的。不意一转眼已三十年，第二代又在社会上，参加国家建设和发展了。三十年时间好快！前几天，到颐和园去，在“云松巢”那所房子里，见到丁玲的母亲。提起永玉，她也深觉不见你们为憾事。因为她办的那个学校，永玉母亲曾在那里教过书。也即是永玉父亲和我常到的地方，永玉父亲黄玉书就在那学校里认识永玉母亲的。蒋老太太八十岁了，听到永玉又长大成人，还画得很好，即刻把印象带回三十年过去。我们就谈了许久常德。事实上，那个地方的一切，早在抗日时炮火中毁去，现在完全不同了，我们却各自对那个三十年前学校有个极清楚的印象，保留到回想中。生命真正离奇！在颐和园，我又看到丁玲的儿女，也成了大人。他父亲也死了二十年。他那时还不到三个月大，被我送回到常德去交给那位老太太的。他在我面前，可想不出我是谁，我却正想起他被第一回交给了那外祖母，裹在一片白绒毯里，闭着个眼睛，那老太太当时感动得厉害，一双老眼湿

湿的情形。从你们，从他们，从龙龙虎虎一天比一天长大，我感觉到一点，我老了。得赶快好好的再为你们这一代青年来工作一阵，写点你们已经不大理解，却应当明白的一代社会重要变化（从五四到北京解放）。也写一点你们这一代对更年青一代的贡献，以及在发展中应有的责任，必然的得失哀乐；工作能完成一部分，我会要休息了。就从那么一种情感意识里，读你们的来信，说到将来会来北京住下去，我是如何高兴！趁我头脑还能得用时来，有些对于工作的本质理解，有些看法，有些未能完成的理想，有些具发展性和延续性的工作经验，一定会对于永玉有用处的。我在一本书的引言上曾说过如下的话①：

> 骤然而来的风雨，说不定会把许多人的高尚理想，卷扫摧残，弄得无踪无迹。然而一个人对于人类前途的热忱，和工作的虔敬态度，是应当永远存在，且必然能给后来者以极大鼓励的！

正如毛主席在文件所说，共产党到了都市，一年来有些事都闲下来了，有些事生疏了，有些新事又得重新学习。你们这一代最要更加深加强学习的，似乎应分是一种完全新的东西，但其实这个新还是离不了从“对于人类前途的热忱”和“工作的虔敬态度”出发，有关这一点，北来是一定会有收获的。国家一切工作的推进，都要从这二点出发，才可见功。

你学文学，重要的是把叙事能力得到。先得把这个好处

得到，将来才可用到各方面去。不能懒惰，要永远如战争那么和自己一切弱点而战，克服它。凡好的地方求更好些，永远在不断学习不断修正方式上去完成一件工作，这工作自会慢慢有成就的。多看短篇重要。契诃夫短篇很合用，方法上有长处可学，即以叙事为主。这是学叙事的人先得学会它，才可望把工作展开的。

北方秋天特别好，院子里葵花多如斗大，在阳光下扭着颈干转。茑萝花红阴阴的。虎虎作了一个箱架子，似乎比乡下木匠作的还好些，完全自己设计，搁四个大箱子还不在乎。小龙已转学师大附中，每天去。我快毕业了，考试测验在丙丁之间，我自评是对于政治问题答案低能。其实学习倒挺认真的。在那里只八个厨师傅还像是朋友，从他们学的可能比从小组学的将来用处多。对知识分子的好空谈，读书做事不认真，浪费生命于玩牌、唱戏、下棋、跳舞的方式，我总感觉到格格不入。三十年都格格不入，在这个学校里半年，自然更不会把这些学好。如思想改造是和这些同时的，自然也办不好。但是在这里，如想走群众路线，倒似乎会玩两手好些。常说点普通笑话也好些。会讲演说话也好些。我政治理论答案分数不高，这些又不当行，所以不成功。有关联系群众，将来定等级分数时，大致也是丙丁。这倒蛮有意思。学习为人民服务，在这里只一天间为打扫打扫毛房，想发动大家动动手，他们就说：“我们是来改造思想，坐下来改造好了，好去为人民服务。”我说：“一面收拾，一面才真正好思想。”没有一个人同意。在这里，实充满了这种对话，记下来很有意思。我常常想，大家都似乎有思想且在改造中日有进

步，我可越来越不济事，只想在四个或五个宿舍中，包揽这一项业务，当作为人民服务的工作实施。工作做得蛮好，因为是用写小说一般的认真态度作的。你也得从这个方法上学习，可以帮助你将来写作。

我们家中石妈是个小说中人物。我已预约过要有个中篇写她。她是个战士，因为和生活战争了廿年，把两个孩子带大，都作了解放军，人相当伟大，比我所见一些知识分子切实伟大得多。现在如把这个认识向学校中的人说来，他们一定还是以为我脑子有问题，到我写出时，他们才会明白的。但也还是会像打扫毛房一样，即承认，自己可坚决不动手，这些人一般都认为是正常的，所以我就成为一个“莫名其妙”的人了。

秋天北京极明朗，天真好看。二表婶昨天回来，我们过了一个家庭联欢小会。五年中，也可说十七年第一次在小馆子叫了两盘菜。原来十七年前她是这天作新娘子。小龙长过我们半头了（简直在和葵花争高），二表婶还和十七年前村生叔叔所见一样精神，永远在动中工作，可是性情中却有些静，把它调和起来。我们说笑话，将来小龙讨个媳妇可难对付。不怕婆婆，你动我偏不动，坐下来什么事不肯动手，只是学知识分子空谈，可糟糕。你一定想得到大家吃饭时的情形。告你笑笑。

广东的特点，你如不到北方，可不易叙述，能相互对照，自然景物和人事种种，就必然鲜明突出了。永玉将来还得到东北去走走，西北走走，看看云冈敦煌，和黑龙江的黑土，鞍山大铁矿，以及内蒙古包中的大小蒙古人，这一切对你们都需要，学画和文学全需要。可得先有个准备条件，即把身

体弄好。你们两人都得在健康上也努点力。家中养了五个小猫猫，极有趣味，虎虎成天看着，如丈母看女婿一样。

并问安佳。

从文

一九五〇九月十二

加强学习，是爱国家一个条件。国家事情多，要一个人敌十个人用。要鼓励永玉多作点事，这也就是你的创作一部分。我两年来写信能力全丢失了，不知可说得对不对。

从文

张梅溪　儿童文学作家，作者的表侄媳，版画家黄永玉夫人。当时在香港定居。

① 如下的话　引自《〈长河〉题记》。

1950年秋

革命大学

致程应镠

流金：

我还以为会可再见面谈谈，不想又即回上海了。

国家在发展中，事情多，问题多，旧制度已崩溃，新秩序刚建立，尤其是新手接新事，凡事都不免有脱节处。一个负责人总得抵二五人用，望事事忘我无私的作去，才不至辜负历史时代所嘱托任务。中学校校长事更麻烦，盼能凡事耐烦细心作去，任何困难都莫灰心，更莫因小小人事周折而生气，因小失大。

你来提到某某事，是我听到第三个人说起的同一事。走后默然流泪许久。我居然还不在时代变动过程中死去，也就很好了。二年来笑和泪都对我失去了本来意义。私人得失也似乎毫无意思。因你一提，才想起有这件事。这些转述不一定合实际，只宜让那些陌生的过去毁过我们的人去传述，熟人中可不必再注意的。照我看来，国家在任何方面人材都不够用，~~而右力犹未形成，~~他这时节正在为政府努力工作，又勤快，又负责任，对国家实在为有用。这就很好了。至于因他对我如何如何，恐不可信。传述的人如即正是过去办《野草》胡骂了我多年，使我和左翼有隔的人，那就更不可信！北回时，初办《大公报》副刊，我本来即并不想出面，因不得已才写文章，后来又因他们办《新路》，怕人认为有关连，如彼如此而致神经逐渐失常，

几几乎即胡涂死去。由此一来他反而怕来见我，都没有什么关系。流金，革命是国家一件大事，国家大，个人极小！我今年已快五十岁了，头脑身体犹如机器，不节制使用了三十年，也旧了，坏了，本来也应分报废了。解放北京本是一件历史大事，如果我适逢其会，当其冲，不幸在一些不巧情形中糟了，毁的已毁，也不应当以为什么大不了，更不宜再因此还把一个别的年青有为的人也随之毁去！人难成而易毁，社会国家正在向前发展，一切事均不宜停顿，大家还是向前看，为国家多做点事情，不要以我一个人的遭遇而如何不平吧。×年纪青，又有才干，与其责备他过去，不如鼓励他未来。这正是中共一贯所说与人为善之意。~~你听来的传说，必普遍到一个程度，我所以特意向你提提。这事即丁玲也有未尽能尽责任处，她那□到我为了什么，得到什么~~。

流金，要爱人以德，不要恨人。国家因权力过大，新当大转变时，总到处不可免有不必要牺牲损失。要看大处远处，望好好作事，凡事谨慎细心，免误事~~，反而丧失国家威信。到你将来负责较大，能在立法上建议时，提一提莫作践疯人，就很好了。这是很凄惨的。我看过，我懂得，相当不合需要~~。

我到都市中来快三十年了，也可以用得着希腊人作碑铭方式为自己写八个字："工作过来，痛苦过来。"到城市只为带着一点点单纯信念，即社会得重造，人和人关系得重造。为的是乡下所见到所接受的教育，永远是善良人民在强权下牺牲，我自己身在其间，也就得到了一分比饥饿贫困还更难堪的折辱。曾有一回在芷江县一个乡镇上驻防，看到一个年青人被苦刑种种后，用款项赎去。一月后，在大街上又见他抱着个小孩子，对人从不说话，见了人总是笑笑。笑的沉静，教育了我一生，也因之

影响我一生。工作二十年,对人对事无私而克己,只想帮助人,鼓励人,把自己当成一个垫脚石,让年青一些需要我助力的,都可踏步向上向前走去。就为的是想把从社会得来的一切不幸,而回报以完全无私的友爱。不意时代一变,我竟成了一个完全失去了意义的人。一切人都如各得其所,我却如彼如此重新来学习,学用更大的克制,更大的爱,来回答一个社会抽象的原则了。这也就是时代,是历史。历史使人深思,因为一切痛苦不幸,对于一个善良的生命,都是有意义的。可以使他对于生命或人生,明白得更多一些,深一些,也严肃一些。~~一生不曾和国民党有过关连,在学校里,倒让一些过去搞三青团搞党的来检讨。~~三十年前那个乡下人种种我完全明白了。新社会需要人从大处看国家大处发展来服务,我在学习中慢慢稳住了。

在革大学习已半年,从炊事员学习为人民服务,比条文报告似乎还素朴具体。别的大事情都有人在作,而且作得极好了,我就在此把一双手用来收拾毛房便池,当成主要业务。一面工作一面想起国内熟人各得其所,各得其用的种种发展与活动,心中特别平静。因为这种学习并不使人堕落,只会更加爱这个国家的。劳动创造了人是事实,天下事总得要人从劳动来解决,来推进。我的双手胡写了二十五年,说了多少空话!如今来这里重新用用手,也正可见出新国家的需要。我作的很好,因为感觉对人有益。

流金,望好好工作。国家太大了,社会又变得那么快,不要为我挂心。过不久我得出来了。如还有一点时间可以自由用用,一定会鼓足精神,来把几个待完成中篇写出,把一部《工艺美术史》理出个头绪。精力一耗竭,我也得长久休息了。犹记得三十四年(卅三年?)九月八日,住桃源写了一晚作为送三小

姐纪念礼物的文章①。到天明时走到村子外边去，越过马路，躺到带露水的荒坟间，头中发眩，觉得十分悲戚，总想事如可能，应当到回北时改一小小职业，不再作这种费神不见好的工作，一家也会过得日子稍好些。采了些花回转家里去，八点过些，你们和王逊就来了，玩了半天，都不曾发现我一夜里工作情形和早上种种。人不易知有如此，人不易自知又如此。

~~在此常常听人说用马列观人则百无一失。这里年青人有一天在当路处打鼓，彼此无节奏的打下去，从不疲倦，旁人不知其对生命意义为何事，彼自己似乎亦从不想想生命如此耗费是否可惜。人实在不易知。我的生命存在或由此而萎悴，都离奇得很。初初来此，即为一思想前进的组长，要用民主方式迫扭秧歌，三十年和旧社会种种从不妥协，但是一误用民主，便有如此情形。马列也未必想到！这一切也都很好，是一种教育。对我意义尤好。~~

我现在坐在西苑旧军营一座灰楼房墙下，面前二丈是一个球场，中有玩球的约三十人，正大声呼喊，加油鼓掌。天已接近黄昏，天云如焚如烧，十分美观。我如同浮在这种笑语呼声中，一切如三十年前在军营中光景。生命封锁在躯壳里，一切隔离着，生命的火在沉默里燃烧，慢慢熄灭。搁下笔来快有二年了，在手中已完全失去意义。国家新生，个人如此萎悴，很离奇。~~马列说知人、人不易知……~~

刘少奇的党员修养是本好书，万万人为此而动，值得精研细读。国家有前途，万万人民的束缚一解放后，所有发展势将比什么计划、原则、条文突飞猛进而前，政治设计目前事实上实努力掌握生产和经济，别的文化设计实配不上需要。文化中的文学，比较难安排。大学校国文系已成尾声，报考人少，另一面

即以北京一地而言，好中学教员即不大敷用。大学中这部门成了真正的冷门，由助教上升讲师教授的，什么都不懂的却在教人。学校培养作家用笔，本有个优秀传统，即领导者从不以个人身分到处露面，却只将一种完全无私虚心学习的对工作虔敬态度，灌注浸润于少壮实践中，深入深思，各自探寻，逐渐取得进步，再由一个较长时间来清算，端正作风的即上前，而马马虎虎的只合退后改图。如今这个旧传统已打散。代替而来的，是这里那里总是五七人的露面，成为政治代表，而一切学生却成为观众听众。市文联虽由松声主持部分事务，帮助作家下厂，只是学生中的培养学习用笔，本还有个和传统接触的意义，广泛接触书本吸收消化准备，到应用方得用，这种学习决不能用市文联方式即可代替。文学刊物的方式，一大半还是旧名人，和我们在这里有计划让半数篇幅供新手上场的作风也全变似乎都会夸赞《文艺座谈》，可不能理会《文艺座谈》的素朴性，及《共同纲领》有关文学艺术的目的。政治上民主集中领导有好处，文学写作如过度使用这个集中，即不免成为名流制，只能点缀政治，不易推进政治。但这些话说来似毫无用处，因为许许多多事，都难□□，我已失去了说话的意义。

你在学校望为学生多预备些书，且鼓励那些笔下活泼，又诚实用心的初三到高三学生，对阅读打个广泛底子，对用笔把叙事能力得到吧。一些剩余时间有些壁报文娱吸收到文学方面，另一面将音乐也当成一种文化教育媒触剂，将来有意义。因一到大学，可能什么都得不到了。中学校长，对年青一代，要负些责任了。这可说是一种崭新的责任，尤其是这些学生大部分或一部分，将来或学工，或毕业后即将转入企业服务，或转业，或下厂，在中学若有个好底子，对于他们明天是什么意义，

你应当懂得的。图画似乎也得在中学时即加强，即可不用从艺专学那些要不得的摹仿，将来可以从业余出大画家！这些问题都一时不会为什么教育会议能设想得到，为的是展开的远景和事实需要，学校中人还缺少认识。应当有人来注意了。土改后数年，全国中学生的来源将大有变化，大都市或不甚显著，因为工商业或一般职业子弟较多，省县级中学学生成分是会起大变化的，照目下所已知的大学教育设计，为师资准备，条件有把业务低落情形，~~这里好些不得力助教，到外省都作了名教授，情形可怕。~~中学能在教学上，在教员学习和学生学习（课余时间也得照顾到）上……

流金：这信隔了一年，竟未发出。一年过去了，我却在入川华源轮船甲板上，把这个信找出来补几句话。我是十月廿五上车，参加西南土改团入川的，今天已卅，明天可能会到宜昌。甲板上正有许多同行学习。

今天已六号③

程应镠　字仲武，笔名流金。现代作家、史学家、上海师范大学教授。通信时在上海任中学校长。程应铨之兄。

这封信缺失信尾。据残信编入。

① 文章　指作者第二个以《主妇》为篇名的作品，初稿完成于1945年9月9日。见全集第10卷《乡村琐事》集。

② 这是作者1951年在入川参加土改的旅途中加写的文字。

一九五一年

195105

历史博物馆日记片段

1951．5．6

八时去清华看营建系展览。在试验中的景泰蓝多陈列，花纹颜色都有了新的发展，形态得不到。造形美术不能离开形态而进行的。应注意这一点，方有真正转机。曾在批评簿上盼营建系有改院事实，设绘画、雕塑、工艺、室内装置各系。

人不够用。学生习作木作，一看即可知多受时髦的资主国建造影响，对传统形式、本国材料少理解。教书人也还少理解！雕塑放三五石膏希腊翻造，特别不美。可知这部门待充实还多。

文物馆东东西西好。多为梦家① 一手收集。北大如有人稍稍肯照此办理，三年来博物馆也就大有可观了。好话总不相信，误事，也影响到国家需要。时代极离奇，明明白白有些事为公言对新社会为亟须，对国家为有益，总无人肯多注注意。即有人说及也不注意，还是私心自用，因循敷衍。绝无人想到是这样下去，对学生、对下一代，实对不起也。凡是在活动的人都不大想这些事，离奇。

在文物馆见中书②夫妇、吴泽霖、孝通夫妇、梦家夫妇、

邓叔存、冯兰生、景超，各邀去家招待午饭。先允王逊，还是到王家。城中特艺公司张、郭二位同。谈特艺公司发展问题。

三时回城，小市购商戈一、唐镳斗一、小玉璧一。镳斗和戈好。

虎虎得一洋刨子，极兴奋。到天桥买回，工作了半天。院中土地已为收拾好。

1951. 5. 10

几天来为敦煌展作说明，下得楼来时，头晕晕的，看一切人都似乎照旧，钓鱼的钓鱼，打闹的打闹，毁人的毁人，很觉悲悯。槐花已落，天气闷闷有夏初意。久不下雨，收成大是问题。

看看到午门楼上的观众，有学生、职员、教师、艺人、兵士、老大娘，和习画的。习画的极可同情。那些图画教员真误人子弟。办艺术教育的误人子弟。什么都不好好的学，怎么教？但是四十年来就那么下来了。社会上万千种事都如此耽误下来。许许多方面都只是作个面子，真可怕。如何对得起历史？

1951. 5 ③

谈敦煌画④完成，计三页。为解放以来第一回正经写文章。计三页。天已阴雨。

1951. 5. 16

上九时工作室　王报告。

…………

头昏沉之至，可悲。

1951. 5. 18

上八时工作室　会商殷周陈列讨论。

阳光满室。雀鸟在柳树间鸣唤，充满有生之乐。人在什么时候才可望用友爱来代替摧残作践？爱那些……

…………

头昏昏。

这是作者在历史博物馆偶然留下的一组工作日记。编入时删去了工作会议的记录文字。

① 梦家　指诗人、学者陈梦家教授。

② 中书　指作家、学者钱钟书教授，钱曾以中书君为笔名。

③ 此日期缺失。

④ 谈敦煌画　从目前尚存的手稿看，写于1951年的有《维摩诘故事画问题》和《谈谈敦煌壁画工艺问题》。两论文作者生前均未发表过，现编入全集第31卷。

19510818
北　京

复沈云麓

大哥：

很对不起您，信都不复。早从印远雄处知道您在本县作省文物委员，这才是您一生中真正来为人民服务的好机会！您可作、会作的事太多了。过去种种对年青人的热心，若转用到真正多数人民要求上，知识进步上，文物保卫和发扬上，对地方一定有极多贡献的。国家大事情问题复杂，我们不大能理解，至于对地方进步作一切努力，还有许多事可作，而您作来一定都是极方便的。我在这里工作，属于文化部的文物局，是郑振铎作局长。我的名分是历史博物馆设计员，弄研究，我预备作的是工艺美术史，因为兴趣广泛，对全面问题还能有点点认识，又因为读书杂，对于各部门工艺相互关系，也还有点点理解。只是这个题目需要的知识太多，碰着许多问题，都极复杂，个人知识有限，且最大弱点即对外国文知识贫乏，他国人已摸索过的论断，具权威性的意见，地下弄明白了的新材料，我都受文字限制，不免望洋兴叹。更重要还是这工作要资本，没有相当经济力，即无从掌握有用资料，想从准备工作上有一批应用书，就办不到；想有三千到五千照相参考资料，毫无能力办到。要想有几千件实物作参考，自然更是梦想了。（有些东西，不趁这几年来作，来收

集，过二五年即想办法也无可办。）所以只有放弃这个研究打算。这几年因在博物馆工作，又教工艺美术，对于陶瓷、玉、漆器、丝织物，及其他杂工艺美术，都摸索过一番。所谓“文物”范围极广，如限于美术范围，就我研究的加上铜器和字画，就差不多了。湖南省文物馆，将来湘西可以成立一个极好的专馆，是没有问题的。如能把家乡中兄弟民族创造的工艺品，有选择的来收罗千把单位，放到湖南省文物馆，放到有全国性的博物馆，或送到有世界性的国际展览会去，都拿得出手。只看您如何收集，是否会注意到应当注意的东东西西罢了。这里清华文物馆，由社会系吴泽霖从贵州带来些苗人服装刺绣和工具，展览时即使人大开眼界，以为稀见。刺绣中的花样，且用来作最新的景泰蓝，和出国用的绣花模样，又时髦又大方。其实有些花样极平常，远不如我们乡下的东西。我们苗乡的优秀刺花，稍得指导，提高一步，送到这里博物馆作专室陈列，会影响到很多方面，且可能转用到印染工业上去的。苗乡中还有许多事物，都应当放到博物馆当成珍贵艺术品，都还可以转到更新生产创造上去，比过去大画家的作品还重要。这事情也许让我回来一趟住半年，会可以解决许多问题。可为将来民族博物馆找一两间房子①有代表性的美术品。将来的湘绣，一定要从苗乡找新花样。

你们目下可作的，或者先设法把城中所有重要字画调查一下，看有多少可以作省里美术馆的，有多少可放在县里的。旧书有多少重要的版本，可送至省文物处，有多少可作县文化馆收藏。重要的还是把一些人思想打通，把好的全公开，能捐的捐，不捐的借，想卖的斟酌情形收买，务必使之慢慢成为人民公有财产。如星六先生②的东西，不妨挑好的为陈

列出来。这么一个大时代，个人收藏有什么用？这么一来，很明显即可于极短时期，不费力把人民对文化教育观念提高一步。应当把一切交于公有，即可普遍提高。

要想方设法把工作搞好，越多作越好。不用念我，国家问题多，事情多，个人不足念。要注意为下一代年青一代工作。不要以我得失为念。

孩子们都还好。龙龙已长过我半头，希望他能学医，好好的学作个内科医生，将来为社会服务，必能完全尽职，不至于如旧时代医生害人、误人、糟蹋人。许多人即因之毁了，许多人终生难痊愈。虎虎本来胖些，近年来瘦得多，似营养不足。比龙龙聪敏，同时也不免有点自由主义、个人英雄主义，很肯劳动。一双手极会作工。一天作到晚，小院子的生产是一人作的。

天气已秋凉。我办事处在天安门里边，是思成廿年前营造学社办事地方。窗外一片绿树，蝉声在枝头不息，终日有大群大群从国内各地或北方各地乡村来的人，从天安门进午门通过，和梦里一样。“时变感人思，经冬复历夏”，过了三年，工作能力在消耗中慢慢都失去了，许多人说的话我都不大懂了。许多廿年前在旧时代在国民党中混得很通的，现在有些还是在崭新汽车里飞驰过大街，看到极离奇。

不用念我，好好的作你的事，凡事和党合作去把事情作好。国家需要人多多作事，把事作得比要求的还更好，才是道理。三十年来总以为苗人兄弟应抬头，应得更合理些待遇，长处好处应受尊重，因为极理解他们的好处。但一切只是空想。今国家已极具体的来做这种工作了，凡事都一步一步在作。闻地方已有一副县长③，如相熟，望为我致敬意。

得余④大小情形如何?

二弟　从文

八月十八

是否要点有关文物艺术书?有书可送本县,只是无寄费。如县里要点什么艺术文物,我当慢慢捐一份来。只是不知如何带回来。

沈云麓　作者的大哥,原名沈岳霖,云麓又常简写为云楼、云六。

① 一两间房子　指美术品的数量,可布置一两间陈列室。

② 星六先生　即田星六,号晚秋居士。南社诗人,教育家,曾主办数种报纸,宣传革命,并投身辛亥革命和护法战争。

③ 副县长　1951年2月,苗族干部龙再宇被任命为凤凰县副县长。

④ 得余　作者的三弟沈荃,原名岳荃,字叠余、得余,亦作得鱼。1925年入黄埔军校,曾参加北伐和抗日战争。1949年春脱离南京政府国防部回到湘西,11月随陈渠珍通电起义,凤凰县和平解放。1950年4月成立县人民政府,在政府地方常备队指挥部任指挥员。1951年2月被收押,同年11月28日被错判死刑。1983年得到平反。

作者写信时,并不知道沈得余被捕事,一年后,才间接得知他已死去。

19510902
北　京

凡事从理解和爱出发

……手，根本无从下手。特别是许多书都必须放在手边自由调用，无充分经济力可作到，正如过渡者无舟楫桥梁，因掌握不住资料，任何理想通只是空空的，无办法可言！过去以为升官发财不容易，因为必有大本领的人才办得到。至于读书求知识，且一切为人而努力，总还可以希望。现在才明白也不是简单事。能力强则百事左右逢源，无往不自如。不中用，则什么事都办不通。敦煌展两个月，可惜不曾在会场中见到你。摸索四个月，倒是对于中古美术史中一小部门，学了一课，明白了些些问题。不广，不深入，但碰着了一些待清理问题。

~~另外寄篇文章来，望看看。是有关工艺专题的。如何处置都好。不可用，一星期望还给我，抄了十来次，还是废话一堆。有些见解还好，提出3个问题，只是普通编者看来，会以为不够政治性的。~~

我读书既少专精，又杂而不纯，极大弱点是有理想而不善于实践。不会搞钱，不会在一般性社交中和人应对调和有以自见，在工作中又特别不善于与人合作，或从打趣唱闹方式联系群众。唯一只是肯学习，不大私心，对人对事有热情，常在忘我情形下求工作有益于人、有益于事而已。但是在工

作中，其实也只是一个永远败北者。始终学下去，没有一种学得好。始终用笔，于自己难满意，于人更只形成一切隔离原因。时代变动大，由于缺少适应能力，终于如此萎悴毁去，也十分自然，不足异，不足惜，不足道。人的头脑犹如机器，比较精细也就容易损伤，如经胡乱一拆散，或又毁坏了些零件，不易回复是意中事。国家事大，个人太渺小了，算不了什么的！一个人有一个人的限度，我已在种种方面尽了个新国家公民责任，更从种种方面学习忘我而利人，如体力神经还是因超过了所能担负而毁去，也只有听之。我们常说时代或历史，这也是时代，是历史！

国家基础已确立，任何势力都不可动摇。但因为旧机构打毁，凡事在重新安排，不可免有些不接榫处，千头万绪待疏理。但是国家已日益好转，个人不算什么的！在革大时，有一阵子体力精神均极劣，听李维汉讲话说，国家有了面子，在世界上有了面子，就好了，个人算什么？说的很好。我就那么在学习为人民服务意义下，学习为国家有面子体会下，一天又一天的沉默活下来了。个人渺小的很，算不了什么的！

你工作怎么样？还忙得有条理没有？有意义没有？照我理解到的说来，有好些人虽忙却并不曾能在工作上把效率提高，更有人因为照一般方式学习，反而把学习应有进度掉落的。

说明一切问题实在摸索中，学习也还待改善。统盘筹划式的学习，不是最合理办法。望在工作、在学习上多努点力，为国家可多作几十年事。凡事客观些，会把工作搞得好些。多学习文化，要格外努力，用处也多些。照我理解到问题说来，此后记者的工作，实在十分重要，文化知识要提高，才

有可能反映到见解中，叙述和批评中。共同纲领常说“爱祖国文化，爱科学”，又说“普及第一”，许多事都得通过记者笔下来传达。就目下说，普通记者是完成不了这个任务的。要完成，首先得提高自己。比如有关出版物的批评，文学艺术的批评与得失检讨，就需要有更多眼光深远的提示，向作者向领导两面常作具体而有益荐议。你年龄正是能广泛吸收多方面知识时，务必要把兴趣放宽些，将来用处多。明白方面广，也才可望明白许多部门问题的相互联系性。对别人成就知尊重，能无私心的去鼓励，也正是爱国家最好而具体办法。因为一切好处都是有传染性的，能生长的，对国家向前发展有益有用的。个人如只看自己，不注意以外事情，易失于偏，不免孤立离群。集团如只看自己，不能善于理会自己以外的人和事，也易成为主观的，非马列的，更误事，即损毁了有用器材而不自觉。马列说知人，知人也不易！

你诗怎么不写下去？应当再写下去。最有用是写短篇小说，新时代应当有一种完全新型短篇出现，三两千字，至多五千字。一切是新的，写新的典型，变化，活动，与发展。这种新型文学作品，到现在还没有见到。写小说有好处，即对人客观，尤其是因此理解人的善良。某种善良在时代过渡期是不甚适于生存的，适如无用，更可能害事。但一个人的本质总是要从善良发展的。一切文学都有个深度，即看作者对于“人”的理解，以及把它结合到种种不同人事上时的情形，及发展变化中的关系。更重要是善于处理他，表现他。一切作品伟大和深人，都离不开表现和处理。目下说，有政治觉悟似乎什么都成，其实不成，还要点别的东西，要情感，要善于综合与表现！这不仅是生活经验和政治性高度热情即

可成事，还有些应当从更多方面来培养的东西。要一种厚厚的土壤，才可望发芽生根。也近于从人的本质上提高的问题，不是抽象教条和斗争经验即可成事。应从一切优秀作品取法，从文化各部门去学习，望把读书学习领域展宽，会对于人，对于事，对于历史文化，都可体会得深一些。

凡事从理解和爱出发，比对人只主观的从打击出发，会不同得多。因此生命会慢慢的日益丰富起来。因为在个人以外，还有千万种不同哀乐，在各种不同情形中存在，发生。到真正的如此和文化史上各部门成就接触时，你也就会得到很多很多启发的！

文艺座谈还值得细读，并和社会历史发展联系，作新的展开引申。作家和理论家都需要它，即一个记者，也得好好来使用它。马克思或列宁，高尔基或鲁迅，作品中都赋予一种深刻的诗意。这是文化史中极重要的一件事。一个伟大组织者，或一个记者，能把他的工作慢慢从发展中和伟大时代结合起来，一支笔自然得浸透一种诗的感兴。就现在看看，文学作家中和记者中，这一点都太缺少了。这种诗的感兴，不只是善于作文，还在真正有思想！文艺座谈是有诗意充盈的，可惜学它的理论者或领导文运的人，还不甚能发展这个文件。这个文件经典性，实远比鲁迅高尔基作品重要。

~~近来在报上读到几首诗，感到痛苦，即这种诗就毫无诗所需要的感兴。如不把那些诗题和下面署名联接起来，任何编者也不会采用的。很奇怪，这些诗都当成诗刊载，且各处转登不已。~~《光明日报》上次有篇批评一个诗集的文章，看了觉得有同感。因为同样无价值的诗是到处可见到，在印行，在流行的。使人痛苦不仅是作者的作品能流行，重要还是它

有影响。那么艺术或思想都不好的作品，可以自由出版，另外有些人对国家有益有用的精力，却在不可设想情形中一例消耗了。这也就是历史，是时代！文艺座谈虽经常在人手边，为人引用，毛本人和我们作群众的究竟相隔太远了。如何把许多有用精力转到正常工作上，形成新的时代桥梁，更有效的使每一支有用的笔能得其用，不再一例消耗于无何有上，是他想不到的。巴金或张天翼、曹禺等等手都呆住了，只一个老舍成为人物[①]，领导北京市文运。事情如到只有领导者一人露面，不曾见更多年老的恢复用笔，年青的新成就不断产生，领导方式还有问题，待改善，是显明的。这些似乎不是记者的事情，但是记者如同时是一个真正向下看不是向上看的作家，会明白还是要想办法来努点力，打破这个沉闷呆定情况。时代十分活泼，文坛实在太呆板！

几个月来在报上学《武训传》[②]费去了万千人的劳动时间，你看过电影没有？目前那么把《武训传》提出来作全面学习，领导方面自然是有计划的大事。但是国家那么大的发展，文学思想上领导，正可作正面的用鼓励和帮助方法，和一个宏抱万有的伟大涵容和理解态度，让过去能用笔的将笔重新好好使用，准备用笔的都得到真正扶助和机会来用笔，才是办法！如只把个武训来作长时期批评，武训这个人其实许多人就不知道，少数人提到他时还可能会说是鲁迅的……如托古射今，把现在人中有因种种原因工作一时和政治要求脱了节的情形，认为即是武训的再生，即动员一切可动员的来批判，还是主观上有了错误的结果。因为这个时代那里还会有武训？当时太平天国之革命，无从使武训参加，很自然。至于现在革命，那是太平天国可比？革命者还自信不过似的

比作太平天国，已不大近情，如再把时下人来比武训，未免更远了。因为事情明明白白，参加或拥护则活得事事如意，学武训则倒霉到死，世界上还会有人学武训来寻倒霉？如果有人始终和社会发展要求有游离情形，求解决问题还是从理解入手。使过去武训追随太平天国，是一种完全错误的推理。但使一个现代人信仰当前的党的一切领导，没有丝毫困难。一检查偏向，去主观，再莫把自己当成太平天国的英雄，也莫把人当成武训来有意作践，就什么都不同了。

你欢喜音乐没有？写短篇懂乐曲有好处，有些相通地方，即组织。音乐和小说同样是从过程产生效果的。政治中讲斗争，乐曲中重和声。斗争为从矛盾中求同，和声则知从不同中求谐和发展。唯其不同，调处得法反而有个一致性，向理想奔赴如恐不及。这才真是艺术！政治艺术的最高处，应当是指挥者与作曲家共同的长处都能领会，实用，而将两者长处集于一身。不想办法鼓励更多新作品代替《武训传》，来通过艺术娱乐方式教育千万人民，只作破题令万千人学习诵读检讨，费力多而见功少，似乎不大经济。即把一个导演、一个演员，并一个在坟墓中的武训，完全骂倒，新的优秀作品还是不会凭空产生！——这自然可能还有更深意义，我们一点不了解。但就学习情形说来，让我想起五年前写的一个短短文章，适如预言。当时很庄严的提出艺术宜从属于政治，但如何从属方式值得考虑。更重要是政治设计者对人毋必、毋固、毋我，知就器材解决问题，使人能善用其长，虽劳而不怨。如指挥一套交响乐，执事者各能尽职，各就岗位上表现自己。从全面政治设计，我们得承认毛泽东的伟大思想是在那么运用到各方面的，历史发展也即是在这种情形下跃进

的。但是在文学艺术问题上，对全国作家动员言，还不像是已组织成一个大乐章。希望慢慢的会可以转好，即到了领导者真正理会到，领导的意义当如作曲，当如指挥乐队时，许多事就不同了。目前骂武训，许多人文章都随声附和，对武训究竟是什么，可并没有知道。正如赞美鲁迅，鲁迅文章好处何在，有些什么文章，也从不仔细认真看过。这也就是一种测验，一种学习，世人多附和而少真知。

你们学认识武训怎么样？看过别的电影没有？只听朋友说，电影方面实缺少优秀底本配合时代需要。但是一面上海还有许多游资投到新片上，一部分新片或比《武训传》还不如。公营片则在独占方式下存在，不曾想办法得到更多方面合作工作，主事者想不到国家政权还是人民同有的，影片摄制还有许多方面可以着手，比如文化教育短片子，在国内外也就还有作用，也能从教育观众中还赚钱！不从各方面打算，自然只好等杰作，不然倒是映梁山伯故事了。昨在《人民日报》正式来谈牛郎织女，可见新的东西太少了。领导方面自己在走回头路。牛郎织女掌故弄不清楚，说神话传说当然也不透。没有教育效果。其实就还有多少历史短片，文化短片，和近三十年小说可以选制成短二三卷片子，且对于这些作者，是一种用力少而效果大的团结统战工作，并对于他们是一种大鼓励！那么经济的事无人考虑到，《武训传》讨论还在占报纸可贵篇幅，事自然就难说！也许我们知道的事太少了，实际上正有百十种大革命历史性剧本在排演。

我在这里每天上班下班，从早七时到下六时共十一个小时。以公务员而言，只是个越来越平庸的公务员，别的事通说不上的。生活可怕的平板，不足念。真正可念的，还是那

几十万为守中国大门而挣扎于炮火下的志愿军。应当对这些英雄表示无比敬意与关心方合道理。此外是还有万千青年干部，在中国广大土地上进行的土改和生产建设工作，不仅生活极艰苦，更重要还是工作实在极单调，远非下乡一月、二月的知识分子下乡观察观察即能体会。历史在创造中，在通过毛泽东的伟大思想而创造中。但这种伟大思想，又必通过这种万千人民的实践方可见出。一年来知识分子在《实践论》上写了无数文章，看过好些文章，都只是说他自己，没有想到另外万千人是真正如何在沉默无言的实践，而后者对于历史面貌的改变，更如何重要！

我爱国家，因为明白国家是从如何困难挣扎中建立起来的。也爱党，因为明白党在政治上领导，对于国家具有如何伟大抱负和信心。也似乎还理解毛的思想，在运用到国家重造工程上，在若干重要部门，各对于生产建设的重要意义。我是个中国人，眼见近四十年的血和火对于万万人民的教训，又如何由于一种进步思想的发展，推进，紧密和千百万人民情感生命结合，把一个廿年专政的官僚统治推翻，从极端媚外惧外贪污腐败、自私无能的恶劣政治现实中，转而为一个生气勃勃的崭新局面，怎么能不爱？更重要还是明白在过程中的不可免的困难，对内对外一串大事小事，都得负责任来焦神敝智处理。尤其是和一些旧集团中转过来的官、商，以及党群，来进行团结中斗争，必不是一件容易事。从几百万来自各阶层的党员中进行提高技术与思想教育，更不是容易事。大事一一在作，在进行，在从经验中改正推进，小处自不免也有些问题。或一事由下转上，转到三五不同段落上后，有时就不可免失去本来意思，也就自然有些料不到的隔离，

且由此而越难相通……爱领袖，也应分从这方面来爱，来学习忘我而成人之美。可能如此还是会形成错误，但总之牺牲的是一己，而不至于损人害事，也就成了。两年来个人也就在那么一种心情下学习过来了。

你说人民需要我写小说，我已不知谁是要我再用笔的人民？两年余来，凡是旧日朋友通隔绝了。凡事都十分生疏。一星期二小时课③，五个学生只二三同学还对学习有点点兴趣。家中人则因工作调得远远的，一星期只能见一回面，到时还常因事过别处。孩子们也各有事，……如此下去，我自己是谁也慢慢的不大明白了，能作些什么，在作些什么，也不明白了。家中人对我生疏日甚，别的人对我生疏更可想而知。在博物馆二年，每天虽和一些人同在一处，其实许多同事就不相熟。自以为熟习我的，必然是极不理解我的。一听到大家说笑时，我似乎和梦里一样。生命浮在这类不相干笑语中，越说越远。近两月来真正接触的是一堆画，和画中所表现的一点问题，与一点对佛经对历史联系时的领会。唯一和人民碰头，是在博物馆楼上敦煌画室中，和一群群陌生观众在同看一幅画时。因为写上去的说明不够，有时特意为谈谈，居然使他们听下去，不担心我说完了还要钱，真是幸事。楼上两房子瓷器，平时并本馆同事也不甚能够发生兴趣的，我也和他们谈谈，居然有人听得下去，说完时还向我谢谢，我也谢谢他们，情形很好！因为这种无机心的同处，对我是有意义的！相互都不明白，可是不关重要。我只是学习为人民服务，努力尽职而已。有些由他人看来十分平常，由我看来却意义极深的事情，即从他们印象中得到一种印象：学文化，一切文化机构还不曾好好为他们有所准备。尽管学习精

神已极高，负责的各部门可未必有兴趣注意到，如何来满足这些人民。如注意到，许多情形会不同多了。有些观念给我印象深。二十三十年前，许许多多人就是那么一回短短接触印象中有所启发，到后来即写成许多短短故事。这些人也教育了我，启发了我，将来会写些不同东西。但是，这种用笔能力，都消耗到近年客观安排中了。

前些日子，韩世昌④带了一群小女孩子来看画，他似乎不多久前喝了一杯白干，有点醺醄醄神气，身子黑而胖。小女孩多年纪只十四五岁，眼睛光光的，凡事感到惊讶，可一点不明白什么是好的和对她们有用处的。试为引她们看看唐代人画手指姿势，一种舞蹈不可少的知识，几个人在画前即刻学习起来，很动人！这些年青人太需要从学习上提高了。领导上如有更广泛一些的工作热忱，和对于艺术教育计划，会影响到这些年青女孩子一生，也影响到戏剧史的发展。但目前学校能给她们的，似乎就还少得很，少得很！

几天前还另外来有几个乡村的干部，三男二女，女的壮壮实实，村子里来的模样，小教员模样。为说到唐经变相跳舞时，她自己就在画前扭了起来，看情形一天早起一定得扭扭秧歌！很可能回去还要在镜子前比一比。给我印象很深。因为我明白目下国家有万万千千这种纯洁可爱的素朴生命，在为国家向前理想而服务。生活十分简单，工作十分单调，却充满一腔热忱，一切不在乎，一心一意在工作上克服困难，力求进步，国家历史真正的改变，也即是从点点滴滴而汇成巨流，冲走了一切旧的陈腐而向前发展！如稍微和这种人相熟些，就可为他们工作和生活方式，以及所具有的哀乐得失特性，写成个短篇小说。这是一种新的人民典型。素朴、健

康、正直、快乐、简单中有妩媚，可爱得很。写出来一定十分动人的。我是理解这种心的。也理解如何重现这种心于一定形式中的。

也碰到另外一种人，城市中生长，大学生模样，大模大样找向导说明员，我就为向导一番。一会儿，却在人多时和他的什么女同志溜开了。守房子的工友满有意思，说：

“这是来会场泡女朋友的，并不用听！”

也许不是这回事。也许只是到天桥看把式到要钱时溜惯了，以为我快要向他们要钱，就照样溜了。总之另是一型，是常遇的，非特种典型。南方生长，有商业性，聪敏，会办事，会玩，会适应一切不同环境，不太着实。

也有先听听不下去，到后来人也谦虚了许多，特别是学美术和文化的，临了不免请教贵姓一番。或告，或不告，大家还是相互谢谢，很好。他们想不到我对他们谢谢的理由。想不到他们从不着急的事，我永远在为他们学得不够，不深，不广而着急，为他们工作搞不好展不开而着急！谢谢他们肯多看看学学！不学习，谈什么爱祖国文化？也有问问姓名就亲切起来了的，这时他们才想起我费时间太久，倒怪不好意思起来了。我想起的却是他们还应当多学些。倘若国家教育设计更周到些，也就必然可以有机会多学习些。从他们谢谢中也借此可知他们在学校里上课，多半还是老一套，师生之间情感是不相通的。即有个政治团结的说法，彼此之间到学习问题上时，还是不会打成一片的。因这亲热我倒似乎有点痛苦起来了。半生为了许许多这种年青人服务，特别是一些作家，这些人目下有在外省的，不明白我怎么过日子极自然。还有些身在北京城圈子里住下的人，也像是北京城打听不出

我的住址，从不想到来找找我。这也很好，借此可以学习明白社会或人生。人不易知人。这种隔绝也正是对我一种教育。但是对国家是否经济？我就不知道了。

还有一回外国学联来时，随来几个女联络员，一再叫我“向导”，看样子，她应当在大学读三年书了，也应当明白一点中国文化了，但到我为提出几个最普通的文化史上名词、年代及其他时，她就唧唧唧的不知如何翻译。眼睁得大大的，脸红红的。我相信她办事满热心，也知道跳舞、打球，如出身于教会女子中学，还一定会唱点歌。但是应有文化程度实在不大够，也不大觉得应当努力提高。终于马马虎虎骨碌一阵子走开了。傕着那些外来学生走时，也给我一种很深印象。这另是一型年青人，也极可爱，但和村干完全不同。

也有美术学校的学生，从教师指示来作画的，好心好意告他们这可代表，那不成，这个画什么好，那个画什么不佳，什么画有用，什么画有时代特征。有信、有不信。相信的说下去自然照例还令他满意。不相信不理会的，试看看草稿，才明白他要的完全是另外一些东西。特别是图案，从学习取样的看水准，才明白这一行教师真不知误了多少年青人！

有时来的是老大娘，解放军，谈下去也若相互都可以得到些东西。有次有个壮壮实实的军官，说的满好，因为他知道的就不少，从他口中就学了许多别的东西。这也是一种新型人民，有种种不同型范，同在历史变动中活得极有生气，将来还得在国防线上保家卫国。

也有学生群，陪他们来往一走，三小时过去了，相互还觉得不太累。有不明白处，再走回去谈谈。还有中学生，一窝蜂的拥来拥去，年纪有的比我家虎虎还小，也有大些女先

生样子的，说到什么东西被毁了时，就呀了起来。见好的画也呀起来。总之，善良得很！在新的国家发展中，这种人是可以塑成一切所需要典型的。全然不知道我是谁。说完了还小伙儿商量了又商量，最后才派了个代表来鞠一躬。适如我三十年前在一些小地方所见到的学生群一样。三十年来这些人即还存在，自己照例早忘了三十年前作学生情形是什么神气了，我却一一保留在印象中，成为生命在极端枯寂痛苦时的安慰。这些人的印象和文化史许许多多的重要业绩，都一例成为我生命中不可少的润泽。很离奇，即我的存在，却只是那么一种综合。一种如此相互渗透而又全然不相干的陌生事物。特别是一些说一句两句话而即不会重新到一处的人，格外生疏却又在某一点上永远光辉灿烂。这些不可知的势力，和另外一时一本书，或一件工艺品，以及一些从远处遥遥传述的谢意和感激，一些抽象的优美原则，以及这原则影响到种种不同人时候种种不同发展，便如把我生命全部分割占有了。此外什么是我，就不易理解了。过去几十年如此过去了，明天是不是即如此继续，作为我存在的理由？

另外还有出国回来不多久，在什么会什么部做了不大不小的人民官，陪同国际友人来作社交式酬对，匆匆忙忙在会场刷了点来钟时间的。他们平时照例极忙。事前大致不曾作过什么准备，只望文生义的指指点点谈着、走着、站着、笑着、左右点头着。听听也满有意思。谈的是什么不明白，但看看专挑大幅画指着说，就知道原来是社交。好意为帮帮忙，解释一下时代性和特征，如肯稍微虚心些，一定也可以知道些东西，但是来不及似的却大模大样走开了。这其中一定有民主人士，有专家，有资本家，有公子哥儿，也可能还有些

六七年前西南联大学生，对祖国文化大致不易消化是事实，完全无知倒不是。这也给我一种教育，提高不是容易事。专家或教授，以致于美院先生们，一隔行，对于许多事还不是一例马马虎虎！因此也可理会得到提出普及二字的重要意义。说普及，不只是为一般劳动人民而发，也恰是为专家而发。近五十年的新教育，仔细检讨分析，大部分读书人，用心到外国语文诵读，如《颜氏家训》所说习鲜卑语，弹琵琶，用来服事公卿得人怜爱的意识，也即是帝国主义者殖民地化教育最理想的计划。有许许多人已子孙相承三代，有许多都是在洋人洋行中长大的，有什么方法可以避免无知？有什么方法即可望使之对祖国文化发生真正的热爱？一切都只好慢慢来想办法。一切慢慢来！

尤其是有关文化领导的同志，一定不大容易理会到他个人的工作，用毛选提炼自己后，对于他本人文化知识普及和提高问题，进一步认识，是否感到需要？因为必须提高，不能停顿。要想出办法，且一定得有办法。但是即这个部分也还是先说普及为是。因为第一步普及就还不曾作好！

我就那么向人民学习，从服务中学了些对于人的新认识，知道了年青一代是什么情形。尤其是学了八九时后，除了几个老工友，明白我应当有一点累，一点儿渴，一点儿轻微喘气。此外就没有一个同事或一个观众会想到这些问题的。至于一般观众，却回到不易设想的各种机关，各种学校，各种家里去了。

关门时，照例还有些人想多停留停留，到把这些人送走后，独自站在午门城头上，看看暮色四合的北京城风景，百万户人家房屋栉比，房屋下种种存在，种种发展与变化，听

到远处无线电播送器的杂乱歌声，和近在眼前太庙松柏林中一声勾里格磔的黄鹂，明白我生命实完全的单独。就此也学习一大课历史，一个平凡的人在不平凡时代中的历史。很有意义。因为明白生命的隔绝，理解之无可望，那么就用这个学习理解“自己之不可理解”，也正是一种理解。

天气渐渐夜了下来，胸部和腰部都如被束缚得极紧，只想在任何一级砖道上坐下来稍停停，可是十来位老工友同志，都八洞神仙似的摇摇晃晃下了城头，下了人间，我过不多久，也就俨然在二百万人民的首都市声中完全消失了。

一个人有一个人的限制，外在的和内在的，是这种也是那种。在流动如水的车辆来去大道中，一切存在对于我都如十分陌生，异常离奇。我在什么地方？我是谁？我究竟是为什么这么下去？没有人可以回答。

我似乎在向一群我对她还陌生，她对我却应当相熟的人说：

“你年青人，我就为了你，为了你们，我活下来了。为了你们的善良品质，为了你们对国家的爱，为了你们的时代，为了你们在这个新时代中的种种不同得失，为了你们在历史中的特殊地位，而这种地位照例你们自己却又毫无所知。为了你们被解放的青春生命，对于明天一切如此勇往直前，毫无迟疑徘徊。但是更重要，却为了你们的素朴、健康，因而形成对于国家一种强大的向心力，一种真正崭新的文化的创造者，一致将历史轮转加速的代表者。我就为你们之中还有可能从我工作中，理解我是你们的朋友，你们的熟人，就在一切想象不到的困难中，永远沉默支持下来了。在一切痛苦和寂寞中支持下来了。只为了你们的存在、生长，而我们的

生命相互照耀接触，因之对人生都更肯定，我十分单纯的把一切接受下来了。你们目下或将来，应当是一个青年学生，一个纱厂女工，一个伤兵医院的看护，一个农村小学教师，又或者，只不过是一个最平凡的工人或职员，一个店员，只因为你们的存在，在世界中永远有你们的存在，有你们从得失中得来的欢乐或痛苦，有你们在不幸中或其他情形中，还会于不经意时和我一生努力的理想及工作热情，一例消失于风雨不幸中。也为了你们由于生命的青春无知，必然会有各式各样的错误，以及为本质本性上的弱点，而作成毁人不利己的结局。我还为了手中一支笔，有可能再来用到你们生命的形式发展上，保留下你们的种种，给后一代见到。我很沉重但也很自然的活下来了。~~一切青春生命在我生命中都有个位置，也成为能力一部分，只因为彼此同在，而更重要是还可能由我重现于文字中，成为更年青生命一种强壮剂。~~”

说到这一点时，我似乎才觉得我真正已有了很久失去了我。我的热情、理想、智慧、能力、一点作人应具有的常识，都一例消失了。剩下的俨然只是一堆名词，居多名词却又失去了本来意义。所以这个信写来写去，是什么意义，就不明白。住处窗子前小虎虎种的葵花，结朵又已经如斗大，似乎已是第三次。我给你这个信也快写了四个月。今天是礼拜天，一个人单独在住处望到乘在檐前的葵花十分离奇。听到收音机中放送的曲子，才想起这个信起始也是在一个礼拜天写的。应当寄给你。特别是要告你，我拟在十月中旬去参加土改，跟人民学习几个月。他们如让我去，大致去两月，如学习得还好，体力支持得下去，组织上还满意，我就再学两月。换地方学。希望有机会看看大地主被人民斗争，也希望看看比

较小的地主被斗争情形。更重要是学习明白人民如何处理历史中这个大事情，如何生长，如何生产。也只有从这种学习中把我认识清楚些，再进而学忘我，来学习为人民服务。或用笔，用到这个国家一切生长方面，或不再用笔，即在一种极平凡工作中作公务员到老。

礼拜二三如没有事，晚饭时来我住处吃，带点你写的文章来看看。你们觉得什么是最为一般人认为成功的短篇小说，也为找点来看看。我自己已看不懂目下说好的和不甚好的差别。如最近些日有有关土改报告文章，你认为好的，也盼望找点来看看。我白天多在天安门里文物局联合办公室。

从文　九月二日

本篇是作者写给一位青年记者的废邮残稿，第一页已失，估计缺900字。残信曾以《凡事从理解和爱出发》为篇名，编入岳麓书社1992年12月出版的《沈从文别集·边城集》一书。

现用发表时篇名，据残稿编入。

① 成为人物　老舍新创作的话剧《龙须沟》当时已公演，并获得成功。

② 学《武训传》　指学习那些批判电影《武训传》的文章。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形成了1949年后第一次针对文艺作品的全国性政治运动。

③ 二小时课　作者离开北京大学后，当时还保留着在辅仁大学所兼的课。

④ 韩世昌　著名北昆演员，昆剧教育家。

19511025
北京

致张兆和

三姐：

孩子们上学了，灯还亮着。我在小房间桌子边来写个信给你，不免稍微有点儿感伤。我们今天下五时集中，七时上车。闻约有一礼拜方可到重庆。像是三十年前第一次出门，和十四年前离京上云南一样，心相当衰弱。到群里，会健康起来的，你放心。昨天二姊来坐了坐。常风、占元等来坐坐。我还为学校写了点锦绢说明。等等还得去博物馆看看。许多事还作不了，走得太急。这次之行，是我一生重要一回转变，希望能好好的在领导下完成任务。并希望从这个历史大变中学习靠拢人民，从工作上，得到一种新的勇气，来谨谨慎慎老老实实为国家做几年事情，再学习，再用笔，写一两本新的时代新的人民作品，补一补二十年来关在书房中胡写之失。你放心，我一定要凡事好好作去。和龙龙虎虎也作了保证，要来为国家作几年事情，不至于使他们失望的。

你要稍微注意一下体力，莫拖倒，可以多为国家为人民做点事！

如过清华去，见到王逊，可以告他，午门办事处存有甲一副，琐子金锦——一个全份，相当好，约价五十万，值得留下。我来不及告他了，他如去常家，可以看看，要即带去，

给西湖营同顺利号曲子猷一信，告说已要即成，款系本月或下月付，不妨事。只要说明即成。

望你好好保重，不要为我担心。我一定要从乡村生活中使健康回复过来的。刚得宰平先生①电话，声音中如同二十多年前和我说话一样。我一定要为国家，为人民，为你们而健康起来，把事情好好作下去的！回来时，希望你和我一样，都健康得多！

二哥

十月廿五

上午九时

此信写于作者以工作团员身份，当天将去四川参加农村土地改革工作时。

① 宰平先生　即林志钧，字宰平。原北大、清华哲学教授。时任国务院参事。下文所说“如同二十多年前和我说话一样”，指1925年5月林志钧第一次约见作者——一个失业的文学青年时，对他的亲切勉励。

19511027
汉　口

致张兆和

（十月廿七下午三时半汉口车站）

三姐：

廿五下五时到了车站，七点左右进站上车。我分到一个卧铺，四个人一房，李一平同在一房。一个人躺不成个样子，还是轮流让其他同队的团员同睡。今天两点半到汉口站。上了车，就只觉得一件事，即终生作人民的勤务员，以后要多做事，凡是对国家人民有益的事，都得作去。小小感伤都逐渐去掉了，只觉得个人小而国家太可爱。望放心。看到长江极使我感动，因几次过武汉印象都一一回复到眼前。特别是廿六年抗日，卅五年复员，和这一次，也是个人一生最重要的一次。

我们是二点下车，拟上华源号轮船。今天上船，可是后天才开。另一批在车上停住，明天上船，当天开。可能一直到重庆。多少天还不知道。

我很好，你放心。国家太伟大了，个人极渺小，一定要好好的来从乡村人民学习，来恢复自己用笔能力，用到应当用处去，你放心。

同行的各方面的人都有，即可多学许多事。我属第七团四队，分川南，还不知是到何县何乡村。一出来，才理会得

到信赖组织、接近组织、服从组织重要意义。并理会到组织之伟大。因为过去抗日，打倒封建统治，是组织力量。当前之反美帝，进而将帝国主义在世界上势力全部击溃，将中国引入一个历史光荣里，成为人类史一个奇迹，还是组织。

在同行中，我们和家中亲人一样的相互照顾，一切可放心。小组中我似乎是老大哥，可是从学习说，我是真正小学生。只觉得一切都极善良。中国有那么多善良的人民，在一个新的原则下新的态度下，为国家向前而服务，什么困难都必然可以克服的！

下四时到一个天星饭馆吃饭，六时到了江边。我这时即靠在江边堤岸边，看森森烟波。

从文

发——六时江边

19511028

华源轮　汉口

致沈龙朱、沈虎雏

龙虎：

我那天在车站上等候你们很久，见不着。上车人多到一千左右，相当热闹的。我们是排起队伍来进站的。上车后分别住，我是卧铺，末了还是大家住。廿六下午五点过黄河桥，浊浪滚滚，很令人感动。过了河，气候热了点。廿七下二时到武汉，停在汉口站上，分两伙，一留车上，廿八上船，上船即开行。我们廿七即上船，可是廿八下十二时以后才开行。我们在船上的三层甲板上，上有个篷，四围是敞的，夜晚再放下帆布帏。甲板上人住得满满的，各人约占三脚宽地。杨起和王岷源伯伯即同在一处。这时节是下午一点左右，附近各处有工人抬东西的吆喝声，铁条子搬动声，大小汽笛呼叫声，附近并且全是大小中外船只。江水还是黄浊浊的。船一边是大江，江水很急，因江水入冬已下落，武昌即显得比较近。大家还正预备去看黄鹤楼，说不定还要提一只黄鹤回来玩玩的！

汉口江边景象实在动人，因为种种劳动种种船只形成一份空气，不是别处所有的。汉口早上情景极离奇，街上到处有卖油条的和别的吃食的。我六点多在大街上走了半天，到处找熟人，后来找到文协，居然见着了。汉口市面相当热闹，

物资丰富，大是惊人。看看那些来自各地的小船，我十分感动，因为我坐过许多次这种船，离开了家乡也是这种船把我送走的。廿三年回湘西时，一个人坐了廿多天这种小船，在一条沅水中上下，情景实在奇异，你那时节可还不曾出生！现在又都是半大人了。

洞庭湖中景象也极动人。我身边万千小船，其中有一部分即是从洞庭湖那边漂来的。船上水手有我极熟的口音，想和他们说说话，可不知从何说起。因为我相熟的只是口音，熟的人大致都已经很老很老了。这些口音是极有情感的。

这时节正是下午三点钟，大家都玩黄鹤楼去了，我就独自在甲板上看小船和种种色色的货物起运。我很想念你们，希望回来时见到你们都很健康进步。江面风很温和。一切还如北京八月间。妈妈方面我寄了个明信片，这信也可转去。

我们过一两天就可以见到巫峡了。船只小，可以直上重庆，不必从宜昌转载，但是要有几天方到重庆，却不知道。大致会要六七天。

我在车上大大的摔了一跤，颈脖磕在扶手椅的木扶手边上，如果磕的是喉管，就不免有点不妙。到了船上还痛，擦过碘酒和松节油，希望不要紧。膝部也撞破了，不妨事，过三五天会好的。已在汉口买了些药物，足敷用。我还带得有点三七。

这回下乡去是我一生极大事件，因为可以补正过去和人民群众脱离过误。二十多年来只知道这样那样的写，写了许许多文章，全不得用。如能在乡下恢复了用笔能力，再来写，一定和过去要大不相同了。因为基本上已变更。你们都欢喜赵树理，看爸爸为你们写出更多的李有才吧。

对学校课目要多注点意，莫疏忽。多学些，学得好些，就可以多为国家作许多事。国家是十分需要人来好好作事的。国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是会一天一天进步的。是有个十分辉煌的远景，要你们去一一证实的。要准备更多的有用知识为人民服务，不可不努力的！我们的国家太大了，太可爱了，多少年来大家都期望国家转好起来，一切主张一切理想一切办法都不济事。共产党一来，什么都有了办法。了不起处是没有贪污而一切为人民，国家是会一天比一天好转的。是比任何时代都伟大而光明的。你们要多多把现代科学知识学好些，一个人做五个或七八个人的事，还恐怕来不及！

我在乡下一定要好好的从村干学习，生活可能不甚习惯，有些事情也办不了，但是得学好它。我们可能分到川南地方去，还不知何县何村。不能帮老百姓耕田，总得凡事动动手，学习为人民服务！这次上路各种人都有，许多人还不曾到过南方，下乡去必然不易习惯的。许多人还是初初见到长江。

中国太伟大了，你们要好好的努力、好多为国家作点事！

爸爸

十月廿八下四时

华源船甲板上

告一告石妈，我带的菜还请了客。

19511030

华源轮

致张兆和

三姐：

我们船已开动了十二小时，是半夜开的。早上醒来看到船傍住黄土岸驶行，岸上平田一望，还有小平房一叠叠沿江平排，可想见大水是涨不到上面的。江水还是昏浊浊的。江帆上下极多，有些船近在岸边，上面一切我都似乎十分熟习，可是事实上已相去卅来年！这卅年来世界变了样，中国也变了样，这些船只和船上人的生活，却千年不变。我们船还不知什么时候可到宜昌。

住处是在甲板上，空气新鲜。衣厚了点，已换单衣，还闷热。越上去可能越热。大致到冬天是可以穿草鞋过冬的。（回来时会为龙虎各带一双，夏天穿舒服受用。）江岸树木还绿鲜鲜的，如新秋神气。同行的什么人都有，什么家都有，可以交换许多知识。盛澄华太太也参加，拟去川东，可能会到茶峒的。船上到时还广播一点新闻，一点音乐。一共装五百人不到。我们甲板上一共约五十人。是在尾部，视界敞阔，只是格外响，水声和滩声一样，使人回想廿年许多许多同船停在滩脚时情景，分外鲜明。大家各占三脚地位，女同志也不例外。还有个女的左右全是男人，大家却蛮好，太平之至。吃的也还好，六人一桌，蹲板上吃，已在菜中发现豆瓣酱和

川榨菜。长江在宜昌以下全是平衍的，两岸极富庶，可是不曾看到江边城镇码头。江面虽壮阔，不如湘江沅水秀气。这时下午二点左右，江右岸见到了市镇，房子挺齐整，离奇处是有屋无树木，可能是抗日战争时砍伐了的 小船沿江岸停泊，使人感到痛苦，因为这些水上交通工具，是经过万千年还是照旧不多改变，历史却变得真正多！膝部磕伤处已快好，颈部还有三五天发硬是极自然的。

一上路，就感觉到国家太可爱而时代太伟大了。同船有好些女孩子，还不及龙龙大。如龙龙来一定比我还在行。有联大旧同学，廿八年见到龙虎，以为两团团脸，告他大的快要进大学，才想起原来是十二三年前事情。印象离奇处在此，生命离奇处在此。我希望工作能力可恢复，能为国家多做点事。一定要克服困难来作。闻澄华太太说西郊学校新房子日多，革大，外语，师大附中，人民大学，都一所一所和菌子一样从地面长起来，我三个月回来，可能更多了些！

南方气候似乎迟一点，田里还有棉花，辣子和杂庄稼，都长得很绿。挖地的多着单衣破七。弄船的也着单衣。

我们上午八时早饭，饭后学习文件二小时（可敌平时四小时），午饭时即放放音乐。初次读农民运动调查，因下乡土改，这文件读来更觉得如经典，因为一切原则三十年前即早已定下，现在去土改，还是和过去问题相似的，不同处只是工作团可以放手作事。听说他们还有在火线下土改的，紧张处不易设想。还得学别的土改文件，一般为自学再商讨。不去土改，土改文件读来难亲切。一土改，在同伴中即和部队情形一样，不分穷富，也不分高低。比革大学习自然，为的是同一目的去参加人民革命！工作即将和实际结合，因此也

似乎比革大紧张些。在这个过程中，在土改全过程中，会更能体会到组织的重要，一脱离组织即无可为力，也即是说一脱离群众事亦无可为。祖春等十二月也得去，闻凡事一律，一下乡，即一一从村干学村干领导。田涛不多久从土改回来，两人和我谈的土改事都极具体。祖春太太也谈了些到乡下小问题，比大报告为近实际，极有用。

二哥　十月卅日下三时

19511031(1)
华　源　轮

致张兆和

十月卅一下一时

三姐：

船上人正报告，下四点可到宜昌，一律不上岸，只能托人发发信。明天下午过三峡，要各人就原地位看，莫乱动、乱走，免危险。并说救生带可载百六十磅，十二小时。就搁在头上棚架间。船刚过枝江县，江边大县，已起始见到山头，树木郁郁森森，使人想到二千四百年前泱泱楚国景物，犹如逼近目前。江流壮丽，岸边航船如蚁，其实大多是过千石双桅大船，也有小渔船在江面漂浮。气候还如八月间北方。已见到江边大祠堂和油坊一类建筑。远山有如崂山重叠作浅蓝峰岭的。极壮丽感人。

学习如旧，各在舱板铺位上。吃饭时六人一桌，有大芋艿和藕片，饭稍硬些，还是吞下。最好的是熟人，各种熟人：弄艺术的，教书的，学唱歌的，——其中还有《龙须沟》中的程疯子，也是一组一桌中人物。有小学教员和助产师，真正的群众一列，生活各不相同，却同一为了革命而去，这个综合实在感人，也唯有毛泽东时代能作到！和在革大完全不同，即对于同行的都充满了亲切感，有些不相熟，然而十分亲切，还不像阶级爱，至少是同志爱。船上一共是三百多人，

不过抵步兵一营人数，但去四川却将分布到一个相当大的区域里去，可能到十来县的。可能会有许多问题，随之而发生的，因为每个人分到一村一乡去时，都必然要从人民队伍中接近一群阶级朋友，而来和当地的土豪劣绅搏斗，进行土改的。大家无疑都可以真正提高自已，而更能体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何事。我希望能健康起来，一切事谨谨慎慎的把他完成。

学文件，因和实际接触，所以比在革大具体得多，深人得多。但是，体力实在已远不如年轻人。颈脖已好了些。如这次能学得好，将来去工厂，去部队，也一定可以受得了。

大江流日夜，看来实在动人。我们的国家实在太伟大了，而伟大的时代脉搏，却可从这只船上的甲板间也可看出体会出。一组组在饭后都玩唱得发欢，虽同属北京各阶层中人，有些一生都不会在一起，这次却共同来参预历史性的大革命。我身旁右边是个数学教员，左边是个书业掌柜，这个掌柜民廿六以前即常送书到府右街住处的。当时是小孩子，现在是小胖子。每天晚上半夜后一打鼾，我的睡眠权利即全部剥夺，只迷迷糊糊到天明，非常难受。

江岸边有在作船的，许多人抬着木梁作龙骨，向架上搁去，孩子们乱跑，许多年沅水流域所见印象回复到我生命中时，我眼睛全湿了。因这种印象同时带回了我卅年前的心，完全的孤立、单独、脆弱，那些造船人近在我身边，彼此却隔着。那些杉树高摇摇的在堤坎边直矗而上，那些小房子白墙黑瓦，如只是特意为给人一种印象而排列得如此规矩整齐。那些小孩子，到处乱跑 。那些用网子捞鱼的人，站在河边岩上不停的挥乱摇网。一切永恒。一切常在。而我和人的关系，

却彼此在常动中。世界也在人的意志和信念中而改变，在改造。三三，要爱国家！要好好的来为国家多作几年事。看到这一切，使我只感到个人的渺小，以及生命的脆弱。我们国家太大了，历史太长了，而这一回变动又太重要了，个人适处身其间，接触了历史一点，也若成为历史一部门，要来叙说它，讴歌它，通不知从何说起。

我似乎在一种完全新的感情中，来接受一切，来学习一切。

二哥

1951.10.31

下3时

19511031(2)
华源轮　宜昌

致沈龙朱、沈虎雏

龙龙虎虎：

我到了宜昌，是停船在大江中，只能看看岸上的。我们住在甲板上，一人占三脚长地位。明天入峡，情形会不同些。由汉口到宜昌，已走了三天，沿路平平衍衍，直到今天才在两岸见山。下午过枝江县，江岸景物房子极动人，我一看到这些，就总想到要哭哭，因为这些地方过去和我生命发生极多联系，我写的许多文章，背景都是这种光景中产生的。不意一下子，我的工作能力全失去了。只希望好好来为这个伟大国家伟大时代来再写几年，看到江岸边的种种，我的创造的心又活起来了。我一定要为你们用四川土改事写些东西，和《李有才板话》一样的来为人民翻身好好服点务！

宜昌江面极平，明天入峡，情形就不相同了。我给妈妈寄了两个信，她会转到你们手边。长江伟大得很，一定要眼见到才会明白。宜昌在入峡外边，山还不大。因船停江中，我们无从上岸，其实倒只想上去看看，会得到些新印象。你们两人要好好的读书，要多读，也多写，多写有用处。莫同吴小春胡玩，这事虎虎要特别注意。在学校不要和人打闹，不要和人作不必要争论，功课得比学校要求要高一些，完成多些，将来才可为国家多作点事。这也能鼓励我恢复这个脑

子，脑子不得用是极痛苦可怕的。我希望你们肯多努点力，这事特别对我是一种鼓励！虎虎如想学工艺，将来工艺学校成立，即可到里面去，将来一定可作许多事。

我们船大致还要四五天才可到重庆。重庆大致还有几天停顿听报告，一路学习下去，到了村子里，可能是十一月半了。村子中工作只两个月左右。我们船上有三百多人，一共六百多人，分两船，到重庆会齐再分散。

到重庆我再写信来。

我们船上大家在甲板上玩的事情和你们在学校玩的差不多，都只是拍拍手换换牌。

船上正报告船还是要靠别一船办联欢会，是到江和轮趸船上举行，还有老解放区代表参加，一定有很多玩意儿。这时船就已在开动。我想如果你们来参加，一定更觉得有意思。我住的甲板上，王珉源、杨起也同在一处。是在船尾上。我身旁睡了个小胖子，是开书铺的，半晚上一打鼾，我即不易再睡。

船上很多同志都极有意思，学的不同，生活不同，却一同去参加革命，我如能写长篇小说，写来一定动人。特别是他们的年青精神，快乐情趣。

有三分之一是党团员，所以学习特别好。学文件比在革大还深入具体。大家玩得简直如小孩子，歌也唱得很好。

我很想念你们，希望你们好好的学，好好的生活，妈妈如回来，可告妈妈，三个人订一个爱国公约，多来为国家作点事！你们有一条极重要，即为国家好好把学业学好。

长江入冬多雾，晚上江面全是雾，极动人。船在开行靠另一船，放哨声比火车响得多。明天入峡，江水即不大平，

先告我们救生板用法，说可载浮百六十磅，十二小时，如真的要用到，可不易设想浮到江中和爬上岸时究竟情形。

再过十分钟，我们就得过江和轮联欢去了，这时我是在朦朦灯光下写这个信的。

我在车上摔了一大跤，腿和颈脖同受了点伤，今天颈部已转好，腿还不好。

我们国家太伟大了，要好好爱国家，为国家多作点事，为人民多作点事。

爸爸　从文

十月卅一下六时。

19511101

华源轮　巫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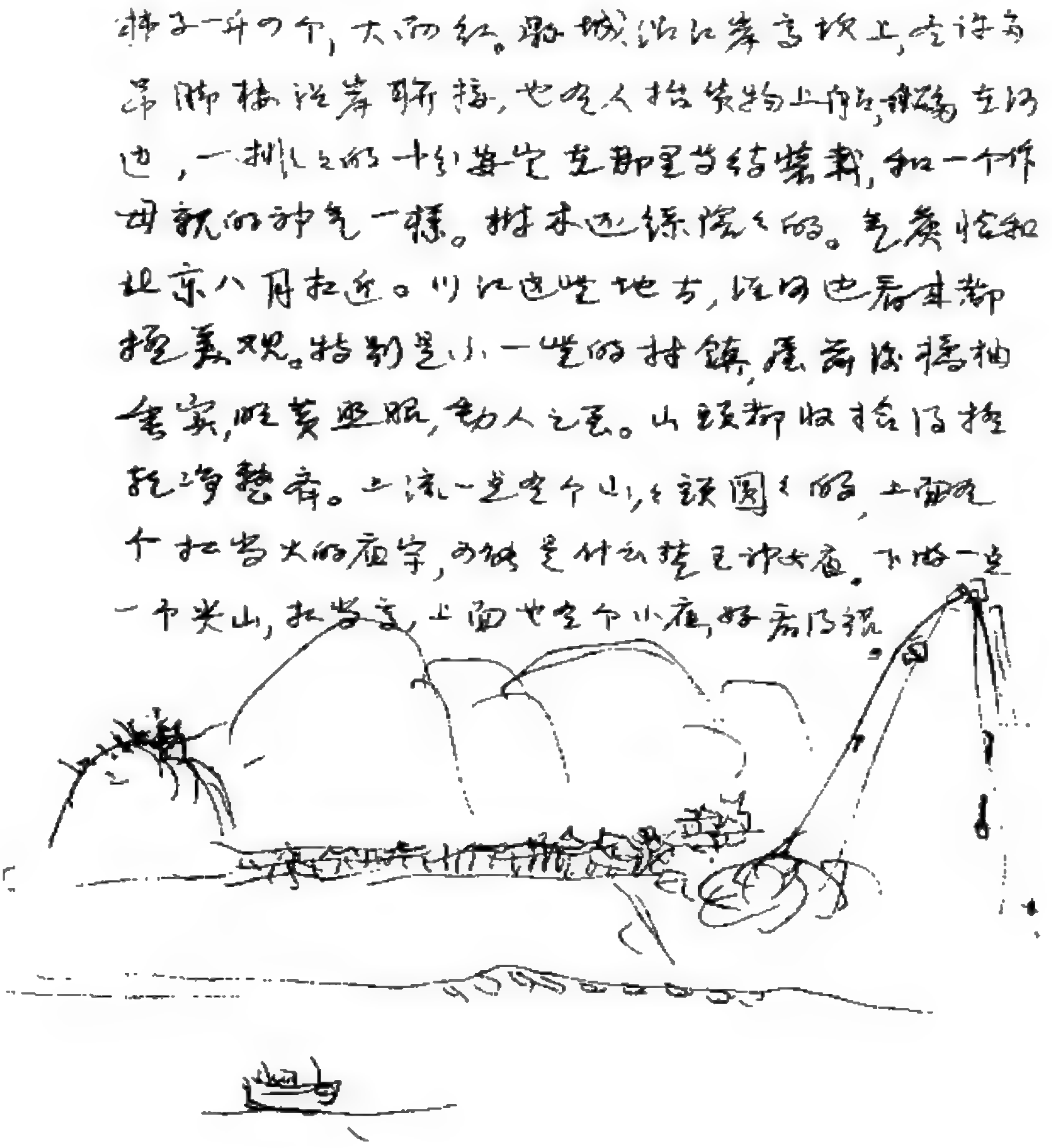
致张兆和

1951.11.1. 下六时

三姐：

船今天已入峡，一切使人应接不暇，动人之至。孩子们实在都应当来看看的，真是一种爱国教育！这时约二点钟，过不多久即要到一个重要峡内。已过清泠峡，兵书宝剑峡，新滩，秭归，巴东。昭君村和屈原宅也过了，屈庙可和历史的应有情形不大相称，不过如一个普通龙王庙矗立于半山岨而已。江水到此已不宽，前后通是山，水在山中转，有些地方似乎不到廿丈。水急而深。船一面行进一面呼唤，声音相当惨急。两山多陡绝。特别好看是山城山村，高高吊脚楼，到处有橘柚挂枝，明黄照眼。小湾流停船无数，孩子们在船板上船棚上打闹。一切都如十分熟悉又崭新陌生。因看峡景大家即停止学习一天。水窄处还不如沅水，两山有些地方也不如沅水山之秀峭。特别是水流黄浊浊的，壮而犷悍，和沅水清绝透明不同。过神女峰，秀拔直上天际，阳光强烈，因之斑驳白赭相间，特别美观。下五点左右泊巫山县，小船卖橘柚的，多拢船边，用小兜网揽生意。柚子一千两个，橘子一千四个，柿子一千四个，大而红。县城沿江岸高坎上，有许多吊脚楼沿岸联接，也有人抬货物上船，船多在河边，一

排排的十分安定在那里等待装载，和一个作母亲的神气一样。树木还绿阴阴的。气候恰和北京八月相近。川江这些地方，从河边看来都极美观。特别是小一些的村镇，屋前后橘柚垂实，明黄照眼，动人之至。山头都收拾得极干净整齐。上流



柿子一斤四个，大而红。那城沿江岸高坡上，有许多
吊脚楼沿岸排挤，也有人抬货物上行，船只在河
边，一排排的十分安定在那里等待装载，和一个作
母亲的神气一样。树木还绿阴阴的。气候恰和
北京八月相近。川江这些地方，从河边看来都
极美观。特别是小一些的村镇，屋前后橘柚
垂实，明黄照眼，动人之至。山头都收拾得极
干净整齐。上流一些有个山，山头圆圆的，上面有
个相当大的庙宇，不知是什么禅宗大庙。下游一些
一个尖山，相当高，上面也有个小庙，好看得很。

圆头山、村落及船速写　　　　沈从文　绘

一点有个山，山头圆圆的，上面有个相当大的庙宇，可能是什么楚王神女庙。下游一点一个尖山，相当高，上面也有个小庙，好看得很。

同行的大家都靠船边玩。看江景。也有在甲板上说笑话的，吃东西的，写信的。船上约定不许上岸，因此大家不上岸。其实能上岸看看，是有好处的，有教育意义的。照我理想说来，沿江各地，特别是一些小到二百或不过三十户的村镇，能各住一二月，对我能用笔时极有用，因为背景中的雄秀和人事对照，使人事在这个背景中进行，一定会完全成功的。写土改也得要有一个自然背景！可惜不易得那么一个机会。四川人自己呢，又日日生活在此山中，却从不料想到理解到这是了不得的好背景。不知道一切人事的发展，都得有个自然背景相衬，而自然景物也即是作品一部分！

过三天可以到重庆，闻将分发泸州附近，也是长江边，我希望可以到那么一个江边小村中去工作。但是也希望不要因为自然景物太好，即忘了工作的重要性。

在船上文件学习，越学越感个人渺小而无知。必需要十分谨慎的从领导上学习处理工作，方可少犯错误。一面从工作的方式中，也看出国家必然在此谨严步骤中逐渐推进，得到异常迅速进步，三五年后社会将完全改观的。川江给人印象极生动处是可以和历史上种种结合起来，这里有杜甫，有屈原，有其他种种。特别使我感动是那些保存太古风的山村，和在江面上下的帆船，三三五五纤夫在岩石间的走动，一切都是二千年前或一千年前的形式，生活方式变化之少是可以想像的。但是却存在于这个动的世界中。世界正在有计划的改变，而这一切却和水上鱼鸟山上树木，自然相契合如一个

整体，存在于这个动的世界中，十分安静，两相对照，如何不使人感动。

江上在这时已起了薄雾，动人得很。可是船上学画的，作曲子的，似乎对这一切都视若无睹，都似乎无从和他待进行的工作有个联系，很奇怪。其实这个江城这个时节的全面，一和历史感兴联系，即是一非常感人的曲子。我如会作曲，在心中泛滥的情感，即必然在不甚费事组织中，可以完成一支曲子。

这里也有另外一种曲子在进行，即甲板上的种种谈话，玩乐笑语，和江面小船上的人声嘈杂，江边货船上的装货呼唤，弄船人的桨橹咿呀声，船板撞磕声。另外还有黑苍苍的大鹰就江面捕鱼。一切都综合成为一个整体，融合于迫近薄暮的空气中。

我似乎十分单独却并不单独，因为这一切都在我生命中形成一种知识，一种启示，——另一时，将反映到文字中，成为一种历史。

这时节船尾有上煤小船挨过，船上水手杂乱歌呼，简直是一片音乐，雄与秀并，而与环境又如此调和，伟大之至，感人之至。

天渐入暮，山一一转成浅黛蓝，有些部分又如透明，有些部分却紫白相互映照，如有生命，离奇得很。更离奇处即活在这个环境中人都如自然一部分，毫不惊讶，毫不离奇，各自在本分上尽其性命之理。

船又来了，蓬蓬蓬蓬的由远而近。

二哥

19511104

重　庆

致张兆和

三姐：

今天到了重庆，计已八天。这次坐船入川，教育意义极大，只觉得国家伟大，时代伟大，人民伟大，要在毛泽东主义下拼命努力工作下去。在船上学习文件，因和实际工作结合，所以相当深细而具体。比在革大学习切实多多，同在一道的也亲和友爱多多。特别是住在一片甲板上，坐卧同在三丈见方内，学习吃喝也在一处。过夔门，峭壁插天，细草幽花如挂缨络，江面逼窄，江流如箭，一切光景令人一生不易忘记。和工作结合，印象更离奇。

在船上，只有一种想头，即为国家要拼命工作。党的伟大更是要出北京以后才更能意味到。每一种事，每一个人，都已完全和过去时代完全不同，真是人的奇迹！人类史的奇迹！个人在其间，真是要感到轻尘弱草不如。

在重庆可能还有五天左右听报告，并看看重要地方。这些天四川气候正好，江边山上已看到全红的枫树，惟越上来树木越绿，江边人家屋前后必种橘柚，明黄如星子，十分好看。大竹园子也越来越多，人家即在竹园子里，大都相当讲究。划船的多唱橹歌，穿长衫，包白帕，荡桨。船一停顿即有小船来作生意，橘柚是主要生产，大致是一千文六个福橘，

六个大红柿。柚子有一千两个的。好的梁山柚二千一枚，如广西柚。梨子见不着。

从学习中我深深感到一件事，即要为国家多作点事情。要拼命来作。同时也感到政治文件得好好学习，要加深、加广学下去。如可能，我要想专来学两年理论。要随时代赶上去，且来为这个时代好好用几年笔！我一定要努力来作到的。这次同行，学校中人只外语专校四十多，盛澄华太太带队，周珏良也在队中。农学院有四个教授，北大有医学院院长及一些职员、学生，北大有杨起、王珉源和孙云铸一个弟弟。此外自然还多不相识。还有许多中小学教员，多是女的。大多还是从不到过南方的。实在是伟大教育。

船过酆都，闻菩萨庙多到四十八，已打毁完事，只留下个名字。沿江县镇都很好，特别是峡中山村，孤孤零零十来家在岩石间，鸡犬之声相闻。如在这类村子中住一年，一定可以使头脑完全回复过来（现在夜中总是发眩，半夜醒来迷迷糊糊不好受。我一定要支持下去）。

我们大致五点可到，拟泊嘉陵江中，上岸方便些。这还只二点左右，船中甲板上即忙起来。我还只能穿单衣，棉袄子不合用。江面已相当窄，水还是黄浊浊的。我们小队计女的四位，一、方脸爱说话家庭妇女，孙姓；二、乡下地主女儿，师大毕业，神气还如高中女生的张姓；三、声子窄窄的幼稚园主任，王姓；四、助产师，张姓。男的十多位，有几位形态有个性：一、头如圆蒜书铺掌柜；二、《龙须沟》之程疯子；三、习神学的学生；四、管总务的高个子同志，教中学戴大近视镜的……人人不同，而又相同，即完成土改，为同一目的而如一家人，情绪相当离奇。甲板上动静不一，我

们四个少壮正在为同队打被包，旁边即还有另一伙伏在被盖上玩牌，我身后王珉源等又正围成一圈进行谈话。

队中有十八岁的学生，也有和张闻天等同时到苏联的真正老干部。有各行各业的北京市民，大多都不曾到过南方，有些且还未学习过政策，船上一礼拜来学习，却把大家学习拉了个平。方法上的伟大处，是不易想象的。工作地可能离重庆还有四五天路，预计来回路上即得一个月左右。下去还得一路听报告，一直听到乡区。这一系列报告，无疑可以使一个人人生观念全部改变，但这也只是对如我这么一种人，其他的有些可能却视为习惯，因早成习惯。有些又可能无动于衷，因为如不把这些事和国家问题发展联系来看，是感不到这个变影响到未来人类为如何的。正如同龙龙如和我一起工作，我感觉到的，他大致不易感到。然而他感到的，或者也有我永远无从理会的。下乡去所得，也大致如此，各以其量接受一切。有彼此注意或完全不相同的。人的离奇处在此。同一问题同一事情，去工作时，总是不同感应也。

闻大致三五人同作一村，分别各去一小单位，再随时碰头，商量问题。省、专区、县，都有视察下去考查，总之纵横联系，而把工作推进。自然有许多不想到的困难，得克服它。主要是信贫农而依靠组织，组织掌握全面，必不至于为难。可是有些事总还得自己解决。

大家都很高兴说笑，可不大意味到工作在历史上的意义，即历史教员也如此，我觉得奇怪。正所谓人在历史篇章中，即不知历史为何物何事也。有个学作曲的，和我在船边站着看江面种种，我以为稍一综合即可作成一曲，他却全不在意。又一群外语学生，玩拍掌游戏，都笑得前仰后合，我在一旁

极力去寻求这个心中发酵意义，和由此而形成的各种的心，总难理会。人真正是不同生物。各自有其生命之量，各自成一宇宙，由经验、生活背景、企业形成的联系，各有其自转，又同为一信念而公转。从文件学习也可见出。反应同而不同，相差甚远。但一到乡下去，却将用同一方式来进行工作。

三，要努力工作，不要怕难。同学还需要给以更多的热忱来进行工作，来教育。写作要注意他们叙事能力，并发展这个能力，将来用处多。一般学生将来最成问题的决不是政治水平，必然是写作能力和读书兴趣。要让他们多看点新书和半新的书，将来用处多。一般言（从船上几个教中学的言）就大都感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即作文卷空洞无物，公式成篇，滞住了写作应有能力。而必然又要影响到他们上大学的学业。一定要从初中起，多给他们一点关心，说不定将来就会有新作家由此鼓励启发而产生。一般说来，中学遇到问题是这样的，制度上来不及考虑，教员本身即得多注注意。又听说好些学校教俄文，也有和需要难配合事，这更是不可免事情。如学校还有英文，照我想你教英文可能对学生会更好。北京中等教育师资真是问题，特别是语文课，都说不好教，正反映教本的参考资料工作格外重要。如有个好好的教授书，不知要省多少事！辅仁二年级学生作的文章，我看过十多本，大都是不会叙事。还不能如过去育侨同学之笔下活泼。得想办法改造学习，不然可惜。因为照一般说来，大学二三年级生能写作的已远不如廿年左右你们那个时代水准。

这里也有些小学教员，都好得很。

船再过十五分钟即可停靠。已看到两岸小房子，山还绿阴阴的，水相当急溜。大家都急于拢岸，还是三三五五一堆

堆在进行谈话。这礼拜学习实在极好，有这一星期学习，对文件理解深入多了。大家的关系都很好，由此理会到部队中长年进行政治教育的效果，将是不可思议的。我很希望这次工作能作得好，将来再想法到一些典型工厂去生活，伤兵医院去工作，从这个社会中在生长的三部门，好好的学下去。才真正是回到人民队伍中！

五点五十分船靠了重庆嘉陵江口一个码头，大家分队各扛行李上趸船，把行李搁在船上，再排队爬山，一离码头就爬，大约有二百多级，上到停车处，坐在马路边等了一阵，即坐公共车（和装罐头一样挤四十人）通过了重庆最热闹大马路，半点来钟才到市政府交际处歇脚，大致即住到这里，七点半到的。我们五十个人就坐在餐厅圆桌边，强烈电灯下谈天。办事人大致见我们都热热的，赶开了电扇吹吹风，我就披着棉袄子一面喝茶一面写这个信。

从夜景中看重庆，河面灯光十分动人，如一片片星光，闪闪烁烁，反映到两条江水中。抗战时八年中没有一个音乐家从这片星光得启发写出伟大曲子，很奇怪。车通过大街时，夜景中的大街市店似乎比北京好得多，都整整齐齐，门面也整齐。交际处先前可能是个大旅馆，我们六百人可能有大部分都住在里边。

人在群中实在离奇。

二哥　1951.11.4

下八时

大弟：

信转给妈妈看。要好好照料弟弟，学业上得督促检阅一下，共同进步，才好。

我今天已到重庆，你们若看到我和个老干部一样背了被包提了皮包排队爬重庆码头时，一定会觉得好笑！

19511105
重　庆

致张兆和

1951.11.5.10时

三三：

我们明天即得去泸州，坐船要两天，一到不久就得下乡。因为秋征已过，工作开始，惟到地后分发到何处，尚不可知。泸州地方大，如分到沿长江地带，有自然背景地方，一定方便些。因为江村地阔，人家多稀稀疏疏，大户头一望而知，隐藏不住也。

我们住重庆市府交际处招待所，两人一房间。也有三五人的。上午自由活动，洗澡理发办办小事务，下午二时听报告，晚上听川戏。我倒希望看看沙汀。问问西南文联情形。

重庆沿山旧式屋子多由吊脚楼堆积而成，材料脆薄之至。有用竹子作瓦的。沿街有些入口处，如一个地窟窿，向下开，黑暗暗的。一般都是这样。人多得很，挤在各层楼间过日子，经济情形似不甚好，但如此生儿育女，实在已经无数代。街上还有些旧货行，到处可发现抗战以来美帝及旧政治残余的渣滓，军服、外衣、打字机、洋酒等等。街上还有驮马过路。到处有小摊贩。可见吃零食生意还能维持一部分市民生活。特别是吃宵夜摊子多。公共车相当贵，候车人甚多，可知车不大够。在住处附近还可看到一些在过去兴盛一时的茶馆，

摆龙门阵用的市民俱乐部，近来生意似已大不如前。我和程疯子还到过一个大剧院，有西南革大文工团在演戏。戏院是在山上，按理还有意思，如果相近建筑好。可是这个戏院附近房子似不大整齐，上坡上坎，从北方来初见不习惯。颈部已好了些，还硬硬的，膝部还有个疤。这次上路我记得曾带得有一条布裤两件衬裤，不知何故已失踪。临时买了两件，八千一件。

新华书店极大，昨晚过路见到，房子如过去洋行，宽绰绰的，灯光十分明亮。大热闹街店铺都十分整齐，闻有部分在解放时曾被国民党破坏过不少。在两路口还可向山下江边望，看到一个火车站，也是历史上有联系的，辛亥发动和四川铁路有关，这条路搁了四十年未能动手，四川一解放，铁路车站即在很快时间作成了。铁路已有部分通行，将来重庆成都大致是以铁路为主要交通的。

重庆在晚上看，百万灯火辉煌，如万点寒星作成一片灿烂，动人之至。白天看，觉得这个都市是旧了一点，一切由旧的堆积而成，恐得逐渐改造，把房子减少到一半以下，甚至于只留下四分一左右，到处必有些空间，而把新房子再拔高作柱式建筑，可能会如一个童话世界的景象。这种种会有一天实现的。

一般市民健康似不如北京市民。

江面船只极复杂，景象好，只是从江上看重重叠叠的山上房子，房子多太旧了一点，到处见出因陋就简而成，正如过去中国的社会，到处见拼拼凑凑，不好办。要重造，待重造。在中共领导下的新中国，一切都是有办法的，不成问题的！

我们一来即经验了重庆的雾雨，到处一片迷濛，使人不开展，似乎也多少影响到一点市民生活哲学和其他。从江面看种种，正和初到昆明印象一样，以为宜有极优秀抒情诗人的大作，以这个都市形象和内形为题，写得出动人诗歌。因这一切实包含了一个复杂的诗篇内容。可是见不到。写诗的大都不甚理解诗是什么，从什么情形下可达到应有效果，特别是效果，不深深理会，因此写不出什么诗。也应分有极好的戏剧，和音乐一样，待生产。听听中午汽筒长号，可以想到抗日时期这地方所受威胁和灾难。比任何地方都怕空袭，因为住处实在太密，房子又实在太易着火。

队伍里有个音乐家嵇振民，我第一次作了一首歌曲，名为《土改团来到重庆》，其实还不如“我随土地改革团来到重庆”好，这歌抄下你看看：

我们从首都来，
排成整齐队伍，
来自各阶层，
万众一条心，
万众一条心，
跟随毛泽东旗帜前进，
上高山，涉大河，入草原，永远前进，
工作全体为人民。

我们来到重庆，
　　见百万灯火辉煌，
像百万明星，

创造自人民，
创造自人民，
照耀毛泽东旗帜前进，
下工厂，进矿山，入农村，永远前进，
生产全体为人民。

…………

你看看，可似乎还好，这是我第一回创作！

要出来看看，听听唱歌，也分外感人。因为在北京听惯了，不大觉得，到外面一听到大家唱同样歌时，体会到全国穷乡僻壤无不如此，如何不感动！

二哥

十一月五日

下二时重庆

明天这个时候，我们一定又在长江轮船上学习文件了。这些日子水还大，上泸州船一定不太小。可是六七百人队伍，总得四只船方装得下。由汉口到重庆，是两只船装载的。

19511107

茱　昌

致沈虎雏

虎虎：

我们队伍中午到了璧山县，七辆车子停下来，大家吃午饭，开饭店的多北方人，所以吃的木须肉，滑里脊。这里离重庆还只百十里，走了一上午。天雨路滑，到处是泥浆，这里街道也全是一缸泥浆浆。开饭店和旅馆的，多用白石灰糊门面，写蓝字。长年多雨，山田都储蓄水，一叠一叠，水田中还养鱼。沿路都见有人在田中罩鱼，可知养鱼极普遍。过了一个大村子，正当赶街集，很多人提鸡提肉的回家，可知三天一场，大家都可吃点肉。照田地开发情形看来，如无地主阶级剥削，农人生产是够吃够喝，而且会过得日子很好的。因为山地副产物多，田坎上也种东西，小竹子满山都是，可造纸，编作墙壁，笋子小小的，也很好。山头有松杉树，桐木树，和别的杂木。三十个人一车，五人一排，行李搁顶上。小饭馆把菜蔬空悬展览，好让大家欣赏，随意挑选。酱油店罐子坛子都大小罗列铺柜间，一切是老式样。杂货店还有成卷蚊香，可知不久以前住旅馆的还用得到。山田多种豆子，秧苗已绿，正和云南田地差不多，不过不如云南的好气候。鸟雀似乎也比较少，因为走了半天，还不见到一只鸟飞过天空。田土多是红粘泥，湿时粘腻腻的，可是山地因此保得住，

不至于被雨水冲走。房子多在壁上糊石灰，相当整齐。生产资料丰富无比，过去都集中在地主手中，所以人民还是苦。

下午过了两个大县，街上人不少。茶馆中人来来去去，多穿长衫，白包头。这段和新筑成渝铁路平行，可看到新铁路。山多小小的，树木长得极茂盛，小小山都被开发过，都有农民血汗，农民自己享受不多。晚上停荣昌县，出夏布。旅馆名交通旅馆。住楼上，点小清油灯。明天可到终点。土改闻已在进行。恶霸多已枪毙，大地主有到三千亩的。在车行时很热闹，到一个终点或腰站时，下来时更热闹，大家一伙儿，和一家人差不多。

这里甘蔗五百到八百一根，长三尺，是紫皮的。同行的说和梨一样甜而少渣。橘子更多，不到一千一斤。许多铺子门前卖江米酒鸡蛋，大家都吃它，一千四一碗。咸鸭蛋五百一个，大如鹅蛋。人都穿长衣，

这封信尾部缺失。原信曾于“文化革命”中被抄去，专案人员附于信上的标签写明“无用废话”。

19511108
内　江

致张兆和

1951．11．8号下4时内江县

三：

今天下午二时半到了内江县，是川南大地方，出糖和橘子，有文化，多知识分子。大地主可能也格外多。地方有文化，也有文物。为了文物，我可能要在土改后看些东东西西！水名沱江，大如沅水，清而急，两岸肥沃无可比拟，蔗园橘子园都一山一山连接。这几天橘子还未下，一片一片金星。土地之厚，除山东胶东所见，实在无可比拟。工作大致即在此县或邻县。一出来，心中即只有一件事，放下包袱，去掉感伤，要好好的来为国家拼命作事下去，来真正作一个毛泽东小学生。因为国家实在太伟大了，人民在解放后表现的潜力，无一处不可以见出。共产党在为人民作事工作上，也实在是无所不至。许多地方减租反霸中已把封建武力和土豪特权打垮，许多地方人民都站起来作了主人。年青人更加可爱。到路上，有些穷人听说我们从北京来，都说是“毛主席关心穷人，天下穷人是一家。”这句话不仅表示人民信赖，实在还是无可比拟的力量！我们活在北京圈子里的人，见闻实在太小了，对于爱国主义的爱字，如不到这里地方来看看，也是不会深深明白国家人民如何可爱的。三三，要努力工作，你

定要努力拼命工作，更重要还是要改造，你还要改造，把一切力量用出来，才对得起国家。要对工农干部更虚心的学习，对学生特别热心，国家实在要所有工作干部，都如此来进步。

从荣昌、隆昌过身，听小买卖老太太说，大户地主都看管起来不能动，孩子们在外讨吃，坏的都枪毙了。有田到三千亩的，穷人却十分正直，勤劳，而极端穷困。这一来，穷的都翻了身，不同了。一个快七十岁的老太太，到荣昌时来卖咸蛋，一天赚二千。是个村长的妻子，家中十一口人。翻了身，分地主房子六间住。种棉八十斤称模范。和我说了二点钟，一面揩眼泪一面说，说毛主席关心她们，天下穷人是一家。我也试作宣传一番，我们说话彼此都懂，昨晚谈得她把生意也忘做了，今早又来谈，还一定要知道我名姓。我欢喜她得很，因为说到许多话都极动人，特别是身子小小的，瘦瘦的，和我外祖母神气一样。头上戴的绒帽是从地主家买来的，衣也是得来的。她还说："我把四个孩子盘大，两个作干部，做什么都成。过去送东西到地主家时，地主说'你臭，站远点！赶快走！'我就赶快走。这一来，毛主席关心我们穷人，我们不怕那些地主了，官司也不用打了。不久要分地，我让儿子媳妇种，我在家煮饭养猪。"可爱得很，因为说话神气同意见，都是我挺熟的。三三，只要我支持得下去，我一定会要为这些苦难人民再用几年笔的。我还不下乡，只一点滴已教育了我，再不能不改变自己，来为这个新时代拼命努力了。

我们住处名什么大厦，住二楼，两人一房间。很静。过三天，可能即得迁到一个贫农家去住的。我如到一个老太太家住，一定极容易合得来。我试了试用她们能理解的意思语

言和她们谈话，还有办法。在中站，又和几个年青的铁路服务员谈天，其中还有些女的十六七岁的，还带得有《工农儿子》小说，谈得也蛮好。换句话说，我在群中很可以作个宣传员，或文化教员。我一定要努力作去，把工作做好。

体力支持得住，心情却有时回复不易支持。五天来天气都阴沉沉的，到了内江忽然晴朗起来，心情也开朗多了。但是我知道，一定要到村子里去工作，才算是工作起始 要从乡村工作锻炼，自己也才能够在思想上真正提高。目下说来，处处还是小资的自私自利思想，个人打算，而且是幻想多而不切实际，受不住考验的，我要从工作实际中改造自己。能将工作完成，所得必然多 因为可以眼见一个阶级的抬头翻身，和随之而来的社会的变化！

这地方出糖，所以蜜饯甜得少见。一来招待即是这种甜蜜饯。

这里正有几千解放军在建新房子，一所所极好看的房子在平地生长，动人之至。成渝铁路也是他们修的，已到内江，每天有工程车，也附带卖票，三四个月后，可能即已可全程通车。服务员多年青人，精神很好。汽车路大部分是和火车路平行的。这里是重庆和成都之间一个大县，去自流井也极近，只四十里，我想如分到自流井工作也好，因为背景都是有文学性的。自然景物很美，特别是土地生产力之厚，实在感动人。如此一个好地方，四十年来都被官僚地主支持的军阀弄得乱糟糟的，这一来自然什么都不同了。汽车多用酒精，这里酒精是造糖副产物。所以沿路汽车也多得很。

我离开北京十五天了，看到的人事和景物都是一生未见也未能想象的。一定要离开北京，才能够明白我们国家，是

在一个如何空前变化中！是一个如何伟大发展中！

孩子们和石妈好。大家好。

从文

十一月八日下五时

这么学习下去，三个月结果，大致可以写一厚本五十个川行散记故事。有好几个已在印象中有了轮廓。特别是语言，我理解意思，还理解语气中的情感。这对我实在极大方便。

我一定要来作个鼓动员，在乡村中是这样向人民学习，写出来也只是交还人民。

这里竹椅子都是宋代款式，低坐高后靠，如明清版画常见的，这里还一律保存。到处都有竹子，都用竹子，惟将来有可能还会把它的效果提高些，致用也更广大些。这是天生一种比任何材料还经济而轻便结实的东西！回来如方便，我可能想办法为石妈和革大那个老同志各带一张竹椅来。这几天总想起革大那个老同志，手似乎在解冻，有个半天空，也许就可以把他用三千字画出来了。我许过了愿心，要为他写个短篇的。一写保还生动，因我看了他十个月，且每天都和他在一块蹲蹲或站站的。他的速写相在大厨房和斯大林画同列在墙上，合式得很。素朴的伟大，性格很动人的。但是也正是中国农民最常见的。

19511113(1)
内　江

致张兆和

三姐：

今天已经十一月十二，我离开北京十七天了。学了不少，只觉得个人无知而渺小。国家在天翻地覆中重造，一切都在一定计划中进行，而做得十分有条理。困难处总是慢慢的来克服，来安排。从土改报告之具体细致处，更见出国家前途实无限。人民的生长，也说明人民文化的生长为必然。我从学习中对自己工作稍稍回复了点信心。我要为人民再工作十年。

几天来，深深觉得个人在城市中胡写二十年，和人民脱离之无一是处，痛苦之至。旧知识分子除了书本知识，什么都是孤陋寡闻。特别是政治，即从书本上也无知。但是总是关在房中主观抽象的写，写来写去，越失工作本来意思，误人兼误己，真是只作成自己一个大包袱，不知从何处放。

在革大时，就作计划，体力稍回复，头脑能得用时，第一个短篇①当写写我们大厨房的一个炊事员老同志，在此费了三天剩余空闲，抄了个三次，今天居然完成了。一共十页，

五千字稍多一点。心脏和头脑都不大受用。和过去写作情形相似，特别是头部，重得很。完成后看看，我哭了。我头脑和手中笔居然还得用。一切写实，素描画似的，解释得还稍多了些，叙事不够。可是从这里也可看出这是一个起始，一回尝试。短篇重设计，观点是人民的，歌颂新的一代的，表现还是城市中知分来看的形式，笔过细。但是这起始，使我理会到两点，一即思想还待提高，到能用笔去处理完全实在的斗争中种种人事；二即体力差得很，工作还是觉得吃重。可能是用的方法还过于吃重，这么写，十天半月一个短篇，一礼拜精神难回复。因为极离奇，即写到这些时，自己也成了那个胖的掌锅，也成了瘦的炊事员，特别是那只花猫，也尽在脑中跳来跳去。那么写不是个办法，写下去，神经当不住。觉得极累，身心脆弱之至。有一点儿喜悦，即为老同志当真画了一个相，相当真实，明确，只是太细，笔太细，不甚相称。特别是转移到虎虎同等文学趣味的读者时，怕得不到应得效果。还得重新来写一回。同一人，用另外方法写。

这里街上作兴用各种铜铁器皿敲出尖锐不同的声音，招呼主顾，刺耳极痛。半夜一来即无从再睡。今天阳光温和，大家听解答报告去了，我因为头不受用，很累，留在住处。一到外地困难的是医药。到处有药房，可不知找谁医。我需要休息休息，可是事实上明后天即得下乡。只希望吃点面，每天上桌子的是相当坚硬的饭，只能和汤吞。下去可能会好一些，因为一般吃红薯，或红薯拌饭。这对我实在合理。地方富，多数人民还是穷，土改政策是正确远大的。

个人真渺小，特别是知识分子，什么都不成。书本知识即再多，无用处，因国家在进行待进行一系列工作，必须是切切实实的此时此地问题，和有关问题的认识，经验，及正确而谨严的数目字。生产与斗争，总离不了些实际知识和材料，我们对这一切实毫无所知。实毫无所知！下乡工作人员都又辛苦又繁重，比起来，我们在城市中的生活，实在近于浪费人民小米，实在即浪费人民小米。三三，为实事求是，我想告你，博物馆的原薪，无论如何要想办法抽出一二百斤[②]来捐献回国家作抗美援朝。这个重要。我将来回来，也要这么作，把写作收入全捐出去。我们只要有一碗饭吃，就很应当感谢国家了，因为国家有万万千千干部，日子都还过得极省俭，工作且沉重十分。我们实在无权利吃好喝好。我们工作还配不上人民要求，特别是我，要从写作中来为国家多做点事。各方面还要打气，特别是知识分子肯改造，即到革大一群，也难理会国家明日意义，和当前情形。还要不断提高，自觉自愿的更多方面的把精力用出来。

这时阳光在窗前格外温和，我想起写《边城》第一章时在槐树下情形。同样是秋冬阳光。也想起我们过北九水那个小溪时山上打锣情形。我实在希望趁三年内有机会把我拟写的另外几个中篇故事草稿完成。辰溪的一个特别好，因为有背景。而另一个是常德，全是船只。另外还有三个，凤凰是其一，都有了个轮廓。我意识到，有三个必然可得到和《边城》相近的成功。会写得好的。只要有时间，能在三年内写完成的。我同谁去商量要这个时间？或只有教书才有可能。体力有个限度，特别是头脑。年纪青时不会想到头脑会不得

其用的。我应当来把待作的完成它，作品会从人民中受到鼓励的。即继搞工艺史，也得抽出些时间来写它。这些乡村故事是旧的，也是新的，事情旧，问题却新。比李有才故事可能复杂而深刻。也还得把满家《雪晴》以下故事续完，这个作品分章写，本意可作到十五节，比《湘行散记》好，因为正是地主斗争事。一搁下来，什么都不能说，不能作了。我一定要想办法来完成它。要时间，要想法使体力回复过来。四哥[3]的那一个也不曾完成。得续完它。三姐，望努力，多为国家做点事，要多做事。国家太大了，要人作事。

我很想念你们，想念虎虎得很。如来信，大家给我一个信，可寄川南内江县第四区转土改工作队。可能要十五天才收到，太远了。这里离四川成都倒近，只两天时间。我体力不大好，一定得想办法，恐怕还是不宜写短篇，太费生命，吃力得很。我一定要使他恢复过来，你放心。

国家好得很，我要从工作中多为人做点事情的。王正仪住在重庆何处地方？如体力支不住，也许要调回，得在他那里住住。医生人熟方便处多。

辛平先生在我临行那天，曾电告我去不了不去。望便中去看看他，也告一告情形。我不曾另外写信。我很念他。从他的鼓励中，我也同样鼓励过了无数年青人，工作和思想上都站得住，能为人民做事。我很念他。谢谢他。

一出来，我就感到我的无知和无能。只希望转回岗位上拼命作事，再从学习中提高自己。用工作和学习来补补过去工作学习和人民脱节的种种。

我很想念你们，我需要休息三两天，但是明天就得下乡

了。到外面来，我才明白体力不济事如何不好作事。

天气温和得很，这里正当秋收秋征，农忙过还得点豌豆蚕豆，土改是在这两个月中进行的。不要念我，要作事。工艺学校要成立，我盼望了几十年有个国家工艺学校，来接受优良传统再创新。我应当来参加这个工作。如成立，就调我回来筹备也好。这个工作问题上，我有些认识，可能对国家还有益，而比有些人看得稍远的。我应分有这个机会来参加筹备，看它逐渐生长壮大。还希望能主持一个研究资料室工作，因为可以把工艺史中几个重要部门理个清楚。也要赶快作几年，体力再一消耗，即不成功了。即有机会来作，有些材料特别是由清代丝织物花纹来作唐宋丝织物的比较工作，就不大容易作了。

想起这一串待作的工作，我就十分痛苦。我们国家对于这些事，已耽误了四十年，许多事已来不及搞了，现在作来已相当困难费事了。特别是新的美术史，老一代过去后，新一代实在不大好赶。我得来为国家做点事。但是，现在从何说起？

我给丁玲一个检讨文章①，不知她交什么刊物发表，是否发表。如在报纸上，就寄给我一份。这次回来写，一定还要深一些。知识分子真是狗屁，对革命言，不中用得很，而且一脱离人民，渺小得可怕。罪过之至。因为什么都不知，什么都得说，但是毫无意义，和人民真正问题实千里万里，即如过去的社会调查，如清华、云大两系工作，就全是枝枝节节，一点不切实际的书生工作。而当时二五年的工作成就，现在作来——由人民自己作来，三个月已完完全全弄好了。

人民力量之伟大，是只有从经验亲身体会才会理解的。

从文

一九五一、十一、十三

内江县　上午九时

医生看了看，可能血压高些，心脏不大好。我得支持。

---

① 短篇　作者1949年后，为恢复用笔能力和信心，经长时间构思和反复修改，写成《老同志》，完成于1951年11月12日的是第三稿。这篇创作试笔1952年被刊物退稿。现收入全集第27卷《跛者不忘履》集。

② 一二百斤　当时执行折实工资制，此处指一二百斤小米按官价折算的钱数。

③ 四哥　张兆和的堂兄张鼎和，革命烈士。作者从1948年起收集材料，打算创作一部以张鼎和为主人公的长篇小说。

④ 检讨文章　指《我的学习》，长篇检讨性文章，写信时尚未发表，后刊于1952年12月11日《光明日报》。收入全集第12卷。

19511113(2)
内　江

致沈龙朱、沈虎雏

龙龙虎虎：

我今天和工作队下乡了，要走卅里路，才到终点。可能中时候会走到地。一行热闹得很。身体不大好，我要支持下去。你无事时，记住为革大那个老同志炊事员做个凳子。做好了，可以托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宿白先生带去，他太太是在校中作干部，知道老同志的。也可托袁太太带，因为她在外语学校教书。但得写明是送研究院第五班厨房一位老同志的。可收得到。

这时九点钟，我头很重，院子中满是行李，在分队，和你们下乡捕蝗虫一样。我们这次去是打一群吃了人民三千年的老蝗虫，相当厉害的。早经过减租、退押、反霸，搞了一阵了，大地主小地主都在家中不能随便外出，有了个数目，要用三个月时间去清理扫除。比起你们工作来，困难得多的。特别是农村干部，直接面对大蝗虫，艰苦得很。但是人民力量已经起来了，就和你们工作情形一样，必然打得倒。帮同农民打，我们不过只是打打杂而已，知识分子是不中用的，不大中用的。能好好学习、改造，自己才不至成为人民蝗虫。你要好好读书，多做点事，凡事得起带头作用，不怕难。要听妈妈的话，在学习上和生活上都有用。国家太大了，社会

情形极复杂，建国要无数工程师，无数科学家，无数能办事肯负责的人，在领导下来工作。你们能在学校读书，是大幸，要特别用功，完成自己也就推进了社会。我很念你。

爸爸

一九五一、十一月十三

19511114
内　江

致沈龙朱、沈虎雏

十一月十四下午五时

龙龙虎虎：

这时是五点钟，我们刚吃过饭，来了许多农民兄弟打锣打鼓欢迎下乡下村，大家正在跳舞，和你们一样的欢笑。天气和北京九月一样，温和得很。我们住的名“烈士乡”，是个大糖房改的公所，院子和宝贡杨家差不多，石板地，柱子全是用石头刻的，大糖桶可容一二百石，碾子大得很，每天会出糖千余斤的。过不多久，有些人就得分别下村去了，过三五天即得分住贫农家，一个一个去住，再会齐来报告的。工作紧张而严肃，是历史上极重大事件，我们一切听乡中干部领导支配工作的。我要到处学习，每一事学习，这才真正是从实践中作一个毛泽东主义小学生。我寄的信你们可收到？我很念你们。要好好读书。我在区里看到几百学生在小学校和我小时一样的闹，从戏台边跑来跑去，极感动。特别是看到一些十四五岁的教员，敬重之至。有些和虎年纪竟差不多。你们想想看，人家都在国家建设工作上如此尽力，你们在读书，不特别用心，如何不合理！要用点功，多多学习，特别是虎虎，要合众，龙朱要事事帮弟弟，我们共同来把学习搞好。

同行的都送出了门，分别从竹林子间走去了。锣鼓声还在耳边响，天气已快夜，院子中空空的，情形非常离奇，因为什么都十分陌生，但是和同志们在一处可似乎和家中人一样，工作共同搞好。这糖房过一二月可能要开工的，一定十分热闹，因为千斤糖是要万斤蔗的，一天万斤，不是小事。这个地方是以产糖为主的。山上到处种甘蔗，和芦苇一样。

山上入晚有竹雀叫，这声音动人得很，因为和我相熟。入晚天上淡白，十分静，只闻山雀在屋后大竹林中聒噪，和小孩子哭声。鸟相当多。院子中空而静，我一人坐在阶砌间。昨天走卅里，今天只走二三里。这公所屋前屋后全是竹子和树木，远一点即是甘蔗林。糖房制糖间，完全如戏文中布景的空气。有一只牛，住处干净得很，角有三尺长，劳苦了十多年。这里犁田全是水牛的。

弟弟，这信十九才发得出，我们已到五天了。天气还不太冷，衣已全用上。山上各处还是绿的，正在收红薯，还有人带了家中的鸡到田地里去挖红薯，鸡在一旁玩的。干部工作都紧张得很。

19511119
内　江

致张兆和

一九五一．十一．十九　川南内江县四区烈士乡寄

三姐：

…………①

在这里看到十一月某一天报纸，有陈波儿②追悼会消息。使我记起在吴淞时见她穿着一件长绸曳地袍子上课神气，在北京从没见到，二十多年了，印象还极新。可惜。

这里吃的是中灶，每天经常是焖胡萝卜片段，加点豆瓣酱，莴苣丝，也加点酱，脚板山药煮汤，三大件菜。饭初来硬生生的，近日因同来的都办不了，改煮烂些。间或喝点茶（还是允和送的），居多整天开水也不想喝，因为气候相当润，又不动，也不渴。晚上一清油灯三人用，易疲倦些。办公处也用美孚灯。不用任何零食，也无个买处。从汉口起即预备了些药，也无多用处，得半瓶酵母性维他命 K，另托买了瓶还不来，医生说对心脏有好处，对失眠有好处，未见好。还未到生长解放虫③程度，地方水好，无灰尘，又不吃油腻，大家都干干的。因此衣也不如想象的易脏。庄稼人下地，多着长衫，外加一长围裙，习惯成俗，不感烦琐。加上头包一白帕，在布匹使用上，是相当浪费的。如一律改短装，大致

可节省出三分之一布匹，到五分之二布匹，这个问题迟早会要提出来提倡的。气候好，一般工作人员还赤脚草鞋，下田人和孩子们更是习惯赤脚来去，半夜黑里来开会，走山路一面悬崖高坎，一面山田，小路曲曲折折，不过一尺宽，来去通不失足。为工作干部伴送引路，来回动不动十里路是常事，且必然是此后两三月中常事，人民能干，反映我们无用之至。

住处是孤独一个单位，在山顶，四围有竹树环抱。本归一地主，地主已走，改公所。一切都比呈贡杨家院子还土，还粗重。木工除几扇格子门无装饰。但院子大石板，和屋基及沟水工程，毛房工程，都比云南的地主房子结实。一切具老式农庄味。没有楼，房子高度可以搭楼。狗不如湖南乡村之凶狠。人性格亦和平，但一年前情形不易说。真正贫雇农总是天下一样，非常勤劳正直可爱可敬的。所不同的，即一般人都会说话。相貌多还如汉画相砖上的式样，清瘦是特征，可能有两种影响而来：一、过去一时受军阀时代的烟毒；二、生活太苦，日用粮食上有量无质，营养分配上有问题。如北方农民，有生活极穷困，因吃杂粮窝窝，土豆，加枣、菠菜、南瓜，体力健康还能保持，孩子们且多胖壮。这里一般中贫，只是按季节产生吃，菜蔬中萝卜牛皮菜，又多是量大水分多，并不养人。杂果极少。油不够。能吃米的即用白米。辣子过多。豆子贵，吃豆腐也不容易。凡此种种，都是问题，土改后一二年，可能要将新的菜种加以提倡，推广。北方农民吃的方法也有可以取法处。特别是孩子们，多瘦弱，死亡率一定相当高。病中疟疾是普遍的。孩子多癞疥，一时还不易说治疗。衣少花饰，这和云贵湘穷农有基本不同。麻鞋极好，千五到二千一双，将来必可成为北方夏天学生通用鞋，因十分贱而合用，且结实得很。作法也比云贵湘粤

精致。孩子们极聪敏,很乖,长得也好看。蓄粪肥法太旧,还待改良。照报告说,一猪粪能肥田二亩,其实一般情形粪肥既不足,油枯又过贵,缺少,将来在食物分配量上作可能改善,如提倡种土豆代萝卜牛皮菜,则在农村经济连锁上,也是一件重要事,因为可增肥。山上杂果特别少。西红柿一种即长,惟不惯吃,将来应提倡,交小孩种,小孩吃,即可在生产上得到具体好处,在营养上也得到具体效果。到处有剩余土地可种。灶式应在重点村改良,不然燃料浪费太大,居多还用不到一半,大部分被烟筒把热力带走。半路见有吃开水不吃生水标语,这事即和土灶改良有关系。又和本地出缸砂罐有关系。砂罐形式都得注意,要设计家来注点意,对千万农民有实益。一般制陶业制陶术都得改良,注意新的对象而生产。家具不够用,竹编织桌椅即需要提倡,择方法简便实用的设计。一般用高桌板凳,即不经济,还不如云南用矮桌短椅。

对燃料处理得法,尚有一副产物,即灰分中的碱的提取,漂麻和洗濯都有便利。

菜蔬处理,茄子、南瓜、土豆的提倡,干腌菜的提倡,都可和生产相结合。要从品种上注意推广。这种农村副产,很显明对于多数农民弟兄,长年营养分配量上有极重要影响,比单纯粮食甘蔗生产不同。

---

① 此处删节与19511119~25致张兆和信中相似部分,共约6200字。两信当时均寄出,后者为稍经修改的第二稿。

② 陈波儿 原名陈舜凤,艺名陈波儿,电影艺术家,时任表演艺术研究所所长等职。

③ 解放虫 当时流行的对虱子的谑称。

19511119～25
内　　江

致张兆和

一九五一．十一．十九——廿五　内江县四区

兆和：

寄的信应当可以收到，但是总得廿来天日子了。昨托寄《老同志》一小文，抄过了四五次，不怎么完整，还落实而已。在事情行进中，言语中，还要多一点，解释还要删节点，就对了。这是我工作学习的起始。要从学习中得进步的。也测验得出，素朴深入，我能写，粗犷泼辣，还待学习。写土地人事关联，配上景物画，使人事在有背景中动，我有些些特长，也即是如加里宁说的，从土地环境中引起人对祖国深厚情感（必须有情感才能表现情感的）。至于处理人事机心复杂种种，我无可为力。今天已十九，我离开北京三个多星期了。这三星期和新事物的接触教育，只有一种感想，即终生来为人民的种种在生长的方面而服务。少拿点钱，多做点事，用作多久以来和人民脱节的自赎。看看这里干村的生活俭朴和工作勤苦，三姐，我们在都市中生活方式，实在有愧，实在罪过！要学习靠拢人民，抽象的话说来无用，能具体的少吃少花些，响应政府节约号召，把国家给我们的退还一半，实有必要。如北大还不即要我们搬①，务必去和张文教②同

志商量商量看，拿一半薪已很多。余捐献给抗美援朝去好，还公家好。我相信你是能理解也能就情形作到的。和这些干部比起来，我实无资格用国家这个钱！我们不配用国家人民那么多钱的。你若来看看人民的苦处，即明白了。

这里工作照一定程序进行。过几天秋征场面即可展开，也是最后一次向地主秋征。因为下月土地一变，田地关系一变，秋征方式也即大不相同了。对于当地社会，能接触到的，还是点点滴滴，但即点点滴滴，贯串起来即有个具体印象，对于我教育意义，是终其一生有影响的。特别是日日同在一起的本地土改村中干部，在本质上，心情状态上，言语派头上，工作方式上，都给了我极深而好印象。特别是在这么一个瑰异突出的自然环境背景中，我的综合学习，得到的东西，已多过住云南八年的。一定要反映到新的工作中去的。笔如还有机会能用，还有点时间可以自由支配来用，会生长一点东西的。这正和过崂山情形一样，给你一种预约，保证有些东西已在孕育中，生长中，看不见，摸不着，可是理解得到。因为生命中有了一种印象，一种在生长，发展，虽如朦朦胧胧，经验上却极具体的东西。要的是自由处理的时间，没有它，什么都完事，一切空话。有了它，这一切在生命中保有的东西，恰和粮食种子撒到这地方的土地中情形一样，生长成熟是常态，而抑郁萎悴倒是变质。同时也希望体力能支持得下去。特别是脑子和心脏，待回复本来，不能再恶化下去。头已不大得用，我得支持。因为我明白，有些工作对人民还有益。对人民革命和社会向前，特别是保留历史过程中最生动一个环节，土地改革，过去、当前和未来，我还要好好工作几年，也能够用笔做点事情。我爱这个国家，要努力把工

作和历史发展好好结合起来.

昨天饭后天气好，独自出去走走，到屋后高处悬岩边去，但见四野丘陵连亘，到处是褐土和淡绿色甘蔗林相间相映。空气透明，而微带潮润，真是一片锦绣河山！各处山坡上都有人在点种豌豆，远处人小如米点，白布包头蓝长衫，还看得清清楚楚。每个山坳或悬岩绝壁间，照例都有几户人家，一片竹子林，杂树林，在竹木林间扬起炊烟，田埂间有许多小孩子和家中瘦狗在一齐走动。山凹间冲里都是水田，一层层的返着明光。有些田面淡绿，有些浅紫。四望无际天边渐渐漾成一片青雾。一切温和静美如童话中景象，一切却十分实在。一切极静，可是在这个自然静默中，却正蕴藏历史上所没有的人事的变动。土地还家，土地回到农人手中，面通过一系列变动过程，影响到地面上每一个人，以及每个人和其他另一个人的关系。一面是淡紫色卷耳莲在山顶水坝中开得十分幽静，塘坝边小小蓝色雏菊，和万点星野黄菊相映成趣。一面却是即只五岁满头疥癞的小孩子，挑了小小竹箕去捡狗屎，从这个水坝过身时，见了我们也叫"土改同志"，知道是北京毛主席派来帮穷人翻身的。你想想看这个对照意义多深刻。一面是位置在一个山顶绝崖上的砦子，还完全保留中古时代的风格，另一面，即在这些大庄子和极偏僻穷苦的小小茅棚下，也有北京来的或本地干部同志，在为土地改革程序而工作。三，这对照太动人感人了！特别是一群活在这么一个历史画中的人的活动，竟没有人注意到这个历史性的变动如何伟大稀有，凡事如平常，更使我感到一种奇异。不知为什么，在那个悬崖上站着，竟只想哭哭。那么好一片土地，万千人民却活得不可设想的贫苦，现在已起始在变动，

……这一来，虽不曾去过四哥住的新旧圩了，得不到大圩子印象，但是把四嫂的叙述和这个景象一结合，有些东西在成熟，在生长，从模糊朦胧中逐渐明确起来。那个未完成的作品，有了完成的条件。给我时间和健康，什么生活下都有可能使它凝固成形。大致回来如有一年时间可以自由使用，会生产一个新的东西，也可能是我一生中仅有的作品。即把这里背景移到四哥故事中去，把这里种种和鼎和活动对照起来，一种米丘林式的移植法，在文学，如求典型效果，必然是特别容易成功的。你如记得到《边城》的生产过程，一定会理解到这个工作的必然性。要的是自由时间来完成。要体力支持得住才有办法。

我们住处是个大糖房，地主高百万家。糖房已废，地主改住一小偏房，原有正屋改成了乡公所及土改队住处。听郭政委说："这种地主当时照例养了七八条恶犬，家有盒子炮七八支，平时乡下人过路也胆战心惊。收买甘蔗时照例先不付钱，等几个月再付，借款还蔗过大再二。"这地主家还有秘室，墙上有窟窿收藏金银现货，挖出了些，其余墙上可能还有更多的收藏也未可知。房在山顶弯里，地势极好。门前即一冲水田，一级一级盘旋而下，树木蓊郁，环抱幽深。房子四周是竹子林，本地人名王竹，慈竹，其实即湘中洋竹。因为这种软竹子用处特别多，相约不许动笋子。用处多，生长容易，一切编织物通通用得到。也即是四川古民族神话的象征，"竹王生于竹中"，只有这种竹子可以当之。样子和呈贡乡村李家门前的那丛一样，不同处是这里格外多而大。房子前的水田杂树，特别是小竹林，都和电影戏剧特别是中篇小说所需要背景相合，在透明潮润空气中萧疏疏的。房子中侧

屋连接糖房锅灶，侧屋堆糖用两大木桶，高约八九尺，大亦相等，可容百石糖，加上大方石柱子，大门栏，一切是粗线条，在戏剧布景中是天然的，非常突出着眼，而又有极强烈效果。工作的糖房，闻日夜动工，经常有六七十人工作，四个牛换班拉碾子，日用蔗过万斤，出糖千多斤，地面还铺上甘蔗叶免伤牛脚，一切光景实在动人。我希望去住三五天，因为工作人员多是村农会中干部，土地斗争也即在那个地方展开。

我就在这个高百万的旧院子中，和几个本地干部谈长短经。黄昏前，来了些看病的女人（因新设一医疗处，有中西医各一），两个老妇女拄拐杖穿尖头钉鞋，从田塍竹林间来，走得极慢，从大石栏板间后屋进去。一个女孩子，长得干干的，披了一头散发，从前门走进。医生正在吃饭，这女孩子即在院中坐下来和我谈话。姓徐，无父母，二十岁，依娘娘为生。成年不成熟，如北方十三四岁，这里人大都如此："大家做事大家吃，有什么做什么，有什么吃什么。种了十二箩挑土地，挖红苕新收六挑，八千文一百斤，留下不卖。种了点牛皮菜在土埂上。收粮食即拿去缴公粮。家中养了一只母鸡，冬天不生蛋。养了两只兔子，花二千五百文从场上买的(用手比那么小小的)，小得很，到了两斤重，抗美援朝捐献了一只，选大的捐。"说到这里时笑了许久，很快乐。"要打倒美国鬼子我们才有好日子过。毛主席知道我们，要我们好好生产，选劳模。大家好好生产，吃一样饭，做一样事，过几年就好了。现在不同以往，往天乡保欺压人，地主坏，不讲道理。现在大家一样，当了家，讲道理，眼眉清楚，人好都说好。我过三天就要到甘蔗地去做事，八斤米一天，一个

月二百四十斤米。也累人，人多做起来好。三顿饭。要趁这一个月做，糖房已起搞，人多好热闹，夜里点大洋灯做，好热闹……我住互助村，来耍喔！我要走了。医生说药要明天吃。”

天已快夜，拿过药，当真就走了。就是从梯田小径，甘蔗林长在悬崖边，和一簇小房子竹子林间——弯弯曲曲小路走去。到家还有三里路，有些路一面还是高壁悬崖，下插数十丈下面还是水田，路又极窄，到家大致也黑了。理应还拾了些莴苣叶去，因为门外倒了许多老莴苣叶，兔子可欢喜吃莴苣。一切都那么善良。生在那么一个沃壤间，长年劳动竟吃不饱饭。生在那么一个平凡寂寞环境中，日子过得那么单纯，贫苦，却有一只亲手喂大的兔儿，捐献给朝鲜的战士，为了打美国人，为了国家。这是一种什么伟大情感！我们想想看，应不应当自愧，应不应当为他们工作终生！这个人已活在我生命中，还必然要生活在我的文字中。我一定要为她们哀乐来工作的，我的存在也才有意义。好些方面，这些人的本质都和我写的三三、萧萧、翠翠相似，在土地变化中却有了些新的内容。

天当真已夜了下来，侧屋里有几个农会干部围在灯下唱小本书。这地人极奇怪，平时说话多用唱歌尖喉，一到唱歌时反而用说话平喉咙。一切极静，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凡有人家处实在都在动中。为土改进行程序而动，少年会，老年会，妇女会，知分会，自新会，富农会……没有一个人闲着，一切脑子也在动。这就是历史，真正的历史。一切在孕育，酝酿，生长。现实的人和抽象的原则，都从这个动中而结合，发展，向一个目标而前。我在其间也随之而前。我的学习和

工作，和其他同行似乎都稍稍不同，在派定工作上，可能是个不及格的附员，如村干说的书呆子大饭桶，但是把这个历史的点和面重现到文字中时，可能是一个不太坏的工作者。为的是这一切都教育我，启迪我，感动我，也支配了我。不过这一点我可不好向谁去说，没有人理会到的。大家一定以为我是个对事不关心不热心的人，是个旁观者，是个——可不知一切事在如何空气下进行，发展和动变，我都一律十分关心而且异常倾心。和我常坐对面一个村干，我和他话说得极少，他的报告问题时的神气，内容，态度，以及其思想，报告中特别长处和小小弱点，在戏剧中和小说中应当如何不同表现，才有充分效果，我都熟习之至。但是我什么都不向他说。我好像一点不和他亲热，话说得极少。

什么事都是生动的，新鲜的，而又可以用各种不同形式反映到绘画和音乐中的。是一切创造的源泉。只要有时间，什么都可以重现出来，必然得到很好效果。因为什么都极新，但是人的贫困却是从有阶级社会以来的老封建制度。

同行中也有作曲子的，住在相去三里一个村子里，隔二天即可见见。和我谈起以为来到的地方没有音乐，如指普通歌唱，本地人真是奇怪，统不会唱歌。凡是湖南、云南、江浙人民开口有腔有调的长处，这里都如被历史传统压力束缚，无个生长机会，言语多清越可听，只是不会唱。可是一个习乐曲的，如习到了家，从一般文化中理解文学、美术、哲学、绘画……兴致特别高，广泛有认识，有兴趣，则在这个地方，必然可由转移方式，得到极多的教育。丘陵起伏连亘中的自然景象，任何时看来都是大乐章的源泉，是乐章本身！任何时都近于音乐凝固成定型后一种现象，只差的是作曲者来用

乐章符号重新加以翻译（必伟大作曲者才有可能），一到春天且必然更加流畅活泼而充满青春的魔力。很奇怪，即这一切对于一个作曲者反而视若无睹。这也可见中国更新的作曲家的训练培养，可能得给一点新的关心，得换换方式。必从一般文化教育提高，方可能从自然中启发那个创造的心。必有一个创造的心，方能从自然中看出复叶与谐和。在土地草木天光云影中即有一切旋律和节奏。这是一种相当艰难的工作，但是也是唯一有希望的工作。不知从万象取法，从自然脉搏中得到节奏感，绝不会有伟大乐章可产生的！

这里正是入冬天气，鸟已稀少，但半夜清晨间或在林中的鸟声，依然极动人。从早上极静中闻竹雀声，和四十年前在乡下所闻如一，令人年青回复，不敢堕落。只觉得生命和时代脉搏一致时的单纯宁静。人事的动和自然的静相互映照，人在其间，实在离奇。尤其是我处身其间，创造心的逐渐回复，十分离奇。党文件中常说为工作而忘我，我似乎稍稍有了些理会。

附近糖房已开工，丘陵间甘蔗林到处有人在倒蔗。本地人不管学的是什么，艺术或文学，都司空见惯，平常之至。其实这里包含了一切艺术的源泉，各种稀有元素的综合，特别是有历史性的，空前绝后一次。工作者多为村干，工作的目的且联系到下一月的土改斗争思想教育，生产和爱国教育。碾子日夜转动，人和牛都分班工作，糖锅一连串的日夜沸腾，大小坛钵几千，原料堆积如山，成品堆积如山——在这种有声有色的发展中，贯串了阶级斗争最激烈的一段，太动人了。我知道，一切感动并不能即成一切作品，但它却必然是一切作品的媒触剂。一切作品的成长，爱和恨的成型，都得通过

了它，才有可能鲜明而具体的成为文学和艺术。文艺座谈的重要性，也唯有从这种具体事件，具体环境的发展中，深入一层体会，能印证而得到正确深刻理解。

我们在这里，有三个人各带了一册毛选来。在一张桌子一盏清油灯下同读，也是件极凑巧难得意外事情。各有所得，各有体会，但是又有一点儿完全相同，即对于这个历史文件深一层认识。三个人平时是不易在一处的。一是北大哲学系郑昕，工作团团长。一是查汝强，北京市党部科长，工作团秘书长，和周小平神气相似，才廿六岁，十五岁即工作。一个是我，身心都还脆弱得很，一点不懂政治，却深深明白文学和历史结合，和人民事业结合，和某一阶层结合，用何种方式来表现，即可得到极高政治效果。而读毛文选时，且更多的联系到近三十年社会和现代史的种种变化与发展。正和过去十七年前，与马思聪、梁宗岱三人同听音乐一样。三个人听了七小时的悲多汶等全套曲子，同是一双耳朵，却各有所得，各有影响。思聪从作曲者，指挥及种种器乐的独奏过程上，领会了许多我们不易学习的东西。宗岱得的音乐史中一些欣赏印象，一些在客厅中可以增加谈风的东西，也可能得到些文学思想上的东西。我呢，在直接方面似乎毫无所得，但间接，转化，却影响到此后的一些工作，特别是几本书，一些短篇，其中即充满乐曲中的节奏过程，也近于乐曲转译成为形象的一些试验。但理会到这点，可说不出。这时在读这个历史大文件，也和当年听乐曲一样情形。会生长一些东西的，会影响到此后工作十分具体明确的。

这里土地景象给人的印象很是奇怪。不见到即难于想象。还有更离奇事，即许多同来的人，有好些是初到南方的，都

视为平常自然，少惊奇感。对于那么好的土地，竟若毫无感觉，不惊讶，特别是土地如此肥沃，人民如此穷困，只知道这是过去封建压迫剥削的结果，看不出更深一层一些问题，看不到在这个对照中的社会人事变迁，和变迁中人事最生动活泼的种种。对于这片土地经过土改后三年或十年，是些什么景象，可能又是些什么景象，都无大兴趣烧着心了。换言之，也即不易产生深刻的爱和长远关心。任务完毕可能即一切完毕，无所恋的离开而去。这种对于新事情的发展和变化少长远关心，也很是特别。都爱农民，都盼望把工作作得好些，都充满勇气和信心来求完成任务，但任务完后，大致是不会把这地方所得印象，占据生命多久的。似乎是因近三十年教育的结果，有些情感被滞塞住，郁积住。又似乎因教育分科，职业分工，这些情感因过去和学业和职业的现实需要都不合适，在适当年龄中不曾好好培植过，也即始终不能得到好好发展机会，而逐渐使这类机能失去作用。又似乎这种对一切有情的情形，本来即属于一种病态的变质，仅仅宜于为从事文学艺术工作者所独具，而非一般人应有的。因此大家虽若活在如此伟大历史发展中，对历史却无多大兴趣。活在比目前任何文学艺术更复杂、丰富、生动历史过程中，背景中，节目中，却居多人与境合，人境两忘，缺少感觉。在半路一个地方时，同队的大家邀出去看看村市，无处不可以由询问知道问题，年青人却以为村中无一可看，赶回住处去看土改小说，看他人写的短篇。真是不好说的一种现实，然而即这种现实也就动人之至！

天气如好些，体力也稍好些。饭吃得硬过平时所能抵当，不好另作，还是浑吞咽下。每顿大致是胡萝卜为主菜，切丝

削段必加点豆瓣酱。脚板苕或萝卜作汤，牛皮菜素炒。也多少加点辣酱，另外一小碟酱油加辣酱。等级在中大灶之间，前些日子一千八百文一天，近些日子加到二千四百文。天气冷，做饭烧柴也占消费中相当大数目。有时不吃汤，即用米汤当主要饮料。这是组中的上等伙食，如下村同志，吃的只是红苕拌饭，牛皮菜。是目前贫雇农一般情形。这些人真如毛文所说，不仅身体干净，思想行为都比我们干净得多，长年极劳苦认真，活得想象不到贫困，孩子们大多长年赤脚，家中屋漏找块瓦也得不到……三，要想办法实事求是，我们来共同学习少拿国家一点钱，少拿人民一点钱，多做一点事。

我一天可有点时间到山顶上去看看，好像是自由主义游山玩水看风景，不会想到我是在那个悬崖顶上，从每个远近村子丘陵的位置，每个在山地工作的人民，从过去，到当前，到未来，加以贯通，我生命即融合到这个现实万千种历史悲欢里，行动发展里，而有所综合，有所取舍，孕育和酝酿。这种教育的深刻意义，也可说相当可怕，因为在摧毁我又重造我，比任何力量都来得严重而深远。我就在这个环境中学习逐渐放弃了旧我，变得十分渺小，虚心。奇怪得很，一到那个悬崖上看到远近山村，和更远一点一个山顶悬崖砦子时，我眼睛总是感动得湿蒙蒙的。我真正接触了封建，真正接触了人民，我体会得到，我的生命如有机会和这些人事印象，这些见闻，这些景物好好结合起来，和这片沃壤美丽自然背景中的山村悲惨人事变动结合起来，必然会生长一片特别的庄稼，字数可不必如别人那么多，只要有六万字到十万字，即可形成一种不易设想的良好效果。一面是仿佛看到这个庄稼的成长，另一面却又看到体力上有些真正衰老，受自然限

制，人事挫折，无可奈何的能力消失。在悬崖间绝对孤独中体会到这个存在时，更深一层理会到古来人如杜甫等心境。我常从一条条小小田埂沿着崖边走到顶上去，山比跑马山还高，泥土和蘸过油一样潮润，问本地人才知是大黄土，不大上庄稼。沿崖边不过留路一尺，满摊着新拔的红苕藤。一到顶上，即有天地悠悠感。各个远近村落，都有我们同队的人在工作，三天有一部分可见到。表面上我和他们都如有点生疏，少接触谈笑，事实上生命却正和他们工作在作紧密的契合，而寻觅那个触机而发的创造心。只要有充分时间，这点天地悠悠感即会变成一份庄稼而成长，而成熟。但是这个看来十分荒谬的设想，不易有人能理解，能相信的。世界在动中，一切存在都在动中，人的机心和由于长期隔离生分，相争相左得失爱憎积累，在长长时间中，不同情感愿望中，继续生长存在的，彼此俨若无关又密切联系，相激相宕形成的不同趋势，是和风甘雨有助于这个庄稼的成长，还是迅雷烈风只作成摧残和萎悴？没有人可以前知。我常说人之可悯也即在此。人实在太脆弱渺小。体力比较回复时，我理会得到，新的历史的一章一节，我还能用文字作部分重现工作，因为文字的节奏感和时代脉搏有个一致性，我意识得到。如果过去工作有过小小成就，这新的工作，必然还可望更加成熟，而有个一定深度，且不会失去普遍性。为的是生命已到了个成熟期。特别是对于人的爱与哀悯，总仿佛接触到一种本体，对存在有了理会，对时代有了理会。但是同时也不能不承认，身心都脆弱得很。从文学史上过去成就看作者，似乎更深一层理解到作品和作者的动人结合。作品的深度照例和他的生命有个一致性。由屈原、司马迁到杜甫、曹雪芹，到鲁迅，

发展相异而情形却相同，同是对人生有了理会，对存在有了理会。我已尽了极大努力，来把工作能力和工作信心恢复，要它和人民历史发展结合，来向年青一代学习，并为他们而工作。向人民学习，为他们而工作。

要尽可能把工作和国家明天结合起来。因深深明白工作应当是为什么，而能作到又是什么。但是也得承认自然的限制，一个拆散重拼合的机器，体力一用到某种程度下必然的结果。

到这里什么都学，从每一个人学，从看牛的学，从极小的孩子生活情况学，从极琐琐生活生计里学理解他们，也从新的觉醒意识理解认识他们，但是，在应行的工作上，我不过是一个不称职的属员而已。眼睛不好，跑夜路已不济事。上山即更糟，和云南时有些日子相同。在想办法克服。要克服。实在不济事，工作总还是要进行下去。时代既日日向前，自然不可避免即衰老者毁灭，而青春健全的大踏步而迈进。

从文

一九五一、十一、廿

今天已廿五，离北京一个月了。这一个月学得真不少。

看有人从北京寄信来，只十二天，快信寄。如来信，可作航或快信。快信大致还妥当些，打听打听好。告告这一月大小事情。信寄川南内江县第四区转土改工作团，可以收到。

要努力为国家多作点事。这里村干有十多岁的，大

都能干得很，生活朴素，精神饱满，和他们比，我们不中用之至，必须在工作上来补足，才对得起国家。

这里土地几乎无处不可以生产，也无处不为人使用到，可是一般生活实在穷困得很。生产剥削重要机构是糖房，为直接榨压人民血汗对象。每年开工时榨的虽是甘蔗，其实即是农民血汗。糖房现在已由农民用合作社方式共同管理，生产收购也从公议决定。近日来各处都已开始动手熬糖，到山顶上去看看，远远近近到处有烟子扬起，分配得十分平均，照例是就生产区三五个小山头弯弯里必有一个高烟筒，烟雾上升甚高，很动人。特别是明白了这个地方过去和当前，并理解到未来人民自己作了主人以后生产的发展，从这个烟雾中，是会更深一层明白国家将来的，也会更深一层理解为人民服务，是要不断提高的。如理会得到这种生产过去，是包含了多少年多少农民终年辛劳挖泥挖土，几几乎有十个月不离开田地，到收成时再把它来送到糖房，经过许多手续，才有机会运到大都市去供人消费，而生产者孩子想吃点糖也不可能，居多即一年四季油也不吃，我们会再也不好意思费糖了。孩子们现在的节省，是要受鼓励的，他们很对。特别是龙龙，如也参加过一次土改，可以更好的教育虎虎。

昨晚上在一个牛栏里听三个妇女诉苦，诉本地七财主的苛刻和家庭婆媳间种种，比左拉、高尔基叙述的都直接得多，空气也特别得多，如读生书，又如温旧书，特别是温旧书意义深。因为在对照中更多理会过去所见

农村种种，写到的都不深入。立场不正确，观点不正确，得不到要点。

---

① 要我们搬　作者因病自1949年春开学后，不能继续他在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教学工作，1949年8月起，被安排到历史博物馆上班。通信时有关部门正在催促搬出原住的北大宿舍。

② 张文教　1949年后在历史博物馆的第一任中共书记。

19511130
内　江

致张兆和

1951．11．28内江第四区土改工作队

兆：

寄的信想必可以收到。昨天的信是快信，可能十二三天就收到的。这里一切真如战争，秋征明天起始，有百十万斤粮食入仓，男女老幼一齐得动员，二三天即得办好。人力伟大可见。还有一堆任务，都是几天内得完成的。所有人民都在动中。三天后且得进入二阶段工作中，全是有历史性的行动，却压缩到三四天内完成。糖房各处在开工，各处日夜有石碾子转动，糖水汩汩向石沟中流，五六口大锅沸腾糖汁，大几千大坛装满糖汁，百十人忙来忙去，一个月忙的结果，就有几千万斤白糖在半个中国各处流去。人力的动员如此伟大，个人处身其间，不免越来越感觉渺小。昨信说，我们要响应抗美援朝和节约号召，把薪金退还些，或捐献，或存储些实在有必要。我每月拿四百即已太多了!!! 要从这些切实方面来爱国家，接近人民。个人必须共同来苦几年，享受在后，工作加多，才算得是爱国家，爱领袖。你若看到人民的情况，工作干部的生活情况，一定会明白我们那么作，是十分正常合理的。也是十分必须的。要和他们一样爱国家!

天气阴阴沉沉，一身衣装上了身，还是极冷。看报上说

寒流已到了华北，孩子们可能手套都上了手。在报上看到老金一文章，写得很好，也老老实实。可是对新的时代实在还未透，如参观一回土改，即可能不同许多。如见到他时，劝他想法参观一次，只一个月。影响一个人的思想，必比读五本经典还有意义甚多。有许多文件，如不和这种工作实际结合，甚至于就看不懂，懂不透。如见常风，也要劝他想法参观一次。对一个人生命有重要变化，是必然的。

这里有和龙龙年纪一样大小，在乡下工作得极好的。有些还是女孩子，两脚泥浆，却在滑溜溜小径上奔走如飞。有部分是小学教员，也比城市中教员能干得多。都是中国真正的基本。村子中因无学校读书，必到大乡去，有每日来回得走廿里的。长年如一。这才真正是新中国的人民！看一看，就可知道在大城市中工作者还应当如何努力，才配合得上国家需要了。要更如何积极努力来工作，才配合得政治需要及国家明日发展。

人在组织中动员起来时，实在是不可想象，也只有在工作实践中，才能够深一层理会。住处一小时前还有卅个人集会，工作一布置，都散到各村子里去了，院子中只厨房一年青炊事员在劈柴，一女干在电话中叙杂事，静得离奇。全个院子都静得离奇。出去看看，全个地面也如静静的，一点儿声音没有。可是每个小村子中人家里，都为了秋征，为了抗美援朝，为了选模，为了土改，在作各种准备。三天内一乡村中即有近百万斤粮食入仓，其他活动且将影响到全国经济和抗美援朝。你们在北方吃的糖，说不定即有从这些内陆丘陵地一个糖房中的生产品。如眼见到这些糖的直接生产者，多年来如何受压迫剥削，种了一生的甘蔗，一年想吃三五斤

糖也不可能，就可知我们生活到这个新时代，过的日子还是太奢侈了。一般住在城市中过日子，说靠拢人民，理解人民，都还是相隔甚远，要改造得更具体些，工作得更勤勉些，才对得起这些人民。即教国文，教那些新的作品，也只有亲眼看到乡村是什么，乡村又如何变，才能批评新作品，理解新作品。特别是写翻身农民故事，和土改故事，不亲自经验，实在不易理会。如不是很多方面的理解农民，即这次下来工作二三个月，也还是不大知道，不易写出的。特别是对于他们的爱，要知道得深，才反映到文字时有力量有情感。

头总是不大好，笔记许多事记下来都极有用，可是一记到相当长时期，即无法继续。弄了些药，未见好。得了瓶酵母维他命，吃过不少，无效果。下村到组上去工作，必走夜路，小田坎上跑来跑去，我无可为力，只能留在村中听汇报。点上糖房只是单独一户，经常虽住有一二十人，还是静得离奇。五天上场听报告，分住各处的可见见面。场即云南街子，和呈贡县城大小相差不多。老婆婆摆小摊子卖花生鸡鸭蛋，抱个烘笼守在摊子边打盹，和永玉作的木刻完全一样。许多人家湿湿的屋子里，都有老婆婆在纺棉纱，声音低低的。小孩子即在旁边竹凳子边爬。小小官药铺照例有穿长衫子手执水烟筒的老板，在柜台里吸烟，膏丹丸散，去寒退热，生意相当好。且必然是本村一个知识分子。小饭铺多在场头，照例有挑箩筐的歇憩，吸烟，吃饭时有辣子萝卜丝。

看到这一切，和我生命似乎有些感触相会。和他们谈话时也比别的人更亲切。但某一点极理解，某一点却如隔着一层东西，我似他们可不是他们。爱他们可不知如何去更深入一点接近他们。生活一面理解得多，愿望也理解得多，但是

却难于叙述他们。可能因为是冬天，气候过冷，见不到老太婆的笑。前天上场去买了双草鞋，一个老太婆一面为我编串草鞋耳襻，一面笑笑的看我问她这样那样来回答，我明白她们似乎更多了一些。特别是静默时的生命，是种什么形式，过去认识的和当前的还一样。这种发现使我异常痛苦，也格外沉重。我懂她们，却因此吓怕起来了。即手中笔如果还能好好用几年，来写她们时，将是一种多沉重的工作！实在太沉重了。平凡、单纯，活在一个不易设想过程中，哀乐的式样，我都那么熟习！兆，生命还得用时，我要为她们努力使体力回复过来，我要为她们来工作一阵，生活即困难也不妨事，要把手中的笔重新拿起，为她们的苦难和垂老生命中的一线春天——她们也都在为抗美援朝而捐献——来工作下去。

兆，一个人，如真正理解到另外一种人的生命（灵魂）式样时，真是一种可怕的沉重，我一定要来好好重现到文字中。我似乎起始理解到自己的笔是个什么，误用了许多年，都不过是浮在人事表面上，习惯形式上，无目的无计划的浪费，现在才起始意识到一种责任，一种叙录真的人民的责任。我看到苦难的一面，又看到新的生长的一面，我看到这些东西，却进而要来重现这些东西，为了这一种责任，我不免有点茫然自失，因为头和心脏都已经用旧到了一个程度，要进行的工作，却必需要一个铁打的身子和青春生命方能承担。生命不得其用，可惜得很。

11．29下五时

天气明朗了一会会，又被灰云罩住，阴阴郁郁的。不怎么冷。开了整天的会，吃过饭，从泥滑滑小路大伙儿都到了

场上，从孤立村子转到龙街子似的大村中。我一来即和三个同志坐在一个旧戏台上，村子里陆续有人民代表来到，在下面集中，有背孩子的，挑烧柴的，挑红苕的，还有扛了一个老柳树根来的 三四天大会中，多各自携带吃、喝、烧的来，有的还挟了一大捆稻草，当作卧具。我们住戏台上，一切如三十年前所见戏台，也是在稻草里睡。街上橘子八百一斤。小面馆照例有卤得黄黄的猪头肉、猪耳朵和尾巴，等待主顾下酒。面五百文一碗，一口气可吃四到六碗，作料可相当多，面特别细。点的是满堂红油灯。卖面的娘子，在摊子旁包饺饵，头包白布，小小的，十分善良，一切和四十年前所见一样.

北来的人正在为明天会场作布置，点的还是油蜡烛。戏台建筑还是穹窿顶，在建筑术上是古典的，涂金雕花都相当讲究，特别是设计，很像个样子，比一般新式舞台合乎观众要求，天已黑，满院子有人声，都在参与历史中一件大事，也创造新的历史，但是谈的却是秋征捐献和大会种种。人都活在历史中。我这时即在牛油烛前，人人都为明日的大会而忙着。身边是各个村子中的男女贫农代表走动。随后即分组到贫农住处去（下用稻草，上用谷簟铺好，纵横住了两百人），十六个人组，漫谈生世，从八岁起说下去，各组完毕，已到十一点。再一汇报，已十二点，就蜷在戏台后楼上一角稻草堆中睡去。半夜中听打更锣，情境特别。到五更，各处有鸡叫。天未明楼下说话声音喁喁唧唧，低而沉。天明后，听到磨坊打筛声音，可以知道这个小小村镇已在动中。街口铁匠铺的炉火，也一定已有熊熊火光扬起，且有叮叮当当响声。今天赶场，七百人口的场中忽然增加到三千人上下，可

知日用物品的交换，必然相当热闹。八点左右街上场面已展开，官药铺柜台抹得干干净净，卖肉的占了街上主要地位，一大块大块肉挂在黄铜钩子上，打扫得白蒙蒙的，等待主顾。清油价到六千（有的竟要八千），肉价不过三千，有的卖二千八，所以肥猪肉是乡下人主要兴趣。但能吃的人还是比较少数。这几天正值下甘蔗熬糖时，有劳动力的收入都增加，且值秋收，秋征，交换物资也比较频繁。场子上也还有人用破洋瓷脸盆，装了五寸长大鲫鱼，上盖菜叶，搁在街边屋檐下出卖的。也有卖兔子卤肉的。有卖霉豆豉的。有抱了绿头公鸭（和抱孩子一样，用布包着）上场出售的。有挑了豆壳一大担，在街上撞撞磕磕的。杂货铺的老板，屠户老板，面馆老板，大都如大匠琢轮，不慌不忙的，知道有生意待做。生意特别好，桌面案板特别整齐丰富的，应让街头街尾的饭铺。白米饭已上蒸笼，鸡鱼肉菜都收拾得很好，葱蒜辣椒也准备得十分齐全。地下照例湿滑滑的，因为有卅里内外泥浆带来。

天气转晴，一切都明明朗朗的。看看这里街子，和呈贡街子，和卅年前各种各式街子，使我对中国农村的市集有种奇异的情感，因为极可能从这个情况中可以看出古代村市的情形。大都市在变，小村市如果生产物资交换方式不怎么变，则千年前的村市和当前村市，大体是相同的。也由此可以体会到写古代农村比古典都市容易把握问题。

头总是不大好，心脏影响或由之而来。上坡不好受。吃的已够好，萝卜青菜还有油，但是终日把饭吞下去，加上辣子酱，已起始有些难于消化。有时一吃过即得上路，年青少壮不在乎，我有些当不住。体力受了限制，无可如何。但是要支持下去。

树叶还未尽落。山上各处是绿的。每个山坳上总有个水塘，水极清洌，有卷耳莲生长得极好。竹子在山上生长，都似乎不是为致用而是为装饰效果的。

农村在动中，自然景物那么静，我置身其间，由此动静总似乎在孕育一种东西，只要有时间，即可生长成熟。

这次到乡下来，最得用是棉衣和虎虎的一支笔。衣服很合式，笔可以写极细笔记，且不必为墨水担心。同来的看到这支针尖似的笔都发生兴趣，因为没有一个人的这么细的。虎虎这支笔真有用。我只担心这种信如受水潮湿，会影响到信里。

11．30

开了半天会，累得很。一个人在戏楼后稻草堆边靠墙坐下，耳听到远处厨房切菜声，年青农代笑嚷声，一个人劈竹子声，我和个翠翠一样，心十分孤寂，善良，对这一切存在充满了爱。我似乎稍深一层明白文学创作所需要的一种生命是什么，而和他有了接触。给我时间，就会有生命在纸上呼之欲出。特别是这里农村一种在生长中的生命形式。在这里还有时间把毛选读完，有些注太简，附带参考文献又少，一般人读来不易懂。在这里联系实际来读，特别亲切。

很念小虎虎。特别是一拿起笔来时，就想到他为买笔袋情形。心脆弱得很。从报上见陈波儿死了，可惜得很。东北有些影片成绩在国外也得到好誉，闻多是她领导指导成功的。这里一些年青村干，特别需要看看文学刊物，可不易得到。可试为买几本《新华月刊》寄来，写寄川南内江第四区土改工作队，能收得到。只是收到时间可能太慢，等我回来时再

为寄也好。年青工作干部，各有长处，都可敬可爱，且盼望从学习中提高自己，可是一天总是忙。这些人中如好好注意，将来会有许多伟大作品可由之产生的。因斗争经验足用，笔不会用。中国新生作家，如不从这种广大村干层培植，仅靠城市中人和文工团中工作者，实在可惜。这些村干如有二三年用笔训练，眼看农村的变，会有伟大而素朴作品产生的。这是个问题，即告他们如何用笔。

盼好好工作，盼和孩子们身体都好。

从文

1951．11．30下四时

19511202
内　江

致金野

金野：

分手十多天了，这里竹林子每早上都有竹雀叫，一叫就想起您和您的歌声。

我们正在区里开代表会，三百人一起，准备进行第二段工作。葛同志回来时，一定可以详细说到。会告休息，躺靠在戏楼后铺上写这个信。

我们住的乡公所离区公所会馆只二三里路。一个地主的糖房，孤立在山顶上，四周是杂树林和竹子林。糖房已废，粗线条的圆顶草房，和大容百石的木桶，好几千坛坛罐罐，还搁在那里不动。地主名"高百万"，家中房子保留老土财式样，什么都是粗线条，猪栏、水缸、毛房，统是方方整整石头作成的。房子中墙上还有金银宝藏，已发现三处，可能还有些金子银子等待发现。房子在两山间顶上，县里郭政委说："过去时代这种地主照例家中有枪和七八条恶狗，过路人也胆战心惊。"现在已见不到这种恶霸排场。但是这种房子若用作戏剧布景，到北方去，保证完全成功。因为处处突出，十分有个性。屋前是一冲水田，屋后山顶种的是甘蔗林。到山顶悬崖边去望望，远近景物动人得很。到处是淡绿色甘蔗林和褐红土相间相衬，每个山凹里和悬崖边，照例有竹树和三两

户人家，什么都和童话中布置相似，真奇怪。特别是隔四五里一个山顶砦子，四面都是悬崖，上面是纯粹中古时代的砦子，永远十分安静，可是我们在进行的，却是全面的动。每个小房子里老的，小的，都在动，大家都活在历史行进中，都在为历史而动。一到山顶上时，我总十分感动，因为理会得到，这种种，一转成文字，用戏剧或小说反映出来，必然十分动人。把自然景物的沉静和人事的动结合起来，成功是必然的。照我个人意思，这一切其实即是一种凝固了的大乐章，只等待作曲家用音符翻译出来。希望同志嵇振民，可以把这个翻译工作完成。把冻结凝固了的自然和传统封建翻译成流动的交响乐，这是种艰难工作，要人做。

村里吃的稍好，每顿有胡萝卜豆瓣酱。可是饭硬如子弹，每顿用吞丸药的方式送下去。由一碗到两碗，初初还当得住，近一礼拜有点不好对付。不好意思想别的办法，用一个“熬”字，把困难应付下去。多数人都极苦，个人小算不了什么。路滑不好走，晚上小村子各种会都无从参加。人老了是个废物。

头和心都已不大济事。并不是那天写小说才不济事。机器太旧了。已尽可能作一切挣扎修补，总要支持下去。要想法把工作和新的时代好好结合起来。只是自然限制大，恐至多也用不到三五年，得休息了。有一大堆故事待写，一大堆工作待完成，没有办法。首先是无自己可以支配的时间，什么都是空话了。

今天这里赶场，场上情形很热闹。有抱了小白兔出卖的，有用布包了一只绿头大雄鸭子出卖的，兔子鸭子都干干净净，可以推想这些生物在那个人家庭社会中平时占有的地位，得

到的关心。卖东西的大多是女人，我熟透了那些乡村中善良人民清洁、正直、胆小、温和的性情。只希望还有机会能有些时间，来把这种种和一个在计划中变动的农村，在特有性格的自然背景中，结合成一些不同的形式，重现到文学中。大致中篇小说特别容易得到成功，因为一切条件适合于小说。惟理想和实际是两样东西，两种存在。目下是头脑和心都只希望有个把月休息，喝点稀饭也成，实际是过十分钟得开大会，作记录，一连四天。一切都很好，一切在学习，从村干工作精神可学得更多东西，也因之强健了些。中国目下是有万万千这种好青年各在意想不到的繁忙中进行工作完成任务的。许许多近于奇迹的建设即由之产生。我们来自城市中的知识分子，不中用之至，渺小之至，甚至于可狗屁之至，只合在都市中点缀，到实际工作中考验时，用处有限。

你们附近一定也有糖房，这里在糖房中工作的，有一部分是村农会中人，因之生产实结合斗争，第二阶段中一定更加有重要表现。这是文学戏剧中最有性格的场面，值得特别注意。而且这斗争也是历史唯一的、末后的一回，因为土改后，生产关系一变，其余也随之而变了，再不会有这种斗争了。如写戏，用它作第二三幕，效果必特别好。用到北方去，保证有八分成功。你们有经验的一定理解。

闻龚同志病了一次，很惦念。病过的人才理会有病的痛苦处。这里有奎宁，要不要？如要买药，我这里还有点钱，可以借用。望转告一声。大家是不是都下了贫农家去住？到这里见到特别熟习的是老太太情感。特别难于理解的是十六七岁女子叙受家中虐待情感，一听到诉，话又不懂，我想最好是陪同哭哭，但又不是习惯所许可。其实说的问题从全程

看我都极熟习，且理解这些女孩子哭后又是什么情绪。人都善良得很。只可惜对地主家庭场面，及在当时十分威风，地主、乡保、伪党团、袍哥四位一体时的心理状态、生活方式，已不易亲眼见到。老房子经过减租退押，再也看不到原来派头了。

这地方使人永远感到奇异的沉重，即自然如此美好，人事却如此恶劣，两相对照，对历史封建更容易深一层认识。目下表面上一切还是十分沉静，可是每一个人家中都在动……有关这些情形，就不是戏剧能表现，只有电影或有可能来处理它了。因为每家在动。

听说自流井更富于地方色彩。江里不知在不在您们那边。有会速写画的，望为把住处，随手画点来。龚同志住处，据郑同志说自然景物比这里糖房还好些。也希望画个略图来。我们队里似有人带照相机，如是熟人，务必照几张糖房的生产和倒甘蔗时外景相，当风景相照，这是重要得很的，极有历史价值的。我还只想设法向重庆熟人借照相机，留下些相片，将来任何方面都有用。只这一次照片特别有用。因为有历史意义。庄严得很。要想法照照。

天气阴阴的。靠在这里地铺上，耳听到楼下百十种人声，其中还夹有六七位小朋友的哭喊。这一切声音，好像一股寒流直浸入生命中，成为我生命一部分。心衰弱得很。生命青春真可羡慕。哀乐虽多从面前物质得失反映，没有过多的理想，没有痛苦。对生存只是从生活上接受每一个日子而来的工作任务，此外即少单独的思索，精力大部即消耗于日常工作活动中，一切文学、艺术、文化，抽象原则或历史意义，统不在思考范围之内。对人民的爱，也不必尽从本质上感到

完全的亲切，由于深刻的认识和熟习。只是和工作任务连接时的责任感提高，以及完成工作任务的愉快，即可把日子过得十分健康。青春生命实在可羡慕。年纪一老，听到小孩子哭声笑声，都如同可以体会到生命荣枯和历史变易，都和自己工作发生一种不可分割的联系。从此外本村子磨面房的打筛声，和街头小铁匠铺的打铁声，也影响到工作极深。因为这种磨面打筛声和铁匠打铁声，已在同一方式中搞了两千年，而这种种却很显明行将成为一个古典村市社会的象征，三五年后行将消失无余。在中国广大的地面上，可能还有十年八年的存在，但一个能动的社会，在一定计划中而动的社会，把人和人的关系正在加以改变。打铁匠的社会位置，一年间的变，可能比过去千年即还大得多。生活也必然随土地改革而得到一定提高。在农村土地革命过程中，且成为增加生产一个重要技术人。他们作的砍刀，作的锄头，都可影响到城市中糖果铺和一个普通人家庭经济，因为明年大生产，这个内江第四区铁匠就忙不过来。一切都那么相关联，早上听到那个叮当声时，我不知不觉对于这种金属撞触声充满了感情。特别是我原本即十分熟习它，且曾经和生活有过关联，三十多年前，我就常常在一个打铁炉前一蹲半天，也想到写作。

你说写戏，共同来搞一个吧。容易安排。或各自作一个看看。怕没有时间。因为总得有半年到四个月左右空闲，写出来才可望像个样子。背景突出，容易处理，人事特殊，谨慎处理易得良好效果。可考虑的是事的表现方法，人的表现方法。用歌剧还是用话剧形式。我总觉得用中篇小说方式，方便得很。用把人事的变动，历史的变动，安置到一个特别平静的自然背景中，景物与人事一错综，更是容易动人也。

但当成戏来写，社会性强，观众对于地方性生产关系，也可得到一种极好教育。只恐怕不会有空闲时间来用。因回去一补课①，一回到古董堆堆里，什么都完了。头不好。吞饭时不能不嚼嚼，唯一的一粒坐牙神经外露，不小心即痛个半天。体力上的现实如此，像是糖房中的糖，熬着罢了。当不住时，就用“国家大，个人小”来抵挡，还是当住了。

屋前后是竹林，入冬土画眉还多，每天可听到鸣唤。但是，这个鸟极奇怪，一定得到春天里，才会改变声音，呼朋唤侣，由对话方式改成唱歌方式。一直唱到十月，又哑了喉。戴胜鸟也有这种情形。必三月清明前后，方安安静静坐在人家屋顶或树枝间“郭公郭公”的叫唤，大冬天，都只在大路旁特别还是毛厕旁找吃物。人来时耸耸冠毛飞去。这种鸟和啄木、鹡鸰、云雀，都是我住云南乡村中极熟习的鸟，飞鸣派头都宜于转到电影音乐中，可惜一离开云南，即不容易遇到。北京的七月间黄鹂也特别好，声音稀少，单独，可是极有分量，感人特别深。四川地方最好应当是杜鹃，但得明年三月里才可听到，怕无机会可听。如有朋友拟写歌剧，最好在四月里再来一回，有好印象。因到时正值麦收，山头浅绿、明黄，与丘陵地的褐土底子相对照，天日朗朗，自然景物启发人深。单是自然景物不可能成为文学艺术的源泉。一定要从这个背景中，理会到在长动和大变中的人事，两者相印证，就有了创造孕育的条件。自然这个还不够，主要的却是要个将人事和自然连接起来的人，以及这么一个人的脑和手。困难也就在此。反映工作是一种相当艰难的工作，爱伦堡、法捷耶夫都提起过，因为是会手，理解其中艰苦。从这点上看，才可理会到脑子和手不得用时，是种什么情形。

这里会还有两天，下一段工作即得进入划阶级程序。农民伟大干净得很。在教育中，必然是一切日新月异的。我和他们已越来越熟。

问候每一个同志好，很念你们。

沈从文

一九五一、十二、二号

这里有几个村干精神都很好。都是有性格的。经验也好。（前在革大时，看到一个小炊事员每天写日记。写写又没有可写了。问他是什么原因，他说文化教员说的，要言之有物。空事不写。因此，无一可写。试来用这个原则检查一下这个信，才发现说的全是空话，大半是空话。）

金野　当时的土改工作队员之一、话剧演员。

① 补课　作者这一批土改工作队员未参加当时的三反运动，有些单位要安排其“补课”。

19511203
内　江

致张兆和

兆和：

我们到村子里来开了几天会，推进工作第二步，看发展，理解发展。时代历史统统在计划中而动，自然景物还是十分沉静，对照下使人十分感动。昨天傍晚和一个长征剧中作曲的嵇先生，到个小学校去，看许多年青教员围住嵇要教唱歌，一直到断黑时才离开。这些年青教员，有的还不过十几岁，都一腔热忱的，忍劳耐苦的在教书，一面学习一面克服困难的教下去，大都充满学习勇气和热心，却在物质条件不顺利环境中支持。有一部分还经常住在更小的三家村里去，和土改队一样的过日子，组织儿童，进行村小学的第一步工作。换言之，即有许许多多候补的史瑞芬。一切都是由点到面，各自有各自工作，却共同把历史推之向前。工作平凡，意义实在庄严伟大。但是这些年青人，却不甚明白工作和中国明天发展，有如此不可分割联系的。都素朴的在工作。看到一群群孩子跳来跳去，几个围到破风琴边唱红旗飘飘的村中小学教员唱歌，我想要向他们表示一下尊敬，话却不知如何说。特别是我这么一个受过小学教员好处的人，对于他们工作的理解，对于他们的爱，即说出来也不是他们能相信的。为了他们的工作，也应当写一本新书，来称赞他们，鼓励他们，

并答谢他们的。随着土改后还有一系列教育，政治上的，生产上的，以及其他，其中文化教员为下一代的准备，更是极重要的一环。有好些工作且必须由之传达。他们每个人的工作，事实上都比一个城市里的中学教员麻烦琐碎繁重得多！即这一点，我们也待把工作永远怀着一种向之看齐的精神，才对得起时代，对得起人民，和一个真正使国家生产繁荣的广大生产战线上的劳动人民。特别是后者，一下乡就会明白的。

在大会中我们是分组和农代一道吃饭的。只是饭太硬，菜太辣，吃了四顿，消化不了，只好就方便改吃了点面。生活还支得住，吃的过硬，牙不得用，消化力应付不下，不免感到狼狈困顿。长此下去只有体力恶化。但总得支持下去。回到村里会稍好一些，饭吃不下还可以喝米汤的。每日喝两大碗，很得用。

今天到这里街上，又发现一个小酒坛，还是六朝时花样，加上了个宋代瓷常用的富贵双全一类吉庆语，一望而知是老式，问问果然是上财主的。其实还是一千五百年前到一千年前花纹式样。这地方有许许多多东西都是这样，特别是陶器，即小虎虎来也会觉得蛮好的。如方便，想为北大和历博各收一份来，有用处甚多。有些设计即刻反映到新的景泰蓝器物上去，送到国外会为人看成伟大现代人民艺术的。在这里，不过是小饭铺小酒铺子里破烂罢了。我们糟蹋古代劳动人民遗产未免太多了，没有办法。一般说来都还只知道用年画学版画，从拙中学，学得好，很妩媚，泼辣，有生气。但除年画外，有万万千种造型美术都可以学，都不知道学，于是在时代过程中，就糟蹋了。

这里竹编织物，有一种大而轻的露孔箩筐，也是非常得用，设计极好，又极好看，比湘湖江浙制的都高过一等。这种东西其实都值得介绍到国内有竹科植物省份去。一时间恐怕还不会注意到这类事情。如带得回来，也想带些来。美术专门学校或工艺学校，主工艺教图案的人，都需要向之学习。记得北方用的字纸篓，柳条编的，有一个不好的特点，即不稳当，而又容量可怕的少。如改良一下，照这里竹箩来作作，即便利公家机关极大。过二三年，也有可能这些小小乡村里的竹篾编的字纸篓或其他小筐，经过更好的指导，会在东北，在华北，当成一种日用必需品和劳动工艺品为人重视的。乡村小学教员教图画和手工，将来也应当先学后教，教这些实用的生产，且从而提高。到文化高潮来临，才会使城里孤陋寡闻的人发现，乡村文化还有更多可学习的东西，极切于实用，比年画强得多的东西。目下搞乡村教育的人，可不会考虑到手工、图画的。

开会的乡公所是个七百来人家的小村场，并不比呈贡县大，有些方面和龙街竟相差不多。可是过去大致因为经济集中，米和糖市场都相当大，更早些也可能有几年种过鸦片。一个小小乡场，竟有四所庙四个戏楼，看戏的部分，三方面能容大几百人，都设计得极妥贴。戏楼厦且是老建筑藻井穹窿，又收音，又美观。台前木头浮雕也讲究得很。可惜因不会好好保护，近四十年大致还住过兵，又被国民党作过乡区公所，改成学校时照例又是胡乱把石灰一刷，许多极好的木雕人民艺术都失去本色，大半残毁了。老木匠多已不在，要修整，也不大容易了。看到这些戏台，总不免有些难过。如国内各处，都能如北京那么善于利用天安门一样，来就原有

的建筑整整，情形会不同得多的。不花钱，反省费。

四川出纸，这里还有小帘蜡花纸，还如明代纸样子。如有机会到产纸区去，一定还可见到更多的东西，有一部分且值得加以提倡或改良，在中国可得极好市场。因为本质好，又有传统优良长处，缺少的就是没有人肯注意。特别是颜色纸张，用处还是广大。这几件事如见到王逊可告他一下。这次我如带照相机，有个戏台建筑照，对于营造学社会有用，即对于新建筑也有可参考处。因为全部设计经济，新型的小学，还有可能值得照样来作的。特别是放映电影，合唱，小型歌舞剧，都可用到。正如太和殿前那个形式，四面通可用，任何一部分并且可以作为主要点，集中三方面视线，远比近代不三不四戏院合理适用！

村场上三天一集，有三四千人热闹，正值熬糖期，一场因之有廿只肥猪交易。平时都静静的，门前有许多老太太纺棉纱，勤快不辍手可纺一两多一个轴子，年纪大都六七十岁了，还终日摇纺车不息，可得二三百元[①]钱。彼此极沉默的，在那些长年湿润的泥地上门限边劳作，车子发声都极轻，不如湖南沉重，我看过十来架这种纺车，并且都和她们谈了会话。想专写个短篇，写这个。本地年青女同志，大踏步从她们纺车前走过去，想到的是材料，发生兴趣的是拖拉机、喷气飞机。本地医疗队工作同志也同样走过去，随身都带些消炎片和止疟丸。北来工作同志，都把小街走得透熟，心中只嘀咕掌握的材料是否可用。没有人理会到这些衰老生命中，还保留得有些什么秘密。工作的方式，实反映着中国村市中千年不变的贫穷和简陋。即在这种种中，还可看到更具体的封建社会把一部分人的生命，如何成为自然一部分，过着如

何可怕的日子！同时，她们都知道土改队来了，她们都知道翻身是什么，工作同志可少知道她们，注意她们。

天气还是阴阴的，惟已不如一礼拜前寒冷。衣已全上身，再冷些即只有缩手来保温。告龙龙一下，能把每天报纸寄出来，邮费不太大，就寄一分到“川南，内江县，四区，便民乡，中心小学”，写校长收即成。这里教员对于一分北京报纸，实在大有意义。因为可以知道许多国家事情。也可以鼓起年青教员学习勇气、工作勇气不少。国际主义或爱国主义，通过报纸才可以更具体些来理解来认识。尽管半月上下才可寄到，也难得得很。乡村太迫切需要文化知识了，国家还应当有个统筹计划来注意这种事。政府一时注意不及，还是就个人能作到的来尽点力吧。

这里无人不吃辣子酱，一千二一斤，这两天田地里已种蚕豆，本地说胡豆，明年三五月收成，大多数即用做豆酱。辣子多牛角尖朝天椒，吃来才过瘾。人不问大小全不怕辣，可是问到可敢吃生蒜时，就说：“好辣口，那能吃！”本地紫姜也好。村中婆婆娘娘一熟，都相当会说话，言语清辨，理数分明。生活因分了些清反减租退押果实，比较过去好得多。但因地主自行处理的小土改，有些贫中农对斗争不免以为无可再作。出糖的地方吃不了糖，过去多为地主剥削生产，现已改由联营方式，评商蔗和糖比价，约可多得四分一以上利益。甘蔗因肥料缺少，都长得不过手指大些，且得十来个月，又常要有人下田服侍，所以生产比稻谷费神费本钱，要隔年种一次。提高生产主要或者是政府能有肥料贷款，才可希望真正增产。否则还是不会怎么多。肥料不足，大不了。种蔗制糖人孩子们就终年吃不了糖。

本地人大都吸丝烟，也有人吸纸烟的，烟多从外来。村子和城市文明接触得极近，且透彻熟习的是手电中的电池，因为走夜路大多已用手电代替竹丝灯笼，消费也就相当大。北来同志多各有一具，电池五千元一对，有些不到一星期即完事。我还是老办法，买了几支牛油蜡烛，在烛光摇摇中上床，也在这个黯黯光线中写信。我们一家人大都熟习这种灯光，能想象到是什么情形。因这次土改，补充了另外一些知识，如此后有时间写呈贡杨家老土财，当成戏写，一定不大费力，即可以有个四幕动人戏。因为那个杨家老主人是个悭吝典型，房子也是典型，而问题又那么熟习，完全戏剧性，种种条件都便利也。只是时间不是可以自己支配的，体力也怕支持不住一连两个月的纸张上的战斗，至少得两个月，只有等将来看了。

这里有写曲子的，演戏的，作背景布置的，我想如回来不弄博物馆那些东东西西，有点空时间匀出来，写个戏，大家一齐来搞装置，大致不会太坏。因为动的历史太生动“一定要把工作和人民翻身好好结合起来，自己也才有意义。”就那么自己鼓自己气，对付了硬饭，也对付了两肋的酸痛，心的剧跳。到明天，这个时候，大致又回到三里外那个旧糖房乡公所去了。国家在进展中，一切全面展开，我们见到的，仅是极小一个区域极小一部分人事，但是比起目下所有新的土改文学都生动得多。我会工作下去，不用挂念的。

这里场期铁匠忙得很。所见到的和我三十年前极熟习的一样，善良，正直，勤苦。所不同处是生活好得多，而在明年大生产工作中，一个村中铁匠，工作重要也不下于一个大城市的工程师。因为他作的砍甘蔗刀，作的薅锄，都直接和

甘蔗糖房有关联，也就间接和大城市用糖人有关联。

赶场时，有年青妇人用白布包了绿头公鸭子出卖的，鸭子驯善得如小孩子，一身毛干干净净，这生物在那个人家庭中社会地位，一定好得很。我似乎很懂得这些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还懂得卖了钱，买了些油盐回去的人，回到家里还要谈论些什么。这种人和正在我们会上一起进行工作的，相异相同点，都明白如照，是两个时代的情感，而又彼此错综同在一个时代，同在一个小小村子中溶合而为一。这两代我都那么熟习亲切。我的存在似乎即只是为她们而存在的，此外无意义可言。

虎虎龙龙好，石妈好。

从文

一九五一、十二、三日

石妈如在这里，一定是个妇女部长。这里熟人都得到了家中来信，我希望也见到你们和虎龙的信。

① 二三百元　指人民币旧币。当时这封信用“平快”寄北京，贴2400元邮票，13天到达。

19511206
内　江

致沈龙朱、沈虎雏

一九五一、十二、四早七时半　川南内江县四区烈上乡寄

龙虎：

我们会已结束，这时正在一个方院子举行一次圆桌会，听代表自由发言。围了百十农民代表，大部分都头包白布巾，穿长衫子，蓝白围裙。男女有同式的。等不到一点钟，他们就得回到各个村子里去，推进全面的动去了。这会还刚结束，另外一个妇女代表会又已陆续来到。我过不多久，也就得回到村子里去。看到这一切，实在动人得很，因为每一步骤都有发展性，都和明天的社会国家进步分不开的。开过四大会后的农民弟兄，不仅见不出疲乏，反而十分活泼，平时不说话的，也随便开口了。不会讲演的，也会说出自己意见，并把斗争翻身等等意义，结合到意思中有所表示了。新当选的更振作兴奋，项项有能人，积极分子在短期培养教育中，就完全变了样子。特别是年青的对于学习，年老的对于开口说话，都进步得异常快。我们的中国，这三个月是历史上了不起的日子，你们从报上看只是一些土改数目字，在这些数目字下，其实就有万万千种由斗争发展，把一个国家除旧布新，推向前进，且在世界历史上还是空前绝后的事情在进行！

和你们离开快四十天了，很念你们。你们的学习精神，还要提高一些，服务精神，要好好保持，节俭耐劳苦长处，是完全正确，值得巩固，并值得把这种种，向相熟同处的一切小朋友推广，相互教育，启发并提高。要切切实实的去做，才像一个团员，一个少先队员。在这里，有从乡村小学读书二年贫中农女孩代表，在讲演时非常动人，在一村子中且能起领导作用的。不认识字的中年妇女，讲演时且有比城市里大学教授高明得多的。有小村子里小学教员，年纪还不到龙龙大，大都吃苦耐劳能工作，对国家情感且特别强烈，勇于斗争，在为国家基本建政，热情万分的拥护政府并推进一切法令。比起来，你们还要提高，不断的学，特别用心的完成学课而把好处发扬，小毛病一一去掉，才够称得是首都的青年学生。要学习得更好些，也才像一个团员，一个先锋队员，才赶得上人民需要。

我给妈妈信中，曾提到盼寄份《人民日报》来，这事情盼你们作到。村子中小学校有一份北京报纸，对于他们的知识提高，和爱国主义教育的推进，都有极大帮助。龙龙能为每天晚上把它卷起来，早上送到学校门前邮筒，十多天这里即可收到，可能还不用十天。这里今天有人得北方平信，八天九天即到达。我寄的信，可能有十来天也可见到。信有寄西郊的，有寄中老胡同的。还和妈妈商量过，要尽可能家用节约，将我从博物馆得来的薪金退还二百斤到四百斤，献给抗美援朝也好，直接退还国家也好，不得已即存储也好。这事你们两个一定同意。你们应当明白，我们国家财政还紧，看到这里征粮和捐献，我感觉我们实在没有权利多花国家的钱。别的人情形不同，再多点都以为不多，我们可应当向那

些特别爱国家的人民看齐，少吃少花些，过过节省日子，多做点事，才合理。农民刚秋收，就多吃红苕，长年在生产劳动中，有时还吃得更坏，有什么吃什么。我们没有权利乱花钱。你们过去的不自私行为，把钱留下来献给国家行为，永远要维持下去。

离开了我们住的独家村四天，回到了住处，躺了一会，才知道这四天实在十分疲倦。我们自己背行李，包包不大，用一个竹杆子挑，另一头是个口袋。虎虎见到，一定会想得出个主意，把它处理得便利些。这里竹子软，编筐作箩容易，虎虎如设计作得出一个专用来背行李卷的筐子，将来对于上路人一定有极大方便。我看到这里的竹篾筐，就想起"虎虎如果来参加土改，可能还比我工作得力，且可把这种负行李筐子设计作好。"我算了算用竹用工的数量，大致有四千元即可制出，因为只敌挑谷箩一个，差的就是要个人来设计。一做出样子，对于村干可真得用，因为他们各处走动，打行李虽成习惯，总得费点手脚，如有箩筐一装，背上即可走路，多洒脱！加上两个小袋袋，装洗脸手巾肥皂牙刷，就更是合用了。

在这里看北京报纸，说北京的几个文学刊物作了新的调整。老舍他们编的《北京文艺》已停刊，曾祺叔叔想必也参加了土改，是不是到西南来？还看到报上说十二月尚有一批人派出来的，希望派到这里来参观的有熟人，可以知道你们这些日子情形。我算算王忠叔叔一定有信寄到家里。如果我过西藏，一定有更多可写的。到拉萨大庙里去，别的不提，即从明代以来送到那里的各种绸缎和瓷器，也就可以长多少

知识。还有西藏元明以来风俗画，世界上还少有人研究的。

这里小孩子也吸棒棒烟，平时别在腰带间，完全是玩玩意思。水烟袋用竹子制，极特别。草鞋相当好，上脚方便，一千元一双，你们热天穿方便得很，也经济。明年北方大都市实在都值得提倡。现在穿的布鞋，二万一双太浪费。且在夏天不比草鞋舒服。这里因天雨路滑还有在草鞋上加一副铁板的，式样如 用钉子钉着，走时叮叮当当，，每副值八千文。可相当贵。牛上路也穿草鞋。牛多从贵州来。

这里吃饭用菜，每天吃胡萝卜，切片片，削段段，刷丝丝，砍丁丁，换来换去吃。焖吃，炒吃，泡酸吃，生吃，只不见整段吃。分量多，每顿有时约到饭量二分之一，所以终日口不干。此外即喝米汤，饭前当点心，饭后当汤。本地人平时是不吃米汤的，说对人有益，也不相信。红苕只值米价十分之一，我们希望一半苕，一半米，至少三分之一苕，加在米中吃，办饭的大师傅可不同意。因为习惯吃米是好些的。希望煮烂些，也不成，因为不经饿。碗盘不敷用，装菜常用木盆。蒸饭也是一个大木甑。至于北方用的竹篾阔甑，这里只蒸肉用，可惜还不曾吃过这种蒸肉。在会里时我们和农代一堆吃，他们吃三大碗，可敌我的六顿。看身个子倒是并不大多少。饭硬硬的，平时用力劳动多，也就消化得了。我吃的总是梗到半夜，难受。乡下人泡酸菜，大都比云南的好。会做豆豉、豆瓣酱、豆腐，可不会做豆腐乳。地方出糖，人极少有糖吃。小学生上学不容易，有从乌龙浦远村子到龙街上学，每日来回走廿里路的。都欢喜唱歌，会唱歌的土改工作人，容易打成一片。村小学教员评薪时，会唱歌的照例多一些。大小对我们都极亲热，和朋友亲戚一样，且比之关系

还好。都想知道北京离这里多远，告他们说坐两天火车，七天船，两天汽车，还是得不到正确印象，因为车船如何走动即不易想象。都想知道拖拉机、打谷机，幸好我对于这些玩意儿还明白，说了许多次。可是这里山坡地实在不相宜用到。可能要有人来发明一种收甘蔗机械，节省些人力。至于耕田，也得有比拖拉机简便，比水牛又敏捷的一种轻便机犁来用用。这里冬水田耕时牛在水中行动，水已齐腹，和云南水田比，这里水深泥巴软。因为山地多已开辟成耕种地，树林子不敷用，新的房子建造，木材绝不够用，将来一定是要从竹子使用想办法。竹子也极合用。但大楠竹并不多。本地人习惯，东东西西要结实，用竹子作房子，还恐得要从新的村小学着手，示示范，样子好看、合用，思想一打通，才有人仿效取法。这里山间如一所所新房子树起来，将来的糖房又兼是公众集会演戏地方，也收拾得干干净净时，村子里景致，在中国当自成一种风格，值得在新的小学地理书特别提到，因为好看得很。乡里大房子多用石柱子，取石头也方便。附近不远有个小庙名花之寺，就全是石头作成的。闻本来庙很大，毁去后咸丰时再作一所，现在的即是，式样还和汉代房子相似，庙后有个石塔，像是明时候的。庙中有个石像头，还很像宋代雕的。应当到内江县文物馆去的。

小孩子四五岁即挑了小小撮箕山上到处捡狗屎。山上小路边就常常见到这种小孩子。有时两位有所争夺还吵起来。很奇怪即狗并不多，平时简直见不到，但每天有捡狗屎小孩，撮箕里且照例有些玩意儿。一面也可见出村中贫穷及肥料难得，这种工作和一家生产也分不开。这些小孩子四分之一的劳动力还不足，可是工作却直接和生产有关系。因为贫穷，

手脏，很多孩子都一头白疥癞。都很聪敏，但是生活实在贫困。过一二年，必然可在村小学作好学生的。现在已有许多小学教员到村子来，进行民校建校工作，有的只比虎虎大两岁左右，脸圆圆的，初中念毕业已很好，有的可能只念一二年。有人还得把每月收入大部分给家中父母生活。学习热情极高，想看看报纸也不容易，这就是务必要寄报纸来原因。弟弟，你们应当明白这些事情，这是中国许许多多小一点城市乡村共通情形。要明白它，才理会得到自己能在城市中上学读书，实在如何幸运。既得到那么好的机会，就一定要格外努力，特别是明天的国家工业化是必然的方向，要各种高级技术人材，为了你们自己，为了国家需要，数理知识提高，你们有责任要尽。龙龙年纪恰是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关头，想为国家多做点事，在这一二年中，还要加强向上心。不要以为大家都称赞即为满足，照我看，去一个毛泽东时代的青年实在还远，要提高一步。记得学校检评时，说你过左。我看并不是过左，只是并不曾好好读理论的结果，不曾好好读各方面应读书的情形。待和妈妈商讨补正。虎虎的问题，也得检查改正，要合群，不宜孤立，要虚心学，不宜凡事自以为是。高中如可到附中二部，就去，能和大①同在一处更好。大的长处要学习取法。丸子们②长处也得取法。总之要养成向一切好处看齐习惯，才是毛泽东时代青年，学习是可以战胜一切的。可以配合国家明天需要，完成更高政治任务的。好事肯学都有好处。对人有益都要学。就极近例子看，即在家中情形说，向刘老太学种瓜，瓜就长得大些，向石妈学做饺子和擀面，就可解决困难，作来也好吃。向妈妈学教书，就不会误人子弟。向你最心爱的老师学，就对学生学业进步

有实益。一生都是一个学习过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是两大系列知识，不可偏废。国家有了一个新的基础，一切发展都从一种不可设想的方式中突飞猛进，新一代的人必身心都极健康，且具有高度政治水平及广博文化知识，方能为人民负较多责任。你们要自强不息，不宜以在学校能及格，在相熟人中得称许即了事。华罗庚和油菜花伯伯[③]弄数学，江大哥弄物理，朱伯伯[④]弄英文，都是特别用功才会有成绩的越学得好，会越明白所学不够用。要如钱三强那么理会一种问题深，也只有用功。他最先也是在孔德读的书。虎虎手中的笔好，如肯好好的写，写二三年就可以有成绩。如只当成一礼拜的作文缴卷，可能到二十岁还只个七十八十分。龙搞组织，就得熟理论，得好好看书。油菜花伯伯到大的年龄，读了许多好书，已相当厉害。即妈妈到大的年龄，也读了许多书，你试问问看。品质好，更得加强业务知识，提高到一般水准以上，才可望为国家多作些事。要入党，才对党有益。我就那么打量过，体力能回复，写得出几本对国家有益的作品，到时会成为一个党员的。工作搞不好，就不。大家都以为你们是好学生，这不成，太容易办到了。家里什么事不用考虑，不用负责，一天只是骑车去学校上课，到时又回来补课。也没有机会和人去吵、打、闹，也用不着去和人争，也不用为吃、穿、住、用犯难，来的熟人又大都和叔叔姑姑一样，对你们很好。学校，社会，且有许多对你们特别照顾处。发展得正常平均，自然没有什么不好处。加之和同院被惯坏了一类孩子一比，自然就见得还好。其实是环境太好的原因。论知识，能干，机敏，与人应对，独立求生存能力和战胜困难勇气，都比好些人差。妈妈好学生贾铁藩就能干得多。即

因此种种，向上心和进取心，还不大成。照我看，是不大成的。还缺少一种求知识的浓厚兴趣和雄心。这是要重新认识，明确的认识，和妈妈好好的一检讨，由大来领导小弟，共同建立起来，才可望把学习推进的。你们已到了应当认识自己的年龄，要如此来端正学习。不能以目前情况即很好，应要求自己苛刻些，随时随事向那些好的学习，不宜放任自流。要理解学习得好是为了国家，国家需要人的。

我和你们说说这事是有必要的，两人得记住。我体力有个限度，从工作经验上明白，上路走动时明白，饮食上明白，工作持久力上明白。已尽可能作一切努力，每到体力上痛苦支持不下时，想起你们，想起妈妈，更想起国家，我就还是支持下来了。我是理解国家也就格外爱国家的。只希望工作能力回复，来从各方面写写国家新生的种种发展。你们的向上向前，将是我最好的支柱。

回到村子里，我们又要开会，各个山村里来的代表都用旧糖房和牛栏作宿舍，共同进行学习两天。一切事情都是新的，生动的。重庆通成都的铁路已达内江，过两天，还有全县人民代表去看铁路通车典礼，队伍壮大得很。这种建设是完全用中国材料、人力、物资，在一年多以来即作好的。有座大铁桥，桥墩子高高的，我们到时还不曾修好，这廿天即已完工。“劳动创造一切”，从明天国家的发展，更容易理解。其实从过去看看，没有它，什么也不会存在。

在报纸上看到朱伯伯和马大猷的检讨文章，朱伯伯的好。金岳霖的也好。

听说北京落了雪。妈妈穿的衣可够？小小带吃的如何带？有关吃的穿的，要听石妈的意见。

19511206 ——————

昨天在村子附近，看了七个蛮洞子，往常都说是汉代西南夷古坟墓，在山头上，就石头凿成的，有几种式样，侧面看有这个 式样的，正面有这个式样的…… 是砂石，所以保留不住花纹。同行的都说是近代的。大致还是老洞子，后来又有人住过家。这地方和云南村子全不相同，没有一点荒地，远远近近全是小山连亘，丘陵起伏，人家大都在绝壁间，都有竹林子围绕。不见溪河，可是到处有水田，山顶上且居多可以筑堰坝，石头底子，泥巴糯，不漏水，山顶上堰坝照例水还清幽幽的。竹子格外多。农民都十分聪敏，不识字也聪敏，比云贵湘不大同。特别和我们小时生长的乡下不同。身个子都小小的，大到这儿来已可称高人。由县到乡到村，不曾发现过一位胖子，吃东西分配方式似有问题。农代会上有人能吃干饭大三碗，可抵我的六顿。我吃半碗，半夜里还不能消化。饭极干硬，用辣子送下。青菜多先煮煮，把有用的水煮去。一县生产甘蔗，摊子上可买不到。一年出千万斤糖，也见不到糖。地主家有和龙街子杨家相差不多的，房子取景可好得多。有些和石涛和尚画的一个样子。有大半年吃萝卜，多白萝卜和胡萝卜。木床都和戏台一样结实，下垫极厚稻草。窗子多小方格。门用闩不用杠，和湖南不同。泥太糯，一下雨，山路走时极不方便，有些路且极窄小，一面临石壁下插十多丈，走惯后，也就当成平平常常，不以为奇了。我们已走了好几个山头，从绝壁边上走去，虽不及云南西山石壁高，可是到处可以发现，是别的地方少见的。乡下生长的工作干部，都看得极平常，也很少听说有人摔过。

天气转晴明，到山顶上去看看，到处是糖房的黑烟，许许多山上都晒满了经过压榨的白色甘蔗皮，如一床床绒毡毯，

遮了半个山坡头……这一切的自然景物，和每个小村子里正在发展的土地改革工作，是结合得极密切的。也是历史中最庄严的一回变动。我看到这种种，似有种力量在生命中动着。一定要写它成为戏剧，成为音乐，只可惜我不会作曲！

爸爸

十二月六号

① 大 方言，哥哥，指龙朱。

② 丸子们 指两个表哥田纪熊、田纪伦。

③ 油菜花伯伯 指数学家钟开莱。

④ 朱伯伯 指美学家朱光潜，北京大学教授。

19511212～16
内　　江

致张兆和、沈龙朱、沈虎雏

三姐、虎虎、龙龙各位同志：

我们迁了个住处，离原来住处四里多路，上坡三里就可到那个壁立独处的老封建堡垒六因寺（露阴寺），隔一道田垅是个大糖房。虎虎如来糖房，一定会舍不得离开，因为可以画许许多多画，作木刻也极壮观，生产方式还是一千年以前的老办法，但也是千年来中国庞大的农村工业老式样，另外是自流井的盐。

其实名卢音寺，有个石头牌坊，整片大石雕的，两旁扉窗透雕的方框，和唐代传下来的几片有名石刻一样好，可惜照不下来。

从上礼拜起，各个山坡地里的甘蔗林，就有人在动手砍伐甘蔗，去叶、尾、根株，再每人用架子把百十斤甘蔗扛到糖房。评价不知是在田里还是糖房，分等级评的，计三等。千斤蔗二百斤上下糖。榨汁碾房用三只水牛拉碾子，共十五只牛，分五班拉。有两个专家掌管送蔗入榨事，碾房比普通磨坊大五倍，地面铺有柔软甘蔗叶，汁水从一个大石槽子流到二丈外地方，再从一新竹管引入一大池子，也是用石头砌成的，大灶边有一连七口大锅，有各种火候不同的糖汁在沸腾，有另外一个专家领导几个助手，用八尺长把瓢（和粪瓢一样）把那些糖汁舀来舀去，好像要到第五个锅才可吃。再

由锅转到方石桶，再由桶转大木盆……一连串手续，才把它倒进一个 大约一尺半直径的红陶盆里去，盆底有一个小孔，先塞好，随后到某一定时候再拔。这种糖汁到盆里澄定，就凝结成了一般黑糖，茶褐色结晶，水分相当高，不能吃。一列列一堆堆搁在地下，随即又由一位专家，用粪桶装细田泥（红稀粥一样，泥好坏也由经验熟习），先在陶盆上垫纸一层，用木瓢舀田泥倒一层在纸上，泥中水分即慢慢渗透到糖中去，陶盆塞子拔去，搁在一个 形陶坛上，承接滤下的水汁，再过几天（七天），把上面的泥拨去，普通内江白糖的生产，于是成功，颜色是灰的，并不白，再经一晒，一压细，即可以倒入大糖桶中等待转运公卖处。坛子中的余下水汁，再倾锅中熬糖。冰糖制造似得到城市中去用蛋清加入处理，生产过程如能看看，一定也很有意思。

制糖用燃料，大部分用煤和依赖前一年存储的甘蔗皮。蔗皮燃烧力极大，可惜热力浪费也大，从烟筒口的黑烟可以知道。如处理得法，可能节省得出三分一的燃料。生产过程太旧，费时间也相当多，人力燃料通不经济。如改良，或用煤烧新式锅炉，甘蔗皮可能转用到造纸工业上去，或进一步用到更新方面去，如合成物器材。一糖房每年有十万公斤以上蔗皮。这些问题迟早会要实现的。闻也有用机器生产的，不便利即生产快，原料难供应难集中，顾此失彼。看看这种制糖过程，特别是生产过程中的千年不变的封建剥削关系，城市中小资产阶级对于糖的浪费，真是间接在吃人民血汗，实在罪过。这里虽是出糖区，即以近处糖房而言，也不能随便买糖。本地人不能吃糖，乡下人更舍不得吃糖。糖的生产由联营合作社方式管理，糖制成后，即由公卖处统收统卖，

每斤约价在五六千之间，公卖处出售，七千多一斤，零售店一斤价八千。内江市用之作新式糖果，多在一万二到一万八左右。

这个出糖区，一般人民用糖极稀少。和饮食发生联系，是用辣子作主体。这个对照一加分析，也可看出封建剥削的严重性，因为辣的嗜好大部分是经济贫困形成的，前天和几个农代在一处吃饭，几个人都共同表示“菜无辣子不好吃，乏味。猪肉如无辣子，有猪毛味。”特别“欢喜吃白米饭，不用菜，吃下去也是香的。”小孩子负在背上一岁多些的，也能嚼生米饭和牛角尖辣椒！一面说一面就眼看到他们喂孩子一口饭后，并挑酸辣子给孩子，孩子十分高兴的嚼着，一双眼睛八查八查的，年纪还不到两周岁。我的胃可为这里的辣子酱和硬米饭搞垮了，照例半夜醒来还是梗着，肚子胀着。随工作队也有卫生处，一个年青医务员，带有奎宁、苏打、消炎片，和阿司比灵、硼酸……还有个中医，读过《伤寒论》，很会摆龙门阵。胃和心部顶不舒服去请教时，就好意要我吃苏打和通关散，我因不明白内容，不敢试，只用酵母和米汤挡住。得想另外办法，不然恐不大容易勉强支持下去。但是应当要支持下去。头总是极沉重，天不亮起来，稍好些。

新的住处是个萧姓拔贡家中，一个旧式庄院，四合院相连接如 式，有竹木围绕，前面是一冲水田。这种庄院有一个特点，即当时院坪本为晒庄稼便利，现在则用作村中集会，照例可装大半村人，且极合用。地主作它时，绝想不到恰是为结束封建斗争地主最好的地方。神龛前一个朱漆贴金雕花的长案，式样如一座牌楼，入地方博物院，实在很有用。因为一面可见封建，另一面也可见

当地老木工艺术，比年画高明得多。可惜没有人注意。当地弄艺术的，照例又学都市上的图画。对这个优秀传统不懂。

住处去山上旧堡子只三里路，今天同演程疯子的金野上到砦子去，才知道地名“卢音寺”，大约为卢舍那佛唱经而起名。山上石堡边一座庙，有个木造千手观音，还像是乾隆时作风，大致即是当时兴修的。堡子四围是悬崖，再用方石叠成雉堞，荒凉感人。石壁有些十丈高，有些过廿丈。小小砦门还用铁皮子包裹。门上刻“蓬潭寨”三个字。大致是咸丰时地主避兵的刻字。比建庙晚。到里面去，除了三所废庙（同治时重修），其他只是十来户贫农房子，空地全是菜园，有小猫在菜园地晒太阳。还有些桑树，叶子未尽脱，可见曾养过一点蚕。有几个妇女在门前太阳下收拾豆子，缝补衣服。上面最离奇的是一个老头子，在这种山顶上作姜太公，用一支相当精巧的小钓杆，在山顶小堰塘中钓鱼，用灰面作饵，蹲在那田埂上自得其乐。正合符四川人唱戏说的，“姜太公钓鱼在山顶上，原来山顶上有个水堰塘。”

这砦子一共只有四五个堰塘，都是积雨水储蓄的，水绿森森的，洗衣、浇菜、服食，全用它。听老人说，才知道他原来钓鱼喂猫儿，大鱼猫吃不了，一天钓一二小鱼。如真的钓了大鱼，大致自己就享用了。这种水塘不过三丈宽，五六丈长，居然有鱼大二三斤，说是不上钓，姜太公也莫奈何。一面这种堡砦中日长如小年的有人钓鱼，一面是山脚下每一处，都在进行历史上史无前例的阶级斗争，动静两相对照，给人一个离奇印象。

站到那个堡子石城墙垛子间向山下望去，实在动人，堡子原来明宪宗时就是道观，明末毁掉，乾隆时一个和尚来建

庙宇，后来又一再重修，大致辛亥后即衰落。香火直到三四年前还盛。民国以来有时住地主，逃避土匪兵灾，有时又住土匪，逃避军事围剿……现在除了住上十多户贫农，就只是一个城堡，耸立在悬崖绝壁上。城墙边有几株大青树，已有二三百年寿年，阅历过兴衰变化，把树根从石罅间深深插入石缝中，屹然站在那里。山下面到处有人在伐甘蔗，一行行淡绿和浅褐对照。糖房中高烟筒只是喷黑烟，糖房后一大坡白色甘蔗皮，如一个白毯子，有人在不断翻动。这种糖房分布在山下远近四周，只从那大片甘蔗皮就可知道位置——看到这一切，不知为什么总不免十分感动，好像和历史碰了头，有历史待我用笔来重现。特别是后者，在这个背景发展进行中的斗争，只是照所见场面一一写来，就实在有声有色！

昨天在试划阶级时，一老太婆来对于一个小恶霸作的指责，话说得有腔有调，为一斗麦半间房子租贷关系形成的积恨宿怨，比什么莎氏比亚的道白，也深入得多。极可惜，即凡是这种说话，各种不同的腔，只有大乐章能处理。照例毫无办法记录。记录的会报，却多是些糟粕，是些事件，可见不出语言的个性和感情。但戏剧或文学，重要的却是在类型的事件中，那些从语言中反映的性格和彼此关系，以及由阶级教育启发，劳动人民的生长和发展，生命和时代同时在动中，在一定计划中而动，却又如何在历史习惯自然环境约束里，动的如何不同。这是极重要的，但也是最不容易处理的。一般说来，表现它，普通文字是不大够用的。

昨在会中和今天在山半看村中人倒甘蔗的情景，可看出这里和云南、湖南人事叙述有个基本不同处。云南、湖南——甚至于极穷苦的贵州苗区，生活中都不缺少一种抒情气

氛。这种气氛特别是从当地的歌曲容易体会到。这里没有歌，很少听到人哼哼唧唧。过分发达了语言的能力，也即发展了词辩能力。目下本地村干会报中，从农民弟兄斗争中，老婆婆说理叙事中，都可见出。从语言测文化，这里乡村文化比其他地方为成熟。封建剥削关系也同样反映这种成熟，因此表现到戏剧中时，应当比小说生动深入得多。然而一个外乡人来处理这些题材时，也即困难得多，而且缺少共通性。

昨见一最不会说话的九年长工报告，一面说一面不连贯的涉及别的事，又笑笑，颈子总是扭动，是另一典型，很重要。又一老农也极有性格，村子事一本册在心中，为人强健，正直，聪敏……说到劳动力的使用和生产关连时，数字背来背去，和文书划算盘子一般透熟，而且十分正确——一句话，伟大得很！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处，即虽会说话可不会说趣话。这一点比起我熟习的麻阳船夫来就大不相同。船夫有说有笑，一脑子的故事，活泼异常。摆龙门阵才真是西游封神天上地下龙门阵。这里人一说即是长短家事，和生活环境生产关系总分不开。船上人因一面在水上流动，见闻即广大得多，又工作上且常常把不同一村不同一地的人聚在一处，谈话范围也即广泛得多。加之顾主搭客各种企业的人都有，而接触又久，白天吃喝之余即谈天，晚上更必然是躺在舱中同在一处摆龙门阵，常识丰富，特别是一些船老板，是别种职业少有的。至于这地方人，有些一生就不出本村三十里，有些一生且不曾上过城。过去只拉壮丁及和地主打官司才进城，彼此接触二十年，除亲戚还不外村子上和场上一些熟人，住处本来已分散，劳动生产占去大半时间……玩袍哥时吃茶摆龙门阵，也少驾空处，必然和家事债务生产情况有关连，不然就

是烟赌拉壮丁，新的即斗争，才生动熟习。——如此或如彼，自然不免影响到性格或人格。将来的发展，人民文学中的唱本书，大致比北方比其他地方都容易有成就，从当地报纸上看看也即可见出。水准相当高，有很好的。通俗读物易成熟，可是作品中想见出点新的奇光异彩，怕就比较难。乡下土财主贴的春联都文雅得过分，可是极少见博大些的东西，或新鲜些的东西。易接受外来物质文明，当地固有的好的东东西西，可少辨识比较力。如在内江市即可见一种现象，一个江西瓷白茶碗，破了后一再补钉，还不抛去。本地产极好的红陶质器，却很少有本地人提起。本地旧式木浮雕，到处都有极有价值的东西，在国内都可展览，即以乡村窗棂而言，也可以收集成一大观，而且转用到新建筑某些部分，可以得到极摩登现代化效果。但重庆市面许多现代化铺子，却用最丑恶又不切实用的不整齐铁格子，一种不求甚解的摹仿，支配了建筑也支配了美术。新的创造如不能领导用地方本有的好东西打基础，将来争表现，就不免若牙膏肥皂，学外来永远落后一步，不易有突过表现。

今天已逼近冬深，院子中南瓜叶还未全萎，小路上到处尚有野黄菊和小蓝雏菊。大部分工作还是在室外进行，手足不至于上冻。竹子有些冒新笋的。糖房外竹林子相当大，且有好几种。笋箨一张张散落在地面，只当作普通燃料用，不值钱。入春来新笋从地面升起，一定十分美观。寒林萧萧疏，田径上人来人往，大都是开会去的。背景和人事相衬托，看来完全是另一种感人印象。杜甫如生于此时，诗篇也必然大不相同。本地人写诗的，大多如报告，如故事，不甚理会斗

争也可以从抒情方式加以表现，因之对于斗争，也只会写事，缺少事以外的空气，写来也就难生动。特别是不会写平凡时，不会写静，不会写家常，因之写特别事，写动，写变故，也无个对比，易失于夸，而得不到准确生动效果。虽力求准确，还是缺少共通性，外省一般读者并不能得到印象，反而不免有些隔。正如过去有人写工厂，把一大堆工厂专用名词加到作品中去，反而成为障隔。因不理解一般人要的主要是事件在如何背景中而动。

今天有朋友从内江来，带了工作队同志一些信件，有七天即从北京寄到的，似从成都转西安，西安火车是从北京开的。不知为什么还没有得到你们一个信。又看十二月某一天《人民日报》，有俞铭传被开除党籍文，和他自作的检讨。另一消息是北京文学艺术工作者的整风学习。又听说中学教员布置了学习，不知你们情形如何。如从农村看发展，我们文学艺术实在太落后了。刊物只在大城市给新知识分子学习欣赏，教育广大干部即不够。最重要的——至少是值得重视的，却是应当鼓励作家从这种有历史典型性干部学习，写典型性的纪录作品，再作为多数干部教育和鼓励。这是一方面。另外是从工厂从部队去学，再用这种纪录性作品教育多数。总之，应从有生长性典型工作人物取材，再还诸群众。作家要从群众受教育，是完全有必要的。即以中学教员而言，典型教员也值得有人写，就始终没有人写。在写的都不会写，或尚缺少用笔的条件。能写的时间却完全受工作束缚，或因故难于用笔。时代一向前，这部门成绩求不落后也不可得。可惜了那么好一个机会，全糟蹋浪费了。从明年暑假起始，领导组织如能让大学理工的师生入工厂过夏，文法的下农村过

夏，对政治全面推进，一定有极好作用。中学教员一部分到工厂和农村学校去过一月暑假，看土改后的农村，也必然对教学有帮助，对思想有帮助。这些事全面作或者不容易，很值得部分来试作。比人革大意义还重要。因为社会在动中发展，和一个学校情形是大不相同的。特别是语文教员，如选本中有部分是写新农村的作品，城市中生长的人，实在不好教，也无从批评。一下农村，便有话可说了。大学校中的国文系讲师助教，在暑假中去农村工厂学习，对教学上，个人思想上，以及将来研究工作上，都有好处。

这些日子天气好，夜里有月亮，工作忙，有到十二点方回住处的。蒙蒙月下从水田塍和大竹林子边走过，情形不是住城市里人所能估想。

从

十二、十二

十三日

隔壁住了户人家，半夜有鼠咬门板想进到我们这边来，那边有个妇人就喃喃的骂："你妈来个……"，并摇动床铺，捶床边，还不济事，就用个竹竿子乱打，各处都打到。木桶，缸子，家私，门板，各处都打到。可是耗子大致是在什么柜桶后边，理会这个竹竿子总不会打到身上。床上人带骂带打时，它就停停，竹竿子一停，它又动作，这么搞了半夜，一切正像是为了款待一个生客而举行。住处四铺床，住五个人，其余到县里开会去了，就只我听了半夜。特别是那种半醒半睡到骂声，听来有异国远方感。大致三方面都闹得十分疲倦

时，才告停止。醒来头重心跳，在院子中看屋后白雾茫茫，竹梢滴着重露……这时读杜甫诗，易懂得好处和切题处。

院子相当大，满院稻草和甘蔗皮，试来打扫打扫，好几个年青人都在阶砌间袖手看着，或者各自正想着一些有关个人工作和人民翻身大事，或者又不过只是木然的无边无际的想着别的什么，但是可能也就有人什么都不想，一站半天的。过去在部队中，就常见到一些公务员，大清早起来，洗脸、刷牙、漱口，大约费去一点钟左右，完事后又用个小镜子小梳子很细心的梳理头发，又才把口袋中用的小烟嘴掏出来，把洋火擦燃，点上烟，一口一口的吸下去。脚下着的是绣了花的拖鞋。又翻手掌反复看看手，有无脏污。这时可能想起另外一时手相师提到的手纹，行运背时的年分，以及某年某时某地某回打牌的输赢，某一张牌的得意或失策，又看看天气，忽然记起了还不曾用早点，忙回过头去叫"护兵，护兵"张三李四叫了一会，那护兵大致在擦烟枪烟盘，或收拾房中铺陈，走出来时，在阶砌间那一位位分大的就骂"狗东西，耳朵被什么什么堵住了？"辟里八打一会儿，护兵于是上街办点心去了。这人又还是站在阶砌间呆下去。就那么呆下去，直到办差的回来，才回房间里去用点心。我特别熟习的是一个军法长，一个参谋长，一个副官长，很奇怪都是那么神气。这些人物大都早已成了古人，却依然活在我的记忆里。其实都应当反映到一组作品中，看出过去时代一种无目的生命的典型。这种人现在是不会再有的。但是年青人还是有缺少生命目的、只是把日子过下去的。待教育来修正。

夜里总是咳醒，醒即心跳。走动会会即觉得累，心动脉或有毛病。早上雾极大，和新调回来的程疯子同到后面山上

去，听他吊嗓子唱歌，面前两丈外四围全是白雾，脚下豌豆苗却绿得嫩青青的，情境完全和乐曲一样。我如会作曲，就有办法了。雾幛子稍稍退却时，才看到四五丈外几株桐子树，黄鲜鲜叶子和银白色枝干，在山坎边站定，和两个人一样。面前的黄绿混入白雾中部分，实在离奇。远处的卢音寺和近不多远的糖房竹林，都只能知道方向。这雾有些和崂山上面的一样，人在其间形成的情绪，不易用语言解释，惟音乐可以透入综合重新给它一个具体的说明。程疯子唱了许久，歌声通通被浓雾吸收了。我脚下湿土极静，村子里人事却在动中，一天不同一天。如能乘这半个月回到家中，很可能有一个月即可把那个中篇故事完成。要借助于这些启发，饮食方面加点什么，工作即可顺利而不甚费事安排下去。小说创造之不同于其他，也就在此。要生命中一种燃烧般的情绪集中，一种高度的集中，和细密的分工处理，在一定工作过程中，即等于将个人生命努力转移到另一种形式里去，而十分生动的存在。个人可能在工作中累得个要命，但是另外一种存在，却无疑能从多数认可，证实它的存在。可是，如果一耽搁，也会因之欲于过后再作集中的表现，即已不可能。关系稍稍改变，文字综合重现力，即不免如失了胶的家具，一散胶，任何努力来粘合，都难回复本来。求过程重现，不说抽象的精神，即十分物质的能力，也难望回复，无可奈何。

这大致也就是过去人常说的创造灵感。其实灵感是说不通的，惟情绪集中恰如其会时，也即是物质条件完备时，工作易着手，易完成，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这从文学史上许许多重要成就也可见出。特别是短篇或大乐章长小说某一章节段落，常是有会于心情况中完成，实有“稍纵即逝”事。如

在适当情形中不着手，过会儿，也许即永远不可望重现了。但这是创作者——特别是有经验的作者能理会，照例不大为理论家，或领导组织，教学师傅明白的。也因此，在某种情况处置下，使得许多有可能极优秀的作品，对人民革命能具里程碑意义的作品，或流产夭折，或湮郁于无形。这也是无可奈何事。二年来因之湮郁下去的多矣！或由于谨慎怕犯错误，或由于受限制无可以使用时间，而更重要一点，还是领导上并没有全面看到问题，因为大家都说应读文艺座谈讲话，而一次文代且全体举了手，拥护这个为工农兵原则。可是更具体一些来进行这个工作，如领导方面为解释这个重要文件的论文，即不够。而一般作家，则不深入学习是常见的。今天看到周扬一讲演，提到党和非党文艺工作者之间的关系，说得很对。可是这事如在两年前即注注意，情形会不同多了。作品竞赛的制度未建立，未能使多数拿笔的有用笔机会，而部分在职的文艺工作者又忙于行政职务，自然不可免都在对不起时代情形下过去了。那文章你们不知是不是要学习，重要处在后半部分，因为提到问题和办法，和我信中前面提起的有些关连。好些作家照我们看来，都是对于向人民学习，向传统学习，两不大够的。两者如为事实，求补救，具体方面前者是组织工作团，或教授率同学生，下厂下农村过夏。后者要人来整理旧东西。像旧的文选小说选，都得有些真有知识有见解的人来编辑整理，如照目下出版情形，年青作家即想从优秀传统有所取法，还是无法可想。想学习，可以说没有合用的书能满足这点学习要求。即文艺座谈的学习，也还要领导方面来写几本补充论文，深入某一章节的说明，应当是什么，必须什么，弄明白点，学习的也才可望从具体工

作中有所试验，来把工作推进。特别是周扬说的“主要问题在培养文艺学徒一种观察和表现生活的能力，特别是从政治上观察生活的能力。必须广泛的、深刻的观察生活，从人民生活中取得作品真实基础，是现实主义创作的根本原则。”话说得很好。但是如中央文艺研究院的同学，如何来进行学习观察表现？还是待有人用带学徒方式来解决。这一件事，天翼、李又然怕都不容易办，因为事不简单。为此事也还得有人来特别编些参考用书，比目下出的书还要针对问题，并从这些举例示范作品作种种启发，才有可能得到些真正帮助。你们教学时如联系写作，照我经验，最好鼓励他们学习叙事和描写，重要。因为这即反映个人对于客观存在的观察力。必须用一种较长时期来学，反复的养成特别习惯，才能得用。虎虎的使用文字的发展过程，我认为也可作为训练附中部学生参考。短句子写事，用处多，进步容易。

今天闻同志说北大、清华、燕京明夏有并合事，不知进行到如何程度。见邓先生他们没有？见奚若没有？定和等见面没有？你们学习到如何情形？我把毛选第一册读完了，大多数都反复读，作了些注补充，因为内中有很多事情，必须将当时社会解释一下，才能明白，目下的注还嫌简单。这里可惜得不到文艺座谈，如在这里来读，一定更易和实在问题相互启发，易于理会些。

乡村中最困难的不是吃喝，只要饭烂些能消化得了，总可咽得下去。不容易得到的是药品，迁到新地方后，阿司批灵、消炎片也不易得了。晚上咳，胸部极不受用，我就含一片蒜来对付。这个蒜还是从北京带来的，居然得用。天气已稍冷，在房外作记录还可不至于冻手。土改虽动员了人民全

体，但是冬天作物点豆子和其他工作都待人作，农民干部一有小小空闲即下地。有些泥土过腻，还得一面犁田一面在犁后倒一小瓢水，使它滑些。打豆子多就屋前小坪子里用木棒打，一大捆结果不过半来升。叶子碎荚都要存储下来作燃料。抗美援朝捐献，出钱出力都有人。且十分明白，必打倒美国杜鲁门和消灭蒋匪帮，国家才能好好建设。政策由上到下，直到孤独一户的小茅棚子下，五岁小孩也知道这件事。组织的伟大，和国家在计划中进行的政策，事事说明我们实活在一个不可设想的新的发展中，你们要好好努力，一切争模范，才对得起国家。龙虎长处更要发展，不宜停顿。

这里有种大黄瓜，约二尺长，牛腰粗，老的和葫芦一样，我想带些种子给虎虎和农业学院。入冬来青菜还多，这几天每天可以吃苦菜，还有冬苋菜和茼蒿，长在田坎上青油油的。蚕豆种得早的快有一尺苗，比云南稍晚些。地方因经过反霸、减租、退押一系列事件，虽住的是地主家，可不易设想当时地主家庭情形。反不如用龙街子杨家场面，见出一种典型味。一般说来文化比云南高。但有一点相似，即从这种人家中，正和在呈贡杨家相似，神主后还可以发现一些，似道非道，混合阴阳儒释而成杂迷信书，大致多（从文　十二月十五日一九五一年）成于晚清，在当时必然有一定社会作用，借此可以见出辛亥前后农村社会信仰的形式，特别是农村封建“文化”形式。相当重要。因杂信仰有其社会基础，有其情绪基础，从这类书中可以得到不少当时社会知识。后来的青红帮、红枪会、万字会、同善社、一贯道，以及军阀的封建割据，都和这个基层分不开，因此这些书也格外有意义。只可惜无从好好收集。毁去的多，想找寻也不容易。

对地主斗争已见到，是土改一环，也重要，启发阶级教育作用大，但更重要而困难是此后生产和教育的提高，必有万万千热忱勇敢青年来担当。这种农村中积极分子，是不断在生长中，且可以看到进步和发展的。惟必然还要配合一些城市知识分子，用高度服务热情和牺牲精神而为人民服务，才有可能把工作配合需要而推进。这是长时期的困难工作，值得受国家奖励和城市知识分子长远学习的。比起来我觉得这些在乡村长时期工作的年青人，是比我们有用得多的。工作相当寂寞、艰难，真是在忘我毋我情形来进行的。特别是由小城市下到乡里的男女知识分子，和农村大小学生在一块工作，一面是不能多从书本上提高文化知识，另一面又不大会从农村学习农村中的好处，并吸收这些好处，只是在工作岗位上作传达工作，负责任忍受劳苦——都不是城市中作家能理会的。如理会，就知道特别来为他们写几本书，也是一个重要主题。对今后二三年的村干实在极有用。我希望来试一试这个工作，用十个左右不同的对象，写十个短篇，从加里宁论教育方式中来找典型，加以具体化，用文字来作十个雕刻。因为如果李四喜思想是个干部中普遍现象，是值得从文学中来防止，来表扬其忍劳耐苦，继续克服困难一方面，激发其对工作的斗争心，来提高自己的。且因此也教育了城里人，特别是城里知识分子，一面赶业务忙个不了，一面事实上政治水平并不真正提高，要从这类文学中取得一点教育的。总之，将在生长的，好的，有进步性加以表现，是目前需要的，因为好处有传染性。“见贤思齐焉”的心理，是今天读者共有的。应当发展到一切作品中去，才配合得上时代要求。这种作品实在太少。

今天看到《人民日报》上周扬等文章，有一些说得极好。但问题是领导方法，过去两年方法似不大好，才有此结果。政治帮助了许多作家，但有些实在不怎么中用，也不曾好好学习，却在社交中十分活动，反而近于因政治待遇太好，毁了。也有却得不到一点方便帮助，在其他工作中萎缩了工作能力的。新的领导，看法和办法可能都要改改。还不知如何改善。刊物单位精简，并不是即可解决问题。主要的还是能写的有时间，有工作便利，可以写。且同时还得有出版地方。对于一个作家，机械的用劳动纪律来看待处理，对党内可能有好处，对多数非党作家，或稍困难。爱伦堡之所以为爱伦堡，和他平时文化修养有密切关系。更重要或许还是他有相当自由，时间上和行动上、经济生活上，都有相当自由。结果方有可能放弃了本来的自由，将个人完全给了党的利益而服务。

巴金到北京来没有？闻到老解放区看过一次，写得有文章没有？上路带了本冯至作的《东欧游记》和陈占元译的书，有篇论苏联文学的译文，有一部分谈得很好。说的是作者、读者打成一片相互关系，共同督促，帮助产生作品，并决定一个作品得失问题。中国也正有相同要求，应当是值得注意的。我们几年来政治报告都很好，文学论文可不大好，很少能给作家以启发以鼓励的。都说原则性强，结果刊物中反而有充数作品不断出现。如教科书选本，都实在不够认真。教科书的编辑，实在也应当到乡下看看，最好是全国旅行一下，各省各县各乡村，选重点考察一下，比集中了教师在京开会还重要得多。历史、地理、自然教科书的编辑人，文字也得好一些，知识也得丰富些，对政治热情还更高些，才可以从

这种视察，接触多方面问题，来改正补充工作上弱点，才对得起国家。

从文

十二月十六日

19511216
内　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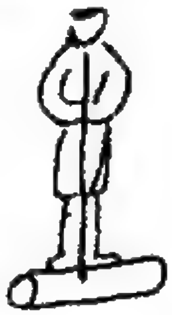
致沈虎雏

十二月十六

虎虎：

我每天用到手中的笔纪录这里事情时，就想到你的进步处和细心处。你送我的笔极得用，很多农民兄弟看到这么小的笔，都要拿到手上看看，研究一番，因为他们衣襟上有些也插支笔，可是都相当大。这支笔特别得用，还是经写，可以写极小字，在毛选上我写的字比五号字体还小，也极清楚。只可惜当时你还忘了送我几个小本本。如有它，就更方便了。如同时记得起我还要画一点风景画，有几支小蜡笔，一定可以保留好多有意思的速写。特别是这里野外颜色，值得用极好色彩画下。特别是糖房中一切，空气动人得很。大圆亭子有三丈高，用石柱子撑起，中间一个榨，两个大石碾子如方桌大，竖立起来，把一簇簇甘蔗从孔口送进去，甘蔗汁就流到沟里，泄到另外一处去。三个水牛拉动碾辕，长到二丈多，一共两件，和大梁柱一样，悬空挂起。牛走动时，后面喝牛的就吹口哨跟在后面，一天分五班换动，白天也点着一盏小油灯，光线黯黯的，一天要榨一万多公斤甘蔗，熬糖二百来公斤。熬糖锅是用大石头凿就，再安大铁锅七八口，是一长列锅子，整天各个锅子都有糖汁在沸腾的。一个熬糖技师，

就在锅边桶边转动，且指挥四五个助手作事，把长柄瓢舀糖汁倒来倒去。随后才倒进一列大钵子里去，每钵约二十多斤，每天熬四十五六钵。稍冷冻，再移到另外一个房间去（照例有大几百钵子坛子），加上一层稀泥，泥水滤过去，经过七天，糖就白了。这种糖刮出来晒，一面晒还一面碾细，方法如下，一个人踹在个大木槌上，手拿把手，慢慢移动，从糖簟上过去，来往移动，糖即成细粉。他的脚大致有点儿湿湿的，大脚叉上还长了些毛，后跟也有点儿什么，虽不直接和糖碰着，相差不多远。如果有点病，吃糖的就沾光了。到晒干，就可打成大包运出四川了。你们吃的灰白糖，就是那么作成的，方法太旧了。可是还应当明白，从二月半下种到十一月拔出土送到糖厂，一万斤甘蔗可得要百多劳动才做得出，他们自己种糖，家中人可得不到糖吃，想吃也得不到！你们要爱国家，要少耗点糖才合理。



北京一定很冷了，你们上学大致都用得着手套骑车。还有什么会出席没有？大忙不忙？妈妈学习到了什么情形？你为我作好小凳子没有？这里用竹编的方凳子，实在合用，好看，可惜不容易带回。一般用方桌长板凳，开会时大家都扛板凳去。有时在牛栏里稻草中，格外好。地主院子多如云南呈贡杨家院子，水缸照例是大方石凿成的，猪圈也是石板砌的，院子是石板铺的。有磨无碓。有石臼极少见到用。还有 药碾式大石碾，不知如何使用。竹子多，每个小孩子到十岁左右，大致都会破篾编小箩箩。开会时，小孩子斗争心特别强。平时还站岗放哨。都很聪敏，会玩，可是极少见到放牛吃草，因为一般说来是没有草可以随便吃，各处土地

都已开垦种了菜蔬或庄稼。长江边或别的地方常见的小牧童伏在牛背上的景象，这里见不到。见到的是每人一个小烘笼，烘手烘脚。开会时用它，下田时也见人用到它。有些女人跟在牛耕后面点豆子，就带着烘笼烤手。小猪要乱吃菜，就各戴上一个小竹箩箩，很滑稽。没有发现过秋千。没有卵石。水田里有人罩鱼，罩下来总上斤。几天前，到一个山顶砦子里去，在一个孤立的四围是绝壁悬崖的山顶上，且见到一个老头子在小水塘中钓鱼，钓竿还和陈达伯伯用的差不多，细而讲究，可见多年来都用到它。我看那人坐在太阳下土坎边，神气稳稳的，土坎上蚕豆苗长得极绿，水塘中的水也极绿。这个砦子只十多户人家，也有许多会在开，男女日夜都开会，这个老人却像是和这个动荡的社会完全不相关，在山顶上钓鱼，多奇怪！我想用一个短篇小说写它，写出来一定动人。没有见到这个砦子和这个人，绝不会想到会有这种事情的。这个山顶堡垒上面有个庙，两栋大房子间还有个戏台，过去唱过戏，现在间或还用来开会。我们站到石头城垛间看远近山村，十分动人。童话上提到的古城堡，照例不是极荒凉，就是极堂皇富丽，这里的堡垒，却是十分荒凉。但极端贫困荒凉中，却有生长的进步社会理想，在十几户人家中发生作用，为中国明天工业化奠基。因为农村如不把封建性剥削地主打垮，生产力不解放，多数农民生活不改善，不改变，工业化无个底子。

这些小村子，废堡垒，都有了抗美援朝的活动，一村开会募捐打美国鬼子，老婆婆起来讲话，都说得极有道理的。孩子们不认字，演说时也很好。这些在生长中的力量，是极快的。比城市中来得快得多的。

19511218
内　江

致沈龙朱、沈虎雏

十二月十八早

龙、虎：

今天已十八，我离开你们已快两个月了。在这里一面工作，一面把一部毛选读来读去，特别是读《实践论》，和工作相配合，极有意义。这时是大清早上，我坐在住处大庄院外边小路石桥边，面前是个方水塘，天上灰蓝云反映到水中，路旁李子树影反映到水中，水塘边大青菜绿得出奇，半里路小山岗子上有个嵇先生，作曲子的，正在唱歌练嗓子，还有人用口琴配音。一切极静。竹雀也在叫，叫来叫去格外静。我说的那个旧堡垒，在迎面三里远近晨雾中耸立，一切极静，但是这里人却在动，在为历史而动，在推翻一个旧社会，创造一个新社会而动。半夜里还有人从这村子走到那个村子，反复反复的开会，老太太、小孩子，都参加这种动！我们的学习会，也是整天半夜的开。已有人在起始用龙车戽水，是两个人坐在木架子踹的。春天不多久应当快来了，从雀鸟声音中也可以感觉到。从许多许多事情上，且看得出这个春天来时，分得果实后，人民的欢乐景象，发展景象，都是你们从普通书本中不易得到完全印象的。人民的伟大和智慧，都将在解放中作惊人的进步。比起城市里的进步，快速得多。

同样是年青人，一个字不识，学习起来，也比你们快得多多。我希望你们明年暑假天，可以有机会到一个农村里住一个月，如，同去国英工作的乡下住一个月，一定可以学许多，而且对国家的爱，对学习，对新的社会，都可以有些进步理解，比到什么秦皇岛重要。因为这种种，实在是教科书或文学书通通不提到的。这里有些本省工作人员，只在初级师范读书二年，抽调出来作乡村工作，一经过土改学习锻炼，工作能力，应付事情能力，忍劳耐苦能力，和城市年青的你们比，你们就简直只配说是公子哥儿，一切只够个四十分！你们从小说上看到的工作模范和农民英雄，这里也随时可以发现，一写出来即很动人的。特别是爱国热情，爱毛主席热情，比城市里人具体而真诚。和他们劳动结合，和他们学习结合，也和他们捐献结合。特别是捐献，小小，你们应当知道，他们长年劳苦生产的糖，生产的谷子，自己都不吃，大部分送给了国家，你们应当知道这件事，才明白在城市中住下来，照目下节俭自爱，劳动负责，还不够称得上一个好青年。还远不如一个农民青年可爱可敬。一定要从学习上赶上去，好把所学的来为人民服务。越学得好，工作也才越容易对多数有益。

19511223
内　江

致沈虎雏

十二月廿二下午早

小小：

昨天我得到萧离一个信，说虎虎卖废铁四十万，很好。凡是对国家有益的事，要当成经常事情作。帮人忙，也应当这样。又听说我写的一个文章也刊载了出来，你们见不见到？好不好？我自己说来是还不大够的。因为个人小得很，国家是万万千千人牺牲了生命，吃尽了苦，才奠下那么一个好基础的。我的工作和这个发展游离了，而且在一种书房中生活，实在是什么都不知道，但是却写了一大堆东西。和社会实际不符合的东西。精力用到这个对于人民无益的工作上，差不多用尽了。现在想再努力来把工作和国家需要结合起来，体力可不大中用了。我寄的信你们可收到？

这几天我们工作进入极紧张阶段　有廿天全面的展开斗争。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大事情，是不易用文字叙述的。正如大战争，全面展开，一般性文字没有这个能力可以具体传达的。文字能写到的，不过是一个小小的部分罢了。我想回来写一二十个短篇，还比较容易从点上线上来着手。但是恐得事先到医院去检查一回，躺个十来天，把心脏和血压毛病弄好，不然照着过去那么工作方式写，血管怕支持不住。在这

里想找点甜酒一类东西，也得不到。头脑一用久就昏昏的。

这里的本地干部，有许多长处真值得学习。国家的基础，就是这种积极分子，共同把无限制的精力使用到工作上去完成的。一般说来，比城市中所见职员得力。可惜的是还不大自觉的，在每一件事情上提高学习的方式，在每一种进步性知识上提高自己摹仿的能力，不大明白时间对于一个人的可贵重处，来爱惜时间。每天总还不免有部分时间，本可以提高自己理论知识的机会，有些人大致都在谈天中费掉了，吸水烟中费掉了。将来也许要提出个时间爱惜的斯达哈诺夫运动，配合学习来进行，对将来农民学习文化计划也有大帮助。因为只有肯学习的干部，才能将要学习的农村干部和多数农民学习热忱提高并推动的。

这里晚间开会，你们在新小说中看到的种种，会上都可以见到。有许多老太太，平时从不向大众面前开口的，经过一个月的教育启发，在大会上发言陈述，比许多城里人（至少比吴小椿的妈妈和我）都有条理，有节奏。谈到重要处，都极令人感动。对于许多政治文化名辞，不仅仅是能自由运用，并且结合生活，结合现实，都显得既老道，又从容，使用得极其自然。这些名辞在城市中人用来，有时不免空疏，不切实际。乡村中却和生活打成一片。如斗争，就是对不法恶霸地主的直接行动，如抗美援朝，就会把家中多余粮拿出，绝不脱离实际，而且绝对和实践紧密结合。七八岁的小孩子，在会场中一个月的熏陶，对于政治的热情，也即和每天工作联系得极紧。初初唱歌时还不大和腔，但过不多久，在斗争中就成为活动分子，而且极得力了。有很多人都还不认字，到土改后，学习和生产结合，有二三年，一定会变得不可想

象。我们的国家，也必然在这种发展中，成为世界上一个大强国，任何帝国主义者想来侵犯，都是可以把它打败的。

这里丘陵地的特点，似乎还不曾从任何书上描写过，相当特殊。昨天我和几个同事到那个荒砦子上去，沿石头城墙绕了一转，四围全看到，周围数十里都看到，太阳下一切田土村园实在动人。土壤好坏和颜色有关，我还知道的不具体。凡山坡上有一大片白色的，就是榨糖过后的甘蔗皮，糖房也必然在附近。这几天各个糖房都在开工，用一千年前老方式生产白糖。晒糖的大院子，一到晚上，就有几百人在一盏大斗篷灯下，进行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土地改革斗争。我们工作单位，经常有二百左右农民在会上活动。全中国却有一万万人口土地面积上，那么分别在用同一方式，为同一目的而行动。每个人都知道这是翻身大事，每个人都作了主人，每个人都在动脑筋，为了这个工作兴奋到不可设想。七十岁的老太太，也带了烘笼来说话，回到三五里村子去时，可能已过了夜半。回去时，是用大小种种火把和竹丝灯笼、手电筒，在田坎上晃来晃去，一面说笑一面争吵走去的。领导干部共通都是喉咙嘶哑哑的，因为说话太多，太累。

今天是大白天来进行，一面是翻身中极剧烈的行动，另一面，二丈以外却有几个制糖工人，用最古老方式，光着个脚踹在木摇槌上，把木槌摆动，压在晒糖簟子上，进行千年不变的工作。那个工作方式值得欢喜吃糖又讲究干净的城里人看看，看后就可以减少许多不必要耗费，喝咖啡的嗜好也必然会取消了。

我们今天又得到场上去了，来回走动是经常的。相去约七里，比龙街子到车站，稍近些。闻虎虎捐废铁到了四十万

元，我想你和大和妈妈同写文章，一礼拜你写一篇，二千字，捐给抗美援朝，数目一定比废铁收入还大得多。特别是虎虎，应当这么办，又可以对国家有益，又可以训练组织故事能力。不妨试试看。我估想虎虎会作得好的。即从石妈写起。用《苦儿努力记》方法写个战斗的石妈。一章一段写，二千来字一回，会写得很动人的。

从文

十二月廿三日

19511226
内　江

致沈龙朱、沈虎雏

一九五一，十二月廿六

龙虎弟弟：

我们一伙儿又到场上，在人里挤得个棉衣也着汗。一条小街到处都和在龙街子关门前，何其拔太太卖梳头油摊子边一样人多，只差没有牛车和马匹。到了地，地方也和云南乡下龙翔寺庙中差不多，一个院子中有几株枯树，有些工作同志站在廊下，不知想些什么事。上戏楼去看看，各处都贴上了字条，某某乡，某某队。楼板上全是稻草，一团乱草，和卅年前部队所在情形相似而不同，即墙上找不着一张膏药，各处找来找去，都没有发现。也不像云南那么剥葵花子，满地葵花壳。本地人就极少见葵花了。正有些学生在庙外操坪玩球，也和我三十多年见到的一样，小雀儿般乱飞乱嚷，唱起歌来还不押腔。吹哨子的教员，衣襟上有两支水笔，有一支是贮红墨水改卷子用的。教员都善良而热心，有些只读过初中一或师范一二年，年纪十五六岁，就得养家活口。地方一般人营养似不大好，十六七岁有的还只和虎虎一样大。看到她们①我总是很感动和亲爱。因为中国有无数这种极可爱的小学教员，在为国家最基本的农民子弟努力。不管她们学

得多少，还是一天一天把工作维持下去。她们吃的、喝的，都极简单，过日子也极简单，三四个人一房，长期住在戏楼上，十来天可能才打回牙祭，吃点肉。多自己作饭。散学后没有事，就三三五五上到小街上去买点橘子花生同吃。她们家里可能还有老父母在开个小饭馆，杂货店。有些家里是中富农。她们也写点日记和教学笔记。她们一定也做做梦，但梦些什么？她们也一定间或和同事为小事吵吵嘴，争过一阵后就哭哭（我们中有个女工作干部，十八岁，很能干，可是说话一不对劲也得哭哭），一会儿又好了。学生都很爱她们，学生家长也尊敬她们。她们这么过下去，到将来，或者就结了婚……农村的读书人就多起来了。这小乡场上小铺子门前，已有了苏联花布的广告，过两年政府可能会鼓励她们穿花布衣。她们有病时怎么办？除了躺在戏楼厢房的床上，吃点细挂面，同事来看看，一定就是那么耽下去。也会偶然有个同事到县里书店去，买了本《刘胡兰》、《丹娘》②等小说回来，大家就在课后轮流看下去，有的一面看也就一面决定了自己一生的工作和信仰。但是乡下却没有机会作刘胡兰和丹娘。抗美援朝运动到了学校，志愿军救护队的招考到了学校，于是争着写到黑板报上去，于是相互商量捐献或估计报考事情。本来预备买支笔的钱，本来预备买布缝衣的钱，一括子捐献，数目写到黑板报上去了，非常兴奋愉快的来为志愿军写信，相约各自写，不知如何写，又赶忙去小街上邮政代办所（比万顺号还小！）找青年报看看那些标准信，把一些合用的以及光荣伟大等字句加上原稿中。可不知道如能就眼前地方种种写下去，战士看来就一定动人得多。如捐献事，如秋征事，

如北京工作人员下乡事，如开会事。也写，但不会很生动的写。由于不懂得素朴的叙事是最能感人的。（不仅这些可爱的教员，对这点事束手，即文艺研究院的先生学生，也会为这个束手，不明白素朴的叙述效果。结果许多人不知如何用笔结合经验，理论再学得好，也不得用。为的就是不会叙述，不明白叙述在作品中占个什么位置。谈来谈去总是空的。）她们自己可不知道自己的工作，是同样伟大光荣，如写出来，即十分动人的。因为不知道读者有多少和她们情形相同，有多少又不同。她们对国家，对工作，都充满了热情。她们希望和理想，都很合乎环境，不会过多，也就不怎么为抽象问题痛苦。她们居多可以说是快乐的，惟到了某一时节，方有一些痛苦。……这是一种青年型。一种新的多数型。照我看来，是值得来写一本书赞美歌颂的。这种人是会在共产党教育下有极优秀重要成就，比不多久前报上的史瑞芬性格动人得多的。特别是和农民干部的工作结合，表现为人民服务的好处，是中国崭新的性格，应当受多数人民重视的。这是个文学的主题，特别是长篇小说的主题，需要有人来写。但是没有人会写它。

新型的农民干部，更是一个重要的主题。这里有个主任，新发现不多久，作主席时气魄好得很。作事认真，政治觉悟高，进步得简直和凭空生长的蘑菇一样快！他有个母亲，先还想，担心儿子事情办不了，又怕妨碍生产，要求工作队同志改选一位，且以为儿子老实不会说话。谁知这几天对地主斗争，控诉时，她自己倒来参加，说地主说了半天，声音细细的，抖抖的，动人得很。这里开会时，照例还有要为一点

小事争吵，比赵树理写到的活泼生动。有小孩七八岁参加送公粮，背了二三升，情感愿望都和国家发展紧紧结合在一处，这些地方都不是城市中人能及的。

即仅就我们一个乡所见的人事发展，就有无数事情使我们受极深教育。特别是集体主义，群众路线，毛泽东思想等等，只有从这些工作锻炼中，才可更深一层认识理解。农民也有落后的东西，但是社会制度一建立，就可以去掉。

本地工作干部，有个方法可以知道他是老手还是新手，即从他声音中可以听出。凡是参加工作几次的，大都喉咙哑哑的，为的是随时随事需要说话，说了半年的话，没有不把喉咙说嘶的。我们说是来帮农民翻身，其实是什么都得跟他们学习的。他们特别懂当地斗争情形，但是经验多，可不怎么把这分经验看成大学问，如鱼在水中，不以为奇，只有在岸上的人才感到惊奇。又如本地人住到那个古砦子里，每天遇开会时，就站到城墙头大喊山下人，新鲜得很，他们可当成极平常的行为。我们一看，简直是极好的画，极好的诗歌题目，以及电影中非常好的镜头。他们之中就无一个人以为值得重视。……由此可以理解到一个问题，即另一时真正农民文学的兴起，可能和小资产阶级文学有个基本不同，即只有故事，绝无风景背景的动人描写。因为自然景物的爱好，实在不是农民情感。也不是工人情感，只是小资情感。将来的新兴农民小说，可能只写故事，不写背景。对于背景的好处发生爱好，必从比较上见出不同印象，又从乡土爱中有些回复记忆印象，才会成为作者笔下的东西，写来才会有情感。四川人活在画图里，可是却不知用文字来表现，正如本地画

家一样，都不善于从自然学习。学习的心理状态如不改善，地方性的文学，也不会壮大的。比如本地陶器，在形制上，釉质上，都达到一个极高标准，只要稍稍改良，就可望有极优秀成就，送到世界上任何国家去展览，都能吸引人注意。即作为人民政府将来招待斯大林的用具，也不算寒伧！可是告给本地人时，大家都笑笑，不相信，还是觉得江西磁高明。其实到了这里的现代江西磁，都是十分恶劣的，有的印花还是日本式的，告他们，可说不清楚。这里一个小乡场，共有四个戏台，有三个戏台和对面大建筑上的木头透雕，都十分讲究。如送到午门博物院雕刻室，必引起许多人注意，且会为美术学院来模仿。但是在这里，却没有一个人注意。本地小学校学美术的图画教员，更不明白面前雕刻的伟大处，教学生时还是学学铅笔风景画，结果那里会画得好。本地的老木工，还有一肚子雕刻知识花样和技术，就说大小不同刨子，就有十多种，作家具时非常得用。我看看，清华大学教木工的高庄使用的工具，就不如这里一个箍桶匠的工具完备。学生正好来学习。但是这一二年内，我们说一个老工匠比一个美术教员，更宜于教育农村学生，没有一个人肯相信的。到主持教育的人理会得到问题时，老木匠可早死光了，老石工也死光了。一面我们把这些有丰富经验的木工石工都糟蹋了，另一面我们又花很多钱，来在城市中训练些不得用的雕刻系学生。这一点是下到乡来格外容易理解，觉得难过的。但是没有办法，负责的不注意到，是没有办法的。我想要为这个问题，来写个老桶匠，这个人什么都会，现在只是到处做做水桶粪桶，为切合实用。我因为看看他的墨斗曲尺都很精巧，

大小刨子一大串，推测他不只是桶匠，问问果然什么都会搞。他还说土改后又会有人要做嫁妆细活了。其实这种人是应当请到村小学教徒弟，将来会教出大艺术家的！

---

① 她们　在原信中对乡村小学教员，“他”和“她”字交替使用，现统一用“她”字。

②《丹娘》　苏联小说，描写卫国战争时青年女英雄丹娘的事迹。后“丹娘”通译为“卓娅”。

19511227
内　江

致沈虎雏

冬月廿九日

虎虎：

闻你和朋友已捐废铁到五十万元，工作成绩好，真是一个好少先队员！应当那么事事为国家服务，为国家办事，每一种工作上都是模范，才是个毛泽东时代好学生！大大的工作是不是也忙？妈妈工作一定更忙。在这里，有个八岁孩子，背了升多黄谷上公粮，看了一回火车，回来时他的妈妈还把他放到箩筐中挑回的，比你们收废铁还不容易。爱国主义在乡下进行，实在是感动人。农民对于国家的爱，对于毛主席的爱，简直不是住在城市里人能想象能形容的。也是历史上从来没有的！

我们工作已入第三段，即最紧张活泼的阶段，每个庄院都有激烈的斗争，每户人家男妇老幼通参加。我们工作队虽说来帮农民撑腰翻身，大伙儿工作，想办法出主意，可是我可事事在向他们学习，革命的和生产的，通通学，明白的事都不是书上说到的，一生工作都要和这次学习相关的。我们每到一定时日，即转到别一村子去开会，多自背被包，拄个竹竿子，一面撑路一面打狗。有时一人上路，有时又一大群。

总得从一些大小竹林子过身，走错了路就在山头上去看方向。晚上每人用个手电，我用的是牛油烛，巴巴灯，亮得很，一买来就烧掉。每会二三天，照例相当累，但是休息两天又好了。是住城市过久原因，人上了年纪原因，年青的本地干部，是全不在乎的。因说话太多，声音都嘶哑哑的。我总是心脏不受用，晚上醒来，胸部痛苦（也可能是胃膨胀），得不到药，毛地黄片闻有用，也得不到。（已得，每天只敢吃一片。）

我刚从七里外村上回来，躺到铺有稻草的大床上，有些三十年前从军感，且正和有时开拔到一新地方一样——除了天气或环境中的空气，什么都生疏。有些人好像熟极了，其实生疏。但是另外有些东西又极熟习，别的人不如我熟习，即田家生活种种静的方面，和动的方面的彼此错综。

这里冬天雨季似已过去，每天都晴明，田地一片水一片绿色，田埂上多种青菜，萝卜。水田中到处可以罩鱼。到甘蔗地时，想吃吃总不会有人说话，因每家人都种得有。大家白天都下地生产，晚上即全部动员展开斗争。弟弟，这是历史上一件极庄严事件，十分严肃不儿戏，不要等闲看待。新国家的基础，将因此而稳定，为工业化打个结结实实的基础，而且要影响到人类前途的。你看的土改小说，提起的事都未免太简单了，在这里一个小小村子中的事情，就有许许多多李有才故事，和别的更重要故事。

我离开北京两个月了，在报上见消息，说北京展开学习，热闹而紧张。妈妈也在为学习而忙。不知你们学不学？一出来看看，就明白北京各机关特别是学校，应当好好的学习，才配合得上中国需要的。特别是文学艺术机构里的人，不提

高政治认识，实赶不上时代！出来看看，才明白文艺座谈重要性，也看出一般刊物去社会发展要求未免太远。小小，我看你笔还好，如肯好好的写几年，一面好好的学一学，将来一定也有希望可以写出许多好作品，到你们能写整本书时，大致一本好书，已可以印五十万到一百万本，比我们一生用笔还强得多！让我们和妈妈一道努力来作个毛泽东的学生，好好学习下去吧。新农村是需要万千种读物的。什么知识都得下乡起好作用，才成其为知识。

我们这次又开了四天会，完事后我独自背了个被卷先回来，大院子中只几只母鸡在啄谷子，我胸部极难受。看看报纸，才知道今天廿九[①]。吃了一碗红苕饭，坐在院子中休息，到晚上也许还得去参加斗争会。人民的生长壮大，从城市见到的不如乡村具体，乡村是经过三四个月土改，一切政治性名词，都和实际多数的行动、生活、生产，结合得极密切的，且一直向前发展，不会再走弯路的。看趋势，且有先走一步的情形，比城市中容易进步。这里从政治宣传上说来，人人都深信恶霸大致分三种，一是本村的，二是蒋介石，三是杜鲁门（这就和城中不相同）。必消灭三者，人民方能好好过日子。斗争和生产，和这些事又是不可分的。比起来，城市中的人就复杂得多，也弯曲得多了。农民尚多不识字，但学习得一定极快，比城市中人也快，因为和需要结合，总是极易发展的。

从文

你们近些日子看了些什么小说？我写的《老同志》见到了没有？

① 今天廿九 即农历冬月廿九日。直至今日，收信人为整理此信文稿，才明白写信的那一天，是作者虚岁五十生日——1996年3月7日编者附记。

19511228
内　江

致张兆和

叔文：

上次信还说到糖房开工，今天我过去看看，糖房的大锅已熄了火，大碾子已卸倒，十五条牛各由主人牵回了家，各村子里来的工人，都在打牙祭后，忙着算账背铺盖还家。一年生产即告结束，只准备过年了。再过一月，北京地方南货店，可能即有新内江糖上市了。我在糖房后门，和一个住在堡子下小冲子的年青农人，谈了一点钟。在糖房中，他是赶牛的。也是一种特别职业，一面打口哨一面赶牛换牛。一个月中他赚了工钱大米一挑，约百廿斤，合四斤米一天。年纪十八岁，不认字。家中一母一弟一妹，分了一间房子，二万多甘蔗的土。平时为人做长短工，割草挑土，只算半个劳动力，一个月照规矩得米一升或稍多，得了钱即捎回家去。这青年长得出奇的清秀，如画上的样子，聪敏，善良，纯洁，学什么都似乎可以完成任务而必然还要出人头地，对国家有贡献。若有机会用这里人事排一电影时，少年武装队员（是真的队员），用他来演出，一定特别成功。我是和他第三次谈天的。到明天，他就要回到他家中，在堡垒另一面山冲子里，和家中弟妹过年去了。我真希望住到那人家去，多熟习些，因为想用四五千字来为作一个画相，是可教育人民，特别是

城市里青年学生和工人的。

这里工作已迫近炽热阶段，各村子全面展开斗争，必从这个斗争中方能认识革命，也才能深一层理解毛选中几篇文章中的道理，如农民调查、文艺座谈和《实践论》中涉于知识的问题。所以我想到，如果明春尚有土改参观团，四十天时间的，你或龙龙如可争取参加一位，要想法参加，特别是你，对于此后教书有极大帮助。比读书切实具体多多。如过南锣鼓巷，不妨鼓动杨先生参加。文艺座谈和《实践论》，必与土改结合，方能理会它的思想性、政治性，以及哲学和历史价值。教书时商讨到时方不至于架空。特别是从事用笔写作的人，必然要从在发展中生长中的人民结合，才有东西可写。我很希望还能有机会到一个部队中去学三个月，再到石景山大工厂去学几个月。学的方式也许不如组织所希望的，但是学的结果，我知道是对国家有用的，因为比单纯研究书本所得教育影响不同，是能把一个人完全改变，特别是工作方向完全改变的。所以一面是在这里心脏胸部很不好受，一面却想打起精神，想办法明年四月再请求学习。他们写文章要住到大连极好旅馆中去，吃得极好，才能写作，我到任何处住下都不成问题，只要有点炸酱面能消化得了，就好办。主要却是得接近生活，得向这个国家新生的事事物物学习。

今天已廿八，过三天即过年了，我们是不作任何过新年准备的。惟过旧年时，可能这里农民都有了新家，一定十分热闹。到时写对联的生意大致可以忙个几天。闻北方已冷到零下八度，虎虎上学想已用手套。我们这里在大清早还可在院子中点书作笔记，用冷水洗脸。作炊事员的妇女部长，经常在田中洗涜，不觉手冷。斗争会大多在夜中举行，人多成

市，卖花生麻糖橘子的，生意倒蛮好。地主平时多兼乡保长，开糖房，剥削人民久而狠，地主同时是土匪，也奇怪。平时如一个土皇帝，这时多捆在竹林子中。只有到了这里，才能知道封建性剥削真实情形，以及对农村生产束缚如何大。广大人民的解放，是必然要从这个方式上来解决的。斗争时期的延长，正是对多数人民一种政治教育。只想想，目前中国有近--万万人区域在受这种教育，且联结爱国主义教育，抗美援朝教育，生产教育，就会明白当前的中国，是个什么情形，明天的中国，又是如何伟大发展！

从文

1951 12月末(1)
内　江

致张兆和

叔文：

看十二月廿二报纸，说寒流到了华北，我正估想北京受它影响后的情形，不意这种寒潮也波及了这里，手足已发木，人人都嚷冷。严重的是若干区域甘蔗尚未收获，一上冻，梢端冻坏明年作种即不得用，要影响到农产、糖业、税收、经济作物农贷，以至于国内若干区域的白糖分配量。不是小事。记得以瑛曾说："参加过土改，此后一落雨必想到农村。"我们当时若理解，其实不能有较深理解。必到了农村，必熟悉雨量对于农作物关系，必更多些明白农作物对于农民生产如何有关，才会从天晴落雨中念念到农村。甘蔗生产最严重问题即冰雪和六月旱，所以这几天的寒潮和明春荒旱，是领导上优心的。希望不要大冻，久冻。为的是生产忙不过来。土地改革正是全面展开，每个村子中农民男女老幼都为斗争卷入一种不易描写行动中时候，是土地革命最紧张一阶段时，天气要好一点，一切工作也便利得多。这里已将北来信报日子测定，同是八天可以到达，是从西安过广元转成都的。成都离此二百里，信件得两天，现时有汽车，明年可乘火车。

上次来信说请萧离寄《光明日报》文章来，如不曾寄，望要龙龙（电告他一下）去买一份早日寄来，我有用处。你

说“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在这里只能说事事在学习，向每个工作同志，向本地干部和村干，充满了情感去理解，从工作进展中，并向在教育启发中逐渐生长壮大的农民学习，学从本质上及变化上来理解认识，更主要还是从这种种来明白“从群众来到群众去”的工作方法。我不是说过在工作中给人印象，易如一个“自由主义”者对事的不关心吗，事实上这里接触到的大小事情，我却用得是一种严肃到极点的态度来理解，来认识。因为比任何文件书本对于我教育意义都深远得多！我且明白，这次工作，对于每个北来同志，都有终生影响，但一和农村离开时，即必然也和这里的将来荣枯失去联系。我倒稍稍不同，至少有一年工作要和这片土地这些人民的发展分不开。

这儿大村子中正在斗争一个大地主，由全村农民把一二十年前一二斤甘蔗或相似小事，到拉壮丁家小死亡大事，一个一个的申诉。特别是老婆婆对于乡保长兼地主的申诉，事越琐碎越使人起严肃感。因为这即是阶级斗争和农民革命。封建的彻底消灭，新国家基础的建立，都由之而来。也只有从这个严肃而残酷的斗争发展中，来读毛选之《实践论》和日来北京方面文艺工作者检讨文件，才更深一层明白个人提高学习政治认识的重要，以及文艺服从国家要求的重要性。萧离或其他说的，不要为收集材料而学，他人可能有这个打算，未免不大明白我学习的意义。因为从实践学习中最重要收获，是每一种现象都可证明领导上文件的重要性，特别是农民受阶级性限制，易发生的倾向，处处可证明土改只是为工业化打下个基础，即工业品市场基础，国家政治基础以外的经济基础。更重要还是工人阶级的人生观和无产阶级的思

想，来领导国家向前，中国才真正站得起来，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前进，对世界和平才会有更大贡献。这些文件上常提及的话，你在城市中来读，还是不如在乡村工作实践后读来意味深长。

这次土改废名也参加，是在中南区，可能到湘西。在中山公园音乐堂我见到他时，他说要写小说，大致会实现计划的。上四川的熟人中有杨起和王珉源、李一平，都过了川东。我们这里一队，文教中占百分之六七十（中学语文教师比较多），人民艺术剧院也来了不少人，布景、道具、灯光，无不有人，且有演员，有作曲家，只差一个写戏的。也许这种人即在工作同志中，我们并不知道。也许得由我来写，近一月来许许多多事情都比所见到戏文感动人，而且有几多惊人场面，从这个背景中看来，才格外生动！一切太严肃了，正如临来时柴泽民在音乐堂报告说是"战争"，如一一说来，由虎虎记下，记到某些段落时，虎虎也会捏一把汗的。仅就一小小村子已有那么多事件发生，那么多问题待处分，想想同时在进行的，是万万人民广大区域，用同一方式进行工作，有万千种斗争，有万千死亡与毁灭，也同时培养了万千新生种子，你就明白，身临其境的工作者，如不感到时代历史的严肃，倒怕是不大可能的！即因此，我不是消极感伤，心脏却有时不易支持。你说"为人民服务"是比较抽象的说，正如我过去和他们谈写作，真的如何教会一个人用笔，可并不简单！在这里，服务是多方的。如战争，集体分工，各有所司，号兵和机关枪手工作性质就全不相同！在这里作我们小饭团的炊事员的，是个村妇女部长，不识字，一天忙于做饭，从工作表面言，不如在斗争会中一妇女小组长，但如从服务另

一意义言，可就作用大！在这里工作中，把服务也从各个不同需要上配合去看的。有些朋友完成任务是在这里和土改时间一致的，即是说土改一完任务也结束，我的任务完成，大致却要在回到北京以后三个月或半年。它的一切影响我处，却是终生。把这一回认识和过去卅年来从农村中得来的印象、知识（特别是老农和青年的）结合起来，实在有重要意义，如有机会能完成拟想的十城记中几个故事，会达到一个新水准的。

从文

195112月末(2)
内　　江

致沈龙朱、沈虎雏

龙龙虎虎:

我寄的信可收到?萧离叔叔有信来说虎虎售钱到五十万元,很希望把工作继续下去,想出更新方法来为国家多作点事,虎虎的文章如可写,一定会能够有更好成就。大也可以成个修表匠和无线电修理员。把一切收入捐献于国家,直到打垮美国为止。你可为我从《光明日报》买一份有我检讨文章的报来,我好看看。这事盼大即为在日内办办,半个月后我就有希望可以见到。今天已到年底,大家还是忙到斗争,这是一种极严肃残酷历史事件,和真正战争一般的。初到中央公园音乐堂听讲时虽然谈起过,一般同人并不能极深切理解。到了这里一个月,也只是从表面认识,还不大理会到战争意义。到日来全面展开斗争,才明白地主特务的联系,如何可恶,人民力量逐渐在教育中生长壮大,又是个什么样子。我们一到夜晚,工作即活泼起来了,每一村子里都有斗争,有男妇老幼的申诉,有种种新的发展,新的发现。一切情形都不是解放小说已表现过处理过的。特别是事情的复杂性,不可想象,使我感到非常的严肃。(特别是斗到在这里砦子间非常著名的一个恶霸时,灯光下一个老婆婆的说理斗法,恶霸的顽强,都比任何戏剧还深刻,令人起严肃感!)

195112月末(2)—— ——————

今天已到年底，寒流到了这里，或有一天要落雪。我们在北方见惯了雪，不足奇异，但这里有好些种晚蔗还未收，如落雪，大一冻，用作蔗种的尖梢一冻坏，明年即不能下种，影响到一部分生产，也即影响到明年糖的生产，影响到糖的分配……换言之，那么一片面积的落雪，和全国也就有关连，并不孤立。也因此正当大都市都在过年时，我们这里工作还是要进行，而且十分紧张。把地主和特务从地下秘室捉来，把物资从寄存处清出来，斗争得格外丰富具体。是几十个村子同时斗，分别进行的，过了这个程序，才分田地房屋。每个穷人都有个一定的家，好过一个新的旧年。

看《人民日报》，有老舍作北京市人民艺术家得奖状消息，情况一定极热烈，因为这是新中国新事情，很有意义的。有功于国家，应当受重视的。其实还必须设很多奖来鼓励各方面工作有贡献的人，才合道理。戏剧不过是万千种工作之一种而已。另外还有许多事情，在摸索中发展，有许多人不自私的在牺牲自己而努力，成绩是一时看不出，将来却重要的。又见报上载捷克送了北京市少先队一些礼物，有各校少先代表去接受，虎虎可选中了没有？又把讲稿广播，也应当竞选一下。

一九五二年

19520102

远望卢音寺

远望卢音寺　　　　沈从文　绘

此钢笔速写小画，是一九五二年一月二日在四川内江第四区参加土改，住一糖房中草棚里，从高处远望丘陵地五里外高处一山砦“卢音寺”景象。山砦为黑色石头孤峙独出，四围壁立，只一砦门可以上下。四围是甘蔗田，下部为一大糖房，离卢音寺约一里许。过不多久糖房开榨时，我即随总部至此糖房住。牛栏中有廿四只肥牛，四只一班，日夜不息榨浆。

卢音寺上面有几亩菜地，还有个石塘靠储雨水，做日用并浇菜。塘中深处可到一丈，大鱼有五——十斤的，不上钓，钓了小鱼又放回。一个老木匠守砦子（即庙宇），还有个雕刻极精的戏台。四围还有城墙。老木匠靠做嫁妆床铺为生，所有刨子即到廿卅种，一份工具全亮亮的用过大几十年。土改后已无活可做，只靠种菜过日子。新的职业是敲钟开会，钟声可达附近四十六七个小村庄。土改大会即在下边平坡地糖房后进行，集众到一千人，红旗飘飘，从四处丘陵地来时一切如画。只枪毙了一个肖姓大地主肖二爷示众，大糖房原即归其所有。

院中小树速写　　　　沈红　绘

1976年8月中旬作者用孙女沈红的画稿作信笺，画便成了信中插图。

19520105

内　江

致沈虎雏、沈龙朱

虎虎、龙龙：

今天四号，我们到一个山上糖房去，开一个五千人大会，就在那个大恶霸家糖房坪子里，把他解决了。那个糖房就依然还在用简单离心器生产白糖，不过已归老百姓掌管。来开会的群众同时都还押了大群地主（约四百），用粗细绳子捆绑，有的只缚颈子牵着走，有的全绑。押地主的武装农民，男女具备，多带刀矛，露刃。有从廿里外村子押地主来的。地主多已穿得十分破烂，看不出特别处。一般比农民穿得脏破，闻有些衣服是换来的。群众大多是着蓝布衣衫，白包头，从各个山路上走来时，拉成一道极长的线，用大红旗引路，从油菜田蚕豆麦田间通过，实在是历史奇观。人人都若有一种不可理解的力量在支配，进行时代所排定的程序。工作完毕，各自散去时，也大都沉默无声，依然在山道上成一道长长的行列，逐渐消失到丘陵竹树间。情形离奇得很，也庄严得很。任何书中都不曾这么描写过。正因为自然背景太安静，每每听得锣鼓声，大都如被土地的平静所吸收，特别是在山道上敲锣打鼓，奇怪得很，总不会如城市中热闹，反而给人以一种异常沉静感。

天正落毛毛雨，会前忽然转晴。会场地位和卢音寺又稍

不同，是丘陵高处，平阳朗畅，四面围绕着一些锥形台子，一层层绿油油的。远处山树浅绿和浓绿有层次，完全如在画中。会场景色更如画。开会时，从人丛中一处一处有群众起来说话。地形是天然好会场。台子扎在田埂低平处，群众坐在有行道的蔗田中，层层上去，四围是武装。地主一部分跪台两边，一部分站定。台子的地板是用地主家大匾作的。那三方尺大的金字，过去和洋狗同样使穷人害怕，现在可恰恰合用。台上坐的是审判人，包含区长、法官、农会中人、土改团团长和秘书长。待解决的地主恶霸，则跪在台前方桌上……小小，这只是一个乡进行的事情，同一时还有五千万人住的地区，一齐在如此进行，把封建势力同时扫荡。在西北新疆绥远，在东南两广，在苗区和摆夷[①]区，都同时全面斗争。你们想想看，就会明白所谓“大时代”，是一种什么景象，什么意义了。我参加这个工作晚了些，极可惜，已来不及找重点和问题突出地区域，南北各处土改都有机会能见到。如前后有一年半都是从土改中学习，一定可以为历史保留些东西！

从工作推进中测验人的能力，检定人的能力，也同时可以看出品质和阶级性。土改是对万千人民翻身事情，同时也是对万千人民教育的开始。政治是一种教育，如何作一个新的公民，更是一种艰巨的教育。特别是对于农村干部，这工作不简单。农干多相当聪明的，唯其聪明，更要教育，才不至于犯种种不可免的错误，和形成三反问题中的目标。也因此，这个运动还必然要长时期贯彻下去，将来基层政治才可健全。

××××来京成婚了没有，他为了多一点小米，从国家

机构转入私家营建公司，我很为他担心。即这种雇佣观点极易转为三反中之一反人物，更易上什么鸟公司刘元敬一流的当。记得他去年曾说是用劳动入股方式，更易受拖累！凡是有关营建部门商业公司，近年来大都发了极多建设财，又多是从不正当方式取得权利的。如这次××××回来，应当劝他好好改造，回到本来机构为人民服务，才有前途。如还在商业性公司想主意多赚钱，必有一天会陷到泥淖中不易拔出，因小而失大，不上算。

耀平姨父和小平，到了北京没有？三舅舅闻已去广西土改。大舅舅有信来也拟去。我如过重庆早些日子，或者还可见到大舅舅。见金叔叔没有？这里有个炊事员，样子和他差不多，廿二岁，天不亮即起身挑水切菜，切胡萝卜丝子。天一亮即在院中大吹哨子，左喉咙大嚷“起床了，起床了。”挑水时有时就一面唱唱运公粮中一段，作为是送粮神气，且摇摇扁担。坐在灶前烧火，即抽竹制水烟筒。一二天上场去挑菜，一路总是唱得极起劲，可是从不成章篇。来去十四五里，一会会即打来回。一身气力，样子倒顶斯文秀气。会编篾作种种家伙。从地主家收果实时，他也在高兴中抬一肩，却不想分任何东西。一天极少休息，可从不见他累。个子不怎么大，工作能力实在强，这种年青炊事员，很可爱，我想有一天会把他写出来。这里有许多人，在这个时代中，工作都极有精神，只知道穷人翻身，可不知道自己怎么提高学习，就可为国家更多做些事。这也就是个大问题，要在土改后来注意解决的。

雀鸟中已有八哥成群飞动，有芒冬雀子在小树间飞鸣。田间还有一种鸟忘提及，即小小打鱼郎（翠鸟），一身蓝得出

奇。每二三水田即可见到一只，通常如有一定地盘，飞时显得嘴极长，身短，如喷气机形式。

爸爸

五日

① 摆夷　清代对傣族的称呼，民国以后仍沿用。

19520111
内　江

致张兆和

一月十一

二姐：

今天已十一号，我们又到广场上来开会，听听各单位斗争报告。农村中习惯还是过旧年，因此近日来场上交易也格外活泼，廿卅只肥猪，到晚上即已大半售尽。报上说的“大吃大喝”景象，在这里，在一般人生活上，可能也是免不了的。工作同事大多还是用胡萝卜作主要蔬菜。全面的斗争，恐得在年底才有个结束时。乡村工作极复杂，唯有在实践中方能深一层理会，也唯有在这种工作实践中，才更深一些明白人民革命发动群众、教育群众如何艰难而伟大。在这时有机会读——重新来读《论党》谈到的群众路线，更加觉得有道理。毛选中农民调查报告，都可用来和这里工作联系。一大群年青党团员，在工作上起骨干作用，从他们工作作风中，方法中，也可以深一层理会到立场、观点、方法的实际应用，以及从这个工作发展中，看出人民群众的觉悟解放了本来种种束缚，成为积极分子后，是种什么情形。特别是文件上一再提起的再教育、继续前进教育，和生产教育，必须接着下段工作布置。文件上常提起的农民型，个体经济和平均主义，以至于由此发展而来的种种，都可以亲切的看到、感到、碰

到。如缺少领导，即土改，也还是不免会要回复到另外一种困难中去的。从汇报中还可以从个别工作方法中，学习处理同一事件的多样性，及因地主、群众关系不尽同，时间条件地点有异，而结果也即完全不同的情形。总之，这才真正是学习毛泽东思想和马列思想的最好环境。因为即以追果实而言，对于果实的意义，农干，本地干，北京工干，对于它的认识即不相同，大不相同。从不同认识中来共同完成这个工作，从不同认识中又来照领导上布置处理果实，一部分使它到群众手里，一部分归于国库，为群众生利，工作都得细致作去，且每一工作，必然还得具有良好教育意义。换言之，工作实不容易。

在报告中，随时都可听到死亡，反映这个变在中国广大地面上的天翻地覆意义。使人从报告中更加起严肃感。我们工作只在一个小小乡村中，近千工作者工作范围，也不过是一县中四分之一还不到的面积区域，甚至于只可以说是两个乡，四个月的工作，就那么复杂，时时小心检讨，还不免出问题，结果工作还只能完成一小部分。想想同时在变动的是全国土地大部分，有万万人民在用同一方式而动，就可知这个时代的伟大意义为如何。有些年青党团员，从工作报告分析叙述中，可以见出极有性格，宜于在戏剧中表现，对时代可以形成极好教育效果的。可惜无从和这种人熟习，必长期熟习，才能从更多方面来认识这种工作典型,加以重现。农干中也有极典型的人物，特别是良好本质和党的细致教育结合后的生长发展，有些极具典型性。表现于工作上甚至于可说具伟大典型性。也可惜,即因大家分工结果,我无从自由深入接近。必深入接近,且反复熟习,和读书一样,读个一二十遍,

且联系其他方面，才可以说理解，也才可以希望在综合中，重新反映到一个作品中，转移到一个作品里的人物品格中，特别是用一些语言即可表现这种有分量、难得的品格。

闻北京学习，各方面都有进展。从报纸上只见到一些文艺问题的检讨，比较熟习。从检讨看来，如习音乐的，搞美术的，写诗歌的，弄戏剧的，有的比较深入，有的又稍浮泛。同一有个问题未触着，即涉及民族遗产的选择学习，及向人民学习，不知从广泛掌握材料来进行，是根本碰不着问题的。也即是理会文艺座谈不深，对工作还缺少应有忠诚深刻的认识而来的。如《人民画报》前几月载的一堆历代服装五彩照片，大多数都是一个并不深懂的人以意为之的创作，和历史不合，许多是唱戏的古装，却被用作历代古装，一印十万二十万份，分散到全国和世界各处去，这种错误遗下的坏影响，可以说简直无法弥补。因为其他国家的专家，会以为这就是中国的历代服装，从而模仿。另一面则为真正专家笑话。在国内如习艺术的即根据它来学习服装史，在各方面应用，一种反科学的发展，和新的时代要求完全相反，得到的知识基础，完全是错误的，有什么办法可望作进一步理解？最近一期《人民画报》，又见到有王临乙一个浮雕，也给人同样痛苦印象，即工作者对学习的应有忠诚精神不够。他主持了廿年雕刻系，由于不习惯把工作从比较研究入手，现在来作民族大团结浮雕，就不明白各民族体型面貌不一致，在浮雕上必须充分表现。又不明白传统浮雕的排列方法有多少种可以取法，即可得极好效果，也不深一层明白中国古代浮刻边缘装饰的重要性，虽用了汉代帐幕卷帘作装饰，就不明白那个东西有多少种式样，必须用某一种才合宜。总之，一个大作品

应当用的细心处没有用到，结果是一点见不出民族气魄，特别是当前国家发展应有的伟大气魄。——从这里看，一切文艺问题，主要还是个基础问题，这基础是否可望打得好，又是个领导上对于它的认识问题。要深一层认识，才有办法，才有转机。一个艺术学校的领导人，能对于学习业务和思想真有认识，领导上布置准备就会不同得多。二十多年前，我总提醒到他们，要为教育教员多作点准备工作，主持艺术教育的总不相信。一贯作风是从外边学一点东西，从国内拼凑几个画家，即把学校办下去。一个陶瓷系，劝他们为学生买一份古典陶瓷，收一份现代国内陶瓷作参考，就决不相信这种意见是如何具体的事情。一个雕刻系也是同样情形。他们迁沅陵时，我就劝他要从古典和民间木石雕刻掌握更多材料，学生才有益。他们不相信，也不明白民间还有多少好东西。正和二姐到的机关编历史教科书一样，还是不习惯从掌握材料着手，到时要交货，供千万中学生读，工作难适合国家要求是必然的。近两年文学领导也多多少少是这个问题。仅是要作家学文艺座谈，既缺少补充解释，也缺少对于年纪大作家工作上的帮助，以及对年青一些作者的工作准备上具体帮助，刊物完全形成独占趋势，独占中且仅仅是内中少数又少数支配，同志之间作品即少关心，支配的既写不出标准作品可以示范，相反且写出很多思想极坏的作品，年青的又即去模仿这种作品，方有出路！许多本来可以为国家的发展而写点东西的作者，自然都不想写了。……所以领导上只说是受小资影响，似接触不到实在问题，也得不到解决的。一切推于城市小资不大合。如缺少另外一种认识，即到了城市，城市中一部分知识分子，更容易有可能将文艺座谈文学思想完

全接受，而作成种种良好的表现。只凝固的去将领导交把一些从乡村来，实不能领导全面文艺发展的几个人，结果成绩当然不会如何好。正如作战，用井冈山时代的武器来和美国鬼子作战，自然不好办。如今打仗已知道将从敌人方面抢来最好的武器即刻打回去。但是在文学上，却有将本来并不属于敌人的作家，用一些错误方法，使之无时间、无机会写作，甚至于使之永远不能写作。看不见的损失实在太多了。

有关这一点，比如在学校教育中培养作家问题，如照检讨上的片面看问题，恐还得走两年弯路，走到后来又再回复。不可免是种大浪费，但无可如何，还是得浪费。正如毛的思想主张，从民十八起到延安为止，许多意见在当时都只是少数，而不能得到多数认可，由陈独秀、李立三、张国焘、秦邦宪……即有一系列的不同主张，在多数中发生作用。文艺上毛泽东思想的运用，特别是使所有作家都活泼兴奋起来工作，生产质量都可以打破过去任何时节纪录的优秀作品，在领导态度上，方法上，有些问题也许要等等，再才可望改变。不好好改变，就能实现理想的文化高潮，实在还只是文字上的报告，和实际上的情形及应有成就，是不会相符合的。应有成就太多了。这方面没有得到应有的成绩，如尽推为一般出身于小资工作者思想不改造的旧影响，不正面的提示出是领导上的方法作风有问题，明天求好转也不可能。因为事实上还是一个领导上能否高瞻远瞩全面看问题的问题。能全面，办法一不同，情……

这封信从第五页以后失落。据残信编入。

19520112
内　　江

复沈龙朱

龙龙：

得你一月七号信，内中有卅万元汇款，大致过两天就可托人去取。村子离城中三十七里，下乡后，我还不曾进过城的。今天已把革大那个《老同志》故事改写完成，似走了样，主题转到知识分子改造去了。我记得曾寄过一份第三次稿回来，这是第七回改的。对照看看，那一篇好些，可问问姆妈看。

这几天读了些书，有本丁玲著的论文杂集子，可告姆妈看看。值得看，教书有用处。并告石妈，我在这里见到的事情多得很，极使人感动，特别是老太太婆婆，平时极少说话的，经过两个月启发教育，数起大事小事来，都是整本子书，道理深得很。我和她们说话有些方便处，即大都懂得到。可是难的是她们说的不容易记下。特别是斗争大会上的申诉，应当记，难得记。有次开会，我听一个坐在我身边的老婆婆说了一点来钟家常，和外祖母一样，最后才问我，是不是有了六十岁？我也才想起原来她们称我老同志原因。这原因你们会想得出的。

告小弟，不要为捐献事即以为大不了功。事情得尽力作，但是还应知道国家有万万人在作。这里秋征一号召，即有千

万斤谷子入仓。捐献一号召，这里农民弟兄长年吃红苕生活的，也把种的甘蔗从糖房即取糖捐去，自己不吃谷米，却把它献给国家，才真正伟大！好作风要永远维持下去，不要骄。国家事情多，要大家长远那么做下去才好。政治学习你们都要注意，多读些书，一个青年团员，一个少先队员，不深深懂得政治，不懂得国家将要如何向前，有什么理想，理想如何即可实现，个人工作和国家有何关联，自然不成。要每天从报上学时事，从种种书上学理解国家当前和明天，才是个好团员，好队员。要工作积极，将来才可以多为国家作些事。国家正在大大改变中，乡村发展比城市中还快，要明白。

这里天气好些时候，阳光一出，即如北方十月，升火前样子。一转阴，就不大好。但季候终究已到大寒，所以即天晴，手脚都不免有冻得木木的趋势，写字时已费事。本地人每人到任何处去都带一烘笼，干部也带。我们不用这个，又时时刻刻要记点写点，所以手不免木木的，失去应有灵活性。一上路，就完全如你们常见到解放军干部神气，袖着个手了。至于老棉袄，大都和在张家口潘家晋叔叔的差不多，两袖油光光的。有些下农家去住的，或者反而干净些，因不吃油。有些熟人生了“解放虫”，有些还不生。一般情形言来，不如昆明生虫之多。场子上也有理发馆，镜子不大平，照去时都和哈哈镜差不多。这倒不妨事，怕的是瘌痢头，不免存戒心。村子中孩子们头上一片白的实相当多。本地人肉吃得不少，可极少发现胖子。每次开会试注注意，三十个小孩中只可发现一二团团脸。一般情形十来岁孩子都如北方六七岁的孩子，和家庭经济有关，和营养分配关系更重要，吃的量多不养人，不如北方窝窝头面条大饼来得具体。将来改善，吃的方法可

能也要改。这里糖房工人，有个子比我还矮半个头，能挑二百斤重，吃米饭一天到三斤白米的。吃得虽多不上膘，都转成为力气了。挑担子的多是一百斤到百二十斤，走长路不以为奇。村子里似乎还不见七十岁老人。

斗地主经济，这一阵清查地主分散物资，每天可发现一些，前儿天还开了个展览会，供大家看。还有些用坛子装的银子从田里挖出来，和看戏一样。一个分会摆在一处，什么都有。在许多本土物资中，居然还有玻璃皮带。地主多成串的捆在竹林子里，已穿得极破烂，可是过去都极威风，在乡下谁也怕他们，现在可一个一个每夜拿来到会场上整，打威风，翻底财。许许多老财主都把洋钱银子埋在地下，藏在瓦上墙中，这里或那里。一定要到极不得已时才拿出来。到赔偿时，有的就提出棺木来作价，正和我们在杨家住时见到的情形，有些地主家中竟有十多口棺材的，本来是一大笔财产，现在可卖不脱手。许多人住处成问题，这些人早为死后准备。还有洋服，大致是穿上城去晃晃的。评价时，倒是棉线麻布受重视。这地方十个月前还是遍地土匪，行人绝迹，解放军下乡来剿匪，就还得到处住宿，每晚必迁居一二次。现在已可夜不闭户。但是土改工作实不简单，对工作人员是一种教育，对农民全体也是一种教育，对地主，则是生死关头，坏的终得一下子扫荡，许多地主都是身兼四五种身分：地主，流氓头，国民党员，乡保长，一贯道，有的还是土匪。几几乎无例外。即女地主也照例是三种身分具备。工作方法差不多，碰到问题也差不多。这里特别的是背景，你想想，几十里一片丘陵地，高高低低的小山坡，人家一家一家的分开来摆在山凹里，山上庄稼长年绿，两山之间即水田，这两天快

过年，许多山间水田中都有人罩鱼，一面用长竿子划水，一面下罩，家中的狗就常常在田坎边和小孩子一起看着。小孩子五六岁也即挑着竹撮箕拾狗粪，背着竹箩箩割兔儿草。每家都有几匹兔子，在床边灶间跑来跑去。

地方情形极特别。近些日子每次逢场，可销五十只猪，一月有二亿肉生意，有二千万税收，大吃大喝实在大有其人。地主多穿得比贫民的还破烂，银子却埋在田里、房里或坟山里。任你斗，总不拿出。前不多久还从田里得了一坛子银锭子，有些还像是一百年前的。

地主家的写字台照例还有搭脚的。太师椅多奇形怪状，床是楠木花板床。只可惜没有见得到本来家中陈设情形。

19520113
内　江

致张兆和

三姐：

今天重新写过《老同志》，和原来不大同。又重抄一次，弄得个颈脖发硬，身心如崩如毁。想喝点流质东西来挽救一下，什么都没有，只煮了两个鸭蛋搁在棉衣口袋里。这时约下午九点左右，小油灯光和我们在呈贡龙街村子里时一样。用的是灯草，这种古典灯草，孩子们怕还不认识，城市里的中学生，居多已不认识了。天气不太冷，脚已有冻意。院中五六孩子们，正大闹大嚷的到处跑着捉猫猫。心中感觉极离奇，因为他们一点不明白，在他们周围村子里正在进行些什么事，历史上的严重事情。也恰和另一些大人不明白他们快乐一样。隔壁有人在喁喁谈话，大都和土改有关。内容却是正统龙门阵，凡是两个人以上地方即可永远进行。我们是昨天从场上回来的。来回走十来里，就总不大能支持，情形不大好。也因此使我想，还是要把工作拟写已写的写好改好，完成了它好些。在工作测验中已可以明白，如同来还能写什么，必得在送到胃里东西问题上有些准备，不然很不易支持。我没有什么感伤，因为工作已尽了力，已尽力在爱这个新的国家，并从各方面理解，来忘我爱这个国家，且从体力上极力挣扎，支持了下来。在这里工作，我可以说什么都作不了，

作不好，但向人民，向党领导，向一切学习，却极客观谨慎而认真。我实在是用了极大努力在克服体力上的痛苦，来从每一件事和许多人方面来进行学习的。我向你保证，即学习精神好。但是体力可塌下来了。我要支持这几个礼拜。胃稍好些，肋疼未好，心不好。

在这里越学得多，越理解国家事是要万千人来牺牲自己，克服困难，从种种错误失败中讨经验，才可逐渐转好的。这里有几个年青党团员，工作都极好。有一个是德熙的弟弟，做事成。

这几天我还看过了一些从北京寄来的杂志，且有机会再看到两本刘少奇的作品，《论党》和共党修养。毛选重复看下去，为添了些小注，如有时间，其实还值得把每一篇作品当时的社会空气背景写写，特别是写写当时文化层时代背景，对照看来，会使读者多理解些。但是这些文件还有为针对当时中共内部而说的，本注上都少详提，外人更难理解，其实是还待中共专家来补充注解的。这本书如不有详细的注及参考文献，即进行学习，是很容易当成例行公事学习的。

今天看报上有欧阳予倩对于主持工作一个检讨。音、戏院中情形意料得到的。资料室不好好扩充建立起来，教学或创作，都必然无可望提高。见定和时告他一下，他那部门也还是要准备将资料室先发展充实，如普通文法学院的图书馆，理工学院的实验室，有材料，极丰富参考材料，才可能说学习，教员才好和同学一道提高。至于政治学习，那是必然的，但若照当前许多机构那么空空洞洞把一些文件来阅读，恐怕还提不高到什么情形下去。因为即如读毛选，如不有个背景指导，更可加深一层见出那文件的经典性、预言性，泛泛读

是并不能解决问题的，且易流于形式，哄上而少切实进步的。文艺座谈也是这样，应作另外一种准备。你们学校如何学习？在北方谈学习，实在方便得多。我如回来能有机会，想好好的来读一二年，把马列基本著作和中共重要文献来读个遍，或可就文艺座谈写点补充文章。因为一到乡下，就理解到文艺面向工农兵是必然的。但如何面向？目前解释性文件似乎还不大具体。必须展开问题，才可能鼓励作者在创作上展宽各种不同实验，有种种不同方式可用，待人来作努力的。特别是短篇和中篇，要鼓励老作家肯从实验作品上提出问题，引起学习。年青作家也会有更多成就。如照目下论文的枯燥性说来，实启发不了年青作家的创造心。

这里收到过一回报纸，如可要龙龙寄《人民日报》，望每日寄，作如下写："四川内江县第四区便民乡中心小学收"，即可收到。学校有十多教员，五百学生，教员都年纪轻轻的，需要提高学习，才能更好的完成任务。公家一时还顾不到为这种小学准备书刊时，我们能尽点力，就多少尽一点力，对国家有好处。凡是对国家有好处的事，还是要人肯来作。

这里工作一切照常推进，看来琐琐细细，其实令人起严肃感。日子可能要到二月底。我实希望一月底可回来。云南李先生记得送过我一包白芨末，这东西还很有用，不要抛掉。我回来用得着它。

想看看关于星和……杂志批评，不易得到。这书艾芜已寄了来。你教书，《海上述林》要读读。加里宁那本书，内中有好几篇文章都对于初三学生和高中学生有用处。针对他们年龄的。特别是他的方法，谈问题方法，教师值得好好学习。至于习作，还是要学生多学叙述和描写。对他们将来极重要。

文艺学院教学生，如缺少这方面的广泛学习和良好指导，将来学生还是无从充分使用他们那支笔，去表现政治理想和斗争经验的。你不妨从学生中来试验试验，即把同学分组，或就两班来各用一个不同方法，为准备不同参考材料，用二月时间，来检查日记和作文，必可得到有用结论。

虎虎龙龙笔下都还好，值得多为注注意，鼓励他们写，有一二年也可达到一定高度。特别是小小，头脑用得合式，必有些成就。龙龙要的是看政治理论，多看，才能提高。

在这里还看了本艾思奇作的《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后几章好，前面文体不好，似不甚有条理。不透。

天气冷，晚上一灯相对，大一些孩子闹够了，已上了床，间隔屋三岁小孩子哭得伤心，难受得很，大人不管，就听他哭下去。我就一面听着这种哭声和那个妇人骂孩子声，一面两肋痛着，在摇摇灯光下写这个信。手足的血都缩到胸部。住处是独家村，全院住了二十个人，虽若十分热闹，其实四周到夜里沉静之至。各村子里这时节可能都还在进行各式各种的斗争，有从经济进行的，有从政治进行的，到处有的是欢乐和苦痛交错，领导上尽管十分谨慎小心，在进行中还是不可免有死亡。试想想这个史无前例的事件，是包括广泛到万万人民区域的人民革命，我说的“严肃”，就是孩子们应分理解的。

我在这里空想，如果写个戏，用四幕或五幕，大致可提出许多问题，都是过去还没有人提出的。但这个区域从人事和自然对照，却是个小说温室，每一家都孤立的在个山沟里，一村子分散开来，从无集中到四五家一簇的情形，在中国村落完全自成一格。即因此人事关系，由一个北方人说来，就

是不可想象的。摆龙门阵习惯，说话习惯，和居住方式也有关系。

三三，要为国家多做点事，不必为我担心。我只要身体能支持得住，总是好好的学习工作下去，且要努力把工作和国家发展结合起来的。如体力实在支持不住，你也要从工作上把自己坚强起来，因为革命工作一切事都要人作，工作得发展，万千十分有用的人，在过程中都无可奈何牺牲了，或者如你四哥，或者如你同在中公的陈波儿。一切只能向前看去，各自为国家尽力！

今天已一月十三，我离开北京已八十天了。

盼望你们都好。

二哥

19520115

内　江

致张兆和

一月十五

叔文：

我又把《老同志》抄一次，是第七回。毛地黄素已用完。夜里醒个十来次，心跳得自己也听得出，大不好受，但是不要紧。村子里什么都没有。出糖的区域，糖也没有。桌上只一罐烧酒，是我们团长的，一喝下恐就完事。记得在场上时，还看见有江米酒卖的，只二千一斤，预备些些晚上会就好多了。因为我们到龙街子时，记得吃它可得到睡眠的。从北京带来的蒜瓣也完了。只计算着，天一凉爬起来会好多了。其实还是病。你可把文章看看，如觉得还好，就给什么刊物发表，让丁玲处理也成。如要改，请他们改。毛病可能还是"太细"。但如果翻作英文，照例要细到这个样子，才够小说条件的。十分中有八分是写实（十分九分），特别是那猫儿的关系，工作神气，以及当事演说后大家的情形。这么一改，可能主题移到"知分改造"问题上去了。其中还恰好是反浪费，应节令。将来如有时间，其实一礼拜写一篇五千字左右短的，写国家各方面的有生长性的新人，用各种不同方法来表现，大致写一年，五十个事件中，会有一半以上得到成功，

对于某部分人有点教育效果的。但先得可以自由走动，到农场，到工厂，到部队，到伤兵医院或被服厂，各处去看，去学，去挑人，比挑劳模又稍稍不同，才有可能全面些。因为比如说写伤兵医院，一面写伤兵，但是另一面也就得写看护，很可能还要专从看护写，来反映伤兵。学校中青年团员也可写，写品质，写他们对于一件事一个问题的处理接受过程，会写即可发生良好教育作用，比论文有普遍性。比讨论报告有长久性。过几天如好一点，我要试来写个干部，写个农村老大娘。从性格上写，可以突出纸上，动人，逼真。写抗美援朝，从人写。

在这里吃的茶是云南沱叶，万四千一个，约半斤（六两?）重，和云南用的似乎稍稍不同。叶子比较细，味道汤如香片。不敢吃。这里除了煮饭时有火，其余不好举火。居多一天不喝水的。空气湿，干鸭子也依然两个月过了。

我希望还可以有机会把《雪晴》写完，因为这次到的地方自然背景虽不如高岘，乡村配置和地主家庭与农民矛盾斗争，也不如满家情形鲜明激烈，但从糖房剥削上，认识了些地主通性，特别是乡村地主的通性，对于这个未完成的作品，极有帮助。因为一发展，就可把问题把握，修正前五节立场不妥处的。满家事写来一定成功，即平铺直叙不加修整，也是一个最具斗争性故事。依稀记得似乎一共有五节，可能是存在真一①处的。如照过去那么写，必成屠格涅夫式《猎人日记》风格。扭转来写，会不同些。但浓厚的散文诗和自然景物结合部分，可能还得保留。正如《静静的顿河》，有些地方也还是要景物的。我个人意见且认为将来写生产，一定得

将自然景物织入到事件中，不然看不出区域性。尽写人事不加背景，传递效果有问题，因读者将从自己所在区域自然背景来补充，可能全不对头。比如写四川乡村，不将自然背景写出，别的地方人难有正确印象 过去只知道语言中有方言方音，以为用点心即可将区域性显出。其实不济事，还要背景！写工厂，背景表现也比专门术语重要。背景和事件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因为形成空气．正如纳鞋底，是农村妇女日常工作，有些是剩余劳动力的通常耗费方式，有些又不．同是一件工作，由老胡同石妈作的，和我们苗乡作的，以及这里庄院作的，气氛就大不相同。同是在这里，斗争会上妇女作的，和我们院子里四五个妇女在院中一角作的，又完全不同。这里院子中大白天太阳下几个妇女纳鞋底，还完全和静的农村气氛一致，孩子睡在竹摇篮里，放在身旁不断的摇。斗争会上妇女，一面背着个孩子摇荡，一面一针一针戳，到某一时，却会忽然走过去吧的打了地主一鞋底——情形相差太远了。如只会说纳鞋底，看不出形象的。乡村之所以为乡村，当前和过去又如何不同，当前即如说斗争，斗争对象不同，时间地点条件不同，形成的空气又如何与其他不同，一个作者如缺少理解，是不可能明确生动加以表现的。这也说明一点，即当前写短篇以农村作对象，表现上显得枯燥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大都是这个基本知识不充分。不会写实源于不好好的学，从人民群众学。把人孤立起来看，不知注意那个人是活到什么环境或背景里，写人难生动鲜明，是必然结果，即努力亦只会有一点收成也。人不能离开环境，知道注意这一点，学习写作文，作文也大不相同了。

永玉[②]到了没有？如他来，不知可作了多少好木刻。

二哥

① 真一　即田学曾，后改名田真逸，简写为真一。作者的大姐夫。

② 永玉　即黄永玉，版画家，作者的表侄。时定居香港，正准备举家迁到北京工作。

19520119(1)

内　江

复沈龙朱

大弟：

得你信和寄款。今天已到旧历送灶日子，这信寄到北京日，想必早过年了。寄了个稿子来，你可和小小先做个读者看通不通，好不好，像不像小说。因和一般解放文学似不甚相合。这里昨天有二千群众公审一大恶霸保长，当场枪毙，在大会上解决。开了八小时会，另有四百大小地主在场，大地主多面对人民跪下，不重要的站在旁边。另外一处则设立一谈判处，地主认赔罚的，即将数目当面商定。地主多成串跪在地下听农会主席训话。在大会进行中，山上堡砦城墙上，山头各处都由武装布防，多梭镖和大关刀，也有拿指挥刀和木鞭的。凡工作干部且佩有一个电筒。散会时各乡分散四路走去，红旗子在前引路，押地主返乡（夜间再进行斗争），一长线在山地和田坎上走去。作小生意的，也多空箩箩还家。这才是真正的人民历史！

寒假中要多看点书。以后廿五岁以下党员必从团员选择，我原说的升党员可见有道理，如将来拟争取入党，必将知识充分提高才有可能。重要是事事可作小小的榜样，相互学习提高。这里有工作干部，还只从初中读一二年，作事即十分能干的，且有万万千农村积极分子，小学还只读一二年，做

事也非常到家的。你们要为人民多服些务，在城市学校中，最要紧即是莫放松学习。将来才有可能有更多贡献于国家。问大家好。

从文

旧 十二月廿三

19520119(2)
内　　江

致沈虎雏

虎虎：

大来信说，你们募集废铁成绩已过一百万元数目。工作很好！这工作对国家有益是极具体的。但是要记住，可不能因这种工作即将学校学课耽误。因为这事不是争数字即对国家有益。国家发起这个号召，重要实在引起大家节约及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要大多数人民来注意，发生政治效果，教育效果，不是发展英雄的。因为真正的数字，还是大钢厂生产数字，几十百万吨的生产增高到千万吨，国家才可望工业化，才对国家多数人（几万万多数）有好处。这是将来要实现的。要有万千学矿冶的年青工程师，来实现的。我希望你把募集废铁精神，发扬到科学学习上，将来好成为年青工程师一员，来和其他工程师争纪录。一个优秀少先队员，响应政府长时期建设的号召，是要如此重视，才像个模范的。北京三反运动，一定进行得极热烈，年青人极重要就是莫浪费生命到无意义玩嬉上。学习上的特别努力，是等于为国家建设积蓄另外一种极贵重资源的。我们中国目下极缺少的，就正是高度科学生产技术知识，做学生的，有迫切义务来完成这个任务。要凡事和大合作，来进行课外补习。凡事不知道，不明白，且必须去问问江伯伯朱伯伯，才合理。

这里有许多农民弟兄，因过去受剥削压迫，本质都极聪明，就读不成书，五六岁就成天出门拾粪，割割兔儿草，十岁后即扛小扁锄参加挖泥巴生产。在近两年来，清匪反霸斗争地主做了许多事，抗美援朝常常捐献生产大部分给国家，在土改中他们虽翻了身，作了土地的主人，但是生活就还是极端贫困。要国家真正好转，就必须提高生产知识技术，要从工业想办法，要工业建设，要好医生，要数学家和物理化学专家，要极优秀工人和工程师，来为这个多数服务。这一切都和学习分不开。你应当和大订个爱国公约比赛，即学校课业超过标准完成。这也是帮农民翻身的一个长远切实计划。作学生是要理解的。

我们这里村子中正进行极广泛普遍斗争，是比字面严肃得多的斗争。一切不法地主多绑住，从各村子送来，农民用梭镖关刀押解。每晚且分村进行各种审问，大小老少贫民参加，虽政策上不许吊打，斗争中终不免有种种情形，间或有地主自死事情。你们从《桑干河上》见到的，这里正是每天在普遍发生。你们读历史，历史中就再也没有当前的人民革命土改更庄严伟大！我在这里每次看到几个本省小干部，十六七岁，中学二年级，做起事来不顺心时还得哭哭，半年前且即在清反中即审判人，枪毙人。总觉得时代不可想象。土改明年大致即可完成，随之而来即是生产建设，到你们二十岁时，也许就应当作工程师，越学得多，学得好，对于新的国家贡献也格外有用。小小，要努力，要格外努力，才像个好青年。

你溜冰了没有？这里似乎已见出了点春天意思，特别是从几种鸟雀飞鸣中，让我想起昆明村子中过的日子。同样是

油菜花和蚕豆花一片一片，鹡鸰在其间飞来飞去，我病刚好，在田坎间和你和大一起，你头发还鬈成一大环大环的披在后边，走到小桥边时，你笑的声音简直和摇铃一样，跑得且好快！我总觉得奇怪，你是怎么的，简直高兴得发欢！可不想我病了多久，心和身体都衰弱得很，从田坎上走过时脚就软得很。小小，在这里我也常在田坎路上走走，大家一起时不得不快走，独自一人时，即慢慢走。路上常和一些本地小孩碰头，他们大多是背了个小背笼，手中拿把镰刀，到各处去割草，喂兔儿。有的家中养兔到十来只的。看到他们五六岁还读不成书，可是已必须每天参加生产，更感到你和大幸而能读书，一定要格外用功，好来为国家多做点事。并且要把习惯中不好的脾气，一一去掉，才有可能明年作个好青年团员。特别是我身体不大好时，盼望你要记住我说的话。你应当明白，中国有许多地方，许多年青人，品质都极好，劳动热忱更高，又极爱国家，只因为社会不合理，就只能在村子中那么过下去，现在虽翻了身，但一时之间生活实在还是相当艰苦，大多数只能用红苕当每顿饭，把日子过下去。村子中即有保国民学校，用一个旧庙作学校，读下去，还不免如你在龙翔寺时见到同学情形，家中好则易如杨家那个小流，不好则如侯家三兄弟①。或其他村中同学，即再聪明优秀，也无可如何。你和大幸运，有机会如此升学，所以一定要莫辜负这种机会。爱国家，即必须学到如钱三强，对国家可贡献多些，具体些，影响到多数长远利益大些。

我自从病后，因未能好好治疗休息，始终未复元。多久以来，就是用极大努力支持日常工作下去。工作成绩不好，学习又若隔着，什么都学不深入，至于重新用笔写点什么，

在京时间，试一用笔，头即沉重，心也不能累过到某一程度。一累即痛苦。即或还极希望要把过去学习能力、工作精力逐渐恢复，但终究有个限度，再难望如过去坚强结实。虽永不灰心，要把工作搞好，但终受自然限制，奈何不得。想把拟写的十城记完成，就不知如何方能完成。小小，要和大好一点，要听婶妈的话并向之看齐，把学业弄好。做人好处要巩固保持，弱点要去掉，为国家多做事。我很爱你们，要为你们努力下去的。我们在云南用了快十年清油灯，现在又还是用同样油灯写这种信。这时节你们大致已早睡了，中国有万万人口区域，每个小小村子中，却在同样灯火下，有极严酷的斗争，在为彻底打垮地主阶级，进行不可想象的热烈而伟大斗争！

爸爸

十二月廿三

---

① 侯家三兄弟　侯家，指作者住云南乡下时邻居之一，其三个男孩当时均擅长骂野话。

19520120
内　江

致张兆和

旧十二月廿四

叔文二姐：

今天已到祭灶节日，村子中因土改斗争正到重要阶段，大致把这件农村旧俗都忽略了。昨到场上，还见有米花糖出售，二千二一斤，可是搁灶上的。今天村子里开了个报告会，大家又赶上乡场作汇报去了。天还不夜，有人卷竹子作过年号筒吹得极刺耳，我心重沉沉的坐在大院中一角，看几个农干通信员和孩子们在院中打闹。因迎面阳光明黄异常，才明白住处房间是正东。院中菊花还未谢落。田埂间几天来菜花已逐渐透黄，却突过麦苗甚高，旧诗有“绿树连村暗，黄花入麦稀”句子，体物细致处虽为千年来称道，但是时间条件地点一变，情形也即大大不同了。田垄间已多斑鸠群飞。已有鹡鸰相追逐飞息于麦田蚕豆田间。大早上竹雀鸣啭时喉音已稍有腔韵。青菜头已转甜。事事说明春天行将到来。

寄来稿望看看，是否比先写的好些？事少解释多，方法不大好。因为多数人看小说，以事为主，无故事，即不成其为小说也。也过细，为不必要。主题也若转到知分改造去了。这两天因经过村中反霸斗争，休息了一天，看了半天共产党修养，这书你也应分好好的看看，极有道理，对学习大有帮

助。重看看《李家庄的变迁》，叙事朴质，写事好，写人也好，惟写过程不大透，有些如从《老残游记》章回出来的。背景略于表现，南方读者恐不容易得正确印象。是美中不足处。看一月十号《人民日报》，有范文澜先生一文章，有分量。话说得对我们是有用启示，率直，中肯，很好。你可看过？要看看。另外有个检讨文艺界和三反运动关系小文，也极中肯。但这些事早就存在，且已经带来一极不良发展，一切重形式而忽本质。惟除了党领导自己来检查批评，别人是早知道也不好说的。去年在午门见大连一戏院制一紫绒幕，即费二亿，且不好看。类似事多，有为应节令赶任务而作者。问题存在，事极自然。特别是南京那种花费，从趋势说是不可避免的。领导上如是实事求是的作家，就不至于有这种事了；如实事求是，必然是先来组织作家，联系作家，下乡下厂工作，年长的带动年青的，一起去干，绝不至于染上铺张形式作风。北京似乎好得多，但排场上也恐不免有浪费处。特别是招待外宾时的布置。历次出国展览会，从政治上宣传上极有作用。但出国的人选，大都不知把人家好处学回来，也并不经过仔细选择把好的带去，无从作自己新设施借鉴，从出国归来许多人写的文章可以见出。比如去苏联那么多人，都明白莫斯科及其他文化博物馆，为世界最新式的，去苏联的文化人虽多，就没有一个人好好把这些专门性博物馆内容、性质、保管、陈列，和这个国家利用之与新的教育、研究及生产联系作用，好好学习三个月，来作我们自己有关这部门建设参考。学艺术的出去的也极多，同样可没有人肯注意一下友邦艺术教育设备问题。观光上国都只从表面逛，不从本质学，所以结果自然只重形式，成天说学老大哥文化建设，

到真正要学习的反而疏忽了。这一点不改，也真正是大浪费。但在位的既注意不到，不在职又无说话机会，许多事即那么搁下待将来了。

这里工作已作到五分之三，大致到年末要结束到第三段，大高潮以三天前处理这里一个萧姓旧保长为顶点，这人作了保长十年，为当地一霸，集合了全区三千群众，数百地主，来进行公审，地主即在寄来的画相下边。当天堡子上各处都有人站岗，动人得很。因这是人民处理自己问题一件极其重大事件，也是这个村子历史上第一回事件！散会后，眼看到四乡农民代表打着红旗上山四路分别回去时，武装队多把大小地主绑住牵去，有缚着颈如牵羊，拉回去的。我站在高处，心情异常严肃。……工作依旧在进行，每个村子日夜都有斗争。工作从各方面理解得越多，越明白革命事业，人民解放事业的艰巨。特别是创始，要克服多少困难，才可望取得经验。特别是农村工作，真不容易。也由工作发展证明土改对于国家长远利益的正确性。更因之认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迫切和必须。我在这工作虽作不了什么，惟几个月学习，实比在北京一年二年所得还多。因许许多多名辞或政治文件，如土改文件，如文艺座谈，如《论党》，如“群众路线”，如“组织”等等，不从土地改革实践中取证，都理解得不具体。又有些事情，有些问题，虽早意味到，如工作干部困难处、农村改造过程中必然情形，也只有真正参加过土改，才具体明白。这种学习且可和过去我熟习的乡村知识结合，过去知道的还十分有用，对此后工作有用。可惜的是体力不济，至今还不能下到贫农家去住。只能从汇报上理解问题。对个人改造虽比在城市中学文件具体，为人民翻身，工作恐得待另

一时用笔去了。将来即写什么，也还得就同事中极熟的十来人随事请教才可弄得对，好的是大多在北京教书，见面机会必甚多。

这里住处隔壁住了一对老夫妇，每夜必吵架，骂的全是侯家三兄弟所常用的名辞，半夜争被盖也大吵，日里两人即沉默坐在厨房，不声不响，生命如此真可怕。争的事有时似乎只是一点点，或者一句话中有一字用不得当，即可进行极久而极剧烈的吵嚷，年纪共同大致已到百十岁以上。真可怕。只有左拉有勇气写它，高尔基也写过它。这时节已九点种，两人即在隔壁争吵了半点种以上，从争辩中可见出生命尚极强持，但是白天看看，都似乎说话也极吃力，想不到在争持中尚如此精力弥满，且声音如此刚烈，和衰老生命恰成一对照，奇怪之至，也可怕之至。因为理解到这种生命形式如何和一般不同，实在令人恐怖。我就生平还不曾听到老夫妇会如此剧烈兴奋争吵的。有那么多话说！

二哥

一九五二、一月……

旧十二月廿三夜

19520120左右
内　江

致杨振声

今甫先生：

我到四川已七十天，到的是出甘蔗糖的内江县。在船上时尚见到杨起等，一离重庆即不再见，大致分过川东去了。我们这里属川南，离自流井只百多里，离成都只二百里，从重庆到成都铁路已达内江 将来返重庆时，大致是坐车回去的。工作已到第三段落，每天有斗争，地方竹子林极多，地主多缚于竹子林间。因经过减租退押，经过小土改，地主多穿得比贫农还破烂，不易看出过去贫富对照情况。惟真正重重剥削制，这里实比任何地方还严重，因地主多兼作糖房主，保甲，国民党，会道门头子，青帮领袖，特别是在抗日时代拉壮丁事，地主劣绅兼乡保长的，作恶多极。老太太申诉时，十年前事无不道及，加之川人长于词辩，说理极感人。人家住处多真正三家村，居多且只一家，背岩向阳，竹林围绕（到处具石涛画意）。我们工作地且在一荒废堡垒下村子中，自然景物极温静，人却在历史中而动，对照下格外动人。斗争场子在堡下一个糖房晒蔗皮斜坡间，一片灰白色，农民多着蓝布衫子，白头巾，白围裙，堡子在阳光下绿色淡淡的，天云灰中透蓝，大家坐到高处，看群众中小红旗飘飘从田埂间来去，感人得很。下乡别的不太困难，只是胃不济事的要

考虑。如吃的能对付，所见所学，对一个人得益实在太多。特别是思想改造，群众路线，人民翻身，毛泽东思想等等问题，从实践学习中，得益太多。农民问题以至于有关土改文学，以教书言，不身临其境，说亦说不透彻也。我在此心脏不大好，胃也不大好，每晚必痛醒，大致饭菜中不离辣子酱，或有关系。希望不至于和佩弦[①]同病。同来的多廿卅少壮，因此不大能理解一个人胃会被四川之特有豆瓣酱弄倒事。地方出糖，本地人实不能吃糖。出橘子，只五百一斤。出猪肉，二小时可作红烧，三千一斤。晚上燃灯用菜油，却过六千一斤。到处有竹林，田地过冬亦一片绿芜照眼。工作大致年底可告一段落，主要任务必可作完，新二月可返京。闻兆和说，学校催搬住处，如未能有住处，盼为商……

杨振声　字今甫，现代作家、教育家，时任北京大学教授。

这封信从第四页以后缺失，存放的信封上作者注有“土改时，四川，可供参考信”字样。

据缺尾废邮编入。

① 佩弦　即朱自清。

19520123
内　江

致沈虎雏

虎虎：

今天已廿七号，北京城一定是到处有人为过旧年忙。你捐献工作大致也可以作个小小结束了，如对这工作认识得清楚、深刻，还需要把他转到一个新的工作上去，这工作就是如何在反贪污上作一点事，主要是从这运动中对国家有一种认识，要爱护祖国财产。另一面即为国家增加生产，如大和同学等放假天共同去集体劳动，是对的。寒假中如还想得出办法来将大家劳动力捐献给国家，或给志愿军，或甚至于请求入工厂作短期工人，都极有意义。如希望去工厂看看，可以找孙机叔叔，他一定可以便中带你去，多参观些工厂，也可以把政治认识提高一些，再回来向李妈石妈等一作报告，岂不是大家都共同受了教育？此后读书，也应当把书中有教育事情向住处熟人报告，才可能称作模范少先队员。永玉来了没有？汪叔叔走了没有？你凳子可不用作了，我过武汉时，可能为带几张竹子的来，如过成都，必还可得到做得极好的。这里竹子多，十二岁农家小孩都会用竹篾作种种东西，比上小学的作手工切于实用，但在小学校还不免照教科书学下去。村子中小孩子四五岁即参加生产劳动，作得再多也当成本分内事，全不像城市中学生，稍微劳动一下即觉得了不起。你

如到这里来，一见到所有孩子们的劳动精神，就必然格外谦虚，格外勤快，而且格外努力于一切工作，因为学习机会比这些农民弟兄多，应当用加强种种学习，作为帮助他们彻底翻身的信心。国家数万万农民将来生活可以好转，是要国家工业生产增加方有可能。到你廿来岁时，能在工厂中作一个工程师，在生产上有发明，才真正对国家有贡献。听大说你捐献已达到百万元，可是把学校课事不免耽误了，我很盼望你不要因小而失大。捐献只是一种爱国教育，如真正使国家好转，主要还是大生产，特别是工业生产，必万千工人从最高技术水准，最高政治热忱下来进行生产建设。这工作一定要进行，要万万千千年青优秀工人和工程师来领导，你得作七八年后参加这工作的准备。和大都要有这点认识和为人民服务的信心。得比学校要求于一个学生的成绩还好些，将来工作也就可以担当得多些。

这里工作正加紧在进行，武装农下到处捉地主，村子里日夜都有斗争会，男妇老幼都参加。就从这种斗争工作中过年。本地地主因半年前从减租退押中有了被斗经验，明白这一次的土改，事事得照国家政策办理，大多数十分顽固，一个不声不响，故意换上极破烂衣服，装得极端穷苦样子，承认剥削可不肯拿款赔偿农民。有些把银子埋在地下，怕发现又悄悄移走。有些早已转移到城市里去，使农民奈何不得。工作重点在追果实，大家为这工作用尽了心思。也还有从地主处得来一些书籍字画的，昨天我就去另外一个村子看了半天，大都是些现代画家的作品，是个军官找了些钱附庸风雅收藏下来的，名为万扇楼主人，收了上千扇面，当时大致也花了许多钱，可是到现在村子里那有人要这些东西？还有齐

白石刻的图章一大堆，似乎是廿四五年有人接他入四川住了两个月，送了他一笔钱。这人原来只听说是个军官，现在才知道原来即是我们到的地方一个地主。也有老太婆地主，如××母亲神气的，但斗来斗去，不过得谷子三五石。也有六七十岁大胡子，宁听斗，总不将钱交出。工作极烦琐，有许多事且比你从《暴风骤雨》一书中所见到的曲折动人，等我回来和你们再谈。从书中见到的，有时只使你们对于地主吝啬发笑，及对作过乡保甲的地主讨厌愤恨，在这里，我们却可眼见到这种人物在面前三五尺远近，感觉到历史的严肃性。因为这些人在过去社会中，享受特权已许多年，有些人实无恶不作，把庄稼人欺压得毫无办法。这次土改斗争彻底打垮后，乡村情形从此以后必然将进入一个崭新时代中，到二三年后，就再也见不到旧的种种了。比如到你们再有机会回到昆明龙街去看看时，一定会明白什么都不同了。我倒极希望在夏天和国英去住一个月，看看他的工作，并从他学习一个月，可以知道许多事情。以后想表现农村，也只有如此学习才具体的。从种种方面说，我们都还得跟国英学习。乡村工作比城市工作琐碎麻烦，要更大耐心方能进行。学习理解群众路线，也是在乡村工作比城市工作具体。所以说锻炼改造，下乡改造是极有用的。因为有许多事情，如不走群众路线，从群众出发，就走不通，办不好。城市中作事，领导方式虽然也得有群众路线作风，如果读书教书，就可能和这个名词不大接头，也就不大容易理解这个名词重要意义的。

大来信说二姨常来家，耀平姨父本来说到冬天即来京作事，是不是又有变故不能来？小平和大小丸子可有信来？王忠叔叔来信没有？金叔叔是不是还在本机关工作？三舅舅可

有新创作？我真对会写曲子的羡慕，因为照目下要求，如懂得作曲子，不知可作多少曲子。中国民间有许多小曲子，只要会利用，稍稍改动综合，用到新的方面来，就可以取得极好效果，但是会作曲子的照例不大肯注意采用，我们明白它有用，好听，特别是作成曲子拿到国外去，必然可得到极大成功，但是却又不会作曲。真是憾事。我只想有机会跟三舅舅学一年作曲，也许过几年来作歌曲，比写小说可以希望有较好成就。因为我知道，如照新标准要求写曲子，实容易从普及方向上去发展的。明白旧民间曲子多，又知道大作品之所以组成基本原因。如三舅舅情形，如理解到政治要求是什么，必然可以将工作配合时代，不太费力，即可创造出极多好作品。绘画和雕刻，也是相同情形。有基础的大都不知道如何去好好用它，实在可惜。主要是不大明白传统的和民间的多方面优秀成就是什么，又不大理解政治要求，自然不免落后于时代要求之后远甚。大和你有多余时间，应当多学学画，将来有用处。我可惜不会画，不然一定可画许许多。

我有你大小年纪时，常常偷取大伯用的画具，照木版小说和画谱上稿子作画，又格外对文学中的自然景物有情感，到部队中生活极困苦，却大半从自然景物中取得一点快乐。后来如会作画，写人民生活，一定有许多十分生动且具永久性。不巧是只会用文字来表现，到社会一变动，即成为无益之业。技术转用到新的方面，也不如习绘画的方便。比如这次在这里土改，如会画，用常书鸿伯伯那个用笔本事，前三四天一回斗争会，必然可以画一幅伟大作品。但如用文字来叙述，就困难多了。因为种种颜色的配合，文字再好也不易表现。

我小时又极欢喜音乐，直到廿来岁时，还常常在夜梦里作个音乐家，唱得自己感动十分，醒后还异常惆怅难过。特别是理解音乐虽不深，一遇到好乐曲，永远是感动得要流泪。从小即如此。且似乎对于一个乐章过程有相当了解，因此大部分故事，总是当成一个曲子去写的，是从一个音乐的组成上，得到启示来完成的。有些故事写得还深刻感人，就因为我把它当成一个曲子去完成。但是极可惜即是许许多故事，如用得真是五线谱表现，也许直到当前，还有极好效果。即重新来努力，也比较容易，可写许多新作品。不巧是只能用文字，受文字限制，因之成了形式主义。文字受绘画中颜色影响过大，受音乐中组织影响过深，工作反而受了形式限制，成为一种奢侈浪费了。如你和大能在音乐和绘画上有兴趣，学到能够创作时，我会容易为你们工作提出些有用意见，或者是你们作品的鉴赏家和批评家。且更有可能，即我们可以共同作些好画好曲子。没有这种合作者，许多经验、知识、题材，都不免糟蹋了。正如其他许许多杂知识，如不是写作，都不可免要糟蹋了。或如教书，又必然把其他部门学的东东西西糟蹋一样。大致是越学得多，越容易明白，涉及艺术创造，大都有个联系性，但又各有它的不同处，不可相混处。有些情形极不可理解，即学习和创造，是一事又如是截然二事。问题不易传递，但在某种情形下，却又极易明白。大和你如习美术，有些条件便利。如永玉来同住半年，你们把素描基础搞好，将来作画，一个艺专教授帮不了忙处，我可能不甚费事即可为解决。我很希望永玉和我们在一起住，他的工作也可以得到进步。特别是将来如搞工艺美术，可以帮他忙甚多。会可以作出点真正有创造性的新东西。从传统和民

间两方面取法，有个真正充满新生命的东西产生。特别是陶瓷和丝织物，新的水彩画和漆工艺，一面利用传统优秀，一面来作点创造性表现，稍稍用点心，即可突过当前水准，得到极好成果。如照目前的情形来说，底子不大好，恐只能达到一个限度，即停顿下来，再聪明些也不易逾越。因为工艺美术是永远不能完全脱离传统言创造的，没有凭空创造的，只有懂得多，而又能综合种种优秀造型长处，善于运用，才可产生新的东西。永玉聪明处已够用，只差学习，如能到北京来好好从各方面学十年，将来必可以有极好成就。如不认真学，不可免会走入庸俗的道路，难望得到好发展的。虎虎欢喜图案画，也得好好的学，每天画点单位，懂得多，对于形和线和颜色配置都懂得多了，随便用一个什么东西改成图案，都好看了。将来新中国的新东西，有许许多多还是可从古典取法的，比如陶瓷，从彩陶到清末，就有万千种可以作老师。如会学，转手即成为有新意的创作，如不会学，自以为是创作的，说不定正是最不好的模仿。

今天看报纸，说有八个人到了广州，是不是有他？如已到京，可以要他找找王逊叔叔，如能和常沙娜等在一处工作，将来容易得进步。他将来能到工艺学校工作或博物馆工作好，能到清华营建系也好。总之，还要好好充实，才可能有大成就。我想回来如能有一二年工夫，帮他忙，把中国工艺部门重要方面都给他认识一下，将来一定会有极大用处。

这里乡下虽多过旧历年习惯，大多数穷人都为斗争，忙得个团团转，工作人员也不能休息过年，也许有三天要到村场子上去的。村子中近些日子菜花一开，鹊鸰斑鸠飞来飞去，且有蜂子飞鸣，很像我们住昆明时情形，因此每天出去到田

坎上时总想起和你们在桃源、龙街子种种。看小孩子三三五五用虾撮箕捞虾米，割兔儿草，田坎光景极像去可乐村、乌龙浦一带。走累了些，心跳得不大好受，还常常以为转过竹林子，也许你就会跑来。住的院子也有些和杨家院子差不多，水缸是大石头作成的，也有个后山，不同处，即云南的仙巴掌这里用竹子林代替。大清早出外去时，雾气蒙蒙中照例可见到卅五十白鹭成群飞去。近些日子每天吃饭都有霉豆腐，辣子花椒相当多。自己也作豆腐，家家有磨，还方便。天气阴晴不定，天常是灰灰的。我晚上两肋还是有些痛，已比先前好得多。不背东西走路，情形即好些。有个同在一处演戏的，一病住医院四十天，至今还未好，得去重庆看看再回来。我幸好不去那个医院，如一去，那么住下来，恐怕只有更糟糕。到内地来最无办法即是害病，药又不方便，设备也差，医生即十分细心热忱，还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村子中小孩子有许多都是满头疥癣，白蒙蒙的，虽有下乡医务工作队，对于这事都无从过问。六月里闻生疱生疮亦具普遍，大致也是听其过去。大多贫农都不吃油，每天只能用红薯当主要粮食，一点点米也多缴了公粮，生活极艰苦，却终年劳动不息，我们在城中，要时时想到这件事，不应忘记。想到这一点，你们的学习，工作，即再忙累也会不以为意了。

爸爸

十二月廿七

19520124
内　江

致张兆和

叔文：

真的像又过年了，村子中也依稀可看出些岁暮年末光景。小学大都已放假，糖房也有人为结账忙，本地医事工作人员有家的，大都请假回了家。场子上这个最后一场，自然分外热闹。我们最先还说去县里，随后又说改区里，现在大致还是留在小村子中不动为得计了。现在是我住的房子中只剩下我一人过年，其余上县里了。照规矩，每人可吃半斤肉。一切工作还是照旧进行。今年会到这么一个地方过年，且用过去许多次过年光景来温习，作为这回年景的点缀，实在是不可思议的。我本想搬到堡子上去，和一个孤身贫农家去过这个年，因为几天来喉头发炎，砦子上水太不清洁，且不易得热水喝，上下均不方便，只好作罢。

温习到三个旧年，都是在辰州过的。一个是在船上，身边剩下铜子一枚那一回，黄昏前船始停靠，想法从他人船篷上爬上岸后，进得城门时，大街上一切铺子都关上了门，在门里却有各种笑闹，有玩锣鼓的，玩骰子的，每家都如浸在欢乐年景空气中，看了许多新年对，回船时，看到同渡船的穿上新衣的船老板，皮抱兜中胀鼓鼓的，可知正要了钱来。生命完全单独，和面前一切如游离却融洽，经过整三十二三

年了，这一切均犹如在目前，鲜明之至。另一回是廿二年那次返家，龙虎都还不在世界上存在，我一个人在小船上，船正向下行，经过沅水上大滩横石、青浪，一路都是破船搁在滩头上，我的一叶扁舟，却从中流而下，急于奔马。过柳林岔，河边寒林清肃之至。生命虽单独，实不单独。《湘行散记》和《边城》，因之而产生。三次是廿六年和小五哥萧乾等从武昌过沅陵，同在芸庐，他们放了许多爆竹后，同到大哥住房中玩牌去了，只剩下我独自在楼上一个大房中烤火，也是完全单独，但是虎虎的大眼蜷头发，和龙龙的小车子上大街，和其他都在生命中。得余的战争叙述更深刻的和北京的第一回轰炸，南京的夜袭，武汉的空袭，同在生命中。现在却在那么一个地方，用温习旧年来过旧年。在这么一个独家村子里，隔壁整夜有一个肺病老人咳嗽，此外没有别的声响。这地方空气，特别和我另外两次年时相近，一次是在凤凰高枧乡下满家作客，那地方全村子姓满。先住一地主家，后改住一中农亲戚家。村子也是在一个冲子里，两面住人，中夹小溪，雪后新晴，寒林丛树如图画，山石清奇，有千百八哥成群聒噪于大皂角树上。从竹林子穿过时，惊起斑鸠三五，积雪下卸，声音如有感情。故意从雪深处走去，脚下陷极深。我一个人从田坎上由此到彼，先是进到一个榨油坊，油坊中工作正十分热闹，有二十多人在动手作事；进到一个碾米坊，却只有满家穷老太太一个人在打筛。两相对照，印象格外深刻。当时什么都还不曾写，生命和这些人事景物结合，却燃起一种渺茫希望和理想。正和歌德年青时一样，“这个得保留下来！”于是在另外一时，即反映到文字中，工作中，成为生命存在一部分。但因此也就有所限制，即长时期生命是和这么

一个静的自然相对，一切只是如景物画，人事种种虽如在画图中，却大多是静止的。其时住的那个满家，地主兼作油坊主人，又作甲长，就正在二十里外老虎洞捕人，用硫磺闷毙了大几十个农民，一个壮丁到黄昏时挑了一大担手到团防局，我只觉得不可解。倒是从洞中走出的一个小孩，和我在火盆边，谈了半天他被拘留在洞中半月幸而免的种种经过。一面是作客的孤寂情绪，一面是客观存在种种。现实一切存在，都如和生命理想太不一致，也和社会应有秩序不相符合，只觉得不可解。因难于将印象结合反映到文字中，所以这个特别有传奇性的事件，却从不在我写作计划中。直到卅五年复员回到北京时，才试写《雪晴》等章。即写它，还不免如作风景画，少人民立场，比《湘行散记》还不如。这时来温习，来从人民立场看看这个事情的发展，可把这个事件重新认识，有从一个新的观点上来完成它的必要了。如能将作风景画的旧方法放弃，平平实实的把事件叙述下去，一定即可得到极好效果。因为本来事情就比《李家庄的变迁》生动得多，波澜壮阔及关合巧奇得多。不过事件太巧，太富于传奇性，写来倒反而如不大近人情了。还有另外一次，是在保靖地方，我住在一个满是古树的半山上，年终岁末，大家都在赌博放烟火，我只一个人在一个小小木房子中用一盏美孚灯读书，远远的听到舞狮子龙灯的锣鼓喧闹声，如同梦里一样。一种完全单独的存在。看的书似乎是《汉魏丛书》中谈风俗的。半夜后，锣鼓声都远了，大致是下面军官们在吃东西，或者偶然想起我可能还在看书，派个小护兵送了些年糕和寸金糖来……时间过去了，所有房子民十二即一把火烧了。许许多当时生龙活虎的人，都死的早死，老的不成个人样了。这一

切却在我生命中十分鲜明。即我当时的寂寞痛苦的情形也若可以完全用文字重现。

这些遗忘在时间后的年景，这时都十分清新的回复到生命中来。也是竹子林，斑鸠，水田。也是永远把自己如搁在一个完全单独没有谁理解的生活环境中，对身边发生的进行的事情，似乎无知又似乎知道得格外细致明澈。特别是这些事件在历史中的含义，比许多身预其事的其实还更加关切。这一切，也即成为我生命一部分，且无疑还要支配了此后生活极多。目下种种，有些也正和三十年前情形一样，什么事都十分真实，而又恰如在非真实的梦里！即如在这里一星期前所见到的大斗争，六百地主一同缚在竹林子中光景，和别的人说起来，都似乎不大像会是实有其事。因为即这里的工作人员，即地主本身，即主持其事的人，大致都已把这件事情，当成过去而过去了，再也不会有何奇异感觉了。但是这种种，却和我三十年前见到的事情一样，在生命中如燃烧一种希望和理想，只要体力能支持得住，必然会要和此后工作相结合，而且还可能要和千万人情感相结合的。也因此感觉得写作真是一种离奇的学习过程，比起一般人说的复杂得多。目前人用一种简单方式培养、改造，因此总不大和问题接触，人和人彼此不同，应如何从生命全部去看，惟局限于经验知识，能理解得如何有限！万千人在历史中而动，或一时功名赫赫，或身边财富万千，存在的即俨然千载永保……但是，一通过时间，什么也不留下，过去了。另外又或有那么二三人，也随同历史而动，永远是在不可堪忍的艰困寂寞，痛苦挫败生活中，把生命支持下来，不巧而巧，即因此教育，使生命对一切存在，反而特具热情。虽和事事俨然隔着，只能

在这种情形下，将一切身边存在保留在印象中，毫无章次条理，但是一经过种种综合排比，随即反映到文字上，因之有《国风》和《小雅》，有《史记》和《国语》，有建安七子，有李杜，有陶谢……时代过去了，一切英雄豪杰、王侯将相、美人名士，都成尘成土，失去存在意义。另外一些生死两寂寞的人，从文字保留下的东东西西，却成了唯一联接历史沟通人我的工具。因之历史如相连续，为时空所阻隔的情感，千载之下百世之后还如相晤对。

这些存在的东西，在当时也可能因种种原因，理由，却成为不祥之物。特别是生活的坎坷辛苦，竟如势在必然。翻翻历史或文学史，竟有个相差不多的公式。（难道这也就正是历史真正的意义?）新的人民时代，什么都不同过去了，但在这个过程中，恐还不免还有一些人，会从历史矛盾中而和旧时代的某种人有个相同的情形。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为的是生命全程既不尽同，人之取舍亦有不同，荣枯因之而异，亦势有必然。……应当接受一切，从而学习一切。一个人有个人的限度，也就有一个人的苦乐分定。但是人是可改造的，我在改造自己和社会关系，虽努力，所能得到的或许还是那个——不可忍然而终于还是忍受了下去的痛苦！

我希望体力能回复，来好好为这个新的时代工作几年。因这次下乡，对土地有了点新的认识，而对寄附于一片土地上的新旧人事，更多理会到它不同处，且可从过去所理解的乡村封建种种综合，来结合产生一些新的东西。将过去作风景画的偏重色彩的作法放弃，来就乡村人事关系上试作一些新的试验，可能会有些新的东西，有一些真正属于新的东西。难得的恐怕是自由处理的时间。因为没有这个，什么都不免

成为空话。

自然风景画的爱好旧习，分析言来，本来是一种病的情绪的反映，一种长期孤独离群生长培养的感情，要想法来修正来清理的。新的工作重要是叙事，必充分用到这点长处，方可节制到用笔本来弱点。其实只要能忠忠实实来叙述封建土地制度下的多数和少数人事变迁及斗争发展，就必然可以将现代史一部分重现到文字中。即或所能重现的不过是一个小区域一小部分人事，但是，这种种人事也即将成为历史。从一个脆弱生命中所反映出的一部分现代社会的动荡。

夜中这里极静，办公室几个同事的种种谈天，经常是在夜里进行的。对山沟糖房中的斗争会，间或遥遥传来几声群众的呐喊，一切声音反而格外显得所在环境的安静。我如完全单独存在，可是却意识到生命事实上和一个广大群体的动不可分开。凡事都在过程中消失，逐渐失去意义。我却如在一种违反自然情形中，要把一个小小地方人事动静和时代变化联接起来，孕育一种新的生命。然而直到目前为止，文字在我头脑中，经常还只是如一盘散沙，不相粘附，各自存在，意义毫无。正如画具中色彩和乐谱中的音符，一切虽照旧存在，但经过一度搞乱，似有意义可已完全失去本来应有意义。还不知道，即有了一种完全自由处理时间处理工作方式的机会，是否即可望把失去已久的文字中的情感生命取回？生命在滞塞中，什么都作不好的。但是生命在滞塞中，也只有从写作里方能畅其源流，得到中和与平衡。可是体力如不能回复，这一切就不免是空话。如过去在博物馆中工作，头部重压十分难受时，还在勉强中读报纸文件，生命存在即统统失去意义。由此情况来谈改造进步，岂不是去题极远？年来思

想改造，说的人极多，有许多办法都容易概念化，主观片面，十分可怕。特别是领导上如主观片面时，照例更可怕。因为不明白许多由于体力上的痛苦事情，如一涉主观笼统说是思想如何如何，再从而假定制造一种改造公式，想法往上套，结果自然如式套上，人则毁去而不自知。到发现错误再来补救时，什么都不成了。时代是个生长的时代，也同时是个毁灭的时代。可能有些人也就无可奈何从这个变动过程中毁了。时代过于伟大和复杂，从工作中来学为人忘我，实在极重要。我胸部左心血管已不甚好，做事走路久些即可知道，好在这里不常跑远路，还不至于出大问题。记得在革大时，校园中有个方碑写上戒骄躁，标语虽搁在当路处，真正注意到的人大致不会甚多，因为这标语和当时学校中的思想改造学习，要求鼓励同学的争辩风气即大不相合。那时节我体力上正极难受，倒因这个标语所提示的原则，把一段时期度过了。一想到革命有万万千千种的牺牲，和万万千千种不可想象的困难待克服，因之即总是把自己放弃，专心一志的来学习面前人事而度过了。一切都学习，还是学不好，情形可能不是不学。正如许许多人都还在争私利，另外一人为了工作，不惜把自己一切都交给工作，可是还不免显得不进步，要受各种斗争，这种阻隔，怕不是学习能解决。

你们学习情形如何？仅从文件学习，似不能真正提高。中学教师目下问题，主要是有个读书时间。如一天只教不学，甚至于礼拜天回到家里也只是忙于改卷子，久而久之，求其不变成一个事务主义者，势不可能的。第一要有读书时间，第二要有读书空气，第三要有一二善于领导的干部。如三者具备，学校中自然可把教师学习情绪提高，政治认识提高。

如没有这个条件，说提高，即易表面形式化。目下你们重要的可能还是一个领导干部，来带动同事学习。关于学习的时间，可能得把问题提出来。无论如何，一天要有二小时，从干部必读十本书中选些东西读读，是对工作对个人都有益极大的。学校如能认识这是提高政治热情和干部工作效率重要办法，就可以把时间安排得出来的。

二姐出版总署，学习精神也不算大好。一听到这里小学教员提起教课中费解问题，我即想到二姐等教科书编辑准备工作怕不大够，她应当向领导等提意见，要圣陶先生重新认识编教科书的方法问题。照目下方法，实在不可能好好完成任务。每种教科书都要重视一下，把编辑方法弄得认真一些，准备得充实些，也即是凡事科学一些。每种课本都得有个教授书，附一些必要的参考目录，补充材料及必要解释，先为教员想一想，内地教员才不至于误人子弟。如没有资料室，就得办，提预算来办，因为国家钱花到这上面是十分应该的。比如语文教科书，如有一本极完备的教授书，你们时间就可抽出来，大部分用到政治或其他参考读物学习，从全面言好处未免太多了。

今天报上见有蔡楚生[①]检讨文章，在电影业中一定极有意义。不过这种文章在定期刊物上发表，可能比日报上发表有读者。因为如非对作者有相当认识，泛泛的读者，实在得不到什么的。有时且甚至于会得到相反效果，特别是一离开大都市政治空气，即或如学校那么一种圈子，对政治当前和明天，就还是隔得相当远。一面如又对作者素来抱有好感，一面所在区域政治情形又还相当落后，这种文章读来是大不如大城市印象的。特别是和近日三反运动中坦白文章结合，

同时在报纸上出现，这种文章在知识分子或文艺作家间应有的作用，不免稍减。如这里人读范文澜梁思成文章，恐都不易终篇。和一般人读维辛斯基报告一样，生活一隔，自然即隔着了。

我们可能还有半月留在村子中，要一个月左右才回北京。闻各校并成一大学，清华北大燕京，暑中将实现，不知辅仁在内没有。我本想，如在燕大作点事，对你工作会方便些。各学校一并变动多，就要看另外情形了。如教书对你好些，我就教书。因此也可以看几年理论书，再来好好弄几年新的小说史和美术史。西谛等闻已回到中国，上逊见到没有？工艺学校有不有消息？永玉到了没有？

从文

旧十二月廿八日

---

① 蔡楚生　电影艺术家，1949年后担任电影事业领导工作。

19520125左右

内江

致张兆和、沈龙朱、沈虎雏

叔文、龙、虎：

这里工作队同人都因事出去了，我成了个“留守”，半夜中一面板壁后是个老妇人骂她的肺病痰咳丈夫，和廿多岁孩子，三句话中必夹入一句侯家兄弟常用话，声音且十分高亢，越骂越精神。板壁另一面，又是一个患痰喘的少壮，长夜哮喘。在两夹攻情势中，为了珍重这种难得的教育，我自然不用睡了。古人说挑灯夜读，不意到这里我还有这种福气。看了会新书，情调和目力可不济事。正好月前在这里糖房外垃圾堆中翻出一本《史记》列传选本，就把它放老式油灯下反复来看，度过这种长夜。看过了李广、窦婴、卫青、霍去病、司马相如诸传，不知不觉间，竟仿佛如同回到了二千年前社会气氛中，和作者时代生活情况中，以及用笔情感中。记起三十三四年前，也是年底大雪时，到麻阳一个张姓地主家住时，也有过一回相同经验。用桐油灯看《列国志》，那个人家主人早不存在了，房子也烧掉多年了，可是家中种种和那次作客的印象，竟异常清晰明朗的重现到这时记忆中。并鼠啮木器声也如回复到生命里来。换言之，就是寂寞能生长东西，常是不可思议的！中国历史一部分，属于情绪一部分的发展

史，如从历史人物作较深入分析，我们会明白，它的成长大多就是和寂寞分不开的。东方思想的唯心倾向和有情也分割不开！这种“有情”和“事功”有时合而为一，居多却相对存在，形成一种矛盾的对峙。对人生“有情”，就常和在社会中“事功”相背斥，易顾此失彼。管晏为事功，屈贾则为有情。因之有情也常是“无能”。现在说，且不免为“无知”！说来似奇怪，可并不奇怪！忽略了这个历史现实，另有所解释，解释得即圆到周至，依然非本来。必肯定不同，再求所以同，才会有结果！过去我受《史记》影响深，先还是以为从文笔方面，从所叙人物方法方面，有启发，现在才明白主要还是作者本身种种影响多。《史记》列传中写人，着笔不多，二千年来还如一幅幅肖像画，个性鲜明，神情逼真。重要处且常是三言两语即交代清楚毫不粘滞，而得到准确生动效果，所谓大手笔是也。《史记》这种长处，从来都以为近于奇迹，不可学，不可解。试为分析一下，也还是可作分别看待，诸书诸表属事功，诸传诸记则近于有情。事功为可学，有情则难知！中国史官有一属于事功条件，即作史原则下笔要有分寸，必胸有成竹方能取舍，且得有一忠于封建制度中心思想，方有准则。《史记》作者掌握材料多，六国以来杂传记又特别重性格表现，西汉人行文习惯又不甚受文体文法拘束。特别重要，还是作者对于人，对于事，对于问题，对于社会，所抱有态度，对于史所具态度，都是既有一个传统史家抱负，又有时代作家见解的。这种态度的形成，却本于这个人一生从各方面得来的教育总量有关。换言之，作者生命是有分量的，是成熟的。这分量或成熟，又都是和痛苦忧患

相关，不仅仅是积学而来的！年表诸书说是事功，可因掌握材料而完成。列传却需要作者生命中一些特别东西。我们说得粗些，即必由痛苦方能成熟积聚的情——这个情即深入的体会，深至的爱，以及透过事功以上的理解与认识。因之用三五百字写一个人，反映的却是作者和传中人两种人格的契合与统一。不拘写的是帝王将相还是愚夫愚妇，情形却相同。近年来，常常有人说向优秀传统学习，这种话有时是教授专家说的，有时又是政治上领导人说的。由政治人说来，极容易转成公式化。良好效果得不到，却得到一个不求甚解的口头禅。因为说的既不其明白优秀伟大传统为何事，应当如何学，则说来说去无结果，可想而知，到说的不过是说说即已了事，求将优秀传统的有情部分和新社会的事功结合，自然就更不可能了。这也就是近年来初中三语文教科书不选浅明古典叙事写人文章，倒只常常把无多用处文笔又极芜杂的白话文充填课内原因。编书人只是主观加上个缴卷意识成为中心思想，对于工作既少全面理解，对于文学更不甚乐意多学多知多注意。全中国的教师和学生，就只有如此学如此教下去了。真的补救从何作起，即凡提出向优秀传统学习的，肯切切实实的多学习学习，更深刻广泛理解这个传统长处和弱点。必两面（或全面）理解名词的内容，和形成这种内容的本质是什么，再来决定如何取舍，就不至于如当前情形了。近来人总不会写人叙事，用许多文字，却写不出人的特点，写不出性情，叙事事不清楚。如仅仅用一些时文作范本，近二三年学生的文卷已可看出弱点，作议论，易头头是道，其实是抄袭教条少新意深知。作叙述，简直看不出一点真正情

感。笔都呆呆的，极不自然。有些文章竟如只是写来专供有相似经验的人看，完全不是为真正多数读的。

这封信未见结尾，残信内容曾以《事功和有情》为篇名，编入岳麓书社1992年12月出版的《沈从文别集·抽象的抒情》一书。

《事功和有情》是将内容相关但不连贯的信页，作为一封信整理而成。经考证，其文字分属于19520125左右《致张兆和、沈龙朱、沈虎雏》，和19520129（2）《致张兆和》两封信。现据残信原文分别编入。

19520126左右
内江

致沈龙朱、沈虎雏

龙龙虎虎：

我们在这里过年了，乡场上和龙街子差不多，但见不到米花球。到处有人卖橘子，五百元一斤。有人吃麦芽糖，二千一斤。大家吃肉，北来工作人员，也每人有半斤肉。各个村子里还是在斗争中进行工作，但只能抓一二地主来分别进行，聚五六百地主成一串串的放到大场子中，来展览并进行谈判的大举，大致已成历史事件，再不容易有机会见到了。堡子城墙上每天依然有人在上面叫四周人开会。田坎上蚕豆花越开越多，油菜花也越开越多，有花处已可发现蜂子嗡嗡营营。雀鸟中有了规规规规的叫声，还有其他和秧鸡相似叫声的。本地人亲戚往来，有穿了从地主家得来的女用绸缎袄子，当马褂罩上，提了些田中鱼送亲戚的。到处可听磨石声，院子中一家中农也推了两升米作汤圆粑粑。这里那里通可看出一点新年新春的空气，同时也即可以看出一点旧的东西，即在农村中延续了一千年二千年的平静，由任何社会变动都搅不乱的平静。为的是土地中庄稼本来就是在平静中生长的。住处附近水田中还是有人在罩鱼，但能到鱼篓中的已不过二指手大。糖房大部分已停火，成挑的白糖都向县城集中，一部分可能已上了轮船，上了火车，向长江下游运送。土地则

部分已若休息，部分又开始在生产。我们来时点的豆类都已绿芜一片。因为冬旱，已有人开始抬出水车从田中向高处引水。从动处看，每户人家都在为下半月起即将分配田土事而计算着数目。这地方是经过次和平土改，经过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复查等等过程，换言之，即每个村子从上述各次事件中，都大斗过地主，有过种种残酷的斗争，杀的已杀（别处闻有一乡打杀数十人的），管的已管，这次一切工作，只近于再复查分配工作，所以凡事都照政策作，不大会有何等剧烈动作。但自然也处处有困难，让我们从每一事上明白乡村中工作艰难不简单。村中干部特别不易做。土改并不即完事，真正的政治教育，还在土改以后，要继续下去。人民和干部同要教育。要许许多人在一个好区长领导下继续努力，且还必须不断有各级检查工作，十分切实的注意，才可能日渐进步。农会日益组织健全，而生产文化教育能有真正推进。特别是贫雇农组成的农会，自选的乡长或村长，能掌握政策，办事能公平，而进行种种工作时，富农又不至于观望，中农不至于迟疑，事情不容易办的！到了乡下，才知道乡村工作不简单，更加明白基层政治的重要性。同时也明白内地工作人员，政治觉悟不高，在乡下工作就难安心，难持久。特别是文教部门，还待好好培养加强教育，且得从各方面来鼓励，将来才可望把下一代教育好。一个村子里从政治言是农会或村长重要，因生产与政治实一事，都要搞好，但对于下一代的知识提高，一个村中小学教员，责任可不小。真正要有极高政治热情的青年，才可望很好的完成任务。必需要有无数史瑞芬其人，才可望把事情办好。最重要恐怕得要一村中由农会到每一农民都知道尊敬这种教师，教师也知自尊，意识

到自己工作是在为新中国教育作基本工作，意识到是在参与新中国建设，同时最好还是一个优秀团员，事事求进步，时时不忘记是在完成一种庄严理想，如此二三年，自然事事就不同了。这种人是可以从中学师范培植的，重要的还是这种人民教师的教师，以及每区经常流动视察的区督学，既要能够指导业务，又要肯热心帮忙解决种种问题，且特别是善于鼓动，立场坚定，而又能联系群众的人物。如每区配上这种督学一人，各村小学在指导下进行，一定可气象一新，且可把经验推广到各县去。如这种工作仅仅交由目下区中文教干事来作，必作不好。将来乡村小学是否可以办得好，大致全看这种长年在区的督学而定，如只有县级教育科领导，用掌握统计字数来进行领导，上下联系不免相去过远，工作不易见效。教员问题也即是一个问题，不大容易处理，也即不易配合政治需要，而要走弯路的！

19520129（1）
内　江

致张兆和、沈龙朱、沈虎雏

叔文、龙、虎：

在小乡场上区公所里，我和廿来位年青工作干部把年过了，真是一个离奇的年！今天已初三，各村子里工作依旧进行，斗争的还是斗争下去，分别负责的自然都忙起来。这个年我本意是到砦子上一个农家去过的，一定更有意义。因为这几天喉痛咳嗽，砦子上用水极不方便，就只好放弃了。其实到砦子上去和那十几户农家住户谈几天话，是极有好处的。我什么都得学，学得越多越好。我住的是中队部，也即如军中的指挥部，不算是土改战斗前线，因之也可以说没有和土改战士一道，没有和农干一道，小组中种种是明白得不甚具体的。但三个月来，可把环境中人大都熟习了，不同的人和静止的土地背景，大都熟习了。理解这个是有用处的，特别是我的工作，谈理解，实离不了人和土地，更离不了两者依存关系，以及许多人因情形不同而动的不同问题。这些事文件上说得不具体的，即说也对于另一人无多用处的。文件上虽大体已提到，但是因地方情况不同，也随之而不尽相同的。也熟习了些还近乎在自然状态下的老幼，可以用来和在变动中的人事比较。中队部是独家村，所以大伙人赶到区里去过年，吃了顿有鱼有肉的饭，两顿面，负责的赶到县里作报告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过年夜去了，天气还老早，区中年青干部就在院子中下棋玩乒乓球。一切静静的。街上还有半天场，和龙街风俗一样，乡下人都赶来追办年货，这半场鱼的买卖格外多。似乎还包含了汉代以来"乐有余"意思。卖鱼的却换了些橘子、米糖回去。到了午后，百十户铺子都关上铺门，大街上就已冷清清的了。我一个人跑到场头场尾小茅棚去看看，和七八户贫家老太太谈了好一阵，每家都在办年夜饭，且有几户是军属，柴门边贴得有毛主席和总司令像。有个卖热豆腐的老太太，正在临街炒鸡杂，别家一个小女孩为破鱼，高兴得很。这些人家多照老规矩，大都还照顾了一下香烛铺。烧了点香烛，盼望大小平安。乡场上有三分一铺子兼卖香烛，可知过去一时生意必相当好。试问问一个老板，就说"这怕是最后一回生意，过了年，得想办法改业了。"看看几个伙计还在用小铁月牙钉凿纸钱，承尘间架子上还挂了十来对半斤重大烛，可知主顾虽已不多，生意还像是有点欲罢不能。全场上只有三家茶馆和独家小理发馆生意，一直延长到晚上。

我到处坐坐谈谈，随时随地也就用"北京同志"身分宣传了下国家当前和明天。如走方郎中，什么都谈，谈得个不亦乐乎。最可惜是随身不曾带得几十个照片。由轮船、火车、天安门，到内江县便民场的甘蔗、白糖、蚕豆酱，一面教育一面学习，从这种谈话中，最大的发现，是我倒像个宣传员，真做到了"永无匮乏"地步。特别是对他们本质上的爱和理解，在沟通人我情感上，比起一个小学教员，和一个年青政工人员，似乎要得用得多。如果区里能配上那么一个联络员，中央和人民之间，要举办点什么新事情，一定便利得多。但是要训练一批这种联络员，可就不免有些困难，怕不大好

找！

场子上中心小学，也正集合了八十个教师，正准备在土改进行中办冬学，配合土改工作，不是件容易事。好些教师都只十七八岁，有些人可能中学还未毕业，教的如果是史地，有许多问题都不易解决，又极少工具书可以参考。平时也少有机会看到大都市报纸，四川以外事情大都还模糊，国际情形，国家情形，大学情形，甚至于土改情形，和土改对于社会长远意义，都还蒙蒙糊糊，理解得不深。字典、生物生理挂图、合用地图和历史图表，都感缺乏。但既在工作岗位上，一天就得忙下去。惟其准备如此简陋，客观条件如此困难，加之在这个时代过程中，或由于情绪思想，或由于实际情况，大都还不免有些无可适从的心情，更令人对他们目前工作任务，及对地方所负的责任，感到同情，感到异常庄严。因为不管如何，农村下一代的发展，还得通过这些人之师的教育而长成。也因此更觉得应当要想办法为这些朋友打打气，帮一点忙。有些学校在设备上言来，可以说什么都没有，而教的恰恰又是什么都得知道的小学各科，想想看多困难！如何来提高他们知识、常识、兴趣、热情，实在是件大工作！政府虽在布置，但求满足这么多教师迫切需要，还是不容易，不好办。有不少看过报纸上史瑞分事迹的，年青的心中，未尝不有“见贤思齐”的想望，可是个人单纯的忍劳耐苦，还并未能解决问题的。

初一大早上，我又到街头街尾各处走了一转，看看这乡镇年景。好些人都换了干净衣服，老太太多坐在门前小凳子上。没有赌博，没有放炮，大小女孩子多在踢毽子，跳绳。这个场照过去习惯，正月初一满场都是赌桌的，四乡人也来

赌，昨天在个小茶馆，还听到陌生茶客为说过去年时烟、酒、赌、娼，种种热闹情形，和乡保地主在这种时候称豪洒阔气风气。由那个茶客口气说来，大有开元天宝盛世难再逢感，可知过去也必然是豪客之一员。听穷人说来，没有赌可真少害死许多人！因为一赌输，场子外四乡半路抢人的事，也多起来了。悬梁跳堰塘的，也多起来了。毛主席共产党来了，没有赌，清静。

随后即带了抬土工具去扫墓，是去年有廿八个工作干部在这里区公所中被残匪包围牺牲的，打了一整天。土改干部，农会中干部，教师，各村群众到时都来了，大家垒土到坟上去，还扎了些白纸花。集合各色武器，十来支枪向天鸣了两排枪。小村子还来了个龙灯，大家绕着那一长列……坟转圈子，有个洋鼓声音哑哑的，锣也破了……热闹得很也寂寞之至！牺牲的有北来解放军区长，有学生干部，有本地年青男女干部，有军大毕业区干部，一切合目前人员配备相差不多。

扫过墓，我们廿个人回到区所，一个副区长宣布再集合，把武器一集中，重新分配到干部身上，即出发到一个村子里去捉匪特，趁新年去来个凑手不及。不多久，果然就瓮中捉鳖把个逃亡漏网二年的坏乡长，从一个人家楼上衣柜中清出来了。去捉人的有党团员，北来的中学教师，本地小学女校长，统战干部，副区长，区文教，法官，师范学校出身的女干部，脸庞红红的勤务员。这么一个队伍，把五个犯人提回时，走的道路全是和我们住呈贡由五龙浦到龙街子一带的田坎路，到处有油菜花黄成一片，有大青菜绿得出油，有穿换了毛蓝布衫子，包白头巾的农民，三三五五预备上场看戏。

场上小街也正是许许多人拥挤时，忽然看到一群工作人员捉了一串回来，实在是太戏剧性活泼热闹了。但是乡村年景的静，还是统制了一切。因此一来，似乎反而还格外显得静。特别是把那些东西捉到了公所等待讯问时，院子中静极。

大约三点左右，我即独自先回了村子。一路上都是各村子里上乡场看戏的人，一路上都有相识的农下和孩子们打招呼。平时有些女武装，送信上路总还佩了把刀，今天已不带武器。老太太和孩子们对于看戏可格外兴奋，老的一生实看不到几回戏！沿路就有人拉我回去看戏。天气晴朗朗的，犹如北京四月中，一上路，且觉得有点燠热。一路上还可看到下田薅土的人，赶初一破破土（为土改，许多人把生产全搁下了）！我就沿路拜年一路问庄稼，或蹲在田坎边谈胡萝卜甘蔗，当成新年课学到了家。土地正盼雨水，已一个多月不见雨，有庄稼的都不免有无可奈何感。因为山上地土薄，下种晚的豆麦都已不大济事，冲田中虽贮有水，可不能救山旱。大家为春荒不免发愁。回到卢音寺脚下山村时，正有个老农扛了个长柄虾撮下田捞鱼，神气和夏圭山水画中的渔人一样，腰弯弯的，一月来田中鱼打得已差不多了，大致因闲在家中受不住，还是出来碰碰运气。我们自然又是一番知识交换，由打鱼到机器犁，事事不离明天好光景！还预猜二年后会有东北的豆饼肥料上到内江的甘蔗田中。回转住处时，约四点半。大院子中空幽幽的，阳光照在院中几个晒干萝卜的大簸箕上，给人印象极离奇。完全和二十多年前在茶峒城里一个人家门前情景差不多，几只鸡的神气，也还像是十分熟习的。特别是一种静的寂寞空气，支配了全院。空气极离奇，即在

面前的一切都极真实具体，一切又若并非确有其事，一切在当前若和个人生命离得极远，但以后却反而十分贴近。最特别是天气，日长如小年的沉静，我太熟习了 我就在如此天气，如此空气，如此地方，如此过了一个年！生命完全单独又如和一切十分亲切融和的同在。虽完全单独，却因为三个月的住下，这么一个地方，这么一些人的哀乐得失和永远存在的农村寂寞，都一同浸透了我的生命。四月前，要理解这种种，几几乎是不可能的！到了这来后，即再过一年二年，要忘掉这一切也是不可能的！试从大门外小塘边望望，卢音寺古城堡，和堡子那儿株大青树，正浴沐在明朗温和阳光下，屹然耸立，似乎是个有生命的事物。远望成一片一线的黄色菜花田，和作成种种绿色行道的豆麦田，却装饰在堡子下一层一层山田间，和附近大片豆麦田作成的绿原相交错。就在那么一个锦绣原野下面竹林子中，一星期前即还有大小约六百地主，成串成堆的捆在那里等待过关，竹林子尽头处糖房背后，就进行过三千群众大会，把一个在本村霸道十年的保长萧四爷，当场结果了。这时节什么都不见了，似乎事情已过去了多年，大家都忘记了。我曾经临过工的大戏台，已经不知在何时早把布置撤去，只剩下几个柱子空零零的撑在空中。竹林子有个妇女和三个小孩子，在扒竹叶作燃料，按规矩，大致是地主家中人，才在这个时候出门找燃料。到处还可见到些人在动，反而格外显得地方沉静。正犹如过去热闹过光景统统成为过去了，什么人都不想保留也不能保留，未来却尚在半路尚未来到。这是历史转折点一个唯一的元旦，到明年，就决不会是这样的了！小路边青菜生长得十分茂盛，

初来时却不过如一簇簇豆苗。这一百天我真正读了一册现代史，虽然记叙的不过是一个小小村子中的一章，但是这一章可真是不平凡的一章！即零零散散叙写出来，也是历史！

一般农民心情，目下都等待落雨，分田，分果实，分住处。等待旧的时代结局和新的生活开始。从政治上看，对农村问题言，土改完成只是建政开始，有一大堆任务教育要布置下来，都得通过区里那十几个年青干部和每个村子中的农干来推进，来完成的。土改工作同人一走，村子中是种什么情形，有些方面是可以想得到的。许多老太太和小孩子恐都不大习惯，有好些日子不习惯。可是不多久，也还是要成为过去了。年青的将必然为一切新的工作而忙，然而广大地面却是沉静统治了白日，庄稼慢慢的成熟，“北京同志”渐渐成为一个名词，流传到大小本地人口中，孩子们长大了……

今天已初三，如果诸事能如预计安排，或照昭观[①]报告说的，北京同人无论如何得在四个月内返京，那么，这个信寄到北京时，我们可能正在忙着打被包，办交代，要和这个可爱地方和一大群可爱的农民朋友道别，准备要回返县里总结工作了。本说十五左右，现在估计可能迟到廿左右得到重庆。月底是否能赶到北京，要看领导布置！这四个月的工作学习，就知道的说来，似乎还少得很，也不深，不细，且不能作报告用。但是从人事的变动方面如何和土地的静止相结合，我认识的似乎还有用。对人民革命土地革命的历史言，能记载下问题来，就有用。对个人言，则是一种真正教育！因任何时节都没有和这次下乡一样，用的是一种极端严肃心情来接近每一件事，和注意到每一个人！

19520129(1)

卢音寺山上有面大鼓，有口大钟，过去是为菩萨准备的。几天来每到村中开大会召集群众时，就鸣钟号召。我已听过多次钟声。这个钟的致用意义，过去可说是唯心的，现在可纯粹是唯物的了。

从文

---

① 昭观　即朱早观，原名昭观，号丹波，苗族，凤凰人，军人，曾在原湘西巡防军统领陈渠珍部任少校参谋，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旅长、师参谋长等职。1937年8月赴延安参加八路军，通信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副主任。

作者参加土改工作团时，曾在京听过若干领导干部的报告，其中包括朱早观的报告。

19520129(2)
内　江

致张兆和

……数字，是本质。这种理解的对土改工作报告言来，也许是无多用处□□□□□□□□中的土地革命的历史言来，一定还有些用。

在这里一个糖房门外字纸垃圾堆中，曾偶然翻出一本《史记》，中间列传写到几个人，着笔不多，二千年来竟如一个一个画像，须眉逼真，眼目欲活。用的方法简直是奇怪。正似乎和当时作者对于人，对于事的理解认识相关，和作者个人生命所负担的时代分量也有关。

年夜在乡场上时，睡到戏楼后稻草堆中，听到第一声鸡叫醒来，我意识到生命哀乐实在群众中。回到村里，住处两面板壁后，整夜都有害肺病的咳喘声，也因之难再睡去。我意识到的却是群众哀乐实在我生命里。这似乎是一种情形又是两种情形，特别是理解到万千种不同生活中的人生命形式，得失取予，以及属于种种自然法则，反映到行为中的规律，在彼此关系中的是非，受种种物质限制，条件约束，习惯因循，形成的欢乐形式，痛苦含义，又各因种种不同而有种种问题时，我明白，我还有好些工作待做，好些事情待用一个

更热情无我态度去完成它。也还待从更多方面去学习，去认识理解，才可能在克服种种困难中逐渐把工作完成。人人都说爱国家人民，但是如何爱，以及如何去证，实在大有不同。从历史看，管仲、晏婴、张良、萧何、卫青、霍去病对国家当时为有功，屈原、贾谊……等等则为有情。或因接近实际工作而增长能力知识，或因不巧而离异间隔，却培育了情感关注。想想历史上的事情，也就可以明白把有功和有情结合而为一，不是一种简单事情。因为至少在近代科学中，犹未能具体解决这件事。政治要求这种结合，且作种种努力，但方法可能还在摸索试验，因为犹未能深一层理会这种功能和情感的差别性。只强调需要，来综合这种“有情”于当前“致用”之中，是难望得到结果的。其实说来，事情或比写作论文社论困难些。我们目前有极好的论文，针对着许多人说话，话极中肯。有极好的社论，能引起普遍而广泛的学习并思索，且动员了全国各阶层人民，进行抗美援朝斗争，及三反运动。可是，在努力将一切有情转而为有功的工作中，是做得不能如理想那么好的。主要原因还是认识，即对于文学艺术“作用”以外“作者”的认识。对于作用有认识，对于作者则还得有些新的更深一些的认识。并且这还不只是对当下作者的功能发挥或摒斥。重要还是能有计划生产培育更多年青一代作者。正和工业化中机器生产一样，得制造极优良的工作母机。工作是比较困难，但不是无望的。照过去几年情形看来，浪费的不只是金钱，有些地方可能是把有用人力全糟蹋了。

国家在崭新情况中发展，万千种事都从摸索中推进。关

于人的科学，如果到明天有可能会发展成为一科真正的科学，目前还只是刚好开始。到另外一时，人的功能从种种旧的或过时了的因袭成见观念束缚中脱出，在一个更新一些关系上，会充分得到解放的。到那时，有情的长处与事功的好处，将一致成为促进社会向前发展的动力，再无丝毫龃龉。这种情形是必然会实现的，可是也和其他许多事情一样，是要经过一些错误的选择和重新努力才有可能的。就当前种种看来，实在还在摸索。有些事近于浪费，无可奈何。财富浪费得想办法，有用人力浪费更得想办法。最近《文艺报》上讨论到的思想改造问题，除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可能还要从一些具体办法中来注意，来启发待生长应生长的对国家新的情感。

闻各大学暑期中将大合并，文法在燕大，不知是否真有其事？你们学习到了什么情形？关于学习，一离开北京，更易看出问题，实配合社会需要不来。北京既是政治中心，又是文化心脏，每个工作人员都有责任把自己政治水平，特别是政治道德水平和政治理论水平，共同提高，在每一种事情上，作风上，及工作成就上，都可以形成带头作用，发生传染作用，才合符历史要求。你们无论如何要争取一些时间来读书，在教本以外还可以有更多东西教学生，对学生才有益。如仅仅只能从教本上给学生一点语文知识，学生将来必有感觉到所得太少时。最显著事即到大学时对语文学习无兴趣，向传统、向其他高级技术知识学习精神，动力都不大。一个人学习动力如不怎么大，时代即再伟大，来从事写作或其他工作，同样都不会有如何特异成就。假定说学生将来为高级干部，在中学，因此更必得充分培养其对各方面知识的理解。

必明白方能尊重。因明白尊重，才可把国家建设理想，提高到一种原则上，来与最高技术结合。教条主义发展而成的官僚主义，方不至于逐渐抬头，毛泽东思想，才真正可望从这种发展上一一证实。如这一代学生，将来作高级干部时，还是只领导，而不甚明白如何领导，社会发展越快，许多问题越复杂，我们恐将更加有人才不敷用感。如理解到当前因知识不够用，和政治认识不高，在某些问题上还有个联系现象，共同影响到国家时，你会相信每一科教员，每一部门工作人员，都还要把学习提高，才符合国家明天需要。看看部分北京同来工作人员，都还对国家缺少深一层认识，都在工作，还不明白土改工作要将影响到国家是些什么事。都爱国家，不明白国家前景为何事而国家过去又还有些什么可爱的东西。我总觉得一种恐惧和痛苦，因为这种种，都和明天的民主趋势要求于一个作主人翁的应有认识不合，而容易于一切工作部门培养三反中的两种或三种因子。一个普通工作人员，目下似乎都需要用刘少奇那本小册子作为必读书，进行和业务学习、工作态度锻炼的联系。生活中会慢慢的有些理想，可把自己学习热情提高了些，工作热忱也提高了些，免得不知不觉陷入庸俗事务主义者和雇佣观念中去。特别是教条主义，如已在部分领导中看出存在并发展趋势时，单纯整风尚无从完全防止，不能补救时，惟有这部门真正负责任的中级干部，能从学习中提高政治水平和业务水平，才可望不至于堕入腐化。从社会各部门中贪污浪费等等现象看来，三反运动是要持久下去，明后年的生产建设才不至于顾此失彼的。这还是近于消极防止，根本问题还是要对国家、对人民、对公共财

富有种深一层的爱，从政治远景上有这种爱，有这种认识。话说回来，文学艺术对于这一问题，也还可以作点事，能收伟大良好效果！但如何方可产生这种作品，一面是作家的对国家的认识，另一面也是国家对作家的认识。

孩子们学习是什么情形？龙龙说有什么冬季锻炼，其实像他们那么大年龄，寒暑假中到矿场工厂去作作轻工，倒大有用处。因为即到工厂看看也是一种极好政治教育。文件上说的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工业化，和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工业大生产及农业机械化，如能结合眼见知识来进行政治教育，作用必然大得多。初中学生入工厂看看，且可能因此会把数理学习兴趣提高，比其他演讲展览有效果。虎虎要学工，要发明，将来到工厂去有的是可以为国家减少浪费，增加生产的机会，因为中国许许多多工厂生产都是小型的，旧式的，特别是轻工业生产人力使用和材料应用，要万万千有脑筋肯动脑筋的年青工程师和年青工人去努力。我这次回来，希望能先写些短篇，如还可以写，就盼望也能去工厂学些日子。希望有机会如此来学习下去，将来写新人新事也可具体些。

这里一些同志，凡教书的，大多希望工作能在十天半月内告一段落，好赶开学期前回到北京。在中山公园音乐堂朱早观曾报告，至多不能过四月时间。如所说有效，我们假定用半个月作路上车船，则二月十号左右当可到县里去。至于去成都看看，恐得待将来了。到这里第一回伤风，难过得很，希望不要流鼻血。肋部间或还在痛，半夜醒回难受。走路从训练中已好得多，距离七八里，坡坡只两个，不过如呈贡县城中坡大，一星期总约有一回，来回去听到乡汇报。如十号

即得离开，这个住处至多就只有十天住下了。

并候佳好。

从文

正月三日

这封信前部已失，残信曾以《事功和有情》为篇名，编入岳麓书社于1992年12月首次出版的《沈从文别集·抽象的抒情》一书。

《事功和有情》是将内容相关但不连贯的信页，作为一封信整理而成。经考证，其文字分属于19520125左右《致张兆和、沈龙朱、沈虎雏》，和19520129（2）《致张兆和》两封残信。现据残信原文分别编入。

19520202
内　江

致张兆和、沈龙朱、沈虎雏

叔文和龙虎：

我们工作进入土改过程中高潮，我的学习也转入极严肃的一段。今天二月初二，照日程作“典型没收”。刚好雨后新晴，山地里庄稼都和新洗过一样，绿得新鲜出奇。深褐色土也显得格外滋润。田坎路边旁种的蚕豆，紫色花和一串串蝴蝶一样，贴在豆梗间。全村子人由一个年廿一岁农会主任带头（样子和一个南美洲虎一样硕大，身壮，厚实实的），一面横招，五六面胭脂红三角形纸旗（村中女组长掌旗），随后是儿童团，搬运、点验等等四组工作人员，由全乡农民组成，在弯弯曲曲田坎上拉长了约半里路，随同锣鼓走到商定了的第一户大地主家，去进行没收工作。那人家家长，即是十多天前在堡子下解决了的。是住在一个破糖房里，到时武装部队已先到，地主家中人大小十多口都跪在屋前菜园地里，农会主任到时，即先从地主家中一人手里接过家产清单，于是进行工作，将一切家财盘出，坛子、罐子、箩箩、菜篮……因经过一次退押减租复查，所有东东西西不是没收就是掉换，所以有上千石租、两个糖房、十多支枪的大地主，家私搬出时不免全是破烂，竟不大像是中农所应有，穿得更是破败。这一家大小只是搬，站在旁边的本村农民，即用各式各样的

侯家三兄弟话语督促，到把东东西西全部移出，屋中已经只是遍地稻草。打了一些耗子，小孩子即剥了皮用草吊着，舍不得放手。还有许多人反复去屋瓦壁柱间寻觅发现。于是一一点交，办法是先收后留，全部没收后，留下些破箩箩破衣服。凡事完毕，东西陆续就搬走了，又到这家另外一所房子去清理。直到下午三点才听到锣鼓声从我们住处门外田道边过去，可知搬运点收工作才完毕。一切正象征旧时代结束，新社会开始，光景十分严肃。试看看每个农民的神气，都是兴奋喜悦，更令人感到历史严肃意义。因为人民全体行动都卷人在这个历史行进中。但是到黄昏前走出院子去望望，丘陵地庄稼都沉静异常，卢音寺城堡在微阳光影中更加沉静得离奇，我知道，日里事又成为过去了。在一切人的生活中，一过去即没有多少意义，历史向前推移了。这种种却唯一尚活在我的生命中，留在我的生命中，形成一种奇异的存在。

这时夜已深静。村子中人大都已经睡去，明天将有更兴奋的事件，教育这村子里农民兄弟，成为他们翻身教育历史中一个大环节。全院中惟几个通讯员在另外一个屋子里唱歌，用三棒鼓腔唱下去，和挽歌声相近。正如为地主阶级而唱。我们这个工作区域，不过三千人左右，但是同时却有五千万人区域，在用同一方式进行这种工作，共同将旧时代宣告结束，而促成新时代开始。孩子们，你们应分明白时代的伟大，也十分严肃，才合道理。因为必须明白它的极端严肃性，你们此后的学习，此后的工作，此后的生活，也才能好好的和国家需要、国家发展紧密结合起来。从土改学习，令人最深刻感到的即是这点严肃。极可惋惜的是我参加的时间过晚，如去年从京郊土改起始，即一直参加，北中国的，太湖区出

米和丝茧的，洞庭湖区的，江西广西及湘黔苗夷区的，我如能够在不同区域不同问题上，来进行这种历史学习，特别是看到党的领导方法，这结果，一定还有意义多多。对本人，对国家，都有意义多多！因为说对人民革命认识，对毛泽东思想学习，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特别是文艺为什么，和土改政策的重要……和其他理解，用这种学习作为基础，才可以从种种实际印证中，真正体会到一点时代或历史的变动和发展，生命也才会有一点点分量，工作可望切实得多。

大舅舅有信来，在重庆，他大约十五可从西南革大毕业，毕业后即得回贵阳。也想参加土改，我劝他参加。闻三舅舅已去广西，搞音乐，其实还得到更多边区去，从人民学得多一些，才有伟大东西产生。特别是不能仅仅从那个区域的音乐直接学习取法，还应分知道从那个区域的人民生活、自然背景，以及各方面能撷取东西，作为创作的源泉，动力，汇集一切人事的变动，生长斗争中的矛盾，本身的不同印象，具有种种认识，才会有真正丰富人民情感的作品。最重要的恐怕还是对于这种种有情感。这倒真正是不容易从学习而得来的一种东西！这竟不大像是可以学来的。一部分充满了生活经验，工作斗争锻炼，以及写作愿望的作家，写来写去总得不到什么特别成就，问题即在这里。对人，对事，对背景种种同异存在，对季候影响，都无感情。更大弱点是对文字性能、效率，也无情。学来学去总不知道什么是必要的，什么是不发生意义的。对各种学识都无情，一律以一种极端片面无知的成见，拒斥这种知识的获得，把自己束缚到一种狭隘范围中——一种极不宜于写作的状况中，一种思想僵固的机械事务经验中，从事写作或从事文艺领导，当然都无望有

何成就，更易妨碍其他方面成就。因为没有情感，即斗争知识再丰富，也无从反映到文字组织中成为作品。

对一切有情，也不是天生的，或可笼统称作所谓小资气氛。希腊几个大师也好，文艺复兴几个大师也好，十九世纪几个大师也好，即马克思、列宁、高尔基、鲁迅一齐在内，博学多通实为这些人共通长处，对一切有情，也即由之而来。对知识的可惊的广博兴味，可惊的消化力，可惊的深入融化，形成他对之综合拒斥，并新的创造。我们日下有些人，都说学马列鲁迅高尔基，却有一种对于知识恐怖和拒斥的现实精神浸润，而只说从一个极丰富生动的时代中学习，即可产生艺术。不大明白这个丰富生动伟大时代，要求反映于石头、颜色和音乐文字上，形成伟大强烈效果，总还得通过作者的手和心（一般所谓心），必作者生命充沛情感洋溢和手中工具结合得极紧密，方有可能重现于种种器材上，形成所应有效果。目下训练作家，不从这一点出发着手，如只徒然说思想改造，是得不到要领的。因为明明白白，即有许许多多人，目前不是思想不好，也不是斗争经验不丰富，出版机构又掌握在手中，但是什么都做不出，其实言来，即不肯实事求是虚心学习的自然结果！虎虎文章若想要写得像样些，还应当多读些书。你们书还是读得太少了，不是太多。要多读些好书……有千百种好书都得读！

195202 上旬
内　江

致张兆和

叔文：

从报上看，你们在北京的学习，似乎因三反运动的进行热烈，个人思想改造问题，就不甚引起各方面注意了。其实每个人如理会到工作和社会的向前关系，甚至于也和将来再无贪污有联系，则文件学习都是不用指示，也应分为教师乐于用心钻研的。内地干部出毛病，大部是留用人员，少数是老干部。老干部如不学习，少理论指导，易受风气毁坏。照我看来，这种学习对教师业务提高，有必要。对反贪污反官僚主义，也有必要。因为一个干部如能从理论上明白工作的责任，不只是完成面前任务，还包含要达到一种理想，谨慎戒惧，唯恐不及，对工作永远是要求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则贪污腐化和官僚主义的铺张浪费事情，自然都不可能生根了。昨看天津市长一谈话，觉得痛快深切。北京刘某某被捕，也极痛快。大家都以为要国家好，只有这么才会好。但是北京近几年来兴建土木，许许多商人都因种种不正当方式，大发其建设财。即以博物院兴建而言，即不可免被商人欺骗，用劣工恶料，赚国家财富甚多。猿人室灯光就有问题，还未交工就不能用。故宫为伟大祖国展览作木柜，当时估价到大几百万一个，似乎有五六百万一个的，将来可能会要查查，是

否有舞弊浪费事情。政府如把它当一个经常检查工作，有一年半载，国家各方面会都有极好成绩，节省出人民财富极多。学校中不知也到把这一运动推进没有？特别是有关修建工程，公物购置，如能把贪污浪费二事去掉，有好些机构，可能会少费国家财富一半。目前似乎还未尽能把工作完全展开，惟总要作到的。

我们个人也务必要事事节约，因一到乡村看看劳动人民生活情况（及本地干部生活情况），长年生产尚难图一饱。新谷刚收即吃不到米，大部已上公粮。甘蔗虽送入糖房，既无从得糖吃，也不会有钱剩，秋收之后尚只能用红苕当作主要食物。二三月间即什么也没有。有些人家且从不用油，只有点盐拌食。我们寄食城市，如尚浪费，实在有愧！要处处向干部中刻苦的看齐，才对得起国家，对得起农民弟兄。到农村中看看，才明白在城市中的知识分子所过的生活，实在还是剥削国内工人和农民劳动果实，不大合理。如有人民良心，要靠拢人民，一面要节约，一面更要拼命工作，才是事情！到村中一久，我总想到××家三妈一切财产，都应当斗出还人民。也理解××父亲在乡被斗为必然。因少数特别幸福，实建立于许多佃农一生劳作辛苦上，将一切还给农民，是理所应当！这里封建剥削，除土地外还有一种附属于工商业名分，其实还是地主压榨农民的工具，即糖房。开糖房的照例是地主，因此一来，富农也逃不脱这种剥削。我到这里来对于这点注意比较多，将来有一年半载用笔，恐离不开这种乡村剥削问题。

工作已到第四段结束时，即在一糖房中，将地主集合，交还契约租约于农民佃户。是把契纸租约顶在头上，跪在地

下交还的。农会主任和各部主任坐公案，农民坐四围，我们工作人员多坐在背后看。地主有称农民为“翻身大人”的。笑声时起，但我们工作人员感觉到的却十分严肃，因正是历史中一件大事。多少年来思想家提起的“耕者有其田”“不患寡而患不均”，却从人民革命中得到同享共有的发展。在训话中，有些老婆子的发言，简直如诗，比拟丰富生动，兼庄严幽默，也是平时少听到的，更是书上少有的。这段工作由之结束，下一段即只待分田了。就中更重要是党团领导，没有正确领导，一发展下去，可能从追果实过程中，大多数中小地主也不免有被一律打杀情形。富农也有可能被搞情形。真正重要问题还是教育，配合土改后生产教育而来的前途教育，是大问题，不能松懈，也因此更易看出干部教育的情形，必成土改后全国一件大事！

19520209

内　江

致张兆和

叔文：

一切都在计划中而动。工作队同人，即从农民代表中种种矛盾里，寻觅、发现，将田上数字提高，从各个分子和彼此之间的思想斗争发展中，进行第一步的自报公议查田办法，准备下礼拜的分田工作基础。工作已入高潮期，全个院子楼上楼下，各处是争辩，各处是质问和责难，直实一点说来，即"个体利益"和"群众平均思想"在战斗。和斗争地主有截然不同的情绪，而比之且更见出不同"激烈"，因取舍间可充分看出农民性的特点，也形成农民型的意识形态。如没有参加这个工作，单纯从文件上学习，由农民调查报告到最近土改文章，可以说，全是看不懂，懂得也极不具体的。《实践论》知识三步骤为：相信——情感的，承认——理性的，实证——身预其事。三者合一，方为对于某一问题具有知识或认识。关于土改的意义，和它在明天将来发展中，对于国家所作成的历史重要意义，要理解它，的确是只有身预其事，才可说稍有理解的。这段工作一过，再过一礼拜左右，我们可能就得和这个村子，这一群人民离开了。照一般工作同志工作说来，时间已不为不多，不为不深入。比萧乾上次到湖南十倍多日子。若照我对于这工作和将来工作意义说来，和

一切人事还未免接触得太粗浅。想就这回工作提出些问题，表现些问题，解释些问题，处理些问题，都还不够，需要更长些时间和更深入细致些，和这个在发展在生长的群众接近，才有可能把工作搞好！我们住呈贡乡下八年，虽在生活上和当地人近于完全打成一片，但是却如在一种不相关的自然状况下共同存在，彼此之间的荣枯哀乐，是不相通的，是在完全游离情形中过日子下去。虽前后将近八年，还不如这次三个月里相互熟习。在这里三个月，差不多每一次集会，每一个段落的工作，影响到村子中人是什么情形，都有反应，又都要从这个群众意见反映中来布置下一同工作的。下小组的同志，且必须知道每一个人的问题，真不是简单的事情！我还应当综合知道许多人许多事，可是时间还是太短了。真的说知识，还要从一些新的学习上来注意，来补充。这三个月时间，只能说是初一步学习把自己稍稍稳住罢了。也是从这种学习中，才深一层明白文艺座谈所提"普及"和"面向工农兵"，"为工农兵"的重要性。我们有将近四万万人民，生活情况和知识水准，大致都还是和这里村子中的各阶层农民相差不多。特别是青年农民，都是从土改起始，在国家有计划教育下生长培育的，他们的当前和明天，显然是要影响到国家向前发展方式，和对于世界共同幸福的。一面是问题那么重要，一面是如何产生有教育意义的文学作品，还如此少，领导教育还处处在摸索中，我倒觉得有义务待尽，即来写几年在各方面生长的东西，而在工作中，且永远是从理解这个生长的东西，如何来重现的问题着手。实际上也是在工作过程中，我是个可有可无的工作人员，但如何认识问题，从一般性问题上抽出典型的人和事，好好的重现他，才真正对于

国家有意义，而对于个人改造为必需。

今天已九号，得见一月廿八来信。我信写得稍长，因为除作工作笔录，不另记日记，这些信正可以见出在工作过程中一些印象，一些影响。这次到乡镇上开会已四天，今天下午才从场上返回村子里，这一礼拜是最事多的一阶段，大致已不能再写信。在这里有四份报可看，重庆的《新华日报》和泸州《川南日报》，都常先把北京三反消息和重大事件转载，所以知道的大事件还多。回京时，大致还可在内江、重庆、武汉看到三反中一些重要举动。这种事，是有极重要良好作用的，可说在历史上也是伟大空前的，特别是知道国内各方面的情形时，更会觉得国家这种措施，值得永远拥护。

19520225
重　　庆

致沈龙朱

龙龙：

我廿四到了重庆，看情形，或者要延迟到月底才可上船。路上如不停顿，也得在三月七号左右才到得了。这里正是雨雾天气，街上湿滑滑的，我们住胜利大厦。因为不熟习街道方向，出去看看朋友，也不知如何走动。

你们可搬了家？搬了好，我们没有权利住下去的。不过地方太僻，和一切隔绝，即和图书馆还隔得那么远，要读书也无可为力。但是，只要你们觉得好，也就成了。我希望回来看看，如有什么人要家庭教师，交换房子住，地点又恰近北海和图书馆，我们就来打个交道看吧。我们一路学回来的。坐过了新修的成渝路火车。还看过盐井，很动人，有三百丈深，出火出卤，方法旧，可是两千年前即已发明，井口不过八寸大，用简单工具打下三百丈，用牛盘竹缆绳取盐水出来，多伟大的中国人！半路上还看到一个山头上的砦子，名三多砦，有呈贡县七八个大，在山顶上，两道城墙，四面悬崖，壮观之至。

19520227
重　庆

致张兆和

三姐：

我们廿号离开村中，廿四到达重庆，住下来，又到第三天了。还不明白什么时候可以上船。照日子计算，大致一号已不可能到达北京了。如果能在廿八号上船，也许就得在五号左右才可到汉口，坐两天两夜车子，要七号才到家。这两天都在听报告中度过。我也上到台上去，在播音器面前说了廿分钟的糖房剥削问题。如有四十分钟从从容容说，就把问题展开，还像个报告了。只压缩到廿分钟，说一半时，却有个人来递一字条，"已超过五分钟"，这种打岔是完全成功的，就不想说下去，结束了。其实如说四十分钟，还有点内容的。人相当累，胸左侧总是不舒服，极奇怪。耳部总是轰轰响。重庆落雨，想出门也不大好办。见过了沙汀。艾芜本来在重庆，闻已过东北工厂写小说去了，可以写一年。巴金也去了。不知过北京时可见到没有？还有到朝鲜去的。昨天在这里看了一回戏，名字叫做《在新事物面前》，是军中剧团演的，好得很。演员认真处，值得尊敬。个性都表现得好，只是写老干部说话，一定得慢吞吞的近于矜持，不甚近情。但是全部有教育意义，很好。从乡下吃惯了两顿粗饭，忽然转回到城市来吃三顿细饭，大家倒反而不大习惯。特别是我对于硬而

白的饭，用吞的方式解决，不大好办。这里三反正进行得深入，今天听报告，还说我们到北京也得参加一新的战场。报告的军政委，还以为比党中整风还重要，也不下于土改。因为是向资本主义官僚主义作战，进入了白刃战，是一个伟大政治运动。说的是极有道理的。国家不好好的整顿一番，多少人民的血汗，转入极少数投机商人手中，社会那会好？你们工作不知怎么样？要多学些。这次下乡四月，深深明白“集体主义”和组织领导的重要性。年青党团员多很好。年纪青，工作稳，细心耐烦，是能把工作搞好的主要关键。土改工作难而不太难。真正难的是在建设中如何提高干部教育，对国家有爱，对人民有爱，而又勤于学习来完成任务。因为一区一乡就有许多许多事情待这种干部来处理。不好好的教育鼓励，是不成的。工作也极辛苦，忙烦，干部重要得很。

〔作者自注〕一九五二四川重庆寄　从内江参加土改约四月后，返回重庆时写的。回京不几天，即参加三反四十天。

19520818
北　京

致丁玲

丁玲：

寄了篇文章①来，还是去年十一月在四川写的，五月中寄到一个报纸编辑处，搁了四个月，现在才退回来，望为看看，如还好，可以用到什么小刊物上去，就为转去，不用我名字也好。如要不得，就告告毛病。多年不写什么了，完全隔了。件寄天安门内历史博物馆陈列组（不是故宫博物院），我还在那里作事。你如有钱，望为借一百万，也派个人送到博物馆那边，我因特别事急要钱用，大致可分二次还你。

从文

八月十八日

信件盼寄天安门内历史博物馆，我早已不住北大

---

① 文章　指1951年11月12日完成的《老同志》第二稿。

1952年夏
北　京

致马文珍

文珍兄：

你说的转业，这里工作恐担不住。因一般说，上七时到，下六时散工。还有别的事，如住处远些，比如我在北新桥，即得五更造饭，六点左右出门，至少得有十二时在外。你体力恐怕支持不住。照我意思，还是学校简单得多，待遇学校也好得多。在博物馆没有宿舍，还得自己找房子。我在这里除了房租还有五百斤小米，想想看，就会明白是什么生活了。你转到这里如何不相宜了。要来也是图书馆，办公环境，是远不如清华的！照我看，如真要调动，这些事得考虑。

我体力不济事了，已成一个真正公务员，和科员差不多。

从文

马文珍　时任职于清华大学图书馆。

1952年冬
北　　京

致阙名朋友

……致是什么“文艺座谈会”刚刚散会，出席的正散会回家，都拥上了车。有二壮年作家样子的人物，相互观赏衣袋中的金笔，且说“扒客”笔如何得用，正和受公司委托作宣传一样神气，说得活灵活现。另外几个圆圆脸的高中一二女生，大致才从太庙走出，就大谈“民间艺术”，和学校中的“人物描写”，以为艺术真是艺术，描写人物可困难！其实这两位只要肯听听身旁那两位作家的谈话，并注意一下那支“扒客”笔的展览，人物描写就不太困难了。这样那样，车停到东单站，下去了一批又上来了一批。上车的大约是看五点场电影散场后回东城的公务员，和纺织工业部干部，就听到一小组谈业务，《曙光照耀莫斯科》，谈《大运河》……车子开动后忽然又一停顿，街中心雪犹未扫除，路滑得很，一个骑自行车的壮年什么机关干部，翻滚到电车边，警察嘟囔着，开车的卖票的也是术语一片，末后是路上公安警察和自行车客一同到了路边，进行教育，车开动了。车上还是进行未完事件，“扒客”客正说到和什么人干杯，干了许多杯后，说“才头晕晕的坐了车回宿舍，到宿舍门前摔了一跤……呀，呀，呀，我忘了下车，过了站，……再见再见！来玩，喝那个酒！”其中一个下去后，一个才把笔插上棉衣小口袋里去。女学生已

拿出《文艺报》看新诗。这几天无线电收音机中就常有“朗诵诗”，是文化节目之一。可能还是精选的，先在很多学校试用过，才用到广播电台的。诗和说话一样，什么人都懂，可是能起什么作用，作家似乎就不大懂。车在一停一顿中，大家都换了位置，我在猛不防中来了个翻天……

据废邮残稿编入。

一九五三年

19530328~0407

日记六则

礼拜六〔3月28日〕

理辽文化照相，定摹取各相。整理新经板四十一片，从吴履岱处费十万得来，中有樗蒲锦大红二片，黄绿各一片，花为梭式织金龙凤，龙凤各作三角形，和馆藏彩加金不同。亦与程大昌《演繁露》叙述不尽合，然此五片比馆藏为古，因布置与《擣练图》一女子衣着正合。可知式从唐宋来也。惟樗蒲在唐人如只是形容赌具，事实当为骰子，为琼，则唐之樗蒲绫锦当为六方或八角骰子，正与宋之八搭晕相合，八搭晕止是骰子展成平面结果。是则所谓“凿六破锦”，也可能即是六搭晕或龟子锦，（宋为簇，相似而不尽同）且以龟子锦为近。……正如唐之盘绦，宋则改盘雕，为不可解。其实清初尚作，可以从《营造法式·簟纹》得大略，工匠俗名为簟纹，官中则名“盘鹛”。如从鸟纹锦求之，百世不可得也。

约家树明过李家看锦缎。约抡元及《新观察》记者礼拜一到家中。劝工友李同志学画，画一鱼罐，甚用心。和新来二位谈工作性质。初来工作总是理想高，事实待扎实学习，学习不够，而适应环境不容易。在学校为思想前进，到工作中时，就不免有困难，或感觉不能如学校师生关系好也。得

——劝其适应及努力。

极累。未吃饭。工作何时方能放手作去？书无从读。可能应去纺织工厂去和千百工人在一处，对他们有益得多。

为图案系一助教拟一百牡丹花纹图案，故宫清明宋瓷中即可得四一种。可能还是近于多事，因教授先生都不要那么多资料来教学，教学已廿卅年，一切都很觉得已足够，多事可能对他们即是一种搅扰。

礼拜日〔3月29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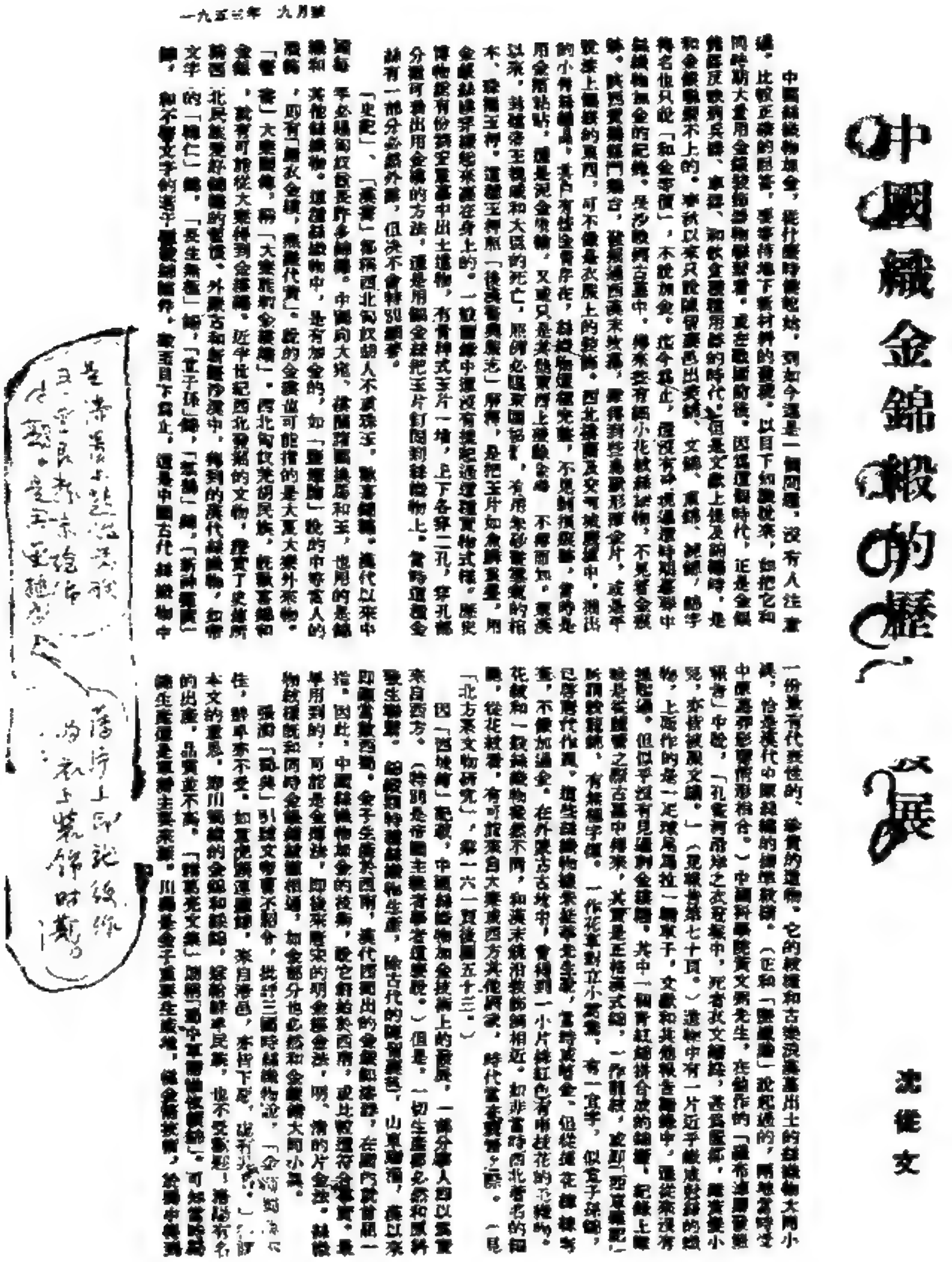
到李杏南处借经面，好的未能即借到。只带回一函晚明时金锦，及荷包六个。系和江忠实、王家树同去。回时兆①犹未返校。虎虎病可忧，穷极，无可为力。约抡元等礼拜一过家中谈谈文章事，写不好，还是退还省事！中和夫妇来，年青人如日方升，大是幸福。工作永不完结，一堆待作事不知如何方能有四只手来进行。小龙小平在客室用傻声歌唱，印象离奇。

高植来信说四月将来北京。

礼拜一〔3月30日〕

整理陈列计划，将各种意见总括，提写到计划上去。将应询催事各方面信提交办公室，待去信。

写工作月终总结，在自我批评上，发现自己作小职员心理在发展。凡事循规蹈矩的下去，相当可怕。但在一出主张即和事实要求不合，这种作小职员心情，也是在工作中有必



1953 年第 9 期《新建设》的一页校样

这是作者改业后发表的第一篇论文，1986 年收入《龙凤艺术》一书时篇名改为《织金锦》。

要的。对人过于热心，对事过于热心，都易成多事，无补实际。学《实践论》。可能调出去对于这里大家为有益，对事也有益。个人主观易致误事。但一切均由客观来决定，即自然成小职员心理状态，越来越严重矣。极离奇，人人均若欣欣向荣，我却那么萎下去。相当奇怪。真是学到老，学不了也！

请办公室去信如下

1. 南博商巨鹿文物取回或作模型事，必五月中可解决才好。

2. 去信淞江县政府或文教局，问问是否有种棉花黄道婆的祠……

礼拜二〔3月31日〕

半夜未睡，发热，胸部如刺。早起看虎虎去医院，夜里还是咳。仍勉强来办公。学习主观主义提纲。检查毛病，主要是对一切无知而要说话，不是说的不中肯，即是废话、胡说。根源即无知，对世事无知，对馆中只主观的以为有某种官僚主义精神的浸润滋长，工作不易改进。其实就现象而言，内容无知，一开口还是错误。特别是对馆中明天任务，国家在发展中一个国家博物馆必然的任务，这些事本不是我应想的，我说的都不免是空话。因此改正自己方法，即少说或不说馆中问题。凡事禀承馆中首长——馆长，主任，组长……要作什么即作什么，实事求是作一小职员，一切会好得多。对人，对我，对事，都比较有益。

头发闷，眼发胀，心发慌，无从诊治。我算是在作什么？心脏不好，无可为力。

礼拜六〔4月4日〕

早上勉强来。肺不受用，已退烧，还咳，鼻未好。糟糕之至。为温同学拟出一百种图案花，代表各种器形和时代，如能从一礼拜中摹的摹，照的照，结果会对于“学”的“教”的都具体知道些些东西。但主持一系的认识上若尚停顿到“创作”上，只怕钻进古典即跑不出（事实上钻不进），因而不以为然，则近于多事矣。甚矣，多少年来之多事。凡事都多事。而结果只有听之。只能用善于等待解嘲。但多事而不成，可以从等待客观世界有需要时再说不迟。若主一系，担当一单位的，总还是以得过且过下去，特别是教人子弟的，真是可怕，因几十年来的拖拖混混，实在误人。斯大林说的，什么地方工作推进不前，什么地方即有“官僚主义”。徐大师几十年主持艺教，真是误人子弟多矣。但是几十年能安于如此，也是奇怪。原来还以为自己是画家，不屑向工艺学，现在还预备来指导工艺，其实还是不知如何先向工艺好好的学。明天也许即得进入创造工艺，依然是不知工艺为何事。一个画家底子，按传统思想意识来说，照例即不明白工艺重要性，照例不明白求自己能够为工艺生产服务，还得先学工艺。

如何教育这些人之师？真还是一个问题。因为事情显然，年青一代实不应当再受这种人之师的耽误，得多知道些“艺术”，得具体知道些“民族优秀遗产”，得从这个肥沃土壤中才可能生长出一些花朵，任何一部门美术都这样！

还是得等待。

礼拜二〔4月7日〕

病得很，工作还在勉强做。美术出版社二同志来谈出版事，因知李杏南处藏残锦不够付印，特过西湖营去跑了半天，回家已极难受。一夜中右腰痛。鼻出血。胸部难受。眼发胀。闻同事在商讨名目，如在梦中。事作不完。

这一组日记曾略有删节编入岳麓书社1992年12月出版的《沈从文别集·丈夫集》一书。

现用发表时篇名，全文编入。

① 兆　即作者夫人张兆和，当时在西郊圆明园任101中学教员，平时住校。

195310月末
北　京

致高植

介植：

闻可能到北京来工作，什么时候成行？如因故动不了，也莫丧气。国家事事需人，应从大处看，凡事从公家有益出发看问题，私人小小挫折自然就不在意了。国家正在一定计划中向前进展。为万千守在机器边，和种种为我们意想不到的困难麻烦工作岗位上的人不断努力而发展。个人只是集体中一个小点，小得很！

我月初曾到南方一次，看看博物馆情形。到南京，见大马路旁有晒青菜一摊一摊的，大小鸡多在从容啄菜叶，真是静得很。到上海，就只见物资和人民币忙着在流转，博物馆中六个陈列室，第一柜也陈列的是各种钱币！过济南本意下车看看山东文物，小团体不方便，就回来了。我还是在博物馆打杂，而且打点小杂，什么事都做。这么使用生命也极有意义。在本馆中上面有馆长，有本部主任，有组长，都可算得是我上司。每天我按时签到，一离办公桌必禀告一下主任，印个二寸大照片作资料，必呈请主任批准，再请另一部主任批准，才进行。凡事必禀承英明全面馆长指导下进行，馆长又禀承社管局一个处长，处长又禀承局长，局长郑西谛算来是我五级上司了。在我工作的陈列部，写个什么小单子时，

我已习惯称"职"或"卑职"，给局长可就不知如何称呼了，所以也就从不作什么禀告。一年来，什么样子的工作都没有作，就那么过去了，真是对不起国家！我真是越来越下去，对自己也莫名其妙，因为对于所有上司，都只想自称卑职，才合理似的。他们大都很忙，每天开会。

小龙已入了工业学院，也弄机器去了，家中三姐成了唯一的文学书读者。近三个月更读了许多书，原来工作担不住，害肋膜炎倒下了。一倒下，生活自然什么都更不成样子了。已躺下三月，可能还要长期躺一年半载，真是"风吹兼雨打"，学习接受！

为了国家，凡事总要从学习出发接受。什么都可以习惯的。

我已迁入宿舍住。还是三间房子，白天有极好太阳照满房子中，可是我却一天亮不久即离开宿舍，到上灯后才回住处。来时向一个亲戚借了个床铺，前几天取回了，我这几天就稍微发挥了一点创造精神，用五个书箱（三大二小），三个煤油桶（一翻身就光当一声），十多函旧书，一块一尺半宽七尺长床板，三块二尺方书箱板，拼拼凑凑成一个床，对付下来了。到礼拜六时，再和孩子们"孔融让梨"似的互让，一个上床，两个在地面想办法，打地铺的且多些安定感。生活虽这么样，一切还是很好。因为时时刻刻感到国家可爱，个人能够这么生活，已够好了。每天只想怎么样多作点对国家对人民有益的事就更好些。可惜的是上司太多了些，若减少一半，许多工作也可能作得更容易进行，容易见功，容易为全国博物馆示范。迎头上司一堆，许多合理化都只好等待将来作去了。若没有上司，带三五年青党团员来扎实进行一件

什么工作，作二三年，可能就会更多作些事。且可为国家轻工业进行中准备好些杂事。

加里宁《论共产主义教育》和刘少奇著作，你可看过？应当多看看。学习在困难环境中工作，看刘作会有大帮助。毛选也应当多看。一切指导性经典作品都需要多看些。上次文代会，在怀仁堂听丁玲演说“写作必访访亲友，了解情况”，就好写作。并说要鼓励“业余写作”。讲得很好。我这几天躺在铺上，一面常担心有创造性的板床忽然坍下，会惊醒隔房的病人，一面且发奇想，什么亲友会借我一个床铺，好每天安心睡个六小时觉，天亮时再起来作事？且想到上海时，老朋友八岁大女孩子还有个钢琴，钢琴上还搁盆花，这位小姐每天就坐在钢琴边弹洋曲子。我竟想得个结实一点或软和一点的一铺床，也似乎没有办法。真正是有一点儿奇怪！奇怪我怎么这么不中用。前不久，有一个熟人说我“低能”，凑巧恰是正当民主鉴定之后，我才不写上去。说真话，恐怕真正是有一点儿低能，不然不应当这样的。一个人真是有一个人的限度，不中用，在任何时代，生活也还是凡事会落后败北。记得抗日几年住在昆明乡下，许多人都有办法。一星期进城上课住三天，吃东西比较简单，有时只吃一碗米粉，大家还当成笑话说。他人兼点课可以得点钱，我反而赔点本。就因为不会弄钱，九[①]就在种种困难中毁了，我也毁了。

这几天有时因作杂事忘了吃中饭，上灯后回到住处，见三姐躺在床上总无转机，我对我自己真有些莫名其妙起来，竟想问问：“我是谁？我在作什么？”没有什么痛苦，但是竟好像是由于麻木或低能的发展，有越来越糟糕情形。

〔作者附注〕

给高植，时还在济南教书，想来京商量左恭为想办法，尚未解决。

后来京，整理所译托翁长篇数种出版。

六一年②因心脏病死去。距彼初次由南京大学相识已卅余年。也频丁玲被捕，曾为奔走过。

六二年十一月北京

此信似五四年③寄济南稿

高植　现代作家，翻译家。介植是其曾用名。

这封信是作者保存的残稿，缺信尾。

① 九　作者的九妹沈岳萌。

② 六一年　高植实病故于1960年11月18日。

③ 五四年　从内容判断写于1953年10月末，而不是1954年。

195311
北　京

致周扬

周扬同志：

我到历史博物馆工作三四年了，因为业务知识有限，有些认识和领导馆务的专家认识或不能一致，即或只想把一点常识和热情，全部用到工作上去，有时不免有无从着手感。去年本意离开馆中工作，写廿个历史人物故事，后来因馆中二三同志意见，以为我还可为馆中作一点事，另一面又为美院打了点杂，心中且想，习历史的人相当多，既非我本行，我的政治水平又低，怕写不好，有负党的希望。馆中事还有些问题，也要人肯从大处着眼，作作顾问，提点意见，同时且闻还有些文物得收集。另一面，对美院实用艺术系如印染陶瓷图案各组，教学上碰到的问题，知道总得要想办法来改进。我的对于工艺美术一点常识，若用得上，就为打点杂，尽尽力，可能比写点文章还切实际，而对人民有益。因此一年也就过去了。

这一年来，除美院多熟了些人，多明白些问题，还有机会和天津、青岛、上海各地目下在担任纺织物花纹设计年青同志，及目下在学校教图案画教授先生，个别交换了一些工作意见，稍微明白了些当下情形。加上上月过上海参观博物馆陈列，和市场上所见纺织物印象，使我在这个年底，不能

不重新考虑一下明年工作问题。并且把我对于明年工作意见，特别提一提。老朋友为公为私，多以为我还是得写点小说，一面对国家有益，一面对个人生活也会稍有转机。照我自己理解说来，用我的笔来讴歌新的国家种种，是应分的。来描写在万千种不同工作岗位上，为了国家明天，而热心忘我努力的人，并鼓励年青一代向前看去，这种发展，不仅要改变中国面貌，还要改变世界面貌！我的笔如果还能好好的用几年，是应分为这个目的而使用的。不待鼓励，我也要这么用笔来赞美历史和党的领导的。因为我还爱国家。但是现在就坐下来让国家养着写文章，我觉得不大好。

我本不懂艺术，只是对它有点点常识，特别是对于工艺中瓷、漆、丝绸花纹形制趣味杂而泛，如果多掌握点资料，扩大原有常识，可能使用到轻工业日用生产品方面去，还有一点用处。特别是到民族形式问题上，如何接受优秀遗产问题上，到时我或可以为作丝棉织物花纹设计工作者，及建筑彩画与雕刻工作者，中学或大学美术教师，提供些参考资料。此外古典戏剧歌舞改良，碰到一个服装道具现实问题，也有可能为提点有益意见。好的是我自己并不是个艺术家，对优秀传统，就会比较看得清楚一些，也广泛些。

工作中比较重要，却又同时可以进行的，是陶瓷和纺织物花纹的研究。我想请你和乔木①同志斟酌一下，是否可以为拨一笔钱，调几个人，来进行这个工作②。钱的用处主要分三方面：一、有用实物的收集；二、重要资料照相；三、摹绘和处理。第一年假定有两亿资料费用，从各地印染厂，各艺术学校，调四至六个人共同工作，有一个比较宽大清静的地方，就可以进行下面一些工作：

一、古典漆器花纹有系统的整理　　二人

二、金银错器物花纹有系统的整理　　一人

三、丝绸花纹……　　三至四人

四、陶瓷花纹……　　二人

五、玉器花纹……　　一人

一年结果，工作只能说有一点眉目，但总集起来，就已相当可观。一切研究都为了更新的创造，求新的创造有民族气魄，足当这个明时盛世，只有从这么掌握资料，理解资料，运用资料出发，才有希望。教育年青一代，更必须这么有条理系统，让他们明白古代有些什么，如何丰富，在任何一方面，不仅仅足为老师，还更能启发种种新的创造心！要出版古典图案供各方面应用，也只有这样有计划的来准备资料，才有可能编几十种真有教育价值的印刷品。不然谈工艺中的民族形式，不可免会走一大段弯路，费力，费钱，而且还要种下一点不良之果。例如近二年来的丝绸印花布，极恶劣不好看的龙和花，都成为市上流行品。陶瓷如建国瓷的成就，一套青花洋餐具，居然还认为是好成就。一切新的试验，都值得鼓励，但如果标准过低，工作者又以此自限，是不可免要阻碍进步和提高的。成就不高并非设计者工作热情不足，只是认识不足。在学校无从好好的学，到工作岗位上又缺少应有参考资料，工作怎么会胜任愉快？教书的和设计的，大都是临时抓材料，所遇到的困难问题，如何能解决？

工艺创造中包含四个部门：花纹、形态、材料和生产过程。仅鼓励作教授的下厂去参加生产过程，显然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唯一的解决方法，即为之准备充分参考资料。把一切好的，有助于新的创造的提供他们，把值得取法的提供他

们。把必须对于历史发展有个明确印象的，为整理得头绪清楚，条理分明。更重要还是遗产纹样的丰富，及彼此相关性，教书的固必须明白，即设计的也要明白。技术下乏第一流高手，但作不出好看东西，就正是对于传统少认识的结果！

我想我的常识如果还有用，党又觉得这工作还可以作为试验进行看看，且可以拨这笔钱让我浪费到试验中，就商量一个进行办法。人够用，几件事可同时进行。人不多，或先搞丝绸。就目下所知，战国有花纹的不到十种；汉代可到卅种；六朝到唐敦煌实物和日本正仓院藏实物，可能到一百种；宋代除缂丝不计，锦类从各种画卷包首寻觅，可能还有百十种；若把敦煌唐壁画和宋画人物上衣裙同计，唐宋画中反映中古丝绸花纹，总还可到百种以上；材料最多而又十分重要的是明代残余材料，即以包在佛经封皮锦缎而言，北京可以从二万以上单位中，挑出过千种不同材料，外省还可能有上万单位，其中有在中国丝织物史上十分重要的成品。这份材料，上可以启示我们宋元以来的锦缎花纹织法，下还可以和清代生产联系。

周扬　文艺理论家，通信时任文化部副部长、全国文联副主席、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等职。

据作者保存的信稿编入，信稿缺尾。

① 乔木　即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等职，此前胡乔木曾致信作者，愿为他重返文学事业作出安排。但作者迟迟未能作复。

② 进行这个工作　作者设想的这个研究计划未能实现。

一九五四年

195401
北　　京

复沈云麓

大哥：

得信。闻玉书三嫂说你作事十分热心，我们都非常敬服。几十年来你都没有机会为人民真正作点事，很多长处都埋没了，现在才真正来为地方作事，我们都一致盼望你永远把热心放到对人民、对地方有利益——有长远利益工作上去，并且大家都深深相信，只要你不发小脾气，什么工作都可以作好的！

永厚在这里美协工作，热心能干，大家对他印象也很好，前不久刚从苏杭湘调查回来，精神很好。永玉今天到东北林区去写生，作木刻，两个月可以回来，是用《人民日报》特约记者名义去的，一定可以很好的完成任务。工作如作得好，大致回来就再来湘西苗区作二月工作。已请求入党。好得很。作速写像有极好的。越虚心就越易进步。小龙小虎似乎还在向上长。小龙已长如往年四满。虎虎横到长，肩宽手脚大。兆和到协和看过两次，有权威性的诊断："病已未发展，胸膜肥厚。过三月再去看。"照情形说来，作事至少也得在三月后再说去了。在学校和同事同学都极好，他们都希望她好了再去教书。看情形也许还是要到身体好了才能决定。

我还在博物馆工作。去年冬天到南博、上博看了几天，

连在车上不到半个月又回来了。其实时间不够。因为真的看文物和问题，总得用一个月时间上下才好办。本来极希望看看印花布染织方面，时间不够，又恰好害病，并杭州也去不成，就带了些坛坛罐罐回来了。过些日子大致还是要各处去看看。夏天或有机会去大连博物馆工作一阵。

正和先前写小说一样，不作它，就不什么，既作了，总得想法作好。小说完全失败了，可以说毫无意义，在家中的也望一切烧掉①，免得误人子弟。先还以为那么爱国家，对工作也认真，且从不和人争名利得失，只在工作上努力，受限制于旧社会，是应当的，必然的。……

据未写完的废邮残稿编入。

① 一切烧掉　1953年沈从文得到开明书店正式通知，由于作品已经过时，他在该店已出版和待集印的各书及其纸型，已全部销毁。

19540125

北　京

复道愚

道愚：

谢谢你远道寄信来。

我还住在北京，一切很好，很好。家里人大小都好，大孩子已入大学，老二也在机器学校学金属切削，过三年，都要参加新国家的工业建设了。我在博物馆作职员已好几年，一天在坛子罐子中转。是个普普通通的设计员，算起来，是郑振铎下面第六级的干部了。因所有的知识对年青学生无用，早已离开学校。到这里虽得到党的特别帮助教育，事事优待，只是底子太差，对历史根底既薄弱，政治水平又极低，能作事可不会说话，因此无成绩可说。加之记忆力已衰退，越来越不成，每日上班签到总常常忘记。凡事照各级上司首长指示，大伙儿作，说不上研究什么的。作来作去，得到了一些常识。去真正研究未免太远！因为过手摸了些明代锦缎，写了些小文章，也只是把部分资料和文献常识结合起来，提出其中部分织金的历史发展谈谈而已。既说不上研究，也说不上文章！（只因为中国人作美术史研究的，教书的，谈理论的，都长于空谈，从来不大注意实际东东西西，所以介绍出来作个参考罢了。）

其实这类小工作作的已太迟了，好的有用材料大多毁了，

被糟蹋尽了。办艺术教育的，搞文物的，作理论的，都有责任未尽。轮到我那么一个外行来在博物馆充里手，岂不是正反映中国人对民族遗产是什么，有什么值得好好保护这个问题十分无知?

其实从劳动美术史观出发，来认识认识各部分出于集体创造和人民生活又密切联系的工艺问题，是还需要有些人，充满学习热情，深入一些，谨严一些，来分析综合材料，写点更具体一些论文的。看情形，三五年内怕还没有这种肯傻干的人。我可惜精力已不大够了，且无完全自主的时间好好来用一用！因为工作积累下些些常识，对于绸缎、陶瓷、漆玉，都写了些小文章，其实对于这些问题，还是如毛主席说的“假里手”，并不真正在行的。

关于写作问题，实在已相当生疏了。这么下去，不仅是早失去了作者资格，即读者资格也应分取消了。近来很多人的文章都读不懂，不知道在说什么。特别是在讨论短篇的文章。前年在四川土改了大半年，本意或写点什么看看，用个和一般不尽相同的方法来处理。不意一回来还是坛子罐子，签到办公，什么自然都不用提了。

近半年来，家中太太病倒在床上，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起床，脑子里却是一堆盘盘碗碗坛坛罐罐……在转。每到黄昏从灯光闪闪的天安门走出挤上电车，和装罐头一样，在电车中和陌生人挤在一处，间或还可以听他们谈谈文学文化，这一切似乎却都和我离得非常远，非常远。总觉得很奇怪，我这种存在！

关于旧有的习作，出版的书店，早通知我说已烧了。印出的既全部烧去，那能说再出版？有什么值得出？谁来出？

同时其他人作的可以继续出版，大致都是对于国家有贡献，作品又足够教育新一代的作家的。这种成毁是极有意义的，对个人工作言，就是一种极好的教育。和“人民”脱离，对“人民”无益，结果就这样。人民如需要，《西厢记》、《白蛇传》、《空城计》……即再荒唐些，都依然可以存在，普遍流行。不需要，当然还是烧掉合理。你说的“作品对时代有一定进步作用”，不免有些阿其所私，不大合乎实际。如实际这样，是不会烧掉的！

道愚，再不要这么想，这么说。国家重要，个人实渺小不足道，个人工作成毁更不足注意！应时时刻刻想到国家，想到党，为国家多作些事情吧。不宜把个人得失过于重视！国家是在党的严肃正确领导中向前发展的，千万人的生命，都为了追求一个进步原则，一种为多数人生活幸福合理的共同目标而牺牲了，而且直到解放，为抵抗美帝，就还有数以万计的善良生命牺牲。我胡里胡涂写的几本书，算个什么？

我的体力可惜也快衰了，作什么都不大济事了。本意写作还有益于人，有益于国家，才把它在一个极长而寂寞的学习中支持下来。什么人都受不了这个试验时，我还是不以为意，要把它搞好。以为必有一天，可以用到更有意义的更新的需要上去。到书店正式通知我说书已全部烧去，才明白用笔已完全失去应有意义。同时还看到许多莫名其妙的作品，都还在翻印。我知道，我的对于工作的认识和希望，完全错了。

现在的生活是每天早上七点过出门，晚六点还家。每天早上从住处到办公处，必得经过毛主席检阅时的天安门。从门洞走进去约六百步，办公室在端门和午门之间，明清二代

候朝官停顿的西厢。傍晚由办公室回住处，又经过毛主席检阅时的天安门门洞。风晴雨雪，总可以看到伟大天安门。看来令人感到一种严肃的心情。特别是近来在作历史陈列，正布置到秦汉大帝国的建立。还布置到司马迁和其他许多历史大事件。

天安门前的革命纪念碑，已在着手修造，上十丈的起重机已矗立起来。天安门前白石桥上，常有幼稚园女教师带了四五岁大的孩子群站成一排，手指着门楼上的国徽和毛主席检阅时的台座附近，师生问答十分动人。国家是在极残酷的斗争牺牲中，死亡了万千人的挣扎过程中，才得到了今天的转机。而且目下也还有万万千千的人，在不同工作不同环境中，为一个共同目标而热心忘我的工作，任何困难挫折，都阻挡不住这个民族的向前。这共同目标，就是把国家经济建设搞好，向社会主义前进，负起历史所派给的庄严艰巨任务！这任务不仅是要使中国面目一新，更必然要使世界一半人口以上的区域，都因中国建设成功而发生良好的影响，也要使世界另一半人口从帝国主义束缚下挣扎而出，并鼓起反帝的勇气和成功信心。在正确的严肃的党的领导下，中国人必然是能担负起这个历史任务的！道愚，要从这种认识上来爱国家，为国家多作点事！要在一切工作中都考虑到这个问题，处处为国家、为党、为人民而热心忘我工作，不断改正自己。莫为个人生活上小小得失而不快，更不要为朋友境遇而不安。个人太小了。个人不足道，唯有对于多数人的长远利益和国家发展向前的种种新问题，值得多留点心。国家在过渡期中也还有困难，就是人不够用，而占据到若干中层领导工作上的人物，官僚主义的自私和无能，还有极好市场，阿谀也有

极好市场，过于热心肯作事的还不大能放手作事，敷敷衍衍混下去的倒还容易过日子。但不会是长远如此的。应当多为国家作点事，相信党的正确领导，向优秀党员凡事看齐，才合理！

弟　从文

一月廿五

这信写了两个月不发出，我大致就是这样，有写两年未发又无意中找出的。近半月因病血压高已到百九十六，头昏得可怕，什么事都搁下了。理理书，才发现这个信还未寄出。还是寄给你。今天三月廿五，这信到你手边，可能已三月底，南方的花都开了。我看样子，不仅不能再写什么，并要弄的和人人有关的陶瓷丝绸问题，也只有停顿了。

在床上躺着听悲多汶，很觉为生命悲悯。可惜得很，那么好的精力，那么爱生命的爱人生的心，那么得用的笔，在不可想象中完了。不要难过。生命总是这样的。我已尽了我能爱这个国家的一切力量。

好好的作事！

据始终未发出的废邮存底编入。收信人身份不详。

19540621
北　京

复下孝萱

孝萱先生：

奉示甚感谢。承询事就弟所知，据杨慎引《唐六典》说唐人服饰用金已至十四种，今六典未见此记载。杨慎常称引旧书炫博学，有不可靠处，大致系据王栐《燕翼贻谋录》记载而来。贻谋录称宋服饰用金至十八种，并列举名目，相当可靠。惟服饰或不仅为妇女所用，男子之坐骑闹装鞍具，即多用金银，宋礼服志并将价目一一记上，十分重要，内中一部分涉及花纹，从遗物注意，也明白了许多。诗文中谈及加金银绣画事，实在太多，《全唐诗》翻翻，当有不少材料可得！《花间集》中有许多，相当重要。如能同绘画塑像同时注意，还可具体些明白应用情形。例如用王建墓石刻歌舞妓、南唐二陵女俑、晋祠塑、敦煌画、夜宴图、瑞应图、十八拍图（此画有许多种不同本子）、《玉步摇图》、天籁阁宋画中《半闲秋兴图》（题名似为明人误以为系玩蟋蟀事，其实是宋人化妆图）、白沙壁画……诗词涉及女人服饰，随手可举不下百种，值得翻翻。

至于来信所言四种用金加工技术，应用到丝绸上，大致情形如下：

"缕金"指捶金箔贴纸上，再切成细缕，织到丝缎上，即

"明金"，"片金"，满织为"浑金"，为"遍地金"。部分织名"间金"。但诗文多说缕金绣，金片不能绣，可知亦指用金箔贴到线上的一种，即后来说的"捻金"，也能织，也能绣。是否还应当包括用薄金片镂空花的加工处理？目下只知道这种技法，多用到漆器上或镜背上，名"金银平脱"。首饰上也用，稍厚实些。衣裙上是否钉这种金银片？待进一步研究，因为到今为止，还少实物出土。金箔法缕金用于丝绸，可能由汉已起始，《典论》说"蜀薄"即指此。

"泥金"指用金银作粉研细，绘画于歌衣舞裙上。技法早可到战国，近信阳出土楚墓有一大漆案，即系泥金银画，为目前最精美也最早一件泥金银器物。文献上提起较多而具体，为曹操上杂物疏，有种种银画漆案、漆薰笼等。晋代广州则有绿沉漆银画屏风。南齐《舆服志》也提到一些家具仪仗。《安禄山逸事》也有记载。正仓院唐文物中有一盒子，是泥金银绘的，二圆盒子也有花。至于明清用于漆器的描金银，却还有大几百种，技法也相当复杂，不是一言可尽。唐五代人用于领沿舞裙较多，形象可参唐绘、唐俑，花鸟蜂蝶，无所不具。最可靠的比较材料，是唐代镜子上花纹。用《西清古鉴》唐镜部分、《古镜聚英》唐镜部分，日人印唐镜，《东瀛珠光》唐镜，可以得一相当正确印象。此外宋《舆服志》叙皇后妃子等部分仪仗，多涉及。《大金集礼》一书中，也说过不少用泥金绘部分。《营造法式》则说到建筑装饰上的用金法。《髹饰录》则叙述过多种金银加工到漆器上的方法。书虽明人作，内中有引宋漆经材料处。

"蹙金"照王栐记十八种用金法比较，和《洛阳花木记》等叙花木说"蹙某某"记载，可知必系用金线作蹙绉法完成。

明清蟒服中龙王还多作此处理，略具浮雕效果。

“织金”明确说是织上去的，如前所说，包括两种材料处理，缕金箔丝全面用，后称“明金”、“片金”，捻线称“捻金”。部分加金丝称“间金”，全部使用称“浑金”、“遍地金”，地子用金，花用彩称“金宝地”。又有片线混合使用的，金银混合使用的，黄金和赤金共同使用的，后通称“两色金”。两色金正确用处，或者只限于用黄金捻线和赤金捻线的织绣。清初统治者官服作得极好。

诗词中用“画”字，如“画罗裙，稳称身，足精神”的画，又包括“金银绘”和“彩绘”，及“金银加彩绘”。也有淡墨绘。直到清代，还留下许多极好看的绢素作品。

这是个相当复杂问题，惟大致已弄明白。材料中如《云仙散记》①、《清异录》，有部分可靠，部分不足信。《辽史·礼服志》记载，也可帮助我们明白这时期用金于官服中问题。新出土热河辽墓，即有一金绣被盖类十分重要。

照元史志叙“纳石失”为波斯金锦，按理说应为“捻金”织，才合制。当时在宏州设局专作，应当系《松漠记闻》所谓回鹘金绮工的技法。但元明相承，今所见约二万明金锦中，近万金锦绝大部分为“片金”，“捻金”不过十种左右，印金只三种，可只元纳石失或者还是片金法作成的。是中国老法子。所谓“纳石失”或只指一般织金缎而言，和宋人“捻金番缎”已不相同（花纹问题也另有发展）。

这些问题都只是搞锦缎史的要明白的事情，一般人或不必要如此细致搞问题也。我对于这种种，只是有些些常识，书读得又极少，拉杂说来，恐不免多错误处，还盼指教幸甚。中国目下搞丝绸的人不多，搞服饰更是一个冷门，还像不算

学问。不知研究所有同志肯作此专题没有？如有年青同志在作，将来希望大家能谈谈，交换交换意见。因这工作仅仅从俑和文献搞，还恐怕不易深人。此外还有间接有关花纹材料万千种，不摸摸底，一说到问题，就会发生困难。例如宋人重“鹿胎”，过去不明白此丝织物究竟应当是什么花样，如参《洛阳花木记》、《牡丹记》②，才明白基本花式，并可推测或属于染缬，不是织锦。缬也有加金的，名跋遮那缬。又宋缬花式已难见，惟吉州窑褐釉瓷盏作三凤和方胜的，明系染缬法而成（正如唐三彩花纹与染缬花纹相通）。由此等瓷上花纹得知宋缬，正如同由耀州窑花式得知宋剔红漆花纹，由搅釉瓷得知宋犀比漆花纹一样，由联系比较作研究，许多问题即可逐渐明白。孤立求证，许多事不易搞通的。年来出土材料到百万，现存资料更丰富惊人，科学院搞研究工作，似乎也得有些同志从一个新的起点来作下去，会有崭新成就的。

沈从文　顿首

六月廿一

卞孝萱　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通信时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研究人员。

这封信是作者答复卞孝萱询问的废邮存底。目前还发现此信经过重抄的一页残稿，文字有所改动。

现据完整的初稿编人。

①《云仙散记》　疑为《云仙散录》或《云仙杂记》之误。

②《牡丹记》　疑为宋欧阳修撰《洛阳牡丹记》的缩写。

19541012
北　　京

致编辑同志

〔之一〕

编辑同志：

昨承退还拙稿十分感谢。另写稿经仔细一看，毛病甚多，问题大，既少学术性，美术性亦不高，恐再麻烦过目，就不寄来了。赐寄刊物①深谢。启先生文章②很好，惟说起用的饮食具是“越窑”，系据王逊教授意见，大致是感性认识，应当是银漆杂器。有的本子画家具是黄色。鼓也决不是“羯鼓”，羯鼓重鼓棬，此鼓则用金钉绷成，和元符三年赵大翁墓中画鼓乐用鼓一样，也和现代北京做丧事进门鼓（老中国式）一样，不会是唐代羯鼓。又画③还有很多不同场面，证明本来的还相当多，这可能还是个粉本，不能因为花钱多买来就是真的。例如有个本子在卷中还有床铺，浅蓝纱帐，被枕零乱，床前有一案子垫一花单，上搁镜架。现存卷子屏风画，也和五代江南当时提倡的花鸟山水不甚合，衣装也有问题。可能是宋人画而明唐寅、杜堇两位之一摹下的。两位摹本行世著录均提及。又说此画是从女史箴以次下来最高的发展，也不大合事实。此意当与启先生函中商讨，因弟与之相熟也。

沈从文　顿首

文章[4]仍寄来请指教。如拟用，最好本月用，因再下去即成明日黄花，读者想用来证明一下午门上文物，恐来不及了。

〔之二〕

负责同志：

文章仍寄来，乱得很。新得读文物资料诸专家文章，彼此认识上距离大。拙作如拟用，能最近一期用好，不拟用，能赐还甚感。

弟　从文顿首

十月十二日

据废邮存底编入。这两稿写在同一纸的两面，推测原信与“之二”较一致。收信刊物不详。

① 刊物　指 1954 年第一期《文物参考资料》，为绘画专辑。

② 启先生文章　指上述刊物发表的启功著《在故宫博物院绘画馆中学习》一文。

③ 画　指《韩熙载夜宴图》，传为南唐顾闳中绘。

④ 文章　指 1954 年秋完稿的《介绍午门楼上几面镜子》，分上、下两部分，共约 2 万字。此文作者生前未能发表，现以《镜子的故事》为篇名，分上下篇编入全集第 29 卷。

1954年秋(1)

北　京

复潜明

潜明兄：

谢谢远道寄信。我一切都好。大几年来都是在“历史博物馆”里作小职员，一天在坛子罐子中转，熟习的也就是坛坛罐罐，这个比那个大，那个比这个好一类问题，别的都隔绝生疏了。工作地不是文史馆，文史馆是六十岁以上的人才进的。也不是北大文学研究所，那是要文学专家才进的。博物馆是在毛主席检阅的天安门里边不远两厢地方（从前候朝的地方)，和午门楼上。经常作历史陈列，和专题陈列。一天就早晚签到，办公，凡事熟习的都摸摸。有一百来同事，馆长、秘书、主任、科长、组长……头上约有五级首长。统归社管局长郑振铎管辖。我本来既不懂历史，又不懂古董，只是对工艺有一点点常识，因此在馆中作设计，专作工艺部分。说不上什么研究，因为并无什么研究空气。总是临时有什么，作什么，局长要作什么，就作什么，作不好就取消。和学校情形不同。在业余摸摸文件，才写出那个关于锦缎小文章①。对于这个问题，也只是摸了上万种破烂，有一点点常识而已。正因此，近来还拟来作历代服装和丝织物布置工作了。从自己说，很近于“人弃我取”；从国家说，可以说是“废物利用”。因为大事情都有人作了，我弄文学，胡写了几十年，可

说毫无意义。书店负责人极聪明，知道对人民无益，对党国无用，所印书一把火通烧掉了。一烧掉，自然什么都完事了。慢慢的，并家中孩子们，也不明白家中父亲是学什么、懂什么了。所以在博物馆工作，见各级首长就鞠一躬，凡事在专家指导、首长指示下进行，生活也很好。

正用了中国俗话两句："有心栽花花不发，无意插柳柳成荫。"几十年只梦想把中国文字从试验中，使它素朴、健康、活泼起来，把中国短篇小说从各种试验中，使它有些新纪录，放到世界文学史上有个位置，通过作品，教育万千后来者。结果是糟蹋了许多纸张。一·二八时商务大火，就烧去了三本；抗日期间，国民党时代，在广西被他们扣下三本，又毁去。总还以为万千人民生命事业和理想都被糟蹋了，我的损失算不了什么。一定要再努力再试验下去，到倒下为止。并且还深信工作对国家为有益，无论如何，比封建迷信妖魔鬼怪的戏剧，庸俗的电影，为无害于人。到新的时代来临，一起被烧掉，才明白对人民毫无用处，远不如水漫金山寺和同类作品为人民所需要。伟大时代已有了无数伟大无比的作家，不仅在中国，可以教育六万万人民，在世界也可代表新中国。我的工作，完全成了一种胡涂的浪费，……

据未写完的废邮残稿编入。收信人身份不详。

① 小文章　指 1953 年 7 月发表的《明织金锦问题》，和 9 月发表的《中国织金锦缎的历史发展》。这是作者转入物质文化史研究后最早发表的两篇论文。后者 1960 年编入《龙凤艺术》一书时改名为《织金锦》。

1954年秋(2)

北　京

复 慰 庐

——从文物谈南方社会迷信关系

慰庐先生：

谢谢你寄的长信，已转到我手中。我不是弄历史的，知道问题极少，只因为近年在历史博物馆工作，稍稍对于器物摸了摸，得到些常识，所以一切都从常识出发，说不上研究的。

关于西王母镜在南方出土，最初系民廿四绍兴发墓三千修公路得到的。出土物有两部分十分重要：一是南方的青瓷知识。因此明白晋"缥青瓷"是从东汉晚期发展而来的。这自然是一件大事，因具体知道了"缥青瓷"的色调，如和西北出土的汉代碧色帛鲁灵光殿赋提到的"缥壁"联系，还可知这个颜色正是汉代以来社会所喜爱的颜色之一种。以瓷言，则后来的唐越州青瓷，宋龙泉青瓷，修内司、郊坛诸瓷，都是一脉相传，明处州窑则是它的尾声。此外还有青铜镜子，镜子有记年代的，墓中还发现种种文字砖文，说明是汉末到晋的生产，最足代表这个时期南方的工艺成就。

汉以前，由巫术发展而来的杂神祀，实在相当多。项羽、刘章的神祠，就遍及各处。还有如《风俗通义》所说，只因为商人偶然放了几个鲍鱼在树丫间，而被人敬作"鲍君神"的。桓帝祠老子以后，老子祠堂自然也不少。在镜子中反映

的神仙画像镜，就有很多种。洛阳一带和其他各地，都发现过用王乔赤松子作主题的镜子。有一种分层布置，左龙右虎作攫拿姿势的，后来早期佛教的"降魔变"画面，还和它有联系，近于从它发展而出。绍兴镜主要的却用文字标明是用西王母东王公作主题，加上八骏马拉着的绣幰軿车式龙虎腾跃刻画。又有伍子胥和吴王夫差镜，恰和曹娥碑迎伍君神发生联系。伍子胥镜少，而西王母镜却格外多。它可说是汉镜的尾声。由于结构风格和雕刻艺术在汉镜中自成一格，所以引起世界注意。精美的流出国外不少。这种镜子虽早在《西清古鉴》上已经刻出过，可是直到近二十年以来，才知道出于越中。中国还少有人给以应有的注意，日人倒占先一着，出了本《绍兴古镜聚英》，图录中很有几面精美的。现在故宫博物院，南京博物馆，上海博物馆，杭州博物馆，北京历史博物馆，都还收藏得有许多。故宫的是出土已多年的周仲造镜，上博的极精美。南博有一面是新从杭州挖出的。这次在北京午门楼上的全国出土文物展陈列，有一个特别注意的地方，即全国范围内的古墓发掘，汉墓不下一万座，但西王母镜还依然是限于江浙地区，更加可证明这种镜子的流行范围，是有一定区域性的。是和越巫分不开的。邯郸淳作的曹娥碑，称曹娥父亲曹盱，能鼓舞弦歌，婆娑乐神。以建安某年月迎伍君神而溺毙。虽只提及迎伍君神，平时侍奉的可能正是西王母和东王公。

关于西王母的问题，一般多引用《山海经》、《穆天子传》、《海内十洲记》、《神异经》、《汉武内传》、《洞冥记》……多以书籍托名较旧，记载较怪作本来传说，描画较美认为后来增饰。这问题实在难说，不能一例而言。比如记镜子，

六朝时人托名汉人作的《西京杂记》，就说秦有方镜，高六尺，宽五尺，照人可见全影。但在陆机给陆云信中，却只说有方镜，可照人全影，只说大而不说怪。从这个记载上，还可证《西京杂记》叙述镜子和陆机所见镜子原是同一件东西！《山海经》说“西王母蓬发戴胜”，玉胜在朝鲜已挖出，是银锭式的玉版栉一样东西。这种玉胜多放在发髻两边，是可从镜子上、石刻上，和漆器画及陶俑上看得出来的。打扮式样都大同而小异，可知是标准打扮。除镜子上所见，新近出土极重要的，是四川汉人崖窟墓中一个黄陶西王母灯，西王母也是端端正正的坐下，头顶上和两旁及足膝边都有一灯，是前所未见的。身后凭倚两只老虎，和汉石刻中一个式样相近，还可证明《山海经》的记载有些问题。墓俑中还有几个作西南夷装扮的大型男女俑。沿长江则江西安徽出土的“买阴地券”，文字都刻的是向“东王公”买的。很可惜不能知道在墓中时他们的位置。沂南新出的汉墓石刻中，还有个东王公，也在发上戴了双胜，清清楚楚，下颏还有两撇毛胡子！也是坐在巨鳌背负的海中三山上面的主山上，旁边有两个侍从羽人在捣不死之药的。另有羲娥浴日，作人鱼捧日形象。有伏羲女娲同捧一胖娃娃，表示造人的形象。照武梁石刻看来，西王母高据石刻最上层，实代表天上。照买地券说来，东王公却是地下的一个大地主。两者结合于绍兴镜子上，虽各据一方，又像是夫妇一般。东王公身旁照例还常有几个羽人竖蜻蜓献技。可以揣想曹娥碑所称曹盱婆娑乐神，当时的情形，大致也就是这个样子。镜中东王公旁还设有博局，二小羽人在投箸，即《楚辞》招魂所说的“六博”，又有投壶的设备。(上海博物馆还有个绿釉陶博局，博局上两端二道六齿极其分

明。）一切布置和《神异经》等叙述都发生联系。总之，《山海经》、《尔雅》、《穆天子传》、《天问》、《淮南子》、《史记·封禅书》、《汉武内传》、《海内十洲记》、《神异经》、《风俗通义》、《博物志》……所提起的种种，有许多相互转注总是不能得到完满结论的，或各书时代难于肯定的，把它来和这些实物，如战国楚墓缯帛书，种种土木俑，石刻，镜子，结合起来，会有许多新问题可以看出，是极自然的！

西王母照记载应在昆仑山上，但在汉代石刻上，却多和《汉武内传》等小说所叙靓服严妆头戴玉胜样子。在朝鲜出土的漆器表现，也有和东王公一样，坐在海上三神山云气中的。又一般汉墓用的博山炉，显明是象征海上蓬莱三山的，到东汉墓葬中又常有三层楼房明器出现，各式各样，照例却是三层，用意可能还是照《史记》所叙仙人“好楼居，食脯枣”而来，这种楼房似即象征死者往不死之乡意思。

还有敦煌洞窟画中，有个北魏洞窟，壁画上部是汉人通用的游猎图，顶上却是西王母东王公神车。九首的雄虺和羽人。这个洞窟年代照下部说是北魏，照上部说却是汉代。有可能武帝在敦煌设郡时即有。至晚也会到张骏作敦煌太守时！晋索靖题名为仙窟当指这类洞窟壁画！西王母传说本应来自昆仑山，这个洞窟画是一个重要关键。但西王母的反映，主要却应当在长安洛阳，长安洛阳可从不曾发现过。照我个人推想，武帝时宫廷中的祀事，西王母必有一个地位，和当时的房中术或者还有联系。但巫蛊禁忌解放以前，决不会反映到民间。到东汉，则必在桓帝祠老子以后，才公开成为民间信仰。建安镜子在洛阳一带出土的，有近于老子像人物镜，后来佛教中的降魔变主题画还受其影响。但西王母镜却只在

越中一带流行。所以说，和越巫关系必然密切。——这是个相当复杂的问题，我因为没有专搞这个问题，只是说说从近年出土实物中所见到的理会到的一点浅薄常识而已。

过去搞问题从文献证西王母的，有不少文章，日人论文中也有相当大篇幅，但不曾和近世出土文物联系。将来作研究，从这部分实物注意，是有意义的。例如分布于国内的几万个汉墓发掘，只有在江浙出西王母镜，不能不重视这个发现！对于西王母故事有问题的镜子和其他图片，过一阵这里或想办法为弄一点来。关于出土文物镜子问题，我曾写了篇小文章，约二万字，还没有发表。发表后必寄上请教。还有个关于陶瓷和丝绸的小文章，也想请教。这些东西我不是当行，大都只是一些常识报告而已。

现在作文献考证的大致碰到两个问题不好解决，一个是所用文献的时代性不易肯定，根据就有问题。其次是和实物少联系。特别是作注疏工作，不用实物作参考，对《诗经》、《楚辞》，到《红楼梦》问题，都不可能好好解决。我个人意见，将来各处大学各大区，都应当有文物资料馆，或图片照相资料馆，供给国内研究参考。中学也需要有上万图片来辅助教学。这工作一时或作不到，过些日子总会要实现的。先生如系在学校教历史，需要参考图片，我们馆里目下即可设法供应。本馆由史前到明清，现在还不到一万个照片……

据两份废邮残稿整理编入。副标题为原有。收信人身份不详。

1954年冬
北京

复沈云麓

大哥：

得信。盼望你体力好，多为地方作点事。总想方设法多作点对人民有益的事。

我还是在博物馆工作，体力好了些，也只想多作事，把许多事都加到头上，自己多出点力，必然就可以省下年青人的精力，用到更需要方面去。也免得他们多走弯路。工作也不免有困难，因为时间不能完全自主，工作总是落后于现实需要远甚。但是还是在职一天就想法作去。搞的材料似乎极旧，其实问题恰是新的，是要把万千种出土东东西西，结合文献上涉及的事事物物，来解释社会生产发展和历史问题、名物制度。我的史部底子又不怎么好，集部知识也极零散，因此尽管过手万千种东东西西，只是在脑子中转，相关纪录也记下一大堆，可是一到用笔作三五千字总结性报告时，就感觉书读不够，手边材料不够。更糟的是时间不够，可用的时间太不够！写个小小文章，总得要两三天，写成后照例相当累。应写的小题目不下好几十，毫无办法着手。

这几年对于绸缎花纹发展，注了一点意，有了点常识，要想写个小册子，总是要二三百小图作附录才能清楚，这工作大致又和写作一样，到头还是失败。因为再过一阵，精力

一衰退，即有机会可以放手来作，精力恐又不济事了。

工作实在可怕的琐碎而沉闷，即在馆中，也没有人注意到这工作有什么意义。有时候，我自己也不知道，真正在负责主持全国纺织物生产的人，既都对于生产美丑不怎么在意，我那么热心是为什么？学美术、教美术的人，都从不着急，我倒永远在为他们工作着急！为他们不肯好好的，认真热心一些向遗产学习而着急。教历史的，居多还不对于他们研究工作着急，我也为他们着急！

近来写了个马鞍具问题小文章，谈它的前后三千年的发展，写完了看看，只觉得真是一种浪费，这种文章谁来看？有什么用？但既在博物馆工作，不写这类问题，又写什么？一堆书，一堆问题，真是把我快要收拾了。

真是奇怪，我为什么用这些问题消耗自己？长处没有人知道。

195412 中旬
北　京

致沈云麓

大哥：

不半月又快过年了，总是念着你，特别是身体不大好时！我不知怎么，半年前在住处宿舍甬道上趿着鞋走，摔了一跤，许久爬不起身，当时只是手掌、手肘、两膝碰破，过了廿来天，别处渐好了，右手膀子上部却如同扭了筋，始终有些疼，不大得用，几个月还是不好。字还能写，只是上电车上汽车举起手拉皮带就不得力，且不受用，医生曾说可能是部分瘀血，不知家乡中有什么小丹方可吃可揉作活血脉的草药没有？近来工作一久，头脑一乱，腰部也总不好受，并不是那一摔的影响，可能还是极端神经衰弱的结果。事情越做越少头绪和信心，看看所有熟人都生活得像是十分饱满，光辉灿烂的，我也总是在体力极不济事情形下还是工作下去，却一样事情都像不曾做好，真是可怕！学的东东西西旧的全荒芜了，新的只是停顿到一种常识阶段上，而且毫无办法把它提高，正和一个戏院中跑 龙套人物一样，打垛垛旗，转圈子。工作中十分要书，却毫无能力买书（上次巴金来时，却听他说在莫斯科和北京，买了一亿[①]多新书）。郑振铎却搁下几房子书翻也没人去翻翻。我真对我自己也奇怪，我作什么好？工作中十分要材料，许多人可见的材料，我却看不到，我能看到这

些材料，就可能解决些问题，偏看不到，许多看到的人却平平常常的过去了。生活就是一天到晚上班下班，唯一熟习的，是每天可从一座旧收音机听听悲多汶或其他曲子，这些声音帮助我可真大，真……

原信尾页缺失，据残信编入。

① 一亿　指人民币旧币，合 1955 年 3 月以后流通的新币一万元。

一九五五年

19550112

北　京

致沈云麓

大哥：

久不得你信，很念念，并希望知道你工作和生活情形。北京今年分外冷，孩子们穿着大棉袄，长得又高又大，回到家中来时，房子也显得窄了。我还是在博物馆工作，一天作点杂事，读不了书更说不上写什么。鼻子一到晚即不通，闻是鼻腔炎，不知可有中药。兆和病还未见全好，吃东西极少，腹胀，两肋痛。吃隔山消可好？宜吃望找点点来。照相说不妨事，但事实上却不见好，近来吃了三剂中药。每天还作事，好在办公处还不太远。龙龙虎虎身体都好。过两年都要作事了。寄来十五万人民币，内中有五万给朝慧[①]买书，是二伯母送的，用二万请买麻线纳鞋底的，龙虎作鞋底用，另外八万请为作儿斤香肠或腊肉，如果过年有它款待客人，会宣传是家乡来的东西！这里我们不会做，可是也买得出四川腊肉，似不如湖南的好。

赵其文也在此间“人民文学出版社”，通信处是东四头条，还问候你。他原来是老党员！开渠[②]也在此作纪念碑，和思成一道作，一搞建筑，一搞雕塑，两行不同，见解也不免有些距离。碑址在天安门前边，很高壮，可是不大容易好看，因为环境还得展开，应把邮政总局一类房子去掉，作出

一大片坪，才比较敞朗。目下一时还不可能作到，过一年也许得准备拆了。东西二四牌楼均已拆除。北京四郊已有几万座房子新从平地矗起，面目全变了。中国各处都在变。

我们这里正在准备近代史陈列。傅鼐可有什么具体材料？田、刘诸家还有文件没有？凤凰县可还有收买得着绿营号褂藤牌等等物事，这里可以出价买，望为留点心。滕老四那一套如在，极有用。闻黄蚁子刺中白虫，焙枯作末，可以治肺病，壮身体。小时我记得住可以买得到，可试寄点点来，并指示吃法。

盼多作点事，我们这里只是想多作事。

二弟

一月十二日

① 朝慧　作者侄女，已故三弟沈荃的女儿。

② 开渠　即雕塑家刘开渠。人民英雄纪念碑由建筑家梁思成和刘开渠共同主持设计。曾创作《胜利渡江》、《支援前线》、《欢迎解放军》等浮雕作品。

19550115
北　京

复慰庐

慰庐先生：

得赐教谢谢。西夏事我是外行，似得向王静如先生和冯家昇先生请教，王冯二位似均在民族学院研究，通信会有满意结果。敦煌有些西夏时画，新疆壁画德人弄去的也有（曾印行过），查查郑振铎先生翻印的西域流落海外名画集，大致有些还可用。敦煌西夏供养人作当时打扮的，记得曾印过几间，记不得那一种好。张大千画的似乎也有一张。又常见铜镜子和铜牌子，当资料可用，并不精。你提到药物等问题，似已经有人写过文章，如并无什么新见解，新材料，不写也成。因为近三十年重要论文，将来可能会重印的。杂文物问王、冯二教授会有很好结果。又木兰从军后来形象材料，不熟习。如系版画，问阿英先生会容易得到完满答复，他是真正专家，见得多，收藏得多。这问题博物馆不怎么重视，因为非工作重点。只记得明青花瓷碗上有此故事，不知在某一图录内。清道光时花钵作无双谱绘，也有木兰，是青花瓷。但所见的，是实物还是图录，也记不清楚了。头脑不大得用，几千花花朵朵坛坛罐罐尽在脑子中转，也许有一部分只是梦里的，并非真见到的。玉生产似得问北京特种工艺公司，才

具体。那边掌握现实材料多。

关于许多学术问题，我都只有极浅常识，只因为在博物馆工作，凡事得摸一摸，变成一个假里手，其实并不深入。即出土文物，知道的也远不如一个实际工作者，因为近年来各地出土恐已过卅万件，到北京展出的不到五千件，而且还是单件挑出来的，搞问题也不可能搞透。例如新近陶瓷的窑址发现不下二百处，沿海许多地区出的，品质之精更惊人，已把过去人写的陶瓷史上许多点完全推翻，我们住下不动，做一“观众”来“学习”，也落后甚远了，那里还能说“研究”？

历史学问题，特别是美术史问题，同样是新材料已完全把旧知识或推翻，或大大丰富。教学的稍稍停顿，就落后很远很远了。历史研究问题，明天的工作，恐怕总是除了贯串文献，还得结合实物，和比较实物材料分析，才会有新发现。文学中诗的注解，一涉及社会生活制度，不搞实物简直碰不到问题。因为什么穿的、戴的、用的、玩的，全出来了。例如汉代琵琶形象，六博形象，射侯和其他，许多东东西西，从商代到清代，读书人皓首穷经注来注去难得是处的，东西一出即迎刃而解。例如《急就章》中许多问题，不易说清楚的，近来好些都可从墓中出来的以具体明确认识。只是极可惜是一般发掘注意的还是习惯重视铜、陶、玉诸物，其他东东西西还因为难于保存而易毁去或忽略。宋元生活形象壁画也出了许多，这都是过去无办法的事，这么一来也明白了。最简单直接应用是用他来作比较，现在许多著名人物画的时代，会得重新估定年代。当作绘画校勘工作，也就可以使绘

画中的现实主义传统成就，由士大夫、文人画转而为劳动人民的成就。

沈从文　一月十五

据废邮存底编入。

195501中旬
北　京

复慰庐

慰庐先生：

得教言，因其他原故不能作复。木兰从军事未闻有出土物。照一般规律，殉葬物大致包括三个部门：一死者生前用物，二为死者而准备的死后用物，三和宗教迷信有联系之物。三者虽有相互关系，又稍有不同处。例如春秋战国时墓中出的钟、磬、镜、剑，大致属于第一类；汉六朝隋唐时墓中出的车马侍从用具陶俑，大致属第二类；符拔、西王母灯，则属第三类。汉代以来卖殉葬用品已成一种企业，因此在某一地区出土的东西大体多相同。这企业且继续发展到六年前才结束。木兰从军事不会在隋唐墓中出现，是意中事。宋人画中是否用它作过主题画，我还不明白。现在仅知道明杂剧中有不少插图木刻，是有过表现的……

这是另一复慰庐的未完成废稿，编入时仅节录与19550115不同的部分。

19550116
北　京

复杨世骥

世骥先生：

奉教深感谢，大作①已拜读，具见用心。弟对刺绣，实在无多知识，湘绣所见尤少，所以说不出什么好意见。提及发展过程，为求具体，便条中各书，似均有相关叙述可以参考。如重点在湘绣，或可不必详述过程。因一叙，凡牵涉到的记录，总不能不提一笔，又必须和书中所涉及相关花纹问题联系，得从一般工艺花纹取证，未免复杂之至！以弟私见，如必须一一提到，一定得多费些时间，从直接材料解决。例如文献材料重要的如《急就章》，所提及锦绣是和内蒙古出土绣袜绣被有关连的，值得注意。内蒙古绣又分几种，大被虎吃鹿是匈奴族艺术图案特征。牵马匈奴身上绣纹，则和战国错银器花纹相通。云纹琐丝绣，则与漆画有联系。总之问题复杂，要论他，一定得好好摸材料。此外，汉人间接文献如司马相如、枚乘等赋，班固、张衡赋，下至曹植、左思诗赋，古诗及乐府，……到《玉台新咏》、《花间集》，都有材料，极具体，和历代画有关连。绣佛则白乐天文中也有，且可与敦煌绣观音，新疆出绣佛并及。唐《舆服志》、会要，也有绣的致用种种。……问题多，且有不少壁画实物可证。特别是敦煌画，如乐廷瓌夫人衣着的小簇花，且和唐镜花纹相通。《虢

国夫人游春图》身上有泥金花，也有刺绣，要分别。《擣练图》上有刺绣，有印染。各绣有特征，不提不成，一提即得费许多文字，实在不容易见好。关于技法，也是相当麻烦的一个问题，因为实在多而又多。要源源本本叙到，才说得透。如现存外蒙绣有用琐丝法（打小圈圈）的，也有盘丝绣，也有纳绣（方胜格子纳丝），新疆出又有在锦上作云纹绣的。图案也是一言难尽，因为和金银错漆画大都相关。唐宋和陶瓷又相关。又文献上如《西京杂记》、《拾遗记》、《杜阳杂编》、《云仙散录》，都是小说，少现实性，不可靠，引用时要明白。宋明绣法现在存下的，远比日人说的或《纂祖英华》、《丝绣笔记》提的为多，文字不易概括，例如赵帝后像即绣雉，椅披绣大串枝，必用图为主，用文字作辅助，才说得清楚。——一直到广绣。广绣明即有，在同光时比京、苏绣都精细十分。多白底，作杂花鸟，鸟中必有孔雀为主。针法用乱针和平金为多。也有线绣。纳丝绣更见特长。配色则相当华丽。就此间见到的清代广绣，大体是这样的。先生如提及他，只是民国以来现代粗件戏衣，似乎也得把他长处提提。要提他，就得用现实材料。以这里材料而言，找百十种还容易，但是照相花钱可太多！苏绣也如此。或者通不提他，如何？

湘绣实物，尊处想必材料相当多，照弟等在此工作经验习惯，不如用重要实物为主，印行图录，只在每一种实物上加些说明，如大小用途，对一般读者，可能还得用。如作叙，也不必文字太多。如专重文字，求达到一定学术性，必下很长时期工夫搞材料到一定程度，联类并及，作成后才对读者有新启发。如不然，问题说不透，教育效果也不高。我的见

解不一定对，不免迂腐不合实际，希望不要见怪。

一般谈明绣材料具体的有《碎金》，提及不少名称。《天水冰山录》更加重要。但这些材料其所以重要，还是可和明代现存实物相印证，如不摸实物，这些文献提出来，还是不能对读者有印象有帮助的。

弟　沈从文顿首

一月十六

杨世骥　湖南省文物工作者，当时正撰写《湘绣史》一书。

① 大作　指《湘绣史》初稿的第一节。

195501下旬
北　　京

复沈云麓

大哥：

得一月十七日来信，知道各事。关于文物向上呈报册子事，就我知道问题言来，能够具体些，总好一些，将来检查便利。你谈及的各书问题，《知不足斋丛书》是清代鲍廷博刻的，其中有极多有用书籍，北京买并不贵，外州县自然不容易得到。如呈报，最好还是把内中小书名也写上去，莫怕麻烦。文物保管工作，是不可免十分麻烦的。《图书集成》有三种或四种本子：一、原印大活字本的，二、清末（民初?）照原印复印的，似外交部印，三、晚清上海图书集成公司排印小字本，四、民国廿几年中华书局印本。一、二重要，残本也不易得到。三在北京收残本，只三千元一斤可得。四检查极便利，虽新印，合用。内中分类参考资料，极有用。是清初个人编纂一部大参考书。汉碑拓片只人名，可能是张迁等碑背面捐款人名字，《金石索》、《集古录》均可查知。《玉函山房辑佚书》是马国翰（竹吾）辑古佚书，从各书中抄出，每书并附一传，书不贵，可重要，有用。《册府元龟》是宋代讲制度的，有好几种刊本，极有用，如不全，部头虽大，也不怎么值钱。《北堂书钞》是唐初虞世南编辑的类书，在唐代，和《艺文类聚》、《群书治要》三书是唐初三种有用书。

到宋代仿书钞而作有《太平御览》，清有《渊鉴类函》，分类抄书，作参考用非常有用。这些书作者、内容的问题，一查《四库书目提要》即可知道得失。《辞海》也可作帮助。关于文物问题，并不简单，你既然在搞这个工作，将来还有可能要办县文物馆，如果尚未大伟人，能有机会到北京来住半年，一定会解决许多问题。

家中大小均好。

19550215
北　京

复振羽、靖之

振羽、靖之二先生：

得一月廿七日赐教，深感惭愧。承单先生相嘱为学校收集一点杂文物，我是以馆中一职员名分来和其他各同事用半突击方式完成的。因为时间短，个人常识又并不多，商人又十分狡诈，因此一面买一面总担心受骗，致作成对国家损失。物质上受损失还只一部分，更怕的是伪作器物，在教学中无益有害。因此至今心中还是不安。又有些东西，是从出土纪录已明白问题的，且明白如和其他材料联系，就可以在文史教学上解决些问题，比用文字注解来得简便而具体。如像玉具剑上的玉璏位置，西王母镜和东吴生产开发与越巫关系，缥青瓷在南方瓷发展上的地位，及和北方系青瓷出土范围，反映到中原文化的发展……有好些问题，都是新的。单独把东西买来，在教学上用处或者还不大容易看出，因此还想到贵校将来文物馆正式陈列时，我或者能抽一两月时间来参观一下，就个人浅薄常识所及，稍微补一点文字说明，可能更易引起文学系诸先生对于这些器物的兴趣。因为有些东西在经济上价值并不大，至多值三五十万①或三五万，在艺术上也不怎么突出，可是如明白出土区域和范围，如明白用途，引作教学说明，必然能解决部分问题。同时也看看还应当补充多少，才比较适于学校要求，好建议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

在什么地方调些补充。从彩陶以下东西还多得很！

因为据个人私见，东北的试验得来的经验，是可以给关内各大学参考的。目下就还有科学院辉县展览战国典型大坟模型，及殷墟发掘展览武官村大墓模型，西北文展烽燧遗址模型，均有极好的古坟模型，很具体，大都是这里技术组所作，如学校有需要，也可商量为用业余时间作出，费用不会怎么多。还有从故宫收藏摹下的唐太宗、华佗等像，及其他（例如敦煌《张骞使西域图》）也可想法代摹。可能还有些图表也还有用，校中如觉得还需要作参考用，请单先生来商量，由这里代作，可省学校另外费事。费钱不会怎么多。上次托摹的壁画，只是一部分，其实数目相当多，如麦积山的很好，如学校需要，这里可以专为请一二人全部摹下。据个人私见，是值得作的。因为东北学校大，重要壁画如全有复本，不仅可供研究，特辟专室展览，于短时期公开，对人民教育意义也大。馆中还有建筑展时存下不少重要照片，如加上这次出土展全国楼房照片，学校中不仅文史系教学有用，建筑系教建筑史时也得用，这些照片也可商馆中代洗。馆中主要工作一部门即对外服务，我们只希望不要多浪费公家的钱，而多作点事，这是工作同志共同的信念。如学校还有什么事情，由单先生来谈谈，我们一定努力来完成它。

敬复。

沈从文　二月十五日

振羽、靖之　时为东北人民大学教师。

据废邮存底编入。

① 三五十万　指人民币旧币制的价钱，相当于 1955 年 3 月以后的三五十元。下文三五万，相当于三五元。

195504下旬
北　　京

致韩寿萱

馆长：

几年来我在馆中学习工作，得到党的帮助教育，并事事照顾，在馆长和主任指导下，在同事帮助下，进行工作，前后虽作了五六年之久，事实上因业务能力有限，政治知识不多，凡事东抓西扯，并没有做出一件“拿得出，报得上”的成绩。所学的文物知识，更是零碎，如一堆烂垃圾，不切实际。这几天，因对王主任作鉴定，听过文教于坚二同志谈话后，我仔细检查了一下自己工作，觉得许多部分都是我的过失，有些方面，或比王主任更严重。例如一、对工作少责任感，宋元陈列尚未进行。二、对文物不知爱惜，造成很多损失。三、对同事间不善团结。四、劳动纪律不好，工作效率也不怎么高。五、缺少组织观念，一再违反保管规则，影响不好。六、由于政治品质不好，在同事间形成一种狂妄自大目无首长的不良印象，对工作更带来极大损失。

在此阶级斗争剧烈时期，这种种毛病，使我实在恐怖忧虑。我的才具本来有限，对博物馆知识、历史文物制度，都只点点常识，对考古更外行。经过这几天冷静考虑，为整肃工作纪律，如上各错误，应当接受一定处分。或解除免去我设计宋元陈列庄严职务，改作王家齐同志帮手，我一样认真

作去。或免去设计员庄严职务，调我在群众工作部主任下面，作一小小职员，量力谨慎小心作事，或可以后少些过失。好在随事打杂，在我已成习惯，即小劳苦，永无怨言。同是为国家服务，事可多做，少犯错误，在公在私，或都好些。我已年过五十，国家对我已太好。只觉得国家养下我，凡事照顾，我应当趁精力还可用时，多做点有益于人民事情。作大事我既无能力，作小事总还不会怠惰。间或为工作发急，希望如何如何，也不是什么个人名利，更不是什么别的私心打算，只因为几年来摸问题比较杂泛，也就接触问题比较多，知道有几个部门工作，必须努力突破，或可连带解决许多问题。搞纺织物正是其中一个。材料冻结已近千年，年青人即有心来搞，也无可下手处，有文献知识的少实物知识，更少比较美术知识；搞美术的又少文史认识，且不弄服装制度，因之即到今天，万千种材料已搁在面前，其实都近于死物，又各个孤立，毫无关连。问题何在，无人注意。中国即有个三千年丝绸历史，到要一个纺织物博物馆时，从何着手？我本来并不比任何人高明，只是从常识出发，稍明白问题何在。但精力受自然限制，可工作年月究竟有限，不趁近三五年把一切常识用上去，为这部门工作打个较好基础，还希望再下一代来费十年廿年摸索，也说不去！去年一再说服装陈列只是工作一部分，并主张复原丝绸，书看得比较杂，用意也在此。若第一步历代纺织品花纹图案及生产问题都不明白，如何为古人穿衣？我一再希望用一二人专在这个工作上搞下去，从试验摸索中推进工作，用意也在此。这是一个极繁琐的工作，要用可怕的耐心和广泛的热情来下手，来指导工作进行。不仅一个王家树不够用，还应当挑同样好的三四人，来共同

进行。解决的也不仅是绸缎花纹历史发展和服装关系，还必然可望为新的生产，具体提出一系列重要而好看的花样，到国内外都可发生良好作用，并为搞戏剧、歌舞、傀儡子卡通戏、历史电影……提供无数有关新材料。花纹中健康好看的，还一用它来修正目下建筑彩绘的庸俗趣味，丰富以崭新健康饱满的新内容！方向这么明确，效果也是如此明白，但是去年一病，病好工作一杂，自然又只有搁下来了。如今体力这么不稳定，一搁下，又不能不耽搁了。

馆长，实在可惜！因为这工作并不好搞，我既摸了过万种丝绸，又有些比较杂的文物知识，这一点能让我放手搞，不知道要节省年青人多少走弯路的浪费！不知可以帮其他方面多少忙！同时也不知还可以为国家保留多少有用材料！即由于大家彼此认识不同，你又缺少向局中去说一句话的担当，工作也可能就那么搁置下去了。

我考虑事情，可能多不切实际，因为几年来只坐在见方二丈大天安门里办公室里桌边，当然容易缺少工作的全面认识。但一切总还是从工作出发，是对馆中打基础工作，对国家人民真正有益工作，而且明明白白对各方而有帮助的工作，比起许多事来具体而实际。但是，我们工作经常用到对于工作认识不同意见参差，实在消耗太大，而用到工作本身的精力未必及到一半。我从不怕给我任务如何累，却实在不知道怎么一来，就可望少些人事彼此不同意见的消耗。这种消耗对国家说来真正大不经济！

前一时，在我还主观的认为国家给我三四个人，三五万照片，为中国丝绸研究问题而准备，也极自然，而且够经济。因为三五万照片搁到身边不是死的，和头脑结合起来，就会

活的。有材料才可望把问题提出来，作为其他方面参考，解决的不只是本馆陈列部分，还可帮同其他方面搞多少问题，而不至于永远临时抓瞎，或停顿到当前搞问题水平上。工作拿出来，也才像个国家博物馆研究工作者应有的成就！因工作而费去了这些照片，也不是太犯错误，为的是花的钱只三五万元，而能推进的工作，却将节省去国家在别方面费的钱多少百万，而且可以节省其他方面无数人力。从整体计，这工作不投资，还有什么值得投资？即以对于工艺美术史的初步探索而言，国家就给我这些照片，也应当办得到！何况我并不是占有这些照片当成私产！

自从上次听你说到损一照片也算是损失国家文物，违反宪法。~~我才明白工作真令人寒心。因为也才明~~白我的对工作上的希望，真是主观而不切实际，或者头脑根本有问题，不然就不至于如此为工作热心，反而总不可免陷于错误！

我应当明白自己工作理想的错误，放弃了它，待体力稍回复来馆工作时，即逐渐将各照片清理交还，免得再出毛病。我乐意在馆作个普普通通职员，免得只想多揽事，又作不好一件事，反而造成一种凡事不负责任印象。也就不用为许多事不易推进而难过，更不至于为手边材料不足而难过。

沈从文

韩寿萱　中国历史博物馆副馆长。

据废邮存底编入。

19550515
北　京

致励琼

励琼同志：

关于玻璃发展简略叙述①，已经写成，请转领导看看，最好能请人复写出来，我再看看，免有错误。这问题比较陌生，缺少深入研究，又少实物材料，恐有不妥处，应当复抄分送专家看看改改，或再送中宣部，妥当一些。后一部分未及把宋人小说及《会要》稿，及明清笔记一一翻到，比较材料引用也还不够，一方面时间限制，一方面个人知识不多，很容易有错误。惟发展过程大体如此而已。元明对于琉璃瓦作都设官督造，清造办处作料器，也有一定规程，或得请教文整会或文献馆专家，指教一下才妥当。读书不到，知识有限，任务不能完成，深深抱歉！

沈从文

五月十五

此信收信人身份不详。

① 简略叙述　当时作者受托为苏联大百科全书撰写有关中国玻璃发展的文字，并提供相关图像资料。

19550527
北 京

复沈云麓

大哥：

得你来信，真和读一本好的小书一样，明白许多现实问题。兆和正说我总不写信给你，其实你的身体、生活，都总在我想念中。兆和近二月来好了些，精神好，体力还是不成。龙龙不常回来，还有二年才毕业，学校是五年制。虎虎明年即毕业，五月到大连厂里作学徒实习去了，将来有可能会和二丸子一道在工厂中的。人也长得又高又大。虽从不回到过凤凰，做事耐烦热心处，倒和大伯伯相差不多，有条理地方却很像祖父。头脑有些奇怪，我们看九连环，还看不出怎么可以解脱，他还在五六年前，就会自作九连环了。如学理论科学，如数学、物理，也许会对国家更多贡献。看的新小说已比我们多许多。缺点是政治上不如小龙那么开展，可是做事似乎比小龙扎实。兆和还在《人民文学》工作。我体力不大稳定，真糟糕！还想作许多事，可能都只是"主观愿望"无从实现了。近来在为《红楼梦》作注，专注吃喝起居服用部分，看看字典上没有的，加点注。又有些野话、双关话、歇后语，也注上一下。这些话语或生活上事事物物，也快成古董了，教书的年青人，已不大懂得了。例如其中放风筝、掷骰子、行酒令、骂人野话，和那些衣服东西，不是五十岁以上的人，都是不好懂。即年过五十，也有许多真不好懂！懂

文雅的可不一定懂社会上那些不文雅玩意儿。其实我也不怎么懂，只是随手把知道的注注，已过三百条了。七月里会可以完成。只要身体好，就可以多作点事。近来就只想多为国家做点事，可不明白什么是对目下国家更需要的。我可能要离开目下工作，换一换生活才对。一面想把几年来学的工艺部门中丝漆等等，写点通俗总结性小册子，又还想或者还是来写几年短篇小说，到处能跑跑，笔会回复转来为人民事业作点工作的。体力好，能到世界各处看看，多学学，也会把工作作得更好些。但是这或者都近于坐在方丈小房中的空想，因为都不易作到了。一天只是进出天安门，只是是和上千上万坛子、罐子、绸子、缎子、花花朵朵打交道。馆中什么事都插一手，可是一切熟人通隔绝了，弄了多年的书也生疏了，自己搞的那一行更是生疏，社会生活极端缺少，实在糟糕。因为也可以说什么事都不知道，特别是社会的变！

你可问问医生，你需要什么药，我们会想法寄来。兆和也极关心你们的健康的。关于朝慧问题，我们曾仔细考虑过了好些次，这里兆和身体还不怎么好，我们想这时来怕不大相宜。并想到她一来，你们四个人生活受的影响也一定相当大，这也是事实。或者待她初中毕业能独立人学校时，不至于想家时，会妥当些。因为我们如在大学里教书，环境中熟人孩子多，我们即工作再忙，她还有个大环境可以活动。现在作职员，住的宿舍中白天无一个人，平时来往人也极少，一个月也不容易看戏一次，更不会去公园一次，我们并且是白天一早去作事，晚上回来还是伏在书桌边作事，生活单调处，对朝慧也不怎么好。所以想迟来些会对她、对大家都好。老四到北京来过一次，是老干部了，似在东北作文化部副部

长一类工作，人本来稳稳重重，廿年斗争锻炼，更加有分量了，很好。祖春工作也很好。

永玉已从云南回来，两夫妇同去的，路上耽搁日子过多，在真正工作地日子太少。作的画还有新格局。照我训练馆中年轻工作同志经验说来，他还要善于学习吸收优秀伟大传统各方面，工作才会更扎实。越会学，肯学，虚心学，就可以越加明白许多不明白的好东西，并且把这些古人长处丰富自己工作。极可惜，许多许多人总是在学的方面抓得不紧，停顿到一知半解上，不易深入，也因此不善于把古人长处或当前人长处丰富自己工作。

你要不要《新观察》或《美术》杂志？如这些刊物有一份在你手边，就可以让许多人也可看到，我们就为寄来。

大哥，共同努力把身体弄好些，思想情绪弄好一些，来多为国家作点事。地方上有些见到的问题，能和党政领导说的也应善意说出来，把正确意见提出来，因为对地方有益，明知不说是不成的。有困难，充满热情来为想办法解决才对。要多作对地方有益工作，大姐在上海作街坊工作被称为积极分子，就很好。二丸子也很好！

二弟　五月廿七
一九五五

这里正是全面在讨论胡风问题。这个人过去（抗战前和抗战中）我总以为他在代表党，批评这个，打击那个。现在才明白是他自己一套。有一小集团，这里布置那里布置，争领导权！更绝不是党的代言人！

195507 中旬

北　京

致闽南戏实验剧团负责同志

负责同志：

昨晚我看过你们排演的《陈三五娘》闽戏①，觉得很好，真是近年来到京会演所见到的好戏中的好戏。特别是曲调方面，还保留明或更早一些、用笛管领曲、用小响器伴奏和声的技法，十分重要。在布景方面也有独到处，单纯，素朴，图案效果强，都是好的。好处多，我不多说。我只想用一个外行看戏的印象，谈谈我个人认为稍微改动一下，效果会更好的地方，提供你们参考。

一、服装部分

丫鬟衣稍肥大，和年龄身份不合，最好的标准式样，唐宋都有可参考的画面，或俑。为求效果好，去年出土文物展中有咸阳底张湾出土唐壁画，两位丫鬟装扮很可取法。头上鬟向上绕，腰小袖小，行动才容易和身份结合。同是双鬟，比《捣练图》上的平贴耳际的就好些。又《人民音乐》前一期有个唐人《会茗按乐图》封面，旁边也有个可以参考。如觉得这近于唐，和宋不合，宋代用山西晋祠塑像是对的，而且姿势极美，有两位头上处理是可参考的。衣着更重要。总之宜小袖。其次衣得小些，免拖沓和身材比例不调合。又后几幕披肩如背子式也不大合，色调也不好，可考虑去掉，或

出行，用唐式披帛，舞时可得好效果。

小姐衣服可参两个材料：一山西晋祠的，用带子法和唐人不同；二用河南白沙出土宋壁画，着短大衣式帔子，在某几场可用，不至于违反历史形象。上有化妆场面也可参。还有个带色彩的材料更宜于戏上使用，是《韩熙载夜宴图》，就中布置场面，也十分重要，可以参考。男的装扮也可参考。衣上绣花，如采唐式开元天宝之际用小簇花，有许多种，敦煌画可参考。《乐廷瓌夫人图》中有可取法的地方。但宋代已不这么作。宋代重领绣，如新疆出土那种斜领，白沙画则外披边缘用绣，也好。宋人笔记··再说及当时尼姑专绣这种领袖的绣花。花多小串枝，也值得注意。袖口绣花如仿清式大挽袖，作一大条，外向，效果好，但和史不合。如作一大簇，反而破坏整体。男女衣下角左侧绣花，既不合史，也不能产生效果，不用它，可能好些。男衣在这问题还不如用义襕，即由岔口到下，附一长条边。例如二坏蛋，公子哥着红衣加黑边，小帮闲着铁青衣加红边，虽于衣制也并不合，但效果会好得多，特别是两人行动，形成的活动雕刻图案的效果，一定很好。正犹如最末一场，三人的舞，如能把衣服重新考虑，三种不同衣色一交错，场面效果会更好些。公子哥儿帽翅子还是用二椭圆饼式合，小帮闲用尖锥式一块瓦无妨。

二老男的在家着浅缃或灰白，黑衣边，戴高巾子，如《洛阳耆英会图》中人物，和历史相合，也好看。不妨撑个拐杖。女的用焦黄，白边，好看。不必绣花也成，从整体考虑效果，衣上花不必要。头上应结髻，在顶上，和历史情形合。也可以使她显得稍高一些，体积上好看些。

小姐辫子比一般的好，可是不合史。不妨试试不用，事

实上也不可能有，因为头上发正是盘绕作成的，不可能头上一堆后面还有。这个用晋祠宋塑女人相参考好，或用白沙的也好。宋制女子多好高髻（大梳），有到三尺的，一般常是相当大。可从白沙壁画和晋祠塑参考。五代以来即用云肩，不必带穗，云肩以简单好，免破坏身上雕刻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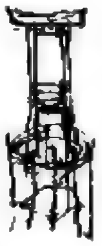
陈三衣，头上巾子宋式可用《文姬归汉图》（美波斯顿美术馆藏，有印本，可从北图借看看）中人式样，又有作唐式幞头的，目下用的却不合。敦煌画多，可参。到做仆人时，装束最好参白沙宋壁画和传世赵松雪（又说钱舜举）作的《卖浆图》（清姚文瀚临摹的也好），那是标准宋代装扮，同样在《文姬归汉图》，《清明上河图》都有反映，可参考。也需要参考。目前作的可不合，特别是头上戴的，不可能有这样子，花花绿绿，反失去历史空气。衣也得考虑，太浅，用缎子，不好。应当用绵绸，不反光。如后一场，用灰蓝还妥。磨镜子家伙如现在北京磨剪子差不多，必有一板凳，不宜如理发师，可以参《金瓶梅》（双百美图）插图，中有磨镜人形象，极合制度。是跨在凳上用一个东西磨的。

小姐手中扇子最好用纨扇，柄要长些。至少比扇身长些，丫鬟也拿。如果扇面作大红花，浓绿叶（两面最好不同色），应和浅色衣对照，某一场舞蹈时，扇子转动，可以增加图案变化效果。大凡一种圆形物，在人身转动间随之转动，都会产生新的效果，这值得注意试试就可知道。公子儿不妨用聚头摺扇，要大一些，一面金，一面粉，在舞蹈时转动收展，也可增加变化效果。总之从整体效果出发，来注意，会更好些。

二、关于布置

从十一排看来，树木都低矮了些，从设计说来或有意为之，免破坏舞蹈效果。其实还是要大一些，如花，不妨成两种方式放在后边，相间处理，粉红海棠作 ，连翘玫瑰作 错综排在后台，人在台前一动静，效果都会很好。人去后，有一阵子哑场，也很好。用鸟声轻重远近不同代乐器效果。

宋人一般用帘幕，楼上那一幕不妨用帘，四川薄虾须，作得更疏些，就里外透，可用。式样可参宋人《宫沼纳凉》，元人《水殿》等图，极具体。白沙宋画也有帘。为简便，参考《双百美图》好。楼上布置，也可参《水殿图》（波斯顿藏中国画）。大门不大妥，和汽车上油站相似，得参《文姬归汉图》大门，制度相合。为简便计，参《双百美图》中大门部分，和元明杂剧大门部分。楼上和闺房都可悬纱灯，效果好。不宜用近代宫灯，最好用锦中灯笼锦，具图案效果。

闺房中照宋人习惯，女人坐榻，坐月牙杌子，坐绣墩子。后来鼓子墩即从之发展而成。《夜宴图》、《宫中图》、牟益《擣练图》可以参考。写字梳妆用案，多比较现代的低一些，镜子有架，宋画（故宫周刊）也可参。宜用插屏和锦幛，屏有锦有画，画必山水花鸟，闺房中用花鸟。锦屏多天花、龟子、八达晕。锦幛子可以移动。洗脸盆有架子作式，可以仿作（明清还同式），上台效果也好。还有衣桁，如明式，宋画中有，也要用，因为上挂各色衣，可以使房中效果增加。绣花有架，分平式竖斜式，可参《倦绣图》有用。多如下式， 不应如方桌高，得低一些。送茶宋末最好用红漆茶托，因为已成一般式样。 白沙画

可参，别的也可参。有托合规矩。

如楼上拟用帘，不妨用四川细虾须帘，更疏一些，但得染作斑竹花，宋人说湘帘，是破湘妃竹作的。画上可证。还用银钩。如用幔帐，汉六朝从上垂，唐宋多从两边拉。

墙上挂方画不合，墙角曲腿花几可用，但一般不那么放。多放中间比较边上。女坐绣墩子可作鼓式，用藤编朱漆，得大些矮些，系用若干圆圈作中部，宋画可参，上蒙绣或锦帕。

作得好，也可增加效果。或用月牙机，许多画可参。如老的在房中要坐坐，最好还得预备一个《夜宴图》中男子坐的有椅披的高靠椅，巨鹿有出土的，白沙画也有。椅靠披必是锦和绣的。

这是简式，比较好的还应两边有靠边。前还有小榻。宋帝后画像（故宫周刊）也可参。《金瓶梅图》也可参。是家主坐，一般小姐不会坐。

据未完废邮存底编入。

①《陈三五娘》闽戏　由福建省闽南戏实验剧团演出的梨戏优秀剧目，曾获得多种奖项。1955年7月文化部艺术局组织来京汇演。

19550831

北　京

复沈云麓

大哥：

得信，知参加自治州新议会，真应当感谢党的无微不至的照顾，和人民的期望，希望凡事打起精神，总一定要把事情作好为止！

你说的铜器，是“镦于”，或叫“虎镦”，上多是一老虎，是晚周一种乐器。相传用稻草芒心在下搓动，可发声洪亮。这里大小见过许多，可无人试验过。大的有二尺高。希望你身体好，工作好，兴致好，凡事和党领导商量作，并多看些理论政策书籍，好把工作作得更好些。朝慧要的扎头发胶线已寄来，可不知合用没有，似有六七种之多。兆和体力已稍好，吃得还极少，仍照常工作。假中龙虎回来后也常到学校去工作。虎虎在假中闻装配了上百的床，还安了些电灯。劳动力好，凡事肯上手，将来到厂中工作，或在学校教书，都容易同人相处。明年就得拿薪水参加第一个五年新建设！龙龙还得三年。两人都高大结实，虎虎特别有个工人样子，大脚大手，心却极细。龙龙已戴上眼镜。

几年来熟人都在陆续成古人，思永①、徽因②、朱佩弦③、丹波④、洪深⑤，令人感到警惕，必须好好多为人民做点事情，不然真是对不起时代。丹波是新从北戴河回来，还

在办公时感到不大好，到医院打针，好些后，回到家中半夜即去世的。大清早我到嘉兴寺去看看时，因为时间还早，冷清清的，灵前一相片上放一顶军帽，行个礼我就离开了。（他廿年来为国家作了不少事情，经过了不少苦难，真是国家损失！）看到这些熟人死去，只想怎么来多为国家做点事才好。再不把一切能力用出来真不是人。但是做什么好？我不免茫然。近来在学习中一经批评，工作信心又通通摧毁了。本意以为搞丝绸服装和工艺问题，可以节省年青人摸索精力。又怕是和作小说一样，和人民需要脱离，完全无意义！工作不知从何作起，就更对人民有用些，也免得总犯错误！

二弟

八月卅一

---

① 思永　指梁思永，中国田野考古学的主要开拓者之一。梁启超的次子。1954 年 4 月 2 日病故。

② 徽因　即林徽因，现代作家、诗人、建筑学家。梁思成夫人。1955 年 4 月 1 日病故。

③ 朱佩弦　即朱自清，散文家、诗人、清华大学教授。1948 年病故。

④ 丹波　即朱早观，号丹波。作者的凤凰同乡，时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委员、国防部办公厅副主任等职。1955 年 8 月病故。

⑤ 洪深　现代剧作家、戏剧活动家。1955 年 8 月 29 日病故。

19550903
北　京

致沈云麓

大哥：

昨寄个信，似把你要问的事反而忘了，你说的铜器是镦于，或作虎镦，乐器中一种。照记载说用芒心在下面搓动，即发声如雷鸣，可无人实验过。一般是晚周时器，出土墓中还少发现。在汉石刻中奏乐场面相当多，看不出镦于使用情形。大的三四尺高。一般上面作虎形。你说明永乐碗恐不可能。如是真的，极重要。地方文物要特别多留心，如苗民起义斗争材料。又旧服装凡是精美的都要留下，用处太多。苗族的更必须商量县里，把各乡有代表性的好好保留，破旧不妨，好的总得收下，一切好看的刺绣，编织物，形式不同的纺车，各式织机，到搓炮仗的家伙，得收集。苗乡家庭手工业工具也得留心。利用学校手工作业，可作成水车一类模型，这类东西作出来送民族学院也重要！水银矿山采矿更要作模型，因为近来已知道商代就大量使用朱砂，战国时长沙镜子已用水银。照我推测，在猴子坪、大桐岔一带，必然还可发现殷商时三足鬲陶器和更早一些的石器，可发现汉以来炼水银工具。可惜我不能来看一看，如能来，必可发现许多东西！近来正在这里作一件试验工作，大致要一年才会完成。知识不够，材料不集中是一问题。新出一册《明锦》，前面序是我

作的。有几种锦还好。这类材料还分散于国内各处，有好些都可提供新的生产，可无人整理。我想如能来全部看看，必可省下后来人许多精力，也对目下生产有帮助。可没有这种机会。

二弟　从文

九月三日

1955年冬
北　京

致沈云麓

大哥：

寄了些信来，想可收到。听说自治州某草案已完成了，将来如我能回来看看，一定可知道许多许多过去多年来我体会到应该作的事情，现在已超过我的希望百十倍在实现中。朋友常劝我各处走走，这里照例总有什么事在身，不易离开。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只要有事作都好，一点不明白“我究竟能作什么”、或“主动性的”争取什么。情形说来也好，也够可怕！好的是什么事拿到手上，都觉得可以作，又作得下去，作来又都有用。可怕的是多年来对工作的另外一种自信心，和古人所说“争名于朝”的竞争心，全失去了。选择什么也不知道，只希望由上面指派，免得自作主张又出毛病。目下所学的五分之四都搁在一旁荒芜着。即现在作的，也是学的多，用的少；又限于材料，每一问题都无法具体深入，作的也有大半时间为不必要的周折、商讨、争持而消耗。巴金、郑振铎都是整房子书搁在家中，我却想要一点日用书也买不起，而他们有的书又并不一定是用得到，我却是业务所不可少的书也得不到。有时真急人！眼看工作停滞到一种相当落后状态中，同事中大家还没有人感觉到而急人。我要能索性不搞问题，依然来写点什么，也许会好一些。一面也可以不

看到目下搞的浪费人力处，一面才会有希望买一点点书。但是照目下情况说来，写的资格也无形取消了。

不要在念，大哥。我在任何情形下，总还是要作事，毫无私心的把自己能作的能尽的力量配上去的。大哥，努力作事是必须的。你务必先把身体搞好，年龄到了，饮食得多注点意。血管有些硬化现象，是年龄关系，一般现象，不用在意。在饮食上谨慎，劳动莫过分，会保持健康的。国家还应当有更多的肯低头作事的人。我们大致都不容易成为一个好党员了，因为能力材具有限，且不可能和许多人一样热闹闹的作场面上人物了，但是还是应当好好工作。孩子们将来会是好党员，我们工作有些还是可以为他们作榜样的。他们还需要一种教育，目下社会还不能给，我们能给他们，就是对人对事永远的热情。这也像是一种古典的东西了，但是还是有用处！

一九五六年（一—九月）

1956年春
北　京

致傅扬

傅扬同志：

出版社如拟印一集铜镜，可为挑选一百单位作一小册子印出来，大部分作单色印，只挑战国、汉、唐、宋各一印彩色，另加三或四页附录：如汉、晋、唐、宋用镜子的画附页，如镜奁镜盒、镜箱、镜台、镜套附页，如花纹重要单位附页，此占二页。大致从如下方面取材：一、《古镜聚英》上下册，二、《支那古铜精华》镜鉴篇，三、《东瀛珠光》，四、《唐镜》，五、远东博物馆报告×号，六、《岩窟藏镜》，七、《绍兴古镜聚英》，八、杭博、申博、南京博各有好的要十来个照片，西王母镜好，申博有一李峪村式虎文镜特别好，九、长沙要五个，洛阳有一汉彩绘镜极好，历博要十个照片，宋镜花纹特别好。单色印，底价即不会高。有些照片不必再照即可付制版。其中宋镜可供近代人作方或圆式图案学习，善于取法转用到新建筑的顶棚上去，不费力即可比新的首都戏院那个顶棚还活泼好看而富于民族形式色调。如可印，我可写五千字说明。

书一借来即可挑选，不费事。

从文

傅扬　当时任人民美术出版社编辑。

195602中旬
北　　京

复孙作云

作云兄：

廿六日来信，由陈佩馨同志便中从馆中带回，半路掉落，得邮局通知，系“某人从街上捡拾得到，又再送局”，今天才转到的。第二信同时也才得到。

几年来，在馆中跟各位学习，得党的帮助教育，并事事照顾鼓励，事实上我的史学根底既浅，政治水平又底，所以至今还只是一个“假里手”，一切不出常识范围，配合新的形势发展，更不免感到不知所措！馆中几年来真正在陈列上尽力有成绩的，是马、佟、姚、王诸兄，群众服务工作出力最多的是王令晖同志，对外服务，闻一九五四是五万元，一九五五却过了八万元，忙坏了他！技术组是潘兄领导得力，保管组是傅、史诸兄领导得力。主要是组织上领导有方。凡事由大家共同完成，我作的事实在格外少。个人负责的，分在我手边的总是极轻便的。过去写作，被“单干户”思想所误，对人民无益，到新的工作中，老毛病似乎依旧未能去尽，因此毛病多，实在经不住检验。唯一可取，大致只是凡事有点热劲儿罢了。

馆中新事物可奉告的，是王育铨主任已荣迁科学院研究工作。韩馆长早已改副馆长，新兼陈列主任，事实上部中诸

事则由佟兄主持。将来工作佟专“原始”一段，马搞“夏商周”一段，姚搞“秦汉至唐”一大段，王家齐搞“宋元明清”，傅调陈列或搞“工具发展”专题，陈佩馨搞“行”专题。我如不调动，则搞“衣”“住”专题，并帮同各部各种事各方面打打杂。如动，就听从国家需要作去了。总之，既然什么都只有点点常识，照需要把常识配上去，凡事大家努力，个人是以“只要能做就做”为原则，所以，大家都有工作计划作出，我倒像是作个机动工作人员，反而公私两益！几年来，大家在学业上和政治认识上，都有了显著进步，从比较上说来，我可能还应当是周总理报告①中估计到知分数字中十几那个数目中人，相当落后，真值得警惕努力！要待各方面帮助，才会把工作搞得稍好的。

近几年来除一般打杂，又摸了摸绸缎，增加了这方面一点一星常识。有些由汉到明材料，一二年内恐怕印不出来，你们学校如出得起一笔钱，这边或可为组织出一点外边人力，来为摹百十单位，供教学参考。照去年为东北人民大学进行的工作经验，计为摹敦煌、麦积山、望都等重要壁画约卌单位，陈列起来可能要到三个房间，只一千元。又为音乐研究所摹了许多乐舞画，也相当好，不贵。原因为利用同事手熟，业余工作，省事省工。他们也都乐于为外边服务。唐汉丝绸材料这里有部分是从极小单位复原的，当时相当费工，再临摹，就省事了。我想学校值得在这方面作点预算。有二三千元可作许多事情，对学生有用得很。师院明日进行国文教学，似乎也得鼓励同事注意注意这些玩意儿。因为许多问题文献上搞不明白，注来注去，越走越远，说不定什么地方出的玩意儿，却早已明确具体弄清楚了。老兄在学校值得向领导方

面反复提出一个问题，即多投点资充实属于形象方面的教学参考资料，向同学劝他对美术史各部门多注注意。这工作再不宜落后于现实要求！照目前情况，即以北大而言，许多历史系教授，还不习惯搞文物，忽视文物提供的新问题。国文系的同志们，更不注意，甚至于还有人把它看成是“玩古董”，以不懂而自傲。事实上，他尽可不过问这些东东西西，但是出土的百十万件东西，和公家收藏百十万种新集中的物的资料，可要过问他那些研究结论！照我个人理解，那些教汉魏乐府、唐诗、宋词的教师，许多地方虽熟习一切注解，说清楚还是不清楚，即一事一物的发展性。例如一面盾牌，在注上虽可据《释名》知道有好些种，究竟是什么不同，可说不清楚。但是实物和图画，却出现了一系列的东东西西可以引证！老兄多劝劝国文系同学注意注意“物”的情形，他们将来作论文，就会全面一些，不至于如近来一些人讨论李煜那样，长时期在爱情是否真实上绕圈子，却能具体的说出那些词涉及描写对象，究竟是个什么样子！

新玩意儿可真多，老兄要努点力来帮年青一代作点准备工作，将来文史研究才会有新的开展。近年来不仅中原出的重要东西多，即四川和广东，也出了一大堆重要东西，可以帮助我们更正确一些说明战国以来西南生产的发展，四川文化推进既不是司马错入蜀用军事力量带进去的，南粤发展更不是东晋以后事。陈万里先生在浙江福建沿海对于陶瓷的新发现，并且已经把陶瓷史研究提出了全新的物证。也是对沿海经济发展史新的发现。长沙出的整份战国奏乐俑，就对老兄《楚辞》研究有了新问题。我总是盼望各大学文史系先生有热心好事的，来把这些物的材料结合文献研究，来鼓励年

青朋友走走新路。在研究工作上，点的真正突破，是能引起面的进展的。老兄素来就对于这一点看得深远而又热心，还盼加十倍热心来努力。这绝不会把学生引导到“玩古”方向上去，倒是要把文史研究合乎真正辩证唯物主义的深入、透彻、全面，一个不可缺少的基础！

国家新的形势对于知识分子新要求，正如日昨周、郭诸领导同志报告所说到种种。文史研究也必然有一个总的大计划待实施。老兄的……

孙作云　字雨庵。《楚辞》专家、史学家、教授。50年代初期曾是作者在历史博物馆陈列部的同事。

据缺尾废邮存底编入。

① 报告　指在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作的政治报告。

195603中旬
北　　京

复沈云麓

大哥：

我写了很多信，都没有发出，不知不觉又过大半年了。得到你信很久，很多次，知道你对事总还是那么热心，特别对我事那么关心，我真是对不起你的关爱！这几天，正在写写过去三十年简明经历，想起四十年在河下洗澡游荡，你在河边找寻情形，还和昨天事情一样。我希望过些日子能回来看看，一定要同你再去赶几回场，看看我们极熟习的长宁哨场口那些碾坊和场中种种。近来做梦也还老是梦到这些地方的。

杨先生①前几天已故去了，昨天出丧，是在我们住处附近名叫"贤良寺"追悼的。到的全是卅年来熟人。徽因也是在这个旧庙里停灵的。五十来个老友行行礼后，就用一个卡车送走了。杨四哥来送终。（得年六十六岁。）大家都老到一个程度了，周鲠生、许德珩、张奚若、李四光……全是卅四十年的朋友。徽因是去年死的，也活了五十岁，见了孙和外孙。思成身体还是很不好，上次开会后就病倒。

得到朝慧给小龙的信，并且看到相片，我们都极高兴。三姐在病床上又已两个月，还要一个月才知道是否可以作事。精神好，只是肺有问题，可能还有一阵才能工作。我们都希

望朝慧学会大伯一样写信法，写写下乡情形，如何下乡，见什么，有些什么有趣新事，当报道写，才可让我们当成学习文件读读。小虎虎倒会这一行，现在到沈阳第一机床厂实习，信写得和印的一样一大片，真是有点祖父写信作风。他这次学的课门全是五分，新入了团，在沈阳实习两个月，回来再有两月，就毕业了。还不知分发何处。新的教育方法好，一毕业，如果派作教书先生，也脸厚厚的不在意了。搞什么都又耐烦又细心。现在学的是金属切削，各种机床都学了，将来可能会有点发明贡献国家。头脑极小就奇怪，只看看九连环，不仅可以解它，并且还做了许多。什么事一想就通。当时若入大学学高等理论科学，也许对国家用处更多。爱干净整齐也有祖风，一个人上路，把背包搞得干干净净，有点小毛病，就是好吃，总像吃不饱，可不怎么胖。人已长高过我好些。

小龙还在工业学院，去年全五分，今年有一个四分，余五分。身体壮大，健康饱满，元气十足，戴了个眼镜，你看到，简直不认识了。学得也好，只是作人有点生硬，一天总像很忙，回来看看又走了。还有两年才毕业，看样子，还不到有女朋友程度，穿得脏脏的，这只能说大有父风了。两人都看书不少，小龙还会画画像，当时几几乎入了美术学院。永玉还在学校，第二孩子又快出世了。永厚今年也毕业，说想回乡创作，还不知如何。

我在这里还是照常，一天总像也忙忙的，可并不曾好好做事，学的也只是一点皮毛，不深入。一面是学的杂，一面是不能把工作专心搞三几年。近来搞绸缎，就因为材料多，知识不够，时间不够，帮手不够，难于具体深入来作。白着

急也无用。头脑也真是用旧了，一集中作到三几天就有点重，不大好受。正因为如此，也不敢写作，因为如照过去写短篇那么用心，三五十小时集中的去写，结果恐怕只有倒下。现在常想能换地方休息半年，可能会有个转机，但是总办不到。只希望过些日子能这么……

这是作者未写完的一篇废邮。

① 杨先生　指作家、教育家、学者杨振声先生。1956年3月7日病逝。

19560319
北　京

复沈虎雏

小虎虎：

我们从你信中，也学习了许多事情，可知你这两个月实习一定增长了极多有用知识。我们盼望你凡事虚心的向老师请教，向工人同志请教，做到懂了的能更深刻细致的懂，不懂的也逐渐因学问而懂，并且把自己懂的无保留的告授给人，才算得是学习。国家是要万万千千的人，在这部门贡献出力量和智慧，才可望站起来，从工业化走入社会主义的。越学得多越好，越用得多越好！要凡事虚心学，这是顶顶重要的。大这一阵子回来多些，看了你的信也极高兴。妈妈近日身体好一些，只想赶快好，可作事，耽搁久了令人着急，学也学不上去，落后于同事远远的，真不好。我病了一阵，近好了些，四月可能会过上海去开会，不一定去。现在还是编那个书，工作动得慢，急人。要人帮忙没有人。这些日子话剧会演常可以看看戏，有很好的，也有不大好的。主题多数是和当前社会有关系的。北京气候也像快到撤炉子时候了，还是相当冷，看不出春天景象，云南昆明滇池边，这几天菜花一片黄，可真好看！小平哥哥也在沈阳实习，你们一定不会在街上碰到。你值得多认识些工人，看看人家对工作的态度和看法，这也很有用，因为将来说不定可写得出很好的报道特

写。明天有关工业生产的特写、戏剧、小说，大都是要懂行的人拿笔，不能仅靠职业作家的。你还有机会可以把生产搞得很好，同时还可以把有关生产的问题也写得很好。凡事只要学，耐烦又细心，就可望做好的。不肯学，机会好也没有用。永玉还在作木刻，过两月，小蛮就作哥哥了。三儿天帮妈妈写个信，对妈妈是种鼓励。

爸爸

三月十九

19560402
北　京

复沈虎雏

一九五六　四月二日

小弟：

得到你信，我们都为你学习进步高兴。不止是学业务，还学工作方法。学人家如何帮助你，你也就得如何好好帮助人。还应当向那个施工科长一切长处学习。自己也得一切向这种能干的人看齐，一切长处看齐，就可为国家做许多事。学习本来就包括许多方面。特别是将来要由团员作党员，凡事都得起模范作用，而又十分克己虚心，工作做得比人多，名誉地位不计较，困难时有办法克服，别人不是处永远从善意去帮助。多关心人和事……这一来，才像是个优秀团员，才像是国家和党所希望的工作干部。

我别的都不懂，只懂凡是学，总得通过一种稀有的努力和耐心，总永远是抓得紧紧的，决不为困难低头。因此一来不问学什么，到一定程度就会见出一定成绩。基础越坚固、结实、广博，就学的越加得用。文化知识越厚，学什么也就越快。理解力也是从积学而成的。我过去像你那么大年纪时，一天时间还常常爬到梧桐树上去唱“黄河黄河出自昆仑山”，或跑到河边看船。就这么把日子过下去。可是凡事一留心，也就依然可学到许多东西，譬如下河边去看船上人生活，从

相骂到扭打，从起始到终场，场面全明白了。我见到的许许多多，就比契诃夫写的还深刻动人。看水，看山，过渡时一切可问的就问，也学到了许多。只可惜我不学会绘画，如会画，现在温习起来也不知有多少动人情景可画！如果凡事不留心，那么正和一只“哈巴狗”一样，牵它到世界去旅行，回来即或穿上巴黎最好的洋服，拿着英国手杖，手腕上还戴个瑞士游泳表，外表样子满像个有知识的绅士，事实上它还是“哈巴狗”。越肯学，对于工作越容易做，对于他人帮助也越多，对于国家贡献也越大。我们国家要一切赶上世界最高技术水平，是需要有万万千千人在一切工作上都不断在突破纪录，创造新纪录，不能一点儿疏忽的。社会主义竞赛，一方面是制度优越性，另一方面还是人明白在同一目的下努力的意义。学习努力不是空话，是十分现实的事。

妈妈近来好了些，体重加了两公斤。还有一二月，可能就能上工了。我不久可过上海一次，看看上海的绸缎工厂，十来天就会回来。这里编书工作还没有完结，凑图片不容易。工作如完成了，下一步还不知作什么对国家有用。现在像是什么都可做，也做得好，只是有些工作必需有好些助手，如像搞丝绸问题，好助手就不容易。如果只是写点什么，倒简便多了。博物馆工作有许多待改进，受人事牵制，总无法改进。许多事也因此都耽搁下来了。大今天刚回来，消化了一阵白酒，又走了。希望你一切都好。

爸爸

19560410
北　京

复沈云麓

大哥：

今天接到你四月一号来信，前信通不回复，真真抱歉！事实上写了许多信，没寄出，一天无事忙。兆和又因病躺了两个多月，是肺部有病，近来已好转多了。听到你病了，我们只盼望你不久可以好转，一定可以好转！这里也有朋友这种中风，静养几个月，慢慢就好转了。大哥，我想你一定也会好的，不必着急，心静下来就可得到休息的。我明天就为去打听枯痔散，溴剂也托人去问问，我也经常吃到它，能寄会想方弄来。

昨天音乐研究所还有人来说，拟到凤凰收集傩愿戏和其他，我还以为你一定可热心帮忙，把许多有人民性乐曲用录音方法记下，成为民族遗产一部分。你一定还可为人民作许多事情，我永远相信你是会把工作作好的。我开了十天会①，看了许多人，大家都为国家明天工作，准备倾全力来努力，且充满了信心！

我希望朝慧为你读这个信，报告你小虎虎也入了团，现在沈阳机床厂实习，三个月就要工作了。实习设计题目中，如作得好，就可以使工作设计成为生产改进，一部分问题得

到解决。大哥，你想新的教育多好！抗日那年他还刚只生下地一个月，在战争中长大，现在可真的能参加第一个五年计划工作了。我希望过不久还有好消息报告大伯。他和龙龙都是极关心你健康的！龙龙今年三年级，再过二年才毕业，也学工，身体都很好。大致是穿衣马虎处和我差不多。虎虎则一切事有条有理，会管理自己，很细心耐烦，也整整齐齐，有些地方大有祖风。我们只希望他们多学些，也可为国家多作些事情。两人将来都应当成为红色专家才对。我还在和苏联专家同编一本书②，是用文物结合历史介绍中国历史给苏联的。上半本已定稿，下部分今年也可完成。《明锦》早印出，近来又在编一本唐宋镜子，还有本中国丝绸。我可能去故宫专搞绸缎，因为已经有了点常识。将来或者还写工艺史。本来并不懂什么，几年来学学，常识就多起来了。

只希望把目下的书编出，我能各处走走看。还和永玉说起，一定要一同回来为家乡翻身老庚③写个新东西。一定要把这个工作作到。但是主要却要得你帮忙，才有希望。我知道你体力好转时，也一定乐意的。大哥，这病万千不要着急心躁，头脑要心静，消耗就少。书可不必急着看，先把身体回复过来再说。这个五一来北京的有大堆先进生产者，我还正想访问吉首自治州的人，跟他们学学明白家乡种种。

大哥，希望你能相信我说的，凡事不急，是养病最好方法。你的病不能急，照这里的经验是可以恢复好转的。我两年来也总是事一多就不大好，过去急，近来已不急了。前不久见到老四，他在沈阳作党宣传副部长，有三个孩子，人还是不声不响，工作倒极踏实。祖春在京不久前也见到。大家

都关心你健康！我们都要把身体健康起来。

凡事向党员看齐！

二弟

四月十日

---

① 开了十天会　指参加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② 编一本书　当时应苏联史学家尼基甫洛夫要求，出版总署组织《中国历史图说》一书的编写工作，沈从文为中方编委之一。该书拟用俄文出版，供苏联用作学习中国历史的教学参考书，后未全部编成。

③ 老庚　方言，本意“同年”。凤凰人常用于对苗族男子表示好感、亲切的称呼。

19560413
北　京

致沈云麓

大哥：

兆和昨曾到二医院问过，枯痔散未能单购，因包含使用手续，因难寄来。我想或由本县中医具一机关函叙病由，直接函请北京骑河楼内妞妞房北京中医第二门诊部，或有办法。溴剂已函问祖春，看长沙有无熟人能为弄来。我另外再设法看有无别的药物。家乡如有海带、紫菜等，可作菜汤。一般情形是脑部血管小裂，血阻滞影响到神经，不一定是大问题。所以一心静养，到一定时会好转的。不要看什么书，更不要看专门问题书籍，如巴甫洛夫学说，那不简单，正如政治经济学，相关名词含意复杂，体力不足可不即看。想作吴运铎，目下主要是放心，一切放心，放得下，担负就轻了。我们都相信你过一阵会好转来。并且将来会作为家属资格，到龙龙虎虎工作岗位上去看看他们工作，真是新鲜！想到他们不到二十岁，就可正式参加国家工业建设，学的成果就能应用到工厂改进生产，大哥，你想想多好！

永玉他们也很好，快得第二小孩了。盼望你凡事高兴，乐观。我一天无事忙，听听各处会中报告，长知识不少。北京已起始有春夏意，穿新衣人越加多了。

二弟　四月十三

19560415
北　京

致沈虎雏

……中学教育是要改善的。

我因为工作关系，大致又去不成上海了。妈妈身体已较好，可能五六月即可作事了。大这时节（礼拜下八时）正在我身边看你的信，明天得去挖东便门的河。听永玉说，过去的钓鱼台已大不同过去，有廿公尺河通过，完全改了样子。在我记忆中，却还是三十年的一条小溪，不过芦苇中鱼倒不少，常常见有人手抬着二丈长竿子，伸到芦苇中去钓鱼。

大伯有了病，可写个信回去问候一下。他卅年前到过沈阳的，所以你说说沈阳情形他应当更感兴趣。他是顶爱你和大的，信上报告一下工作，并告他说病不久会好，不要着急，应好好休养，对他是种鼓励。这照例对病人比吃药还好些。也问问朝慧和大伯妈二姊好。

北京已热了，有夏天样子，因为我也只穿一件夹衣了。小弟，国家一切都在进步中，也在发展中，重要是工业建设，在党的领导下，一定会成功，而且十分迅速。不过要明白，这是必须通过万万千千的人民各种劳动来完成的。你在工作中，要理解到这一点，个人只是其中之一分子。能多作点，即可多起点作用，每人都把工作作得十分好，作用就更大。许多种工作，需要用的劳力都比你的工作大得多，又麻烦得

多，特别是某些工作，要把它认为同是为国家建设而在努力。这么来认识一般工作，自己也可去掉自大的错误。直到目前为止，许多知识分子还是由于自己出身限制，不大明白万千人民的劳动重要意义，而只觉得自己了不起！更年青一代新知识分子，就不会这样了。

爸爸

四月十五

这封信曾在文化革命中被抄走，第一页已失。据残信编入。

19560416
北　京

致沈虎雏

小弟：

我昨天信中说你可为大伯写个信去，他来信说病已转好。你用不着再写什么信去了。

在实习中，务必好好的学习，多向人请教，不仅学技术，也学品质，耐劳、细心、谨慎，并且负责而又肯帮人忙的工人阶级优秀品质，对国家作用大。莫为一点点成就即沾沾自喜。更不应当自大骄人。你们的工作，不是什么三五天才英雄能完成，是千千万万人共同劳动的积累。从这么看去，自然就会明白把自己学得的去帮助人，十分应当了。并且告你，凡是实习中应保密的不必向我们说，应当学习这种“不乱说”的谨慎处，免出错误。总之“团员”不是一个名称，是党员的后备，要常常考虑“不利于党的不作，有利于党的勇敢担当”就对了。妈妈说，你要买书，只管提出数目，如必需的书，要多少总可以想法寄钱来。我以为多读书可补充你学不到学不深的毛病。你这时年龄正是一生中最重要的年龄，多学些，即为国家多储蓄些知识到生命中，用处也多些！

这几天吹黄沙，出门回来身上也黄黄的，地下到处是黄

土。天安门前又逐渐热闹起来了，街上扩音器已装好，水龙口起始在放水了。你五一是否回得来？今天已十六了。

爸爸

四月十六

19560417
北　京

复沈云麓

大哥：

得信知身体在好转中，放心不少。但是这病正是一种极重要警告，即年岁已到一定程度，凡事莫太好强，食、行、冷暖、起居凡事留点心，有节制，即保养本钱之一法。急中风多属于小血管破裂，不严重的，休养到一定时期可回复，如不慎，即可恶化，或终身瘫痪。你此后望莫吃酒，食物不能过咸，过油，工作不要勉强过累，心不要急躁，不生气，不过分好强，体力本钱能保住，十分充足，就可作许多事了。如不然体力一垮，就完了。古人说的“血气既衰，戒之在得”，极有道理。过去不懂，现在稍懂，我体力也就支持下来了。我真希望回来看看城中通车，可无办法作到。

政协参加后，还常有小会，和人民代表在一起开，如像过去参众两院小会情形，可听到些专家报告，也可听听些书生说自己事情。过去想不到的人都能见到。许多知识分子，似乎还少有人体会得到真正在建设这个国家的，是千百万工农生产努力，并不是旧知识分子。但这些人还是主人翁一般，对工农并不会感到什么爱，也可说至今还缺少了解。三几月前，我还以为凡是在作代表或负国家一单位责任的，都是极容易接受新观念的人，现在却初步明白许多人还满脑子稿费

和什么地位。近来谈“个人崇拜”，也正及时，因为许多阿谀逢迎的人物都是由此下手，居于某种中层职位，误事真多！

你问我：是否还出席青年作家大会，在年青人面前发言。大哥，万不要还错误的以为我是个作家，你想错了，我已没有资格叫作家了。因为几年来都不曾写什么文章，实在也不配做作家。全国作协我并无什么名分，这些庄严的会，是无资格参加的。过去的书，几年前就得到通知，已通通烧掉了。对于人民无益有害，有此结果，是十分自然的事，我不丧气，不过因此一来，更怕事了。怕一心为国家来努力作的工作，到头又弄错。近年来许多人陈旧十分的作品，都印出来了，我的不能希望再印了。就这么样，还是要爱国家爱党，因为个人渺小之至，国家是应当永存的。党在领导国家，个人得失有什么关系。我依旧在工作，有时不免着急，看工作因人事牵牵绊绊，推不动，提不高，不易赶上国际水平，到处在消耗有用人力于不必要情形中，不免急人！

人自知也不容易，何况说知人。廿年来我老有一种错误打算，以为个人拼命工作，写的短篇会对于这一部门总的发展有些好处，并且拿到世界上去，也可和契诃夫作品一样，给人一种印象，通过这些作品，对中国□□□，对中国社会，都会发生一定程度□□□□□□□在□□最困难中，明知用别的方法即可使生活好转也不干。在昆明几年，什么人都可从兼职中使生活好些时，我去华侨中学兼教点中学，还白尽义务，心中且以为是应当的。也非常爱那些华侨。一生最大弱点是不会弄钱，不会和人要好，结果工作完全白费了。现在想买点书就毫无办法。看到郑振铎几房子书搁着不用，巴金一买几千元书，我为工作要些工具钱也无办法，真是人不

中用，算到了家。

现在工作离了书和资料，根本不易进行，更不易突破纪录。一有材料，就可综合材料，发现问题。也许新的工作又搞错了。廿年习惯是坐在桌子边写故事，最不会和人办交涉，现在却必须事事和人商量。这方面因争持、商讨用的力量，常常比工作本身大过若干倍，所以到目前，还像是常不免有“我作什么好?”在脑子中转。因为旧的全荒疏了，新的工作也只是些常识，许多都只是常识，什么人都可以作好的。我的长处是什么，我就不大明白!

日昨兆和已为朝慧寄了两件衣料来，新样子不怎么好，还不外抗战前旗袍式和新学半洋式，倒不如上身作衬衫，下作裙子，和中学生相称些。上着白或浅红衬衫，下穿花裙，一定好些。

朝慧信也收到了。她应当养成写日记一样写信，有什么说什么，信才写得好。和一天在你病榻边谈话样子写信，信就生动了。现在和作文一样。这么作文，也不甚成，只能及格，不能得五分的。应告要她学得和自己家中人说话一样的写信方法。

二弟

四月十七

19560523
北　京

致沈云麓

大哥：

得朝慧来信，知你健康在回复中。前云手肿，恐是不吃盐分原因，值得用杂素菜煮汤，三五种素菜同煮，略加些酱油在内，喝汤吃来有用。不必忙于起身，但得把营养提高。如有西红柿，可吃。

兆和已躺下半年，近来已转胖，就是吃得比较好。龙龙等已在大考。虎虎在作毕业设计，极兴奋，完成时还得面试，教员提询问，回答……

我们又在开博物馆会议。六月政协和人大代表同出视察，我本意到东北或回到家乡看看，都一定好，也可使身体好些。因工作在身离不开，本星期在北京市视察也不能参加了。我大致要调到故宫搞丝绸专馆，已有公事。工作若不急，却想七月里随文协到延安去看看。九月回来。但是这边编的书如不成功，怕什么地方都去不了。

北京已稍热，还可穿毛绳子衣加夹衣。永玉刚从内蒙古作画回来，这次成绩特别好，画了几张好稿子。其实如能住半年，一定会更好。党在教育他。梅溪又生了个孩子。小蛮作了哥哥，还是小捏雀①，消耗太大，总是瘦小小的。机伶，抓住，就是瘦小。

我编了个《唐宋镜子》[2]小书。向达这次回湘西，不久或可到吉首凤凰一带。看到吉首自治州条例已公布，我高兴得很。回想抗战初写《湘西》时，总想将来社会会对苗族同胞公平些。其实缺少好政治来改革，只是纯粹空想。但政治一好转，就以加倍好的方式来改变一切了。想想四十年前在县衙门看上站笼情形，还清清楚楚。将来特别地志博物馆举办时，我认为这种种应当有适当表现，我还能够画得出！大哥，赶快把身体养好，好为地方多作些事！我们一定要更好的来多作点事，才对得起这一生！这个社会太令人感动了。

二弟

五月廿三

① 捏雀　方言，形容男孩子灵活、机伶。

②《唐宋镜子》　实为《唐宋铜镜》。此书在两年半之后才出版。

19560602
北　京

致 昌 煌

昌煌同志：

昨天实在抱歉，劳你远来，以后如有什么事，可用电话联系，我到你处来商量好些。昨天谈到的事，我也只是一知半解，随口说说，知识并不够具体的。现在只就记忆到的提提，若果什么单位真的有人肯来作，再想法从书画中补充材料。只要有人肯作，有个基础，就好办，会积少成多，把空白点填满的。

一、殷商的　安阳文化局有个玉人，十来岁大，从胡厚轩著作中引用过。头梳二抓角，着齐膝衣。如果真的就好。（照我估计，怕不是商代，因为作法近唐或以后。）

二、五省出土文物有小泥俑，母负子，虽形象不大明确，还是有用，因为是春秋时的。

三、战国弄雀女孩俑，洛阳金村出土，小双辫，中短衣，系带，带旁还佩了个解结用的觿或小削。很完整。作内蒙古脸型。十分重要。

四、汉石刻　周公辅成王，有好几种。还有个推鸠车的。又还有其他小孩。问问美院古典研究部陈同志，他画了几年石刻，明白得多。

原书缺页

十九、敦煌唐画有各种男女孩童。

二十、徽宗临张萱《捣练图》中有一女孩，一丫鬟，极好。较大的一个十二三岁，重要。

廿一、周文矩《宫中图》有女孩，好。

廿二、《金盆浴儿图》有女孩。

廿三、《文姬归汉图》有三四种，都有小孩，各有不同处，装束有作女真族孩子的（这画多宋人作，反映的人物多作辽金装束）。各有大小两个孩子，波斯顿美术馆藏中国画中二人并辔同行马上那孩子特别好。

廿四、敦煌藻井中心有孩子，好。属于莲花太子格式。

廿五、《清明上河图》中有顽童在看戏，看把戏。小市民样子。

廿六、百子图锦被帐，即唐宋宜男锦，现有的虽清织，是宋式。重要。作种种姿势，衣也不一律。衣极美观。

廿七、蕴辉斋藏画中有明仇英一长卷，《文会图》，中有几个侍童，重要。卷子是宋人稿子。

廿八、天籁阁藏宋画《村童闹学》，即本期《美术》转载。（这画是明人临稿，原画是周文矩派，比贾似道时间又早些，许多不同画如出一手。中有一幅女人临镜，丫鬟拿化妆品的，标题的以为粉盒是玩蟋蟀的，因题《半闲秋兴》，当作贾似道家女人，宋代人绝不会如此错题也。）前面还有幅孩子斗蟋蟀的，好。画不太旧，是宋稿。

廿九、宋刻《莲花经》引首本刻，有小孩在学大人，好。

卅、李唐《灸艾图》，村医在贴膏药，旁有小孩。重要。

卅一、宋人《放牧图》，看牛郎好。（有许多种！）

卅二、宋人《高士会琴图》，《观画图》，都有侍童。

卅三、宋《渔乐图》，有渔童，重要。小劳动者。

卅四、相传唐人绘《萧翼赚兰亭图》，有童子在一旁。

卅五、相传武宗元《朝元仙仗》，有仙童，其实是唐女冠子小道士打扮。因此更加重要。因唐代贵族入道也不少。画稿重要。

卅六、宋人画《闹元宵》，好。有好几种。

卅七、明人刻《顾氏画谱》中有水中童子，好（实在是宋人《童子拜观音》的童子）。说吴道子不可靠。

卅八、宋元画骑羊孩子作冬装，好（有好几幅），有作赵松雪的（重要）。或题《九九消寒》。衣装具体。

卅九、赵松雪作《归去来辞》〔图卷〕，有稚子候门。

四十、陆忠信画罗汉，有侍童。

四十一、元刻《事林广记》中有童子习礼，十分重要，因为是最可靠的宋代书童材料。

四十二、宋人《宫沼纳凉》等图，多有孩子。

四十三、明有百子图墨，浮雕好。

四十四、宋作《兰亭图》石刻，有洗杯童子。

四十五、《桃李园夜宴图》有童子。

四十六、《西园雅集图》有童子。

四十七、赵松雪另绘陶靖节《抚孤松而盘桓图》，有披发童子。

四十八、明漆器中有百子图。

四十九、明豆彩青花瓷中有戏娃娃，手中抱的和地下跳

的全有。

五十、《山水画史》（日人作）有荆浩一轴中有一挑水童子重要。

五十一、宋定窑有孩儿枕，又磁州窑也有，又有绘娃娃的。

五十二、宋刻《列女传图》（托名顾恺之图，实不是）有童子。

五十三、宋画夏圭《溪山清远》卷子中有村童。

五十四、敦煌画供养进香人中有小黑人、吐蕃孩子，十分重要。

五十五、唐俑中有小黑昆仑，重要。

五十六、新出唐螺甸镜子（文参）高士弹琴旁有丫鬟。

五十七、明人《璇玑图》有采桑养蚕女孩，重要。

五十八、明木刻《木兰从军》有木兰弟妹。

五十九、宋人作《麒麟送子》彩绘，明清放到许多方面使用，有作得极好的。

六十、宋辽有娃娃镜，明人还用儿孙满堂作口号。

六十一、宋元人有闹元宵，画得极好的（故周）。

六十二、宋苏汉臣《货郎》有很多种。好得很，十分重要。

六十三、清百子帐绣，好。

六十四、明有木刻，作郓哥头顶王婆肚子，好得很。

这只是一时想起随手写下，照这么找，大致总还有十倍廿倍可以取用。如果有人肯画出，大致不太费神可得一千把单位，排个队，是有意义的。从具体材料来谈民族服装，就可以明白什么值得取法，什么不必摹仿了。照我个人认识，

是值得有人来总总材料，将来作为儿童戏院的绘画雕刻有用，作为少年宫陈列也有用，作为明年儿童节也有用，作为小模型送到世界和平会去，还可以教育人，送到任何国家去展出，都是新的展出。但是目下谈民族服装儿童装设计的朋友，若还少兴趣有系统注意，别的自然通不必说了。

如果你们预备作些玩具试试看，试作些，有意思。将来我或者还可把那些不同时代的孩子们衣服颜色说说。我谈的都只是大家常见到的材料，并非什么希奇东西，可能还常弄错，因为材料多不在手边。

李先生讲稿已拜读，文章作得有情感，有道理，重点本不在民族服装究竟有什么优秀，所以空空的谈不妨事。他说印度影响中国人穿衣，怕是随口说的，因为毫无材料可看出这个问题。大致只是看敦煌菩萨塑像，也有可能影响到和尚尼姑，一般人是不受影响的。如具体谈，大致得分别商讨，因为即以舞的衣着，从战国下来就有一大串，而且还涉及背景空气，比小孩的复杂多样，只能等待跳舞学校要这个材料时再想法了。也许不久会要，比如好好读过陆定一同志讲演报告后，承认过去舞衣也还有好看的，就会想办法。也许又坚决不向优秀传统学习，因为许多年来教这一行的就从不好好注过意，还那么对付了，所以热心代为提出也不会要的。在博物馆工作，有时真不免着急，因为知道好些问题——特别是工艺和戏剧舞蹈，传统有好而丰富内容，而且越来越多。但是到目下为止，搞戏改的在服装道具上还是安于现状，不肯动动，不敢改改，这么下去，也真是只有等待更年青一代去了。又新的谈服装设计的，极少有人从便于工作上来看问题。我的私见倒以为看护和纺纱厂女工装束，值得学习。纺

纱厂穿齐膝衣，着围裙，和看护齐膝衣头上扎个巾子，比现在美术家设计的实在又好看又合适工作，穿上街，比过去上海摩登旗袍也强得多。杨之华写了篇文章，谈服装意见很好，她应当也赞同从便于劳动出发的新装，不盼望大家又打扮得和上海舞女一样的！这种便于工作的服装，也许还值得人注意的。

沈从文

六月二日

此信收信人身份不详。

19560610

北　京

致沈云麓

大哥：

盼望你一天天体力已好转。上次信说手肿，必然是吃东西有问题，望煮些素菜汤——萝卜、芹菜、西红柿三五种素菜杂煮，很好。加盐无妨。这种素或略加荤油的汤，加猪腰更好，对你体力必然有大帮助。若已有西红柿，多吃些，不妨事的。

我们这里情形，诸事照旧。兆和本来已好了，近几日又因累瘦了些，若照相近好转，大致再过一月，可作事了。虎虎下月就要毕业，还不知如何分派工作。龙龙在考试，已得三个五分，还有二门待考，每考一门得准备十来天。暑假中可能得出外去实习，还不知到什么去处。我本来可各处视察一月，因这里工作脱不了身，只好放弃。这两日正在讨论十二年规划，我在艺术组，明天开会。工作已调过故宫搞丝绸馆，一时还不能去。北京已气候温热，有人正在外出避暑了。人代会不久（十六号）可开，一定有许多新问题待提出商讨。文联曾邀过七八月中去延安参观，并到玉门去看看，我希望能去，只不知道到时是否能走？如能成行，我想走走会对身体好得多。几年来钉住在工作上，永远是千百坛坛罐罐、花花朵朵问题，实在沉闷。做下去，材料不够多，不做，又似

乎还有义务把学到的全交工给年青一辈。看情形，也有可能索性放下，再来写短篇，生命经济得多！但能写到什么程度，也缺少把握可说了。总之要想法多把精力更有效的用到国家要求上来，只是不知如何使用。天安门前的纪念碑已快完成，是开渠主持的。不大好看，将来四周环境改变成大坪子后，再有新建筑矗起，可能会好些。

前些日子有朋友来调查音乐，还会到凤凰来调查光兴老师全套东西，可惜时间已晚了些，他大少爷大致也不能传授什么了。近日湘中戏正在此演出，印象好。在各个地方戏的演出竞赛中，占第一位的京戏地方已日益下降，再不努力怕会要落后甚远。梅兰芳的纪录片戏也不好。

闻杨肇云[1]先生有一子会画，不知画得好不好。肇云先生闻尚健在，有好画可寄些来参加展出，最好是作本地风景，有特征。地方艺术也要发掘，画得好，可入将来国画院的。如有好的，望大哥转托人说说寄些来看看。这种画如具有强烈性格，将来会如齐白石样在国际上大露面的。小地方埋没人才多，待补救。可惜张秋潭[2]早死了卅年，如当前存在，会成为中国大雕塑教授名人的！即死去，作品能加以收集，也值得作专馆陈列的。家乡如还可以得到些，或请县中照些相来，我可为作文介绍一下。照我印象说来，他比泥人张高过得多。

地方搞音乐的也这样，刘老四当年只怕吴三老打屁股，现在如还存在，他可领导一个本地鼓锣队，到国外什么大剧场去表演的，也会到怀仁堂表演的。可惜的是家乡这些人一切好处在旧社会全糟蹋了。甚至于还有大厨司也是这样。大哥，旧医说“百花齐放”，已提到草药伤科，要学习，家乡中

不知还有些能拿得出的老医师没有，望要县中多留心，真有本领的要注意，将来会有机会到协和来作大教授的！一切有用的好的都有机会抬头，得到应有的重视，这就是新的国家！

我们要用全力来拥护这种合理的措施。

二弟　从文

六月十日

① 杨篆云　凤凰国画家，擅长山水画。

② 张秋潭　著名的凤凰泥塑艺术家，原籍麻阳县。

195607
北　京

致沈云麓

大哥：

老六回来，托带了点点东西，是兆和匆匆上街买的。上次的书和衣料，也是她赶寄的。我们说，你看看老六，可以想象龙龙是什么样子，因为他们很有些相像处，老六个子小些，斯文些，龙龙还高大一号左右，不同处极少也。近来他过南京实习，一个半月才回北京。虎虎已考过，毕业设计得五分，想升学，大致不成功，因为班上只一人许可升学，其余待分配工作。现在还正在为学校画教学用图，帮招新生考试监场，八月才定规是派往大学作助手，还是别的工厂工作。

我们凡事如旧，今年天气特别热，许多人都过青岛或别处避暑去了，我们因赶工，把天气倒忘了。想想也有意思。一天也像是从来没有停止过工作，却作不出什么成绩。也学得相当用心，一切却永远停顿到常识阶段中，无从深入。也很爱国家，爱党，但从别人看来，我总像是十分落后或相当落后。工作为人，似乎并不怎么自私，给人印象却是“政治上不开展”。相当奇怪，不知怎么一来，才使得人满意!? 实在相当困难，因为工作再麻烦，总可想得出办法搞好，只是对于“人”，和自己不相熟的人，我真是永远不知怎么办。只希望简化一下，凡事化零为整。要作事，就低头作下去，再

寂寞、琐碎、沉闷，只要想到工作对国家对人有益，总是支持下来了。一到有人责怨，工作就不知如何作了。

近来正是"百家齐鸣"的时代，到处都鸣起来了，我似乎已没有什么可鸣处，却只想把所学的好好用到具体工作上去。写小说算是全失败了，不容许妄想再抬头。近来文物工作也搞得不好，如又弄错，还不知再换什么工作会对国家有用一些。一举手，一投足，都会犯错误，写什么自然更不好办，不知怎么办。过去写的书，因为……

这封信在文化革命中曾被抄去，现仅存第一页。据残信编入。

19560804

北　京

复沈云麓

大哥：

得你信，知道黄老六已回到家乡。你说起的病象，是一般年龄到时通常现象，可以放心。血压已完全正常，这是最好事情，其余只是在饮食上留点心，莫再吃酒吃辣子，莫太咸，就有好处。食欲不好，本地可买得出“维它命比”①？这东西可以增进食欲。如没有，我们当为买来，不困难。小量甜米酒也好。杂素菜作汤，好。淘米水中有维它命某，对你有好处。南瓜对人也极好。据旧说苦瓜性凉，也应当可以吃。洋葱本地可种？我们用它作汤，和西红柿、白菜、芹菜一道煮，好吃。中药说“车前”利尿，这药似乎并无害处。爬不起床，如果是脑中血栓塞着，可想法在床上时时练习手足活动，会慢慢好转的。

我们还是凡事照常。工作在身，一时走不开，总得把它编出来，再说。现已调我到故宫去办丝绣馆，也得把书编成后再去。你想多奇怪，我忽然会搞丝绸！其实许多名目还是从小在家中跟母亲记下的，现在却有用。目下特别熟的，是明清二代的锦缎，看东西总不下几万种。对宋朝锦缎问题也有了点常识，过去人不明白问题，也明白了。如到敦煌住一二年，唐代和南北朝的丝绸，也一定会明白些问题。我熟的

偏重于花纹，将来如有助手，会写得出很好丝绸图案史的。又对于漆器，也摸了一下，明白问题何在，如有时间，也会写漆工艺史的。只要手边有材料，又有自己可支配的时间，事情就好办了。几年来，学了许多没有人料想到的事事物物，有些是属于生产的，如玻璃问题，有些属于制度的，如马鞍镫、家具、服装，都有点系统常识。有些是可为现代生产有帮助的，如瓷、漆、丝绸、花纹。另外还对于花纸问题也留留心，收下了一大堆好东西。只可惜个人没有钱，如有钱，还不知可为国家留下多少好东西，准备多少好材料，对于新的工艺生产，帮助会格外多！如果能够更全面些来看看材料，还会对其他许多部门~~，如家具、~~戏剧演出、跳舞、服装……都可把常识提高到“专”的条件上去，至少可以帮助年青人摸问题，省去他们许多摸索时间。只是十分可惜，几年来好些时间，大都完全白费到一些不必要的问题上消耗了。试回头来看看自己，也真是惊人，怎么短短几年中，会学得那么一大堆破烂！其实环境如果是搁在写作上，自己能支配时间行动，还不知写了多少好短篇！头脑似乎有些奇怪，荷包中有多少钱，从不记得清楚。笔、帽、伞、书，总老是忘记，放到别处即找不回来。以至于自己写的书名，也记不清楚。人的姓名，和办公室电话号码，总不易记住。可是上千上万的东东西西，花朵、颜色、形象、时代特征，以及某一书角角落落提起的问题，却想得起。三四十年一树花一条河，或一个王屠户的样子，流水的声响，或王屠户和人相骂神气，可记得清清楚楚。过去写作时，文字在手中像有生命一样，一搁下来，现在造句子也不通，看别人写的诗文都不大懂了。

近来写了几个小小文章②，都不大通，熟人却说好。写

的真正还好的，是几个小论文，却没有发表地方，一搁下来，过一阵子，再找，也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

龙龙过南京实习，下月才回来，虎虎大致升不成学，得作事了。假中也在学校服务，不常回。兆和还得休息三个月。永玉过东北林区，今明天回来了。赵其文在文学出版社工作，领导古典文学出版工作。

大哥，把身休搞好，拚命努力来为国家做几年事吧。国家要人做事！

北京今年雨水特别多，已有二千处塌房子，正在抢修。新房子日在增加，一般是四层起码。文化部新楼有八层，看来已并不高。过三几年，大致得有十层楼在市中出现。

二弟

八月四

① 维它命比　指维生素 B。

② 小小文章　有《从龙谈起》、《春游颐和园》、《天安门前》等短文。

19560823
北　　京

复程应锣

流金：

得信，知道学校要一点文物作教学配合用，要的是什么？因为文物包括范围广，壁画、碑拓、铜、瓷……贵同事无法晤教，他可能已回上海了，盼有个具体的信来好照办。钱即慢来也可把东西定下。

这里东东西西正有人在大量收购，你学校闻将改师院，已经有什么文物？教学上（从全面计）需要什么文物？目下有多少款项可供支配？望具体示知。最好是即早把钱寄来，才可即时处理，为争取时间作作。因其他学校知道好处的都在着手，东北、人大和长春师范，最近即花过三万弄了一大批去。其他公家机构也在收。你们如已觉得师院教学或研究应走新路，对文物感觉有真的需要，认为投点资对上千学生将来作用大，就万莫再迟时日。有五千到一万元可动用，就即早把钱寄到天安门历史博物馆（航空汇沈从文），并在函中说明，文物由我计划收购，斟酌定夺，即可为奔走几天，把事办好。不宜再迟，应以日计争取时间。

这工作事实上现在来作已稍迟，再搁下去，将来即有大笔款项，也不好办了，因为历史不回头。目下是正当联营社刚成立，各地还不明白情形，还剩下些东西可找到。情形是

如在你上次来时即有五千元可支配，得到的商周铜及杂器，可抵目下万余元，而且有极好的。如二年前托我们作，则可抵目下二万有余。很多东西目下且决买不到（例如极好六朝唐人写经）。我嚷了五年："学校没有文物，将来不仅不好教历史，也不好教文学。因为教《诗经》、《楚辞》、乐府诗、词、曲到《红楼梦》，有一大堆名物制度东东西西，以书注书绝对搞不清楚，自己弄不清楚如何教人？只好辗转猜谜子下去。方法得改改，把文献结合实物来研究，才是事！"嚷来嚷去没有人肯注意。因此直到如今，以北大为例，就还以为搞文物是玩古董。还有人作文章商讨"举案齐眉"认为案是碗，翻廿年前老账。不知道挖了几万汉墓，就不曾发现多少碗！汉人吃喝用的多是羽觞，用碗极稀少。如余冠英论七言诗引镜铭，对镜子时代也用猜谜方式，提出"想当然尔"的结论，不知有上千镜子已可排队，早弄得清清楚楚，作者不全面深入，那能随便引引即成功？

学校当局如可以说话，望恳切说说，即早为学生想想办法，不要再学过去教授的孤立方法搞文史。如依旧停顿到以书注书辗转抄袭方法上，真对不起时代！现在出土文物已过百万件，将来会有千万件，对于许多历史问题都提出了新线索，许多名物制度都提出了具体材料。大学教授尽可对于它不过问，可是这些东西却要过问教授作的历史说明！许多教文史的都还满足于这几年的方法，以称引几句马列词句附和旧材料哄学生，就算是历史科学，真令人代为着急之至！

流金，老一辈有他必然的限制，正如京戏名角乐意穿他那种拖拖沓沓不今不古的戏衣，以为好看，可以听之下去。但是对年青一代，可得多为想想办法，莫依样葫芦！将来学校必然

会有文物馆，有上千东东西西，十万八万重要照相，才好进行教学和研究工作，也必然会可从文化部分配的一定数量的东西。但有很多是分配不到的，挖不出买不到的，不早想办法，却不好办(例如唐人写经明代绸缎)。得投点资，得有人好事热心来为打个基础，先走一步，就可省下后人许多摸索时间。谁先理会到把文献结合文物搞问题，谁就有资格说是在用真正新的方法搞历史科学，把文史研究推进一步。这事情你们现在来作已稍迟，落后了许多学校一大截，向人看齐也不大容易了。但是还是得作，得投资，比用到教员薪水重要得多！

我在这里还是凡事照旧，一天无事忙，真是名副其实的一个“好管闲事的人”！自己什么工作都没有做，只是帮人搞这样那样，也搞不出什么。累极时，想想，真不知为什么，半生为别人事热心，到头自己工作却一无所成，日子过得可怕的糟。前几天收了一堆六朝唐写经，好意想让给一位负责买文物的教授几卷，那一位却说：“写经有什么用?”这人还是个教历史的，既不知道纸的制造问题和中国古文化的关系，也不明白早期写经过渡到刻书的关系，这种教授事实上目下在国内各大学还相当多。上一次这里有个全国性博物馆会，有十个大学教考古的教授出席，大都不懂文物，真是天知道，他们经常教的是什么，学生学的又是什么！这种落后状态如何能迎接新的国家需要?这些高级知识分子，暑天来时只知道分别去各地避暑，毫不觉得知识落后于现实要求而难过，真是好福气！我们这里一天为这些事奔跑，还有人以为是个人趣味，欢喜玩古董的原因。这真是人不易知人，取予不同，相去千里！

从文　八月廿三

195609 中旬
北　京

复程应镠

流金：

信得到，钱可寄来。如前办法，寄馆中转我。东西碑帖部分已寄申，铜陶待一号后才装运。有些相当好，有些比较不甚出色。过些日子，即这些平常物事，也不容易征集了。因为东西有限，学校却在发展。这工作东北各校占先了一着，如东北人大，经过一年努力，学校文物不仅可教育三千同学，且可供全省中小学作学习用，供省中机关干部作学习用了。最糟糕的是贵州，早在二年前即为建议，花少许钱即可为搞一极像样文物馆，如当时即进行，不过等于少让五千学生看三四次电影，把钱投资到文物馆准备上，即可得一个很好的基础。其次糟的是北京学校，虽接近抓材料最方便地方，由于教授们的懒惰保守，却放弃了永不复来的机会。历史系教授，甚至于还有以不弄文物自傲，不许同学从考古成就上学点什么，把弄文物看成玩古董的。这种人才真正是"宝贝"古董！

北京还有应当赶着抓的是旧书，好的虽不多，即以近五十年影印的宋刊书籍，好些都不过二三元一本，将来学校当作版本陈列也极有用。还有清初殿本，以及有关一代制度书籍，还有许多，都可怕的贱，没有人要。过些日子，也将永

不复可得这种机会。你们学校恐得主动一些，弄点钱，派个行家来办办。不要耽搁下去，值得到京或就上海苏州为学校图书打个基础。有许多书都是对于一个高级学校十分得用的。绝不能坐着等待，要主动些想办法。

我大致在十月中要来南方看看，拟在上海住十来天，到各博物馆学习学习，也想来看看你们学校，找二三熟人，交换一下意见。如东西能运到，还可就便为分分类，作些卡片。还想到十来处博物馆搞点照、拓材料，如果你们有需要，也可便中为你们弄一些。同行有一二朋友，还不知上海住什么旅馆，因为全是陌生。我们是一路走一路停，大致要到廿前后才会到上海，到时天气可能已相当冷了。

弟　从文

19560928

北　京

致沈云麓

大哥：

又快过节了，极念你，我们都还好。大弟弟到南京实习了两月，回来后才像是头一次出远门。身体长得和发糕一样，比你我高多了。小虎虎已毕业作事，在预备什么车床课，教工人。不久又去另一工厂实习四个月，作什么见习技术员。一天回来和他妈妈谈的全是机器上问题，一脑子的轮子在转！将来还不知转到什么程度上去。教育方法新，学来的大致还得用。只是要提高研究或受限制，理论上怕不能如龙龙高。样子已如一个干部，什么都不必代为操心，还能经管点家务事，每月有三四十元津贴。主要是如何提高工作，不至于在琐碎中耗去最重要一段年龄。他是在新建中最新一个机床厂工作的，明后年才出货。我们极想知道二丸子通讯处，还希望能多知道一点关于他父亲事情①，究竟为什么原因？把能告的说说。永玉得了个女儿，在此工作上劲。小蛮还是小捏雀一样，凡事极抓住，活泼，小而精，长不高大。

我不久或可到南方走走，到上海一带看看。在这里一天到晚摸照片，摸文物，真变成了"古董精"！什么都不高明，可什么都来一手，学学总会懂的。学下去，就弄明白了。可

惜书还读得不够多，看的东西也还有限，如能狠狠读三几年书，在书库中翻一二年，得益会更加多。近来在写份关于刺绣的简史[2]，已大部分完成，如附上一百个图片，还像个宣传册子。难的是图片，必需彩色，相当费事。如有一年时间来作，一定还很像个东西。

其实如有自己可支配时间，图片材料又凑手，费一年时间，写个漆器简史，也会还看得下去的。时间不属于自己，只在一种不易设想情形下耗来耗去，什么都只能在“半瓶醋”“假里手”状态中对付下去，可怕！

庞薰琴在搞“工艺学院”和“研究所”，常书鸿还在敦煌，开渠作纪念碑。敦煌工作艰苦，成绩也较好，只是研究上还去应有距离甚远。能研究的不肯去，过二三年通火车后，或许情形会不同些。纪念碑已快完功。明年此时也许已可参观了。工艺学院初办，研究所也初初设立，先生不少，都不怎么真正当行。很奇怪，就是也不怎么肯学习，不大明白自己责任，有些人待遇似乎比我高过许多，教了一二十年艺术图案，中国有什么图案还无具体知识。不知许多年来如何教下去？外国人来问到什么都不知道，艺术史的知识更缺少，帮他着急他自己却从不着急。这些艺术家不知怎么活下来的！我还想为他们作点事，为年青一代搞点材料，变变学习方法，不要再那么耽搁下去，对不起国家希望！

北京这几天正是热闹之至的时节，我一天还只帮这里那里学校跑街，总是忘了吃饭。大致再有一年，历史任务完成，我也才可希望有些时间自己来计划一下如何使用。今冬如政协还可参观，我想能回来看看家乡一切也好。祖春昨几日才看到，还念着你，希望你能小心爱重自己，待身体回复时再

作事。莫着急。体力回复后可作事正多！

二弟

九月廿八

家中大小都问你好。

① 他父亲事情　指作者姐夫田真逸因政治历史问题被捕事。

② 刺绣的简史　此文初稿以《中国织绣参考资料》为篇名，1956年故宫博物院织绣研究组作为内部资料油印过45份。

1956年
北　　京

致阿英

阿英先生：

昨托傅扬同志一达，拟特来拜访。顷因得通知，本星期将为突击一新陈列而忙，一连七天，恐都得在馆中库房和陈列室工作，因特来一致歉意。俟将突击工作完成后，当再谋一访请教也！

沈从文

八月下二时

阿英　名钱杏邨，戏剧家、文学史家。时任中国文联副秘书长。